

收換一批

燕窩音總 060

一平金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也是十分無聊，因此他感到了有些侷促不安，遂站起身子。說道：「大哥的事情，我明天一定以可給你個回話。」韋燕琴聽他要走了，道：「淡了人家。雖然自己心裏是很替哥哥憂愁，但到底也不能不招待客人吧！」秋波盈盈的瞟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你忙什麼？已是晚飯的時候了，別吧！」楊逢春被她這麼一留飯，倒是怔住了一回子。暗想，我既然已經來，那自然很不好意思。不過我若不聽從她的話，她的心裏一定又要不陣子的思忖，他就覺得左右爲難，因此搓着兩手，表示躊躇不決的神氣道：「楊先生是好久不來了，我正想和你談談，假使你沒有什麼其他的此用了飯走。」楊逢春聽了柏村的話，他方才含笑坐下來。說道：「也好們。」韋燕琴一擦眼皮，烏圓眸珠一轉，逗給了他一嬌嗔。笑道：「我們自己不要吃飯的嗎？」楊逢春不作聲，却也報之以一個會心的微笑。了燈，柏村在燈光下瞧着逢春的臉龐，覺得實在很像自己的燕士。遂又含生近來除了教授外，還幹些兒什麼事情呢？」楊逢春微嘆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還有什麼事情好幹呢？動輒得咎，什麼祇好都扮一個木人。我假使不是爲了我也不想再留戀在這個北京城裏了。」柏村知道逢春也是個雄心勃勃有血性的說道：「話雖這樣說，不過現在這世界是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下，你也沒有且忠孝不能兩全，所以我認爲還是你這樣子比較安閒得多了。」柏村這幾句

而說的。楊逢春也明白他是在想念燕士。遂說道：「我倒以為這年頭是年輕時候，假使有機會的話，我却希望步大哥的後塵。」柏村聽了這話，把他一老底心兒立刻又振奮了一些。點頭說道：「年輕人應有是心……楊先生！照來，現在這局勢是怎麼樣的結果？」楊逢春凝眸沉思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這個肯定的話，不過我以為最要緊的是能夠得民心，若專以暴力欺壓，這彷彿『久乎？』」柏村連連點頭，表示這話不錯。就在這時，祇聽韋燕琴笑盈盈的「楊先生！你們別談了，且先用飯吧！」原來兩人祇管說話，就忘記了時間上已是擺了四菜一湯，並三付碗筷。柏村這才站起來，把手一擺請逢春，坐了一個直角度，一回兒挾魚，一回兒挾肉，笑意生春的招待得非常親琴這一分兒的客氣，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，明眸含了無限的情意，向她時候四目也會接個正着，因此兩人不免都羞澀地笑了，在吃飯的時候，說話，所以空氣是特別的靜悄。因了靜悄的緣故，三人的耳際就聽到外音。柏村放下飯碗，很奇怪的說道：「你們聽，那兒來放鎗的聲音？」放下筷子，凝神又細聆一回，遠遠的果然還在繼續不停地劈拍響着，一出驚訝的顏色，楊逢春猛可離座而起。說道：「我到外面去瞧瞧。……肯放他？因此也顧不得爸爸在旁，就伸手將他一把拉住了。說道：「怎麼再能出去？不怕中流彈嗎？」正說時，突然見窗外一個人影閃過，衣服的少年來。他的面色慘白，左手鮮血直淋。燕琴定睛細瞧，芳心大

是誰？這就放了楊逢春，立刻奔了上去，抱住燕士的身子。哭叫道：「哥哥！哥哥！麼啦！你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眼淚已是撲簌簌的滾下來，燕士右手撫着妹子的頭髮，圓炯炯的眸珠。說道：「妹妹別害怕，我們的機關被破獲了，同志們已流血的流血，被被捕，我是從掙扎中逃出來的。」柏村等方才明白這鎗聲的由來，楊逢春的全身血液樣的沸騰着，他的臉兒由紅變成了青，瞧着他左手上尚在淌下的血水。他叫道：「大你……的傷怎麼樣？……」燕士道：「不妨事，這些兒流血算不了什麼？我們同志死得慘哩！爸爸！你不要傷心，我不能在此久留，我此刻就走了，也許要連累了你們……」士說着話，身子便又向外要走。燕琴怎肯放他走出去？抱住了哥哥身子。泣道：「哥哥！此刻無論如何也不能走出去？他們滿街坊正在搜尋哩！你難道去自投羅網嗎？」柏村的兒是跳得利害，他眼瞧着兒子這一分兒狼狽的神情，他眼眶子裏已經貯滿了辛酸的熱淚如今突然聽兒子就要匆匆的別去，他這才伸手一招，急出一句話來道：「孩子！你慢……」那個走字還不會說出，他的喉間已經哽咽住了，眼淚再也忍不住淌下了滿頰，燕被妹妹抱住，心裏已是辛酸，如今回眸又見爸爸淌淚，頓時激動了父子天性的痛，猛可奔到柏村的面前，跪了下來，雙手抱住父親的雙膝。淌淚道：「爸爸！你別難受，你過去不是也曾流過血受過傷嗎？所以今日孩兒的流血是光榮的，孩兒現在竟爸爸未了的志願，爸爸千萬別傷心，即使孩兒爲國犧牲，你老人家也應當呵呵的大笑才是。我走了！我走了！爸爸！……你保重……」燕士說到這裏，身子又站起來。柏村拉了他那隻鮮血直冒的手兒，兀是依依不捨。誰知這時候，阿英慌張地奔進來。說道：「啊！不好了，他們已搜捕到

這兒來了，阿三故意延遲着不開門，俾們敲得緊呢！大少爺快些躲藏起來吧！——這消息把室中四個人的心兒都震得粉碎！韋燕琴已是急得哭出聲音來。說道：「哥哥，你快隨我到樓上去呀！」燕士聽他們搜捕到這兒來了，心裏反而不怕起來。便奮然從袋內拔出手鎗，要奔出去。說道：「不！不！我決不躲藏，我要出去和他們拚個死活，我不能連累爸爸和妹妹。……」楊逢春聽了這話，搶上一步，便將他拉住了。說道：「大哥！你這話錯了，留得青山在，那怕沒柴燒。你不能憑一時之勇，而作無謂的犧牲，現在你快快上樓去避。……」說着話，拉了他的手兒，已是向樓上奔了。燕士這時的心頭痛極了，回眸望柏村一眼，叫聲爸爸，你……以下的話兒却再也說不出來。柏村連揮揮手，說道：「別我，你祇管自己去躲避，我會應付他們的。……琴：你也上去，幫着他們去躲藏……」燕一顆芳心也不知如何是好？今聽爸爸的話，遂也急急的奔上樓去。祇見逢春拉了哥哥的兒，在爸爸的書房裏急得團團的打旋轉，顯然是沒處可以藏身。遂急道：「快到我的房來吧！」說着，三人忙又奔入燕琴的臥房，但又躲到什麼地方去好呢？燕琴眸珠一轉，就有了主意，遂急把櫥門拉開了，說道：「哥哥！你還是藏到這裏來。」燕士聽了，心意亂的正欲跨步入內，忽然理智告訴他，這決不是個安全的辦法。遂又把腳兒縮回來道：「事到如此，也管不得許多了！妹妹！我預備從屋頂逃出去，你……你……好生着爸爸，哥哥非達到成功的目的，是決不會回家裏來的……」說着，回身又握住了逢手。說道：「春弟！你我情同骨肉，我走後，爸爸和妹妹請你盡力照應，我感激着你是了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身子已向窗邊走去。燕琴和逢春跟到窗旁，齊聲淌淚說道：

們知道，你快放~~我~~走吧！」燕士望了兩人一眼，也不免淚水奪眶而出。想想再說幾句話，祇見窗外遠處樹梢蓬中已如狼如虎的擁進一隊衛兵來。因此祇好說聲再見，便跳上窗檻竄上屋頂而逃了。這裏燕琴急把燈光熄去，向逢春說道：「你也不要走下來，我去瞧瞧爸爸。」說着，遂匆匆的奔到樓下。祇見二十多個衛兵，各執盒子礮，向爸爸包圍着。喝道：「你可曾見亂黨逃進來？」柏村臉不改色的說道：「什麼？我們這兒那裏來亂黨？」衛隊長黃強把兩眼惡狠狠的一瞪，忽然警眼瞧見了桌上有三付碗筷，便又喝道：「還有兩個吃飯的人呢？」柏村道：「這是我兩個女兒，因為害怕着你們，所以躲避到裏面去了。」黃強聽他這樣說，把鎗柄在地上一頓，大怒道：「放屁！咱們可不是吃人的老虎，怕什麼？咱們是搜查亂黨來的，你若私自把亂黨藏起來，那你不怕死嗎？」燕琴聽到此，便奔出來。急道：「我們委實不知道亂黨不亂黨，你們不信，可以搜尋的。……」黃強道：「他媽的！你是誰？」柏村道：「這是我的女兒。」黃強賊眼溜了她一眼，沉吟了一回。說道：「偌大的一個花園，那裏搜尋得着，咱親眼瞧見有個亂黨逃進這兒來，你若不交出，媽的屁，老子就把你這忘八蛋押起來。」說着，把手向衛兵一招，又喝聲拿下。祇見走上四個衛兵，取出手拷，要把柏村押了去。柏村掙扎着那裏肯依，怒目切齒，憤憤的說道：「這是那兒話？你們倚勢怎能欺壓良民？可也懂得軍法嗎？」黃強冷笑一聲，猛可把桌子一脚踢翻，祇聽兵兵兵的一陣聲音，那些菜碗飯碗早已跌得粉碎。怒喝道：「好個嘴強的老頭子，這時可不是你講理由的時候，且見了咱們的將軍再說吧！」燕琴瞧此情形，嚇得魂飛魄散，拖住柏村的衣袖。哭道：「我們是安分守己的好百姓，你如何可以不問情由的將

爸爸押了去呢？」說着，嗚咽不止。衛兵把燕琴推開，燕琴那裏肯放，跌在地上，兀是拉着柏村的衣服，大哭不停。就在這時，忽然楊逢春挺身而出。大喝道：「你們不得無禮，快快放下這位老先生，我就是革命軍，你們就把我捉了去。」黃強回頭突然見了逢春，心中倒是一驚，慌忙把盒子噉揚起，對準了他的胸口。喝道：「不許動，舉起手來。」楊逢春哈哈笑道：「真是膽怯的蠢材！我既然挺身而出，情願給你捉去，你還怕我作什麼？」說着，忍不住又哈哈地笑了一陣。黃強聽他這樣說，兩頰倒是一紅。一面吩咐把他拿下，一面冷笑道：「果然不出咱的所料，你這忘八東西，膽敢私藏亂黨，把他一塊兒帶去。」楊逢春聽他這樣說，心中倒猛吃一驚，但立刻鎮靜了態度，把腳一頓。喝道：「胡說，我是從外面跳進花園來的，這位老先生他原一些兒不知道。因爲不忍老百姓受此冤枉，所以我毅然自首，今你誣良民爲私藏亂黨，你豈非蠻不講理嗎？快快把他放了，他和我毫不相關的。」黃強聽他聲色俱厲的喝着，一時也不敢把良民冤屈帶去，雖然自己所以要把柏村押了走，也無非另有作用，現在祇好吩咐衛兵放了柏村。他一時計上心來，便一變兇惡的態度。向柏村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咱們軍隊是極講理的，爲了地方上的治安起見，所以搜查亂黨，不得不嚴緊一些兒。現在錯怪了你老先生，還請你特別的原諒吧！」這時韋柏村和女兒燕琴見逢春冒認亂黨，無非是爲了救自己，一時心頭不但感激，而且也有些不忍心，因此兩人都欲上前辯白他並不是亂黨。誰知逢春却向兩人瞪了一眼，大聲說道：「你們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，你們不用害怕，我今被捕，這是我的不幸，與你等決不相干。」說着，把明眸向燕琴脈脈地望了一眼，意思你們不要開口，祇要照顧照顧我的

母親和弱妹是了。黃強於是帶了楊逢春便向外面，忍淚水忍和燕琴眼瞞着黃強把逢春押着走出去，心中的痛苦，真彷彿刀割一般的難受，哭又哭不出，說又說不出，直到他們都走遠了，燕琴方才倒在沙發上嗚嗚咽咽的大哭起來。韋柏村被女兒一哭，心中真是萬分的憤怒和慘痛，但慘痛到底勝過了內心的憤怒，忍不住長嘆一聲，也急得雙淚直流。忽然他又想起了燕士，便忙着問道：「你哥哥躲在什麼地方？」燕琴聽了，這才抬起頭來。一面哭泣，一面告訴道：「哥哥已從屋頂逃出去了，唉！我正在擔心，但願老天保佑我哥哥平安無事吧！」柏村聽燕士已經逃出，心頭雖然略安，但想着逢春那麼一個有作爲的少年，竟累他去犧牲性命，這自己怎能說得過去？柏村想到這裏，他兩手抬到頭上去，抓着他稀疏而帶灰白色的頭髮。大叫着道：「啊喲！逢春是個有希望的青年啊！我不能爲了自己已衰老的殘軀，而犧牲了國家有用的人材。何況他家裏有年老的慈母，有幼小的弱妹，唉！他……他這孩子糊塗，他怎麼能夠冒認革命軍呢？我不能害他，我決不能害他！我應得去換他回來，那麼我纔對得住國家，我纔對得住良心！」柏村說到這裏，他的神經有些兒失常，眼睛發出了綠的光芒，猛可抓起茶几上的玻璃盃，向地上狠狠的擲去。同時他的身子，也已向門口發狂似的奔出去了。燕琴見爸爸這個瘋狂的樣子，顯然他內心是那分兒的慘痛。方才停止了哭泣，急得站起身子，搶步把柏村一把拖住了。哭叫道：「爸爸！你千萬去不得，你……你……去不得。」柏村回睜過來，望着女兒海棠着雨般的臉龐，也紛紛淚下。說道：「唉！這叫我如何對得住他？又如何對得住他媽？……我不能叫一個勇敢有用的少年，在這殘暴的勢力下滅亡啊！」這兩句話聽到燕琴的耳裏，一顆芳心，更如萬箭直穿

一般的痛苦，她腦海裏又映出逢春俊美的臉，他是我心愛人兒啊！但是他在這一霎那間，真的將在這惡勢力下犧牲了嗎？她想到這裏幾乎要昏絕過去。不過逢春他爲了愛我，所以他情願去犧牲，救了我爸爸的性命，爸爸到底是脫了危險啦。她這樣想着，於是她不得不忍了萬分的心痛。向柏村說道：「爸爸！你的話雖然不錯，但是你此刻去說明又有什麼用呢？逢春固然不會再把他放出來，恐怕你也要陷身在魔窟裏了吧！我想一時裏也許不會把他鎗斃的，我們慢慢兒想個法子去營救他。」柏村聽女兒這樣說，覺得這話也說得是，逢春已經是代我入虎穴了，我怎麼能夠再去自投羅網呢？不過我們用什麼方法去營救他？他凝眸沉思了良久，又急得淌淚說道：「琴兒！那麼……你有方法救他嗎？」燕琴聽爸爸這樣問，一時不免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。暗想，事到如此，還有什麼救星？但爲了要安慰爸爸一顆歉仄的心兒，遂點頭說道：「讓我細細的想一想，哦！我學校中有一個同學，她的爸爸在軍部裏充祕書長，我想明天去和她商量商量，也許有一些救星。」燕琴這兩句話其實是編的謊，所以她內心的痛苦，實在難以筆述。柏村聽了這話，心頭方才寬慰了一些。拉了燕琴一同在沙發上坐下，不停地嘆氣，阿英這時把地上的碎碗片和羹菜都打掃清潔，一面又咕嚕着罵道：「這個世界還成什麼樣兒？唉！這算國家的軍隊嗎？強盜土匪奔進也祇不過如此罷了。」說着，又向柏村說道：「老爺和小姐還不會吃完飯，我到廚房裏再去添菜來好不好？」柏村嘆道：「還能再吃得下飯嗎？你們到廚下自己去吃吧！」阿英答應一聲，便匆匆自去。這晚柏村和燕琴父女倆人各睡在自己的房中，怎麼能夠合得上眼？一回兒想燕士逃出後，不知會不會再被他們捉去？一回兒又想逢春的生死了不知究竟如何？燕

琴思前想後，當然更加慘痛，雖然爸爸是脫了罪名，但把一個英俊勇敢的青年，活活的丟去送，這到底太使人傷心了，因此他又想起萬一逢春鎗決而死，這不是我害死他的嗎？因為今天這一餐夜飯，原是我留住他吃的。假使他不在這兒晚餐的話，當然他不會遇到這一件不幸的事情。既不遇到，他雖有冒認革命軍而救爸爸的心，不是也無從冒認起嗎？這樣說來，逢春簡直是我親手殺了他，但他是我的唯一知心人呀！我怎麼會殺他？不過我確實已作了殺他的罪魁。他有母親，他有弱妹，同時他是楊家的一個僅有的後裔……唉！我的罪惡太大了，逢春！逢春！我決不能一個人獨生，要死我們大家一塊兒死……燕琴這樣想着，她猛可從床上坐起，不禁起了厭世之念。但理智告訴她道，你不能死，逢春臨走的時候，他把明眸曾向我脈脈地凝望，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要我照顧他的母親和妹子，我如何可以死去？假使我死後，使他媽媽和妹子吃苦，這不但逢春心中不安，我的罪孽不是也更加深了嗎？想到這裏她把尋死的念頭又打消了。覺得尋死這條路究竟不合理的，而且也表示太懦弱了。我決不能死，我的責任可重大啦！我要安慰我年老的爸爸，我要保護逢春的母親和妹妹，我更要留着身子為逢春報仇……燕琴想到此，她的心頭是激起無限的憤怒和痛恨。倒豎了柳眉，圓睜了杏眼，鼓着紅紅的兩腮，大聲地疾呼道：「我要活下去！我要活下去！我要在這殘暴的黑暗勢力下打開一條光明的大道，來實現我們自由平等的願望，來安慰我唯一心愛的逢春！」她說到這裏的時候，忽然眼花撩亂，祇覺又有無限的恐怖襲襲她脆弱的心靈，她頹然地伏在枕兒上，忍不住又嗚嗚咽咽地啜泣起來。

二· 繡闥藏身玉人驚浴 茅亭促膝游子飛魂

韋燕士跳上屋頂，伏在瓦片上，一動也不敢動，直待二十多個衛兵擁進到屋子裏去，方才站起身子，輕輕的步了過去。柏村這座小洋房式的住宅，靠西是和院子外的街屋相接連的，祇不過隔了一道竹籬笆。所以燕士走到西首的盡頭便跨過籬笆，走到外面的屋頂上去。意欲設法爬到地下，尋路而逃。不料低頭向下一望，低見滿街坊都佈滿了衛兵，手握盒子炮和亮閃閃的刺刀，同時還有融融的火把，沿街坊挨門戶的搜抄着，燕士瞧此情形，心頭暗暗叫苦。幸而時在黑夜，天空是像塗過了濃厚的墨水，不但沒有明月，連閃爍的小星都很稀少。燕士這時蹲在屋頂上，一面心裏記望着爸爸和妹妹，一面又暗暗焦急自己怎麼樣的逃下去？同時那左手的鮮血，兀是不住地淌下來。他祇好撕了裏面的襯衫，暫時裏住了傷口，探頸向下望了一眼，祇見火把通明，果然有兩個衛兵捉着一個同志，從民屋裏出來。可憐那個同志滿臉血漬，還在挨那衛兵的耳光。燕士瞧到這裏，無限的憤怒和痛恨激起在他的心頭，一時也不顧利害，就拔出手鎗，對準下面那兩個衛兵的腦袋，砰砰的兩響開去。因為是從上打下，所以瞧得特別親切，祇見那兩個衛兵應聲而倒。這個被捉的同志，知有同志援救，便猛可回身奪過盒子炮，一面向衛兵們射擊，一面已是向黑暗處奔逃。燕士瞧了，暗自痛快，不料這時忽然下面有一道電光照射上來，燕士定睛一瞧，原來有一個衛兵，彷彿已發覺開鎗的所在，心中倒是大吃一驚，立刻伏身而倒，匍匐着爬到一根煙囪的後面。就在這個當兒，耳邊忽聽鎗聲劈拍不絕，接着又有子彈從身邊飛過的呼呼

聲音。燕士這一吃驚，真非同小可。意欲握鎗還擊，但仔細一想，這個萬萬不能魯莽，我若開鎗，那不是明明告訴他們屋頂上有人嗎？因此他伏在屋脊上，一動也不動。這時突然又聽「撲通」的一聲，燕士一顆心兒的跳躍，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。原來有兩粒鎗彈。齊巧射中在煙囪上。祇聽下面說道：「你別白化費子彈了，屋頂上那裏有什麼人嗎？這黑影是煙囪呀！」燕士聽了，叫聲好險，不免急出一身冷汗。約摸有五分鐘後，方才不見他們再注意屋頂上了。於是他又蛇行似的爬了一程，方才站起身子，輕輕的又走了數十個屋頂。祇見前面是個高大的樓房，彷彿是家富翁的住宅。遂凝眸沉思一回，把兩手攀住屋簷，伸下頭去一望，是個洋臺模樣，心中暗喜，便縱身跳下。祇見洋臺後的落地玻璃窗是關閉着，而且裏面綠綢的帷幔也遮掩着。燕士遂把眼睛湊到小隙縫裏望將進去，祇見裏面燈光通明，所見到的是張長沙發，旁邊茶几上放着一隻留聲機，壁上有一張金框子小照，裏面是個半身的年輕少女，美目流盼，淺笑含顰，倒是個挺好的模樣兒。其餘一切的傢具，都被窗簾掩住了，所以瞧不到。燕士見了那張美麗的像片，心兒倒是一動。暗想，這間臥室。難道就是那少女的閨房嗎？不知她可在房裏？心裏想着，遂怔住了一回子，約摸五分鐘的時間，依然不聽房中有什麼動靜，一時好生奇怪，難道這少女已經熟睡了嗎？不過既睡着了，爲什麼又不熄了燈光呢？那麼一定房中是沒有人了。燕士這樣想着，他便伸手去開那落地玻璃窗的門，不料那門却是沒有上插，輕輕的一拉，竟是拉了開來，燕士的一顆心兒彷彿小鹿般的亂撞，遂跨步進內，先把眼睛向房中四周打量一回，果然連一個人影子也不見。遂忙把那玻璃窗又掩上了他却俯身去落了插子。抬頭見臥房的門也是掩上着，

那房中的用具雖然甚爲簡單，却是十分考究和美觀。正中放着一張黃澄澄的半銅床，上面懸着紫羅紗的帳子，床上鋪着雪白的被單，摺着一條整齊的繡花被，被上還放着一隻長長粉紅軟綢的枕兒。床邊有一張小小的五斗櫥，上面放着一隻意大利石的小座鐘，還有一個意大利石的裸體美人，她一條臂膀舉得很高，手裏拿着一柄傘，傘用紫色的紗布製成了一個罩子模樣，裏面亮着紫淡色醉人的光芒，顯然那是一隻檯燈。靠右邊是一張梳妝檯，檯上放滿了各種的化粧品，前面尙有一張圓圓的小凳子，鋪着錦繡的坐墊。對面是張三門玻璃大衣櫥，櫥旁有個立體形的衣櫥，還掛着一件棗紅呢的夾大衣。燕士瞧着房中一切一切的東西，就肯定是女子住的了。不過房門既然也關着，她的人兒到什麼地方去了？燕士正在暗想，忽見床後面有扇門兒微微地開了，原來四壁都油着白漆，所以却沒有注意那邊也有一扇門兒，一時心頭別別亂跳，慌忙把身子躲到大櫥的背後去，因爲不知道開門進來的是誰？所以他握着手鎗，以防萬一。慢慢地窺見了那出來的却是一個少女，正是那照相的一個臉兒。瞧了那少女的意態，真夠人有些兒消魂。燕士到此。方才朋白裏面是一間浴室，那少女正蘭湯浴罷走出來。祇見她披了一件薄薄的浴衣，烏黑的美髮，長長的披在肩上。臉兒紅暈得嬌豔，真好像是朵出水芙蓉。酥胸微露，玉雪可愛，她把手兒掩着浴衣，偶然手兒一鬆，那衣襟掉落下來，立刻展現了兩個高高的乳峯，還有紅紅一點葡萄那樣的乳頭。燕士瞧此情景，兩頰發燒得利害，同時那顆心兒也愈加跳躍得快。因爲那少女婀娜地走過來，自己的身子也就沒有地方再可以躲避了。一時真急得了不得，幸而那少女却轉身坐到梳妝檯前的圓鏡上去了。她把象牙梳子理了一回雲髮，拿着香水瓶，在

頭上洒了幾點。也許這香水質料是上等品，所以燕士也覺香氣襲人。同時又眼瞠着這一個浴後美人的嬌容，更有些神魂飄搖起來。那少女一面對鏡化粧，一面櫻口裏還低低唱着歌曲，神情顯然十分的歡悅。不料她的秋波突然從鏡中瞥見了燕士的身子，她這一吃驚，手中的那柄梳子便掉了下來，眼珠也定住了。粉臉嚇得由紅變白，她全身便瑟瑟的抖起來。燕士從鏡中也已瞧見她驚駭的意態，知道她已發覺了自己。因為怕她大聲叫喊，所以把鎗對準了她的背後，一步一步的從櫥旁走上來。輕輕喝道：「不許聲張！否則，我就開鎗打死你。」說着話，已是步到她的身後。愈走得近，那一股子香氣也愈加的芬芳了。燕士到此，幾乎爲之醉倒。這時那少女見了他的背後，她祇覺有股子涼氣，從背脊上直透到胸口來。便猛可回過身子，嬌聲叱道：「你是何人？膽敢到這兒來行兇，那你……」燕士不等她說完，便把手鎗一揚，喝聲住口。一個人性命到底要的，經此一喝，那少女的話就咽住了。但她猶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一手扶着梳妝檯的沿邊，一手抱住自己的胸口，向燕士怒氣沖沖的望着。燕士見她薄怒含嗔的樣子，那是更增加她嫵媚的意態。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，對她微微的一笑。說道：「你別害怕，我不是什麼歹人，決不會來加害你的。不過請你也不要加害我，那我就感激不盡了。」燕士這兩句話聽到那少女的耳裏，一顆芳心真感到了十二分的奇怪。凝眸含顰的瞷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你這話真是可笑，你把鎗兒對準了我，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裏，你不加害我也就罷了，我那裏來能力加害你？」燕士聽她這樣說，心裏也感到了好笑。便又很溫柔的說道：「不！你放心，我鎗兒對準你是怕你加害我，假使你是一個有思想有勇氣的女子，同時我還希望你能夠救救我。」

那少女原是個很聰明的人，她聽了燕士的話，烏圓的眸珠一轉，心裏已經明白了幾分。忽然她的秋波，又瞧到他的左上手上裹紮的那塊雪白布兒，已染成了鮮紅的顏色。遂悄聲兒的問道：「哦！你……莫非是革命軍的同志嗎？」燕士被她一語道破，臉兒頓時變色，立刻走上一步，把鎗直指到她的胸口去，那少女却不動聲色的站着，俏眼兒在他俊美的臉上逗了那麼一瞥，微含噴意的目光，撇了撇般紅的小嘴，冷笑一聲。說道：「你這算什麼意思？既然要人家救你，那麼你可要對待人家客氣一些纔對，如今你一味的用武力欺壓人，那還能算是個志士嗎？」燕士似乎有些慚愧，微紅了臉兒，身子便退後了兩步。說道：「那麼你這位小姐是否能夠救我？其實我祇希望你能夠讓我在這裏躲避一二個鐘點，也就是了。」那少女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把纖手更緊抱了自己的胸口。說道：「我答應救你，你還把鎗口對準我作什麼？快放下了，我瞧着害怕。……」她說到這裏，忽然感到了難為情。粉嫩的頰兒，便蓋上一層豔麗的紅雲。燕士聽她這樣說，意欲把鎗收起。但到底還不曉得那少女是否真心願意救自己？所以又不免沈吟了一回。就在這沈吟之間，燕士的兩眼忽然瞥見那少女下面兩條白胖的粉腿，瘦削的腳兒，拖着一雙紫紅皮的睡鞋。這含有誘惑性的一幕，真使人有些兒想入非非了。少女見他聽了自己的話，却並不把鎗收起，而且也不說話，祇管望着自己出神。也許她已明白燕士出神的原因，立刻伸手把下面的浴衣掩住了，兩頰更羞得緋紅。同時她心頭開始有了一陣恐怖，她怕他對自己有無禮的舉動，但她兀是竭力鎮靜了態度。嬌聲叱道：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燕士聽她這樣說，猛可理會自己這神情未免是失了一個青年的人格，因此立刻又倒退兩步。說道：「沒有什麼？你可是真心

的願意救我？」少女聽了，却嘆的一笑。但忽又嬌嗔道：「你這人好多心，我說救你，我還會來加害你嗎？」燕士這才把手鎗藏入袋內，走上兩步，向她彎了彎腰。說道：「請問小姐貴姓大名？」少女秋波脉脉地向他打量一回，一面答道：「姓夏，名霞。你……姓什麼？」燕士道：「我姓韋名燕士。」夏霞點了點頭，她的身子已慢慢地離開梳妝檯邊，回眸向他說道：「你請坐回兒……」燕士此刻彷彿驚弓之鳥，他聽夏霞這樣說，心頭別別一跳，急得搶步上前，伸手把她臂膀拉住了。問道：「你到那兒去？」夏霞被他拉住，起初倒是一怔。及至聽他這樣問，方才明白他的意思。便回眸瞟他一眼，抿嘴笑道：「你不用害怕，我難道不要把衣服穿舒齊嗎？」燕士聽她這樣解釋，便放了她，退到沙發去坐下。說道：「我相信你，你不能喪天良。」夏霞却不回答，自管到床旁，拿了粉紅軟綢的小衣，及旗袍絲襪。回過頭去又向燕士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是到浴間裏去的。」說着。又把秋波逗給了他一個媚眼。便姍姍的移動脚步，到浴間裏去了。燕士聽她這樣關照，顯然是含有一層意思的。一時也感到自己太胆小了，所以在她的芳心裏也許覺得我這人可憐吧！這樣一想，兩頰未免有些發燒，遂低下頭來。因了一低頭，他又發覺自己那隻左手的水水，仍舊不停地冒出來。當初在逃性命的時候，一顆心兒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所以雖然是受着傷，却一些兒也不覺着，此刻心兒安定了以後，他就覺得手兒有些隱隱的作痛。就在這時候，燕士抬頭見夏霞已穿上一件茶綠綢的旗袍，從浴室中走出。她坐到床邊，俯身套上了那雙黑漆的高跟革履。然後又到梳妝檯前去坐下，自管理她的妝。燕士見她好像當自己沒有在房中一樣的態度，心中這就覺得那位姑娘決不是個平庸的人，至少也是個學

校出身，所以有這樣的大方。不過自己原和她說明祇要在這兒躲避一二個鐘點就行，她既不招呼我，我自自然不好意思搭訕上去。因此望着她婀娜的背影出了一回子神，慢慢地又垂下頭兒來。不料這時却聽到一陣皮鞋聲已走到身旁，同時還有女子清脆的說道：「韋先生！你煙抽不？」燕士慌忙抬起頭來，祇見她笑盈盈的站在面前，而且還遞過一支煙捲來。夏霞這個舉動，那是出乎燕士的意料之外的，不免望着她呆了一呆。但立刻又站起身子，道了一聲謝，伸手接過了。夏霞在茶几上的自來火缸上又取了一根火柴，劃着了火，送到他的面前去。燕士到此，未免有些受寵若驚，一面湊過頭去吸着了，一面又連說勞駕。夏霞嫣然一笑，說道：「別客氣。請坐罷！」她說時，又把纖手一擺，自己的身子先在隔茶几的另一張沙發上坐下了。燕士見她這樣洒脫的態度，倒也不能十分顯出拘束的樣子。便也在沙發上坐下，吸了一口煙，向夏霞含笑問道：「夏小姐！多蒙你救了我，我心裏十分的感激。但不知令尊大人的思想如何？他對於革命軍的印象好不好？」夏霞聽了，把手兒彎到後腦去攏她披着的長髮。笑道：「我爸爸和母親已沒有了，如今我是寄居在舅父的家裏。」燕士哦了一聲，凝眸望着她紅暈的嬌靨。說道：「原來這是你舅父的家，那麼你舅父的思想怎麼樣呢？」夏霞微微一笑，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她殷紅的嘴唇皮，好像含有些神祕的樣子。良久，方才說道：「你且別問我這些，我先問你，你爲什麼要逃到我這兒來？」燕士聽了這話，兩頰倒是一紅。遂很正經的說道：「這個……我也並非有意逃到你這兒來，因爲沿街坊的全是衛兵，我在屋頂上沒法逃下去，所以祇好沿着屋頂走過來，見這兒有燈光射出，所以跳下洋台，我輕輕的把落地玻璃窗一拉，誰知窗門沒有上插

子，故而我不得不進來躲避一回。不料却是夏小姐的粧閣，這我確實很擔着抱歉，但是夏小姐應該原諒我的苦衷……」夏霞聽了方才明白，但又很奇怪的說道：「這玻璃窗我明明上了插的……也許我沒把插子落了洞裏去嗎？」燕士見她凝眸含顰的自己問着自己，遂點頭道：「我想你一定沒有插進去，否則，我又不曾破壞門兒，如何可以進房來了？」夏霞明眸斜乜了他一眼，抿嘴笑道：「你是因為怕被他們捉住，所以逃到這兒來的，但你這人好糊塗，怎麼反逃到虎穴裏來呢？」燕士聽了這話，好生不解，定住了眼睛。急問道：「夏小姐！你這是什麼話？」夏霞正着臉色，告訴道：「你知道我的舅父是誰？……田劍峯認識不認識？」這消息彷彿是晴天中的一個霹靂，燕士手兒一抖，那支烟捲便掉落地下。夏霞見他嚇得這個樣兒，便俯身把烟捲拾起，仍舊交到他的手裏。笑道：「你雖然已入虎穴，但我不是猛虎，所以你放心，不用害怕的。因為我是素來敬愛革命軍的一個人，對於韋先生的遭遇，當然能夠引起我的同情。」燕士聽她這樣安慰自己，心兒自然十分感激，立刻又放寬了許多。說道：「那麼這兒就是將軍府嗎？」夏霞道：「你還沒有明白嗎？幸而你誤入我的房中，要如再過去幾個屋子，那你真是自投羅網了。想不到你會這樣的糊塗！」燕士好生羞慚，微微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時在黑夜，我被他們追逐得神昏顛倒，那裏還辨別得出東西南北呢？哦！原來這就是田將軍的府上，那我怎敢久留？夏小姐！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我感激着你，我此刻走了。……」燕士說着話，身子已是站起來。夏霞却伸手猛可把他拉住了，秋波賤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你這人真傻，我既答應救你，我終可以保護你，使你一些兒都沒有危險。現在你此刻逃出去，倒真是去自尋滅亡了。」燕士的手兒忽然被她拉住了，

一時就感覺到她的纖手，軟綿綿得可愛。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，回眸望着她呆住了一回。夏霞被他瞧得不好意思，兩頰本來是塗上了一圈胭脂，此刻就更嬌紅得好看。她慢慢地放了他的手，粉臉也垂了下來。燕士見她這樣不勝嬌羞多情的意態，心裏也就自然而然的生出感情來。身子又在沙發上坐下了，說道：「夏小姐！你果然能夠救我出險？」夏霞這才繞過媚意的俏眼兒，在他臉上逗了那警多情的目光。點頭說道：「你放心，我決不會殘害一個有勇敢有作爲的青年。」燕士聽她這樣說，一時由感激而更進至愛她的地步。很感激的道：「承蒙夏小姐這樣見愛，此恩此德，沒齒不忘。不過我既明白這兒是個虎穴，我心裏就不自然地會感到害怕。夏小姐！室中燈光太亮了，不知外面會有人窺探嗎？」夏霞聽他心虛到這分兒模樣，遂站起身子，把室內的大燈泡關熄了，因此祇有床邊五斗櫥上的一隻檯燈亮着，室中頓時籠罩了一層紫暗的光芒了。夏霞方又笑盈盈的走過來坐下，瞟他一眼。笑道：「你現在終可以不用再害怕了。」燕士見她這個模樣，更加把她愛到心頭。遂點頭問道：「夏小姐！你在什麼地方讀書？」夏霞道：「我自從高級師範裏畢了業，却一向開在家裏。章先生是在那一部工作？爲什麼不到廣東去？」燕士不敢明言，祇含糊的說道：「也許我就要到廣東去的，夏小姐真是一個理智健全的女子，實在很使我敬佩。」夏霞在紫色的燈光下瞧着燕士的臉龐，的確是俊美得可愛。芳心暗想，我今赤身露體的都被他窺見，這是多麼的難爲情。假使他還沒有娶妻的話，我倒願意把終身相許。想到這裏兩頰是熱辣辣地發燒得利害。遂低聲兒問道：「章先生家裏有什麼人？爸爸，媽媽，弟弟，妹妹……」燕士聽她給自己代爲派着，遂搖頭笑道：「我祇有一個爸爸和妹妹，媽媽在四年

前已經死了。夏霞聽了點了點頭。但是他究竟有沒有結過婚？這到底還是一個問題。意欲開口問她一個仔細，不過一個女孩兒家，對於一個年青的男子結婚沒結婚？怎好意思問他呢？因此怔怔地愣住了了一回子，良久。方又笑問道：「除了爸爸和妹妹外，還有什麼人嗎？」燕士聽了，也已明白她的意思，心兒是不住地蕩漾，噗哧的笑道：「沒有什麼人了。夏小姐！你問他幹麼？」夏霞被他一笑，已經是感到難為情，如今又被他這麼一反問，更加羞澀起來。幸而室中的燈光暗淡，她臉部羞澀的表情，也不甚容易被燕士瞧到。因一撩眼皮，笑道：「沒有什麼？我想你幹這樣冒險的工作，你爸爸倒不阻止你嗎？你要明白，田將軍的勢力可不小哩！」燕士道：「我以為兵不在多，祇要精銳，就可以一個當百個，田將軍雖然聲勢浩大，然而烏合之衆，豈能成大事嗎？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覺得不對，這話不是對她說的，因此頓了一頓，臉上顯出侷促的樣子。夏霞却低聲兒道：「你這話不錯，所以我認為革命軍是最有希望的一支軍隊。韋先生！你不要以為我是田劍峯的外甥女兒，思想就傾向到舅父身上去嗎？不！決不！我瞧着舅父暴虐不仁的行爲，以及部下橫行不法的舉動，覺得這是大失民望，所以我很擔心，恐怕早晚要一敗塗地呢！」燕士聽夏霞這樣說，覺得自己也許有和她結合的希望，遂忘其所以的猛可把她手兒握了握，誰知他一握之後，立刻又放下了，雙眉緊鎖，顯出很痛苦的样子。夏霞見他這個模樣，倒是一怔。低頭去望，方知他是用左手來握自己，因此觸痛他的傷痕了。心裏倒代爲他疼了一陣，眉尖兒微微的蹙起，纖手情不自禁的去撫摸他一回。說道：「我這兒有藥水和紗布，給你好好兒的包紮一下。」說着，已是拉了他站起來。燕士被她這樣溫柔的手腕之下，他已柔順得像一個孩

子似的，默默地跟她到梳妝檯前的圓檯傍。夏霞叫他坐下了，一面在抽屜內取出傷藥水，紗布，橡皮膏等物，一面親自給他解去了襯衫布。說道：「這方布你打那兒來的？」燕士仰望他粉頰兒，說道：「在我襯衫上撕下的。」夏霞凝眸瞧着那傷處，血肉模糊，令人有些心驚胆寒。遂說道：「不知裏面有沒有彈片嵌着？」燕士道：「也許不會有，你瞧，那不是一個洞嗎？鎗彈已經穿過了。」夏霞聽了，輕輕嘆口氣。便到浴室裏去盛了一盆溫水，拿藥水棉花先把她血漬洗乾淨了，然後塗上傷藥水，包紮紗布，貼上了兩條橡皮膏。溫和地凝望着他臉兒，微笑道：「很痛吧！」燕士搖頭笑道：「倒不痛什麼，因為夏小姐的醫術太好了。」夏霞聽了，露齒一笑，但却又逗給了他一個嫵媚的嬌噴。燕士站起身子，把手兒按到她的肩胛上去。很柔和的又說道：「夏小姐！你我雖然萍水相逢，但你待我這一番情意，實在太使我感動了。你說，該叫我怎樣的報答你？」夏霞聽他這樣說，一顆芳心真是又喜又羞，暗想，你這話說得有趣，叫我說，我一個女孩兒家，羞人答答的怎好意思說呢？遂把秋波盈盈的俏眼兒斜了他一眼，悠悠地嬌笑了一回，方低低的道：「人生的聚散，原是偶然的，在一個鐘點之前，我固然想不到會在自己的臥房裏遇到了你，你當然也想不到在虎口餘生中又會遇到我這麼一個人，是不是？不過這事情是太湊巧了，所以我說偶然之中也許會變成固然的。韋先生！我很慚愧，因為我覺得太放浪了一些，雖然這是我自己閨房，對於你這位不速之客，當然做夢也不會想到。但是我心中到底有着遺憾，不過在這遺憾中我又得到很深的安慰。因為我想着革命軍中的青年同志，都是品格高尚的，偉大的，現在韋先生的行為果然沒有使我失望，我在萬分敬愛之餘，益信革命軍是我國的

一個救星。韋先生！我以為彼此年紀都輕，對於報答的兩字，我愧不敢當，祇希望你罷不忘記今夜這一個姓夏的姑娘，那也就是了。」夏霞絮絮地說了這許多的話，但說到末了，她是感到難為情極了。紅暈了臉兒，漸漸地垂倒在他的胸前。燕士聽她言在意外，一時感到心頭。同時忽又想起她的酥胸微露，乳峯隱現的一幕，兩頰也紅暈起來。便把右手握住了她纖手，緊緊搖撼了一陣。說道：「夏小姐！人家說世人大都是明於責人，而暗於責己，不料你却成了一個反比例，這如何可以怪夏小姐太放浪呢？所以我覺得很慚愧，不過大家祇要問心無愧，當然是誰也怪不了誰？夏小姐的意思，我已明白了。不錯，彼此年紀都輕，報答的事兒可多着。假使我能夠存在世上的一日，我終一日不會忘記夏小姐的深情。……」夏霞聽他赤裸裸地說出了這幾句話，一顆芳心真是感到了無限的羞澀和甜蜜。但甜蜜到底勝過了羞澀，她微微地又抬起粉臉，羞人答答的瞟他一眼，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表示感謝他的意思。兩人相對默視良久，各人的兩頰都有些發燒，內心熱情也像火一般的沸騰。燕士見她微仰着臉兒，口脂微度，幽香觸鼻，他有些洩醉了。正欲情不自禁的低下去接個甜吻，忽聽壁上那架長方形的掛鐘，噹噹地敲了起來。燕士回眸急忙望去，見短針已指在十點了。便推開她的身子，說道：「時候不早，我該走了。」夏霞忽然聽他要走了，一時倒又戀戀不捨，眼皮兒一紅。說道：「你此刻到什麼地方去？難道就動身離開北京了嗎？」燕士見她盈盈淚下的神氣，心裏也是一動，便又把她手兒握住了。說道：「不！也許我還在北城裏幹些兒事。」夏霞聽了，烏圓的眸珠一轉，微笑道：「那很好，我想明天下午二點鐘，我們在中山公園再會一面好不好？因為我們就祇有今夜短短時間的

一些認識，我怕你會把我的影子忘記的。……」夏霞說到這裏，逗給他一個嫵媚的甜笑，但到底又難爲情起來。燕士對於她這一分兒的意思，當然更感到她的真摯和多情。便點頭笑道：「夏小姐的影子，我無論如何都不會忘記，因爲她已經深雋在我的腦海裏了。不過你既然有這個意思，我當然不能拂你，而且也很高興和你多會晤一次。假使不是爲了你我之間有一道鴻溝阻隔着，我就希望天天和你在一塊兒。」夏霞聽了這幾句話，直樂得心花兒也朵朵開了，跳了跳脚。笑道：「燕！你這話可真的嗎？」說到此，又很嬌羞的瞷他一眼。接着道：「我大膽喊你名字：你願意我這樣喊嗎？」燕士對於今夜這個豔遇，真是想不到的事情，不免得意地笑道：「爲什麼不願意？霞！我就希望你能夠喊我一聲名字。」夏霞一顆小心靈兒是充滿了甜蜜和喜悅，她情不自禁的猛可伸手把燕士的脖子抱住了。粉臉倚在他的肩頭，低低說道：「燕！我今夜已把一顆心兒交給了你，雖然我還祇有僅僅幾個鐘點的認識，不過我相信你是個血性的青年，大概不會遺忘我吧！」燕士見她這樣癡心，遂把手兒撫着她的背脊。安慰她道：「你放心，海可枯，石可爛，此情終不變的。霞！我生命中並不會有一過個女朋友，今夜我遇到你，我已把妳當作唯一的知心人了。你想，我如何會忘記妳？」夏霞十分的安慰，抱着他的脖子，兩人親熱了一回，忽然噹的一聲，燕士抬頭見時鐘已十點半了。心中好生奇怪，爲什麼時間竟過得特別的快？遂輕輕推開她的身子，說道：「霞！我真的走了，那麼明天我們在中山公園見吧！」燕士說着話，身子已走到窗旁去。夏霞道：「你別忙，我給你些點心吃，回頭我送你出大門去好了。」燕士聽了，回眸問道：「從大門出去，沒有危險嗎？」夏霞點頭道：「這兒是內宅，並不

從將軍署門進出的，所以我可以伴你往小院子裏走。」燕士遲疑一回，又問道：「真的嗎？那麼萬一被人瞧見了怎麼辦？」夏霞見他兀是不信的神氣，很不快樂的說道：「我會捉弄你嗎？……唉！那你不是還不曉得我的心嗎？」燕士聽了，忙陪笑道：「你別誤會了，妳心已交給了我，我怎麼還會不曉得妳的心呢？那麼你就伴我出去，點心我倒不想吃，因為我還沒有餓。」夏霞知道他是爲了心亂如麻的緣故，一時很可憐他。遂點頭道：「你既沒有餓，我也不和你客氣了。你不用開口說話，祇管和我並肩一塊兒走了。燕士點頭答應，於是兩人攜手開門走出房去，在走廊裏遇到好多個僕婦，都向夏霞鞠躬，很小心的叫了一聲表小姐。夏霞却理也不理他們，祇管笑盈盈的和燕士談話。燕士低了頭兒，口裏雖然和夏霞搭訕着，那顆心兒却是別別的跳躍得利害。好容易走到了樓下，跨出院子，當夏霞送他到門口的時候，燕士方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氣。兩人很親熱的握了一陣手，夏霞連連叮嚀了幾句，方才匆匆分手而別了。夏霞這夜睡在床上，想着這意外的奇緣，她的芳心裏真是感到了萬分的喜悅。她的腦海裏是浮現了燕士俊美的臉龐，但是爲了見面的時間實在太少了，所以她想到後來，燕士臉兒的輪廓忽然又慢慢地模糊起來。夏霞心裏這就開始有了驚慌，她恐怕怕明天在中山公園裏遇見他時，大家會不認識。因此她計劃明天下午去的時候，自己一定要帶一架照相機去，把燕士的人兒攝了下來，那麼大家雖然隔別在兩地，各人的心中不是也有一個深刻的印象了嗎？夏霞想定主意，便很欣慰的睡着了。到了次日下午一點敲過，夏霞打扮得幽靜雅致，清秀脫俗，帶了鏡箱，很高興的坐車到中山公園。一瞧手錶，還祇有一點半，因爲約定的時間是兩點，燕士當然還沒有到來。心裏這就感到自己未

免太性急一些兒，因此祇好等在公園門口。但等人是一件最性急的事情，夏霞一回兒昂首遠眺，一回兒又低頭看錶，一顆芳心，別別的祇管亂跳。看看手錶已近兩點，但燕士仍舊沒有到來。夏霞這就開始有些猜疑，莫非他失約了嗎？一想到失約兩字，她的眉尖會緊緊地蹙在一起。不料就在這時，忽然她的背後有人輕輕的一拍。夏霞忙回眸去瞧，祇見一個戴黑眼鏡的西裝少年，向自己微笑。夏霞因為不認識他，芳心暗吃一驚。嘆道：「你是誰？」話聲未完，那少年便把黑眼鏡除下了。笑道：「你仔細看看，我是誰？」夏霞凝眸一瞧，不禁啊啲了一聲。立刻伸手握住了他，緊緊搖撼了一陣。笑道：「燕士！你瞧我這人可糊塗？你戴了那副黑眼鏡，我就認不清楚了。」燕士把黑眼鏡藏入西服袋內，笑道：「你等了好多時候了吧！不過我沒有逾時，你瞧，我手錶齊巧兩點鐘。」說着，把手腕抬到的她的面前瞧。夏霞也把纖手擦上來，望了一望。便眸珠一轉，嬌媚地笑道：「你的錶不準確的，瞧我的錶，不是兩點過三分了嗎？」燕士見她雖然並沒塗胭脂，但粉嫩的兩頰，却透着青春時期的紅暈，覺得實在很嫵媚可愛。遂笑道：「也許你的錶太快了一些。」夏霞聽他這樣說，把身子扭捏了一下。愁愁的笑道：「我的錶很準的，一定你怕我怪你不守時刻，所以故意撥慢了一些，是不是？」燕士瞧她烏圓眸珠眨了兩眨，顯出很淘氣的神情，這就撲的笑出聲音來。說道：「不管誰的錶快或者慢，不過終是你比我先到，所以我覺得抱歉。」夏霞却嫣然一笑，把秋波逗了他一個嫵媚的嬌嗔。兩人這時的心兒都充滿了甜蜜和熱情，並肩慢步地踱進了公園。在一個茅亭的前面，那棵高大樹兒下的長椅上坐下。夏霞明眸脉脉含情的瞷他一眼，低聲兒問道：「昨夜你在那兒安身？」燕士道：「在

旅館裏……咦！你還帶了鏡箱預備給我拍照嗎？」燕士說着，忽然又瞥見她項下掛着一隻鏡箱，忍不住又笑盈盈的問她。「夏霞噤了一聲，一撩眼皮。嬌媚地笑道：「我給你拍照，你可喜歡嗎？」燕士正欲回答，忽然見那邊樹梢蓬中走出一個很美麗的姑娘來，後面還跟着四名衛兵，手執盒子炮。那姑娘鼓着紅紅的兩腮，嬌嗔滿面的向衛兵吩咐道：「來！快把他拿着走。」四名衛兵答應一聲，也就不問情由，一擁上前，早已架着燕士出園而去。夏霞正和燕士柔情綿綿的當兒，猛可受此打擊，一顆芳心，好生着惱。便站起身子，急忙抬頭向那姑娘望去。誰知那姑娘却惡狠狠的向夏霞戟指怒責道：「表妹！你這算什麼意思？什麼人兒都可以去愛上他，幹麼偏偏要奪我的愛呢？」夏霞見這姑娘不是別人，却是自己的表姊小冬，心裏這一奇怪，頓時弄得目定口呆，竟一句話兒也說不出來了。

三· 愛煞多才口翻蓮舌 濫施綁票難辨廬山

諸位若要明白小冬是怎麼樣的一個姑娘？作書的便要來敘述楊逢春被捕後的經過了。衛隊長黃強押着逢春到將軍署，祇見在田劍峯辦公室中擁出許多革命軍的同志，個個頭破血流，慘不忍睹。逢春眼瞧着這般青年被如狼似虎的衛兵簇擁而去，心裏真是異常的憤怒，冷笑了一聲。便挺起胸部，大步地跨進辦公室去。祇見室中燈光通明，有一個大腹碩碩的將軍，頭頂光禿禿的，濃眉環眼，人中上留着八字鬍鬚，一手拿了雪茄煙，一手反攬在背後，在室中來回的踱步。口裏還在恨聲不絕的罵道：「可惡！可惡！可殺！北京城裏竟有這

許多的亂黨，混蛋的東西！咱非把他們一個個的鎗斃不可！」黃強見着那將軍，便把兩脚一並，右手架到額角上去。報告道：「稟大帥，卑職又捕到一個亂黨。」田劍峯抬起頭來，氣得暴跳如雷，連連頓脚。喝道：「不用帶來見我，快快都給我打入牢監，明天一塊兒處死。」黃強答應一個是，正欲押楊逢春走出。不料田將軍又把手一招，喝聲拿回來。黃強雖然奇怪，但不敢違拗，立刻把逢春又扭到他的面前。田將軍圓睜兩眼，向逢春臉兒打量一回。暗想，好個漂亮的小子。遂大聲問道：「你姓什麼叫什麼？」楊逢春見他神氣活現，不但毫無懼色，而且也怒目切齒的大聲答道：「你管我姓什麼叫什麼？今既被捕，唯死而已，要你放什麼臭屁！」田將軍再也不想不到自己會給他碰這一個釘子，一時反而愣住了一回子。吸了一口雪茄，冷笑了一聲。把身子微微地搖擺了一下，瞪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你們這般該死的東西！年紀輕輕，都不想上進，却喜歡作亂黨，破壞咱的軍事。現在既被捉獲，尚敢如此倔強，那你真不知咱將軍的厲害。來！把他抽打二十下。」黃強聽了，立刻取過皮鞭。田劍峯似乎痛恨到了極點，把脚一頓。說道：「拿來給我。」黃強遂把皮鞭交給田將軍，他接在手裏，先向逢春揚了一揚。猶笑道：「你命都在我手裏，尚敢出口傷人，真不知死活。哼！你這小子可受得了咱的鞭子嗎？」楊逢春臉不改色的笑道：「承蒙恩賜，我倒要領受二十下。」田將軍聽他這樣說，把牙齒一咬，叫聲好！正欲向他身上狠狠抽打，不料案桌上的電話鈴響起來。於是他祇好放下皮鞭，走到桌旁，握起聽筒，祇聽是個女子的聲音，嬌滴滴的說道：「你是將軍嗎？」劍峯唔了一聲，又聽她接着說道：「我是你的老七，剛纔來了兩個小姊妹，等着你回來玩雀牌。時候已經八點多了，你還在

軍部裏辦甚麼勞什子的公事啦？」老七是田將軍第七房的姨太太，原是窩子裏出身，天生成是個尤物。田將軍愛她身體軟若無骨，所以老七便成爲專寵。這時田將軍接到了這個電話，真比前線發生了戰事還性急，便連聲說道：「我就回來，我就回來。」說着，放下聽筒。向逢春冷笑道：「便宜了你這個小子，把他關起來。」黃強答應一聲，便押着逢春退出室去。當逢春一脚踏出室門的時候，忽然迎面走來一個年輕的姑娘。因爲在將軍署裏見到了女子，逢春心裏感到了奇怪，不免回眸去望她一眼。誰知事有湊巧，那姑娘的秋波也盈盈地斜乜了過來，四目正接了一個直線。逢春很有些難爲情，便垂下頭兒來。那姑娘却向黃強問道：「他犯的什麼罪？」黃強聽祕書長相問，立刻行禮告訴道：「他是亂黨。」原來這姑娘便是田將軍元配李氏所生的女兒，名叫小冬，比夏霞長六個月，兩人都是十九歲。畢業後，便在軍部裏任祕書長職，協助爸爸辦理軍事。當時田小冬聽了黃強的話，便凝眸含顰的又問道：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黃強搖了搖頭，答道：「不知他叫什麼名字，大帥曾問過他，他不肯說。」田小冬心裏奇怪，走進一步，向楊逢春打量着。說道：「大丈夫豈有無姓無名之理？你叫什麼名兒？」逢春被她一激，暗想，這話倒是，正欲把自己真姓名告訴，但轉念一想，假使他們對於革命軍的人兒都有名單的，那麼我何不冒燕士的姓名呢？反正我終是死的了，使他們知道我便是韋燕士，那麼他們把韋燕士的名兒不是可以塗抹了嗎？既把燕士的名兒塗抹，以後燕士也不會再遭他們的捕捉了。這樣我雖然代燕士而犧牲，但爲中國的前途計，我還不是爲大衆而流血的嗎？楊逢春想到這裏，心頭感到一陣痛快。便抬起頭來，向小冬望了一眼。說道：「大丈夫當然有姓有名，我乃韋燕士便

是。」田小冬因爲和他站得很近，此刻他抬起頭兒，彼此當然更瞧得清楚。芳心這就怦怦一動，暗想，竟有這樣俊美的少年。逢春自然也有個感覺，倒是個挺秀麗的姑娘。兩人心裏既都有這一種意思，頰上都不禁微微的一紅。小冬把手一揮，黃強早已押着逢春到牢監去了。牢監裏是暗沈沈得怕人，逢春當關進鐵窗裏去的時候，同時鼻子裏還聞到一陣醜惡的氣味，令人作嘔。他望着衛兵架上了鐵鎖，都走開了，這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移着沈重的脚步，懶懶地走到那塊鋪着稻草的石棧上坐下了。手兒托着下顎，兩眼望到鐵窗外面別個獄中的罪犯，有的已不成人樣，那種神情簡直有些兒像惡鬼。逢春心頭這才開始感到了痛苦，他覺得自己已步入非人生活的地獄裏了。但好在自已這種生活決不會過得長久的，說不定明天後天便會脫離這個黑暗的世界。因此逢春心裏不免又想起了在家的母親和妹子，母親已是五十二歲的人了，爲了社會的磨折，使她烏黑的頭髮已添了不少灰白的顏色，額上的皺紋也一條一條加多起來。我妹子玉春是個十三歲的孩子，她懂得什麼？唉！假使給他們知道了我被捕的消息，可憐寡母弱妹真不曉得要傷心得怎麼模樣兒呢？一陣一陣的傷心，侵襲到逢春已受創傷的心靈，剛纔他在田將軍面前那股子的勇氣，此刻已消失盡了。再也忍不住他那滿眶子裏的眼淚，紛紛地滴濕了衣襟。經過了半個鐘點後，忽然見一個衛兵匆匆的走到鐵柵邊，開了鐵鎖，向逢春招手。逢春以爲此刻就去鎗斃，一時倒大吃一驚。但事到如此，吃驚也沒有用，他擦乾了眼淚，鎮靜了態度，步到門口來。那衛兵叫他手兒伸出，加上了手拷。說道：「祕書長要審問你，你可不是叫韋燕士？」逢春點點頭，便跟着他走出了牢監。外面是靜悄悄的一無人聲，逢春跟他走完了長廊，步入了另一個院

子。院子裏植有許多的樹木和花卉，因為今夜沒有月光，所以風吹動樹葉兒，黑越越地搖動着，倒令人感到有些害怕。穿過了院子，又經過幾重朱廊碧檻，到了一個小小的院子，裏面假山迤邐，柳樹飛舞。從屋子裏照射出來的燈光籠映下，還見到有一個花塢，裏面開滿了挺大的芍藥花，倒是豔麗得好看。楊逢春心裏似乎有些奇怪，這個祕書長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？正在希罕，忽見屋子裏走出一個少女，她探頭向外張望了一回。見衛兵已到，她的身子反而縮了進去。逢春瞧此情景，更加不勝奇怪。此刻已是跨進室中，祇見室內的擺設十分的考究。那個張望的少女，便把秋波向逢春溜溜地一轉，却是抿嘴微微的一笑。逢春見她年約十六七，頭髮剪得短短的，身穿一套紫色綢滾花邊的襖袴，一個白淨的臉兒倒也生得討人歡喜，不過從她服裝上瞧着，顯然是個丫環的模樣。那個衛兵把手拷的鑰匙，交到那丫環的手裏。說道：「這個是韋燕士。」那丫環點點頭，接過鑰匙，一面又把手中預先捏着的一卷鈔票，偷偷地塞到衛兵手裏，衛兵含了滿面的笑容，便悄悄地退到外面去了。那丫環見衛兵走後，方才對逢春說道：「你跟我走上來，祕書長有話問你。」逢春却不開步就走，遲疑了一回。暗想，這裏彷彿是個內室模樣，祕書長密問一個罪犯，也何必到這兒來？況且叫一個丫環來接引，這祕書長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？丫環見他站着不走，便上前推了他一推，說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！」逢春因此也不再加以考慮，就跟着她步到樓上去。在一個房門口停下來，丫環伸手篤篤敲了兩下，祇聽裏面有人問道：「是小玲？」丫環答應一聲是的。裏面又道：「進來。」小玲這才握着門拳，推開進去。回頭向逢春含了命令式的口吻，說：「進來見祕書長去。」逢春到此，也就不管裏面究

竟是什麼所在？便一脚跨步進內。當他步進房中的時候，頓時使他弄得目定口呆，竟是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。你道是爲什麼？原來室內是個富麗堂皇的閨房。房中却並沒有一個人，逢春益發奇怪，暗想，剛纔不是有人在房中答應嗎？這人到那兒去了？遂回過頭來瞧小玲，不料身後早沒有了小玲，連房門也關上了，逢春倒是嚇了一跳，身子向前走了兩步。忽然見前面紫紅呢的垂幕微微搖動了兩下，這一吃驚，立刻又倒退兩步。就在這時候，那幕帘一掀，便走出一個身穿紫絨的旗袍的女郎。逢春定睛一瞧，所謂祕書長者，原來就是剛纔田將軍辦公室門口遇見的那個姑娘。一時心裏好生奇怪，倒望着她出了一回神。田小冬慢慢地走到那張寫字檯旁坐下，秋波在他俊美的臉兒上逗了那麼一瞥。方才開口問道：「你可是韋燕士嗎？」楊逢春點了點頭，暗想，這姑娘難道就是祕書長嗎？田小冬凝望着他，却又接着問道：「你是那兒人？加入革命黨有多少時日了，你今年幾歲？」楊逢春聽了，並不回答，向她反問道：「你算什麼人？有資格問我的話嗎？」田小冬聽他這樣說，粉臉陡然變色，柳眉微微的一蹙，冷笑道：「我現任軍部祕書長之職，爲什麼沒資格來問你？」楊逢春明眸向她凝望一眼，笑道：「原來你就是祕書長，那麼你也該給我帶到辦公室去問話，怎麼却帶我到這兒臥房裏來呢？這成什麼體統，豈不是大笑話嗎？」楊逢春這兩句話，倒是把她問住了。緋紅了兩頰，愣住了一回。忽然又嬌叱道：「胡說，這兒就是我的辦公室。」楊逢春感到有趣，忍不住撲的一笑。說道：「辦公室裏有床舖有梳妝檯，那纔是新鮮。」田小冬聽了這話，那兩頰益發緋紅起來，伸手把桌子一拍，滿臉嬌嗔的喝道：「不用你管這些，本祕書長問你的話，你就祇管回答是了。」楊逢春見她盛怒的樣

子，便冷笑道：「左右不過是死罪罷了，

問？」田小冬聽了這話，方才平靜了臉色。

柔和的說道：「你雖然是個死罪，但我也許可以使你不死。楊逢春聽了她這樣說，心兒到是一動。暗想，不管她是不是真的祕書長，不過她有能力把我從監牢裏提到這兒來，顯然她的確也很有權的。假使我真的有救，那不是重世做人了嗎？遂點頭道：「既然你能使我不死，那你就問吧！」田小冬幾乎要笑出來，但究竟太不好意思了。遂鎮靜了態度，問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家裏有什麼人？爲什麼要加入革命軍？」楊逢春道：「我二十二歲，家裏有母親有妹妹。其實我並不是革命軍，原被你們誤捕來的。」田小冬聽了，芳心暗喜。說道：「既然你是冤枉的，那麼你在什麼地方辦事？還是尙在讀書嗎？」楊逢春搖頭道：「在清華大學畢業後！却一向閒着沒事幹。」田小冬知他是個大學生，芳心愈加愛他。便說道：「你願意在這兒軍部辦事嗎？」楊逢春搖頭道：「不，我雖未加入革命軍，但我是敬仰革命軍的，豈肯在軍閥手下任事？」田小冬聽他這樣說，知道他確實是革命軍，暗想，好個刁滑的人。便喝道：「你的性命就在眼前了，還敢信口胡說嗎？田將軍勢力浩大，將來國家統一，便是中國的領袖，你若在此效力，將來也不是個開國元勳嗎？」楊逢春暗想，原來你是代田將軍作說客，勸我投降的。遂冷笑道：「我可沒有福氣在田將軍那兒作開國元勳，你這些事且別談，我先問你，你到底能不能救我不死？假使你叫我失節而不死，那我寧可不辱而死的。」田小冬見他這樣硬法，一時倒暗暗叫恨。凝眸含顰的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你倒是個有志氣不怕死的青年！……我問你，假使我願意終身相託，叫 you 一塊兒在這兒辦事，你能答應嗎？」田小冬既說出了口，心裏又感到十分的難爲情，兩

頰不禁熱辣辣起來。爲了避免難爲情起見，她伸手「必塔」一聲，把室內的大燈泡熄滅了。楊逢春這才恍然，原來她所以把我帶到這裏來，還有這一層意思。因此望着她粉臉微微的一笑，雖然那五盞梅花燈熄滅了，但桌上尚有一盞紗綠罩的檯燈亮着。從暗綠的光芒下映現着她的臉兒，果然是很嫵媚，逢春不免忐忑了一下。但立刻又說道：「假使爲一個女人而失節，那豈非更被天下人所笑罵嗎？」田小冬聽了，雖然很怨恨，但却很敬佩他。遂說道：「你不投降也可以，但是你難道情願死嗎？」楊逢春點頭道：「雖然我是不情願死，不過忍辱而偷生，我以爲還是光榮的死比較痛快。」田小冬點了點頭，把纖手撫摸着桌沿，明眸脈脈含情的望着他。說道：「你有志氣，不過你的年紀正輕，一旦死於非命，實在很是可惜，所以我倒有救你之意。不知道你喜歡我救你嗎？」楊逢春聽了這話，想着了年老的母親，年幼的妹妹，同時還有心靈上的燕琴，一時便猛可奔上兩步。說道：「假使你果有救我的意思，我豈有不喜歡的道理？」田小冬身子倒是向後仰了仰，笑道：「我可以救你，但是你要答應我條件。」楊逢春凝眸望着她紅暈的嬌靨，說道：「什麼條件？你說出來我聽，我可以答應的，終沒有不答應你的。」田小冬聽他這樣說，一時羞人答答的倒反而又說不出口來。良久，方才低聲兒說道：「你的意志很堅強，你的人格很偉大，同時你的才貌又使我很敬愛，所以我的意思欲把終身相許，不知你能答應？」田小冬說到這裏，心裏羞澀極了，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殷紅的嘴唇皮子，顯出萬分嬌羞的神情。楊逢春聽了，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。但他腦海中立刻又映出燕琴嬌小的身材，秀麗的臉龐，傾人的笑渦，於是他又搖搖頭，說道：「不，這樣的見愛，心裏雖然很感激，但是却不敢

遵命。」田小冬聽他不答應，一顆芳心，愈加羞澀，而且還帶了慚愧，因此兩頰是紅得發燒。明眸含了無限哀怨之情，恨恨的逗了他一瞥。說道：「你以為我是什麼人？我乃是田將軍的女兒田小冬，我也是高級師範畢業的，難道我一樣都配不上你嗎？」逢春不知道她是劍峯的女兒倒也罷了，知道了後，猛可想起劍峯拿皮鞭要痛打自己的情形，心裏便勃然大怒。冷笑道：「我道是誰？原來是這忘八的女兒。……」田小冬想不到他會罵出這一句話來，一時氣得混身亂抖，猛可在抽屜內取出一支手鎗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離座直奔逢春。喝道：「放屁！小子竟不情如此，真氣死我了。」田小冬這舉動因為是冷不防的，楊逢春自然是大吃了一驚，身子就倒退了幾步。不料後面有個紅木的花架子，逢春退步下去的時候，就被花架子的脚一絆，因此竟跌倒地下。幸而地板上是舖着兩寸厚的地毯子！所以逢春雖然仰天跌倒，却沒有跌痛。祇不過兩手被拷着，跌了下去，却再也爬不起來。田小冬瞧此情景，倒又忍不住嫣然一笑。慌忙把手鎗放到檯上，蹲下身子親自去扶他起來。楊逢春對於她這個舉動，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，紅了臉兒，顯出很侷促的神氣。不料田小冬却拉他同到一張長沙發坐下，微側了粉臉，說道：「燕士！你為什麼要這樣痛恨我的爸爸？」楊逢春道：「因為你爸爸爲人太好了。」田小冬道：「既然你不滿意我爸爸，但我到底沒有什麼錯呀！我一番深情對待你，你爲什麼狠心拒絕我？我問你，你到底爲什麼不答應？還是我的臉兒不美？抑是我的學識不好？」楊逢春聽她這樣說，便也回睜過來望她一眼。說道「我是革命軍，和你爸是站在敵對的地位，你雖然愛我，但妳爸怎會要一個敵人做女婿呢？所以你我的中間是隔着一條鴻溝，決不能有結合的希望。」田小冬聽他這

樣說，便把纖手搭到他的肩上去。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這話雖然不錯，但是我心裏自己也覺得奇怪，不知爲什麼見了你後，我心裏就會愛上了你。假使你能夠答應我，我情願辭去祕書長的職位，跟你一塊兒去。」楊逢春對於她這幾句話，倒不禁爲之愕然。凝望着她笑道：「你這話真的嗎？我以爲辭去祕書長還是小事，你難道忍心和你父親脫離嗎？」田小冬兩頰更嬌紅了，秋波瞅他一眼。說道：「我爲了愛你，我什麼事情都可以犧牲。但你不要誤會我是個輕浮的女子，唉！你真是我命中的魔星，燕士！我懇求你，你可憐我一片癡心，你應該答應我的要求。」田小冬說到這裏，把粉頰兒也靠到他的肩上去。眼皮兒有些紅暈，彷彿盈盈淚下的神氣。楊逢春聽她這樣說，心兒似乎有些感動。同時眼瞧她這樣楚楚可憐的意態，實在也是非常的嫵媚可愛。兼之她臉兒倚在自己的肩上，鼻中聞到的一陣芬芳底處女幽香，更使逢春有些兒神魂飄蕩起來。但是他立刻又想着了燕琴，燕琴和自己有着過去五年的歷史，自小一塊兒長大，我若答應了小冬，那叫我良心問題如何說得過去？遂又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照理，我原該聽從你的話，不過爲了種種的原因，我覺得是不可能。假使除了婚姻問題外，我就什麼都可以答應你。」田小冬秋波恨恨的逗給了他一個嬌嗔，說道：「我爲了愛你，所以我纔救你。否則，革命軍的同志有這許多，我又何必獨要救你呢？」楊逢春雖然覺得她這話說得不錯，但是我爲了愛燕琴，所以纔代她爸爸來犧牲。如今結果依然是負了燕琴，那當初我又何必冒認革命軍呢？」遂毅然說道：「你的話不錯，所以我也不希望你救我，我情願爲國犧牲是了。」田小冬聽他這樣說，倒是不勝駭異起來。坐正了身子，明眸瞅住了他英俊的臉龐。奇怪道：「我倒不

解你的意思，你既可保全性命，又可得了妻子，但是你不要，却情願白白的死去，這是什麼道理？你死不要緊，但你的母親和妹妹怎樣辦？我以為一個人不能太拗執，我雖然不是生得國色天香，但究竟也不算醜陋，你到底爲什麼對我這樣惡感？你說爲了敵對地位的緣故，我想這是你的推託之辭，因爲我情願犧牲一切，跟你一塊兒去，那你爲什麼也不答應？從這一點猜想，我知道你一定另有愛人的，是不是？不過你這人太忌憚了，你爲了不肯負你的愛人，而情願犧牲性命，我試問你死之後，你的愛人是否能夠爲你守一辈子的節？同時是否能夠贍養你年老的母親和妹子？我想，這是一個問題。燕士！你應該明白地想一想，我這話是惡意還是好意？」田小冬說到這裏，還把兩手連連搖撼了他的肩胛。楊逢春低頭細想了一回。一時心兒便動搖起來。覺得小冬這話也未始不是，我假使死去了，第一個問題就是母親和妹妹的生活誰來負擔？至於燕琴能否給我守節？這個我和她既沒有婚約，又沒有結過婚，同時我也不希望一個天真活潑的姑娘爲我而去送她終身的幸福。這樣說來，我的犧牲性命是太沒有價值了。我的年紀可輕啦！小冬既然這樣真心的愛我，那麼我將來終還想圖個上進呢！況且我也不是真正的革命軍，就是我將來願意加入革命軍，小冬不是也能夠隨着我傾向於革命軍嗎？楊逢春心裏這樣想着，兩眼望着小冬的粉臉，不免出了一回子神。田小冬見他聽了自己的話，祇管呆望着自己出神。一時急得了不得，同時又羞又恨，忍不住眼淚淌下來。淒涼地道：「燕士！你難道還不肯答應我嗎？」楊逢春見她癡心如此，一時也感動極了。嘆道：「唉！我想不到你會這樣愛我，小冬！你別傷心，我就答應你了。」田小冬突然聽他這樣說，她似乎還有些不相信，樂得呆住了，破涕笑道：

「我的燕士！你這話可真嗎？」楊逢春點頭道：「我要騙你的話，不是早可以騙你了嗎？當然是真的。」田小冬這才眉飛色舞的猛可把他抱住了，親熱十分的叫道：「燕士！從此你就是我的了。」楊逢春聽她這樣說，也不禁滿心歡喜。笑道：「小冬！那麼你該把我手拷放了吧！我實在覺得怪疼呢！」田小冬一聽，忙站起身子，撒鈴喊小玲進來。小玲早已知道小姐的意思，便把鑰匙丟到桌上，她身子却又退出去了。田小冬遂拿了鑰匙，親自給他放下手拷，兩手還溫柔地撫摸他的手腕。秋波斜乜他一眼，笑道：「可憐的！真累苦了你。」楊逢春見她這樣肉疼的神氣，也不禁爲之神往。田小冬見他目不轉睛的盯住了自己，芳心真有說不出的喜悅和得意。遂偎了他身子，一撩眼皮。又笑道：「燕士！那麼今夜我就跟你一塊兒走嗎？」楊逢春聽了，倒是一怔。說道：「你跟我到什麼地方去？我是一個流浪的人，到處爲家的。」田小冬凝眸含顰的沉思了一回，忽又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你不是有一母親和一個妹妹嗎？那麼我就和你母親作伴去，不是很好嗎？」楊逢春道：「你在家裏一切都享受已慣，和我母親去作伴，你能受得了苦嗎？」田小冬聽他這樣說，心中好生不悅，撇着小嘴，生氣道：「我既愛上了你，那你我就是一個人，你的母親也就是我的母親一樣，雖然苦得一日三餐薄粥，我也樂意的。」楊逢春聽她這樣說，知道她是真心的愛自己，情不自禁的把手臂去環抱她身子。說道：「你對我這樣情深，我實在感到心頭。但你走後，你的母親和父親不是也都要傷心了嗎？」田小冬嘆了一口氣，淚眼盈盈的說道：「我的生母是早已死了，父親有七房姨太太，他這樣荒淫的行爲，老實說一句，我也很不贊成。不是做女兒的沒有良心，我和父親的感情也是很淡薄的了。唉！你不知道，我

的母親是被父親踢了一腳，所以死了，我想起來還覺得傷心哩！」說着，真的掉下淚來，楊逢春這才明白，一時更給她表示同情，遂親自給她拭淚。說道：「小冬！起初我雖然感到你的多情，但覺得你會忍心拋棄家庭，這究竟還是不情，如今照你這樣說，你和你父親實在有殺母之仇，所以我同情你，我可憐你。小冬！你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我決不忘記你的大恩。不過你暫時且仍在這兒住着，看機會我一定可以帶你到家裏去。」田小冬聽他這樣說，一顆芳心，有些疑惑不決。說道：「我是完全真心的愛你，你不能假意敷衍我，假使你今夜走後，要忘記了我，你便怎麼樣？」楊逢春正色道：「人非草木，誰能無情？你對待我如此真心，我若假意敷衍，那我還能算人嗎？你放心，我要如負了你，我終不會好死的。……」田小冬聽他罰了重誓，這才放心，便把身子情不自禁的倒向他的懷裏去。說道：「假使我負了你，我也決不會長命的。」楊逢春聽她這樣說，便低下頭去，在她櫻口上甜甜的接了一個長吻。田小冬並不拒絕，兩人默默地溫存了一回。良久，楊逢春抬起頭來笑了，田小冬也嬌羞地笑起來。正在這時，小玲推門進來，她見小姐躺在燕士的懷裏，一時羞得兩頰緋紅，急欲退出。田小冬早坐正了身子，向她叫道：「小玲！你去沖兩盃牛奶來給韋少爺喝吧！」小玲答應出去，不一回，便端着兩盃牛奶進來，又裝了一盆威士忌餅乾。楊逢春喝過牛奶，便欲告別回去。田小冬因時已不早，也不敢多留，於是悄悄的送他出門。臨別的時候，小冬想着了。說道：「你母親住的地方是什麼路？你告訴了我，我也好去望望她，」楊逢春道：「在西城第四胡衛十六號門牌，裏面是個大雜院，你祇問玉春的就知道，這是我妹子的名子。」田小冬記在心裏，兩人依依不捨的又談了一回，因恐

被人撞見，祇得洒淚別去。話說楊逢春暗自慶幸，覺得自己真可說是死裏逃生。祇不過心相印的燕琴，今生是沒有再和她結合的希望了。一路嘆息，一路走回家裏。楊逢春到家的時候，已經子夜了。母親和妹妹早已熟睡了，睡夢中被他叫門喊醒了，兩人倒大吃一驚。玉春披上衣服，靱着睡鞋，搶着來開門。一面急急問道：「哥哥這時候怎麼纔回家來，難道學校中發生了什麼意外了嗎？」逢春搖了搖頭，一面闔上房門，一面叫玉春快躺進被窩去，當心着了涼。這時楊老太坐在床上，手兒還在揉擦着眼皮。問道：「春兒！你在什麼地方呀？這個年頭兒，你還逛得這樣夜深嗎？剛才吃晚飯的時候真叫人嚇掉魂靈兒，許多大兵握着盒子礮，到這兒來搜查什麼亂黨，我是祇會嚇得發抖哩！」楊逢春聽母親責怪自己在玩，遂微微嘆口氣，說道：「母親！你不知道，我險些兒從此不能再回來和你們見面了呢！」楊老太和玉春一聽這話，都臉兒變了顏色。急問道：「這是為什麼啦？難道把你也當做亂黨了嗎？」楊逢春道：「可不是？真危險極了。」說着，於是把自己的經過，向母親和妹妹告訴了一遍。玉春聽了先嘆着道：「啊喲！你答應了田小姐，那麼燕琴姊姊不是要失戀了嗎？」楊逢春被妹妹這麼一說，心裏也很難受。嘆道：「事已如此，那又有什麼辦法？否則，我還能回家來嗎？」楊老太雖然平日也很喜歡燕琴的性情溫柔，但自己兒子性命全仗田小姐相救，田小姐既願意嫁逢兒為妻，這當然理應如此，遂問田小姐的容貌美不美？性情好不好？楊逢春含羞點頭，楊老太見兒子認為滿意，心裏也很喜歡，遂叫他快睡了，明天好早些到學校去教書。楊逢春平日原住在校中的，今夜他便和妹妹玉春睡在一張床上。玉春和他說笑話，逢春便呵她的癢，兄妹倆人鬧玩了一回，方才各自熟

睡去了。話說田小冬送逢春走後，這夜他胡思亂想的忖了許多時候，直到東方發白，才睡着了。一覺醒轉，時已近午。飯後，她見風和日暖，天氣晴朗，便獨個兒到中山公園去散步。瞧着對對情侶，攜手偕行，一顆芳心，不免又想起昨夜的韋燕士。一瞧手錶，還祇有兩點過一分，心想，我倒不妨到第四胡術十六號去瞧瞧他的媽。想着，便珊珊踱出園來。誰知抬頭忽然瞥見園門口走進一男一女，女的是表妹夏霞，男的正是自己昨夜定情的韋燕士。祇見兩人親熱異常，十分恩愛。田小冬心中這一氣憤，她幾乎要哭出聲來。便急忙躲入樹叢裏，眼瞧着兩人手挽手的兒的向那邊茅亭前走去。田小冬祇覺有股子酸味，直冲鼻端。暗想，我這分兒恩情對待於他，不料他仍去愛上別的女人，可見天下男子沒有一個靠得住的。哼！燕士！我回頭倒要問問你罰的重誓，看你拿什麼臉兒來見我？田小冬想着，便急急到公園外附近一家商店裏，借打個電話到軍部，吩咐衛隊長黃強差四名衛兵放一輛汽車到中山公園來。黃強怎敢怠慢，立刻發下命令。不消幾分鐘工夫，汽車早到，四名衛兵一見小冬果然站在門口，便上前行禮，問有何吩咐？田小冬怒氣冲冲的說道：「你們隨我進來，把一個少年架到西山別墅裏去，我隨後立刻就趕到的。」四名衛兵答應一聲是，當下拔出盒子砲，就跟小冬進園。到了夏霞和燕士促膝談心的地方，田小冬一聲吩咐，四名衛兵早已把燕士簇擁而去了。且說當時夏霞聽了小冬的話，一時奇怪得了不得，意欲向她辯白這少年是昨夜自己救的，但這是犯法的事，怎能說出口來？因此呆了半響，方說道：「表姊，你不要冤枉我吧！他是我自小的情人，怎麼說是你的愛人呢？」田小冬聽她這樣說，一時更加氣憤，啐了她一口。冷笑道：「你別胡說，我和他是已經有婚約的

了。你怎麼再能夠去引誘他？表妹！你得想明白些兒，我平日待你多好，什麼東西都要分一些送你，不過我的愛人，如何可以分給你呢？所以你快快死了這條心，天下的男子可多着啦！何苦一定要奪姊姊的愛呢？」夏霞聽她這樣說，兩頰也氣得由紅變青，暗自想道，明明是你奪我的愛，怎麼反誣我一口呢？但自己寄人籬下，處處地方，終不得不委曲三分。不過這事情如何能讓步？遂也急急說道：「表姊！他的確是我的戀人，你不能搶我的，表姊！你是素來疼愛我的，你可憐我，你就還給了我吧！」田小冬那裏肯依，秋波恨的白了她一眼，也不回答她，就自管匆匆奔出公園去了。夏霞眼瞧着小冬去遠了，一時心頭真是無限的憤怒，鼓着兩腮，咬牙切齒的恨聲不絕罵道：「好個不要臉的妮子，見他俊美，就用武力把他奪去，看他愛不愛你呢？」自語到這兒，但有無限憤怒，到底抵不住無限的悲酸，她想着小冬硬生生的把自己愛人搶去，這彷彿是挖去了自己的一顆心，因此她再也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

四· 情外情癡情悲妹妹 錯中錯以錯逼哥哥

章燕士被四名衛兵架着走出公園，他尚欲掙扎脫逃，但衛兵們早把他身子拖上汽車，呼呼一聲，向前開去了。這時燕士的心裏以為自己形跡顯露，所以被捕。雖然十分的痛憤和恐怖，但事到如此，也祇好竭力鎮靜了態度。向衛兵們問道：「你們無緣無故的爲什麼捕我？我到底犯了什麼罪？」四個衛兵聽燕士這樣問，彼此面面相覷，倒是回答不出一個理由來。其中有一個勉強的答道：「這是咱們的祕書長吩咐，你回頭自己問她好了。」

燕士聽了，蹙起了眉尖，心裏好不煩悶。暗想，昨夜好不容易被夏霞相救，方才脫險。今日突然又被捕去，這我的命不是太苦了嗎？想到這裏，不免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忽然又想到自己被捕，夏霞不知會不會有通敵的罪名？萬一她也治了罪，那不是我害了她嗎？韋燕士到此，一寸心靈，真有說不出的痛苦，意欲奮鬥拼命一下。但左右都是盒子礮，自己若動一動，不是立刻有滅亡的可能嗎？因此也祇好忍耐了滿腔的怒火，呆呆的坐着。兩眼望着玻璃窗外的街景，倒是愣住了一回子。靜悄悄的約模有三分鐘的時間，燕士忽然意識到那汽車並不是向軍部裏開去，却是向城外落荒而駛。心中這就更加奇怪，忍不住又開口問道：「你們到底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？」一個衛兵正欲告訴，不料却被另一個的阻止了。說道：「別理他！」燕士瞧此情景，好生納悶。一顆心兒的逃躍，也愈加快速。汽車在平坦的泥路駛行，車夫開足速力，燕士祇覺兩旁街樹很快的一株一株向後退去，耳中聽到的泥輪飛馳過後，在空氣中動蕩起一陣呼呼的風聲。這風聲在燕士此刻聽來，實在含有些兒恐怖的成分。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時候，汽車到了一塊矮圍牆的前面停下了。衛兵押着燕士跳下車廂，定睛向四面一瞧，知道已到西山了。暗想，架我到這兒來幹什麼？心裏想着，衛兵早已押着他走到一個鐵門前站住。燕士抬頭見鐵門正中懸着一盞挺大白沙罩門燈，上書松雲別墅四字。心裏這就知道此地是田將軍的別墅了，不過他把我架到西山別墅來作什麼？那不是太奇怪了嗎？這時衛兵已掀了門鈴，裏面就有一個老僕開門走出。見四名衛兵押着一個少年進來，心裏似乎也感到了奇怪，悄悄的問道：「他是誰？押到這兒來幹麼？」衛兵道：「不知道爲什麼，這是祕書長的意思。」那老僕聽了，點了點

頭，遂讓他們進內，關上了大門。接引他們到一間會客室，衛兵叫燕士坐到一張沙發上，四個人分開在四角，各人都握着盒子礮，對準了燕士呆呆的出神。燕士起初心中是充滿了無限的恐怖，這時既到了裏面，心裏反而安定了許多。同時又瞧着四名衛兵的神情，自己再也忍不住笑起來。暗想，這算是怎麼一回事？真叫我弄得莫名其妙了。因說道：「你們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？既是祕書長把我捉到這裏，那麼他的人呢？不是也該出來和我見面了嗎？」一個衛兵聽了，便喝道：「不許開口，祕書長回頭就來了。」燕士被他一喝，便又垂下臉兒來。心中不免又想起公園裏的夏霞，可憐她見我被捕，一顆芳心，真不知要如何的傷心呢？因想到夏霞，忽然又憶起自己被捕的時候，彷彿還有一個很美麗的姑娘作領導。這姑娘不知是誰？照理，我既和她並不認識，那麼當然也沒有什麼冤仇，但她爲什麼要告訴軍部派兵來捉我？同時她又怎樣曉得我是革命軍？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疑問嗎？猜想過去，也許那姑娘和夏霞有什麼怨恨在心，所以她便和夏霞作對嗎？但是她和夏霞作對不打緊，却是害苦了我了。燕士想了一回，又慢慢的抬起頭來，祇見那四個衛兵還是泥塑木雕般的站在自己的面前，握着盒子礮動也不動的真彷彿有些銅人的模樣。心裏想想。忍不住又覺好笑。不料站在西首的衛兵却把皮鞋一頓，大喝了一聲。說道：「笑什麼？你的性命就在眼前了，還有什麼可笑的嗎？」燕士聽了這話，倒又大吃一驚。但既已被捉，也就把生命置之度外了。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死則死耳！那又有什麼可怕？難道連笑的自由都被束縛了不成？」說罷，便忍不住哈哈地狂笑了一陣。衛兵見他如此倔強模樣，一時倒也奈何他不得，呆呆地望着他出了一回子神。這時老僕拿盤子端着五盃茶進

來，放在桌上。燕士一見，便站起來欲去端茶喝，却被衛兵阻止了。罵道：「他媽的！你是罪犯，你能喝茶嗎？」燕士很從容的又坐下來，說道：「你別胡說，我可沒有犯什麼罪，也許你們祕書長請我來玩玩的，你們不能這樣無禮對待呀！即使犯了罪，難道連茶也不能喝了嗎？這真豈有此理，你們瞧，他不是端着五盃茶來嗎？」衛兵們聽他這樣說，一時倒也有些疑惑起來，祕書長假使欲辦他的罪，這麼何必把他架到西山別墅來，莫非兩人果然是認識的嗎？那我們倒不能待他兇惡。大家心裏既然這樣想，各人臉部的表情也就緩和了許多。倒是這個老僕心地慈厚，他見燕士生得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材，也許愛美是人之天性，所以他端了一盃茶，送到燕士的面前。安慰他道：「你別害怕，這兒不是軍部，所以我猜想着你大概不會有什麼重罪。」燕士因為衛兵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？此刻聽那老僕的話，一顆心兒倒真的放寬了許多。接過茶盃道了一聲謝，正欲問他祕書長在那裏？忽然門鈴又響起來。老僕遂急急的去開了大門，祇見小姐和小玲兩人站在門口，旁邊還停了一輛簇新天藍色的汽車。小玲手中提着一隻皮箱，先問道：「那個姓韋的可在裏面了嗎？」老僕一面行禮，一面讓兩人進內。說道：「在會客室裏面了，門外不是還停着軍部裏的汽車嗎？」田小冬點點頭，一面說道：「你祇叫一個衛兵把他押到樓上來，我有話問他。」老僕答應，田小冬和小玲便轉入另一院子，跨進室內，很快的奔到樓上房中去了。老僕走到室內，向衛兵們說道：「祕書長已到了，叫你們祇用一個人把他押到樓上去。」一個衛兵答應一聲，便走上來，一手拉了燕士的手，一手把盒子敲對準了他。說道：「快跟我上樓去見祕書長。」燕士放了茶盃，身子雖然隨了他走，心裏倒也暗暗的發愁。不知祕書

長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？他把我押到樓上去，難道預備用刑罰嗎？這真是要我的命了。想到這裏，那顆心兒彷彿十五隻吊水桶，七上八下的別別跳個不停。兩脚好似有千斤一般重，一步拖一步的，真是遲一刻好一刻似的。但無論走得如何慢，終也有走到樓上的時候。燕士祇見外面一間是書房模樣，陳設得古色古香，四壁全是名人的字畫，正中有一副對聯，是「長瓶磊落輸郟釀，輕騎聯翩報海棠，」爲何子貞的親筆，筆意在顏柳之間，真是十分的洒脫可愛。燕士暗想，這位祕書長倒也是個風雅之士。正在打量，忽見套房裏笑盈盈的奔出一個丫鬟來，她一見燕士，便毫不思索的叫道：「韋少爺！你好呀！」說着，便向衛兵吩咐道：「祕書長叫你們可以回軍部覆命去了。」衛兵答應一個是，便即回身匆匆下。去。小玲關上門兒，用鑰匙鎖了。燕士見走出一個丫鬟來，已經不勝奇怪，忽然聽她喊出自己的名姓，一時更加希罕，弄得目定口呆。微蹙了眉尖，凝眸向小玲臉兒打量了一回，覺得實在並不認識。這就開口問道：「你是誰呀？我可不認識你？你怎麼却認識我的？」小玲聽他這樣說，便鼓着腮兩，啐他一口。嗔道：「我叫什麼你還不知道嗎？真是個沒良心的人，我就告訴你，我叫小玲，看你回頭瞧了我那個人，你認識不認識呢？快跟我進來罷！」燕士沒頭沒腦的被她這一頓罵，益發奇怪得呆若木鷄，暗想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忽然靈機一動，衛兵已回軍部去了，那我還怕什麼？不是可以逃走了嗎？燕士心中既然有了這個感覺，他便立刻回身去拉門拳，不料早已上鎖了，一時望着白漆的門板，倒是愣住了。小玲見他要逃，一時更加生氣，便猛可走上來，恨恨的捏了小拳兒，在他身上搥了兩下。嬌叱道：「你既到這裏，還想逃到那裏去？放心吧！這次再不會放走你了。」說着，

便拉了燕士的身子，直向裏面房中走了。燕士真有些不明白，被她這一陣子拖拉，覺得她人兒雖小，氣力倒也着實有一些，因為她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，心裏倒也並不害怕，遂跟她走進了裏面房中。小玲既把他拉到房裏，砰的一聲，把這一扇房門也關起來。燕士定睛瞧這間室中却是臥房的佈置，一切傢俬，都是歐化，收拾得微塵不染，真是清潔十分。外面的太陽光，暖和和地從玻璃窗外照射進房中，更反映得金壁輝煌。燕士瞧了心裏愈加不解，便回身向小玲問道：「你們的祕書長呢？把我捉到這裏來，究竟算怎麼一回事呢？那不是太奇怪了嗎？」小玲聽他還是這樣說，一時也不和他多纏，秋波白了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你也可以稱呼祕書長嗎？快別開口，給我安靜地坐着。」說畢，便自管把紫紗的窗幔掩攏了。因為外面光線很好，所以室內便透着紫淡的顏色。小玲又把剛纔帶來的皮箱打開，從裏面取出一對挺高大的紅燭，並一束長香。又走到垂幕裏去拿出燭臺和香爐，放在房中的那張百靈桌上，燃着了燭香，插到燭臺和香爐裏去。那香的質料也不知是什麼製的，絲絲嫋嫋的飛向空中，整個房中便蘊藏了一陣細細如蘭如麝的幽香。燕士坐在沙發上，呆呆的瞧着小玲這一陣子的忙碌，一時真希奇得自己也不相信這是事實，還以為在作夢。於是伸手去摸摸額角，覺得這是實在的情形。但他還不相信，急忙伸手把自己的眼睛遮蔽了，又故意咳嗽了一聲，各種試驗都是事實，這決不是做夢。燕士到此，頭腦也糊塗了，把腳一頓，說道：「這到底算怎麼一回事呢？」小玲被他腳兒一頓，因為是冷不防之間，倒吃一驚，回睜過來，望着他嫣然一笑。說道：「爲什麼發脾氣？你瞧吧！祕書長出來了。」燕士聽她這樣說，便忙回睜望去。祇見那垂幕掀起，突然走出一個姑娘來。燕士眼前一亮，

彷彿是開着一樹燦爛的桃花。因為她穿了銀絲綢的旗袍，粉紅的絲襪，銀色的高跟，在那雙融融的燭光芒籠映下，覺得亭亭玉立，閃人眼目，好像仙子凌波，容光煥發，真是豔麗無比。定睛細瞧，認得是剛纔作領導的那個少女，一時直奇怪得站了起來。田小冬見他明明是昨夜的那個韋燕士，你和我海誓山盟，多麼的恩愛。想不到祇隔了一夜，他就假裝木人，惡意遺棄，此刻已到我的房中，他還要呆若木鷄的樣子。心中這就激起了無限的怨恨，猛可奔到燕士的面前，柳眉含顰，杏眼微噴，嬌聲叱道：「燕士！你好狠心呀！我爲了你，情願犧牲一切，救了你的性命，昨夜我原要跟你一塊兒走的，不料你花言巧語，假意敷衍，你不是存心棄我嗎？當時我本來疑心你不肯真心愛我，但你不是罰了重誓嗎？過頭三尺有神明，這可是兒戲的事情嗎？現在我祇問你昨夜答應我的話，今天你到底實行不實行？要不然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……」田小冬說到這裏，心中一陣悲酸，情不自禁的撲了上去，緊緊抱住燕士的脖子，便嗚咽地啜泣起來。燕士冷不防被她抱住，這就站腳不住，身子又倒向沙發上去。田小冬趁勢便倒入他的懷裏，把粉臉兒偎到他的頰邊，哭得抽抽噎噎的更是傷心。燕士聽她絮絮地說出了這許多話，他眨了兩眨眼皮，覺得一句話兒也聽不明白。誰知她又倒在自己懷裏，哭泣起來。心中這一奇怪，他幾疑置身夢中了。不禁啾啾的叫起來，因為房中小玲已避開了，燕士這就捧起小冬的粉臉兒，見她淚沾兩頰，彷彿海棠着雨，真個是我見猶憐。遂忙奇怪道：「你這位小姐貴姓呀？我委實並沒有和你認識呀！你所說的話，我全都茫無頭緒。奇怪！奇怪！我何嘗曾經答應過你什麼事啦？我連和你碰面還祇有今天第一次呀！你……你……這不是使我太不明白了嗎？」田小冬聽他撇得這樣

清爽，絕對一些兒也不肯承認，而且連認識都不認識了，一時怨恨到了極頂，猛可撩上手去，竟欲打他耳光，但轉念一想，這是使不得，因此把撩上去的纖手，撫到他臉上，撲簌簌的淌淚泣道：「燕士！我還以為你是個有血性的青年，誰知負恩忘義，竟狠心到這個地步！事情是還祇有在昨天夜裏，你就是化灰了，我也能夠認識你，你能賴得掉嗎？你爲什麼要遺棄我？却喜歡我的表妹夏霞，你既愛她，那麼你就不該和我說這些話，你到底有良心沒有？我救了你的性命，誰知你却要害我的終身嗎？你說，你說你良心對得住我嗎？」田小冬說到這裏，把臉兒直湊到燕士的臉上去。燕士對於她這許多話中，直到現在，祇聽出有一句話，和自己是有關係的。遂凝眸問道：「夏霞是你的表妹嗎？那麼你難道是田劍峯的女兒嗎？」燕士所以這樣問，他是從夏霞口中說她是住在舅家裏這一句話猜想而得，不料田小冬聽了，却更疑心他是假惺惺作態，因此也愈加傷心！便把臉兒索性直貼到他頰上去。哭道：「你還要假裝含糊嗎？我是田劍峯的女兒，你還祇有現在曉得嗎？」燕士被她躺在懷裏，已經覺得有些肉感，此刻臉貼臉兒，更加心兒別別亂跳。同時聞到他一陣陣處女的幽香，幾乎洵醉了。意欲推開她身子，但她偏假得緊緊的。聽這樣說，顯然還是田將軍的女兒。她聲聲口口說昨夜是她救了我的，不過我明明記得是夏霞救的，而且我也不認識她，但所奇怪的她却認識我，丫鬢喊得出我的姓，她又喊得出我的名，這不是太有趣太奇怪了嗎？這時燕士的頭腦真有些兒弄昏了，他不知道應該將怎樣來和這位田小姐解釋一個明白才好？良久，燕士方說道：「田小姐！你坐起來，我們好好兒來談一談。」田小冬不待他說完，立刻又把他嘴兒捫住了。哀怨地道：「昨夜你還喊我小冬名字哩！」

今天你索性喊我小姐了，是不是你想把我漸漸地疏遠開去嗎？燕士！燕士！你不要這樣的黑良心，我這一番痴心對待你，你却祇管把我當做陌路人看嗎？你會對我說，假使你負了我，你就不會好死，那麼你難道願意不會好死嗎？」燕士聽她愈說愈認真，但自己却是愈聽愈不明白了。這就皺了雙眉，真急得沒有辦法。過了好一回兒，方才又問道：「你說昨夜是你救了我，那麼是爲了什麼事情救我的呢？」田小冬聽他還要問這些話，氣得愈加嗚咽道：「你可不是死了纔活轉來的人，昨夜的事情，你就忘得一乾二淨了嗎？也好，我就告訴你，你是不是革命軍啦？」燕士聽了這一句話？倒是嚇得怔了怔。暗想，她究竟是人是還是鬼啦？莫非我見到鬼了嗎？燕士這樣一想，他一顆心兒便更像小鹿般的亂撞。凝眸細瞧她粉臉，白裏透紅，真嫩得吹彈得破。田小冬秋波瞥見他向自己呆望，於是也瞅住了他俊美的臉兒。很可憐的道：「燕士！我的心！你不用望我，你難道還會不認識我嗎？我希望你快快除去這副假面具吧！你昨夜曾經吻過我的嘴，和我訂過白頭的約，難道就祇隔了一夜，全都忘記了嗎？那你似乎也忘記得太快一些了呀。」燕士又聽她這樣說，呆呆地楞住了一回。說道：「我實在覺得很奇怪，爲什麼你說出來的話，我却一句也不接頭的呢！這可怪不怪？」田小冬道：「你存心要拋棄我，那麼你自然賴得一乾二淨了。」燕士急道：「我生平不說謊，而且也不濫用其情，假使我真的愛你，我決不會拋棄你。」田小冬聽他這樣說，破涕一笑，猛可緊摟他的脖子，把小嘴直吻到他的唇上。笑道：「你不拋棄我，我當然深深的感激你。」燕士被她這一吻，全身頓時起了異樣的感覺。暗想，這可糟了，我譬如給她聽，不料她又當真了。但一個年輕的男子，怎禁得住一個美貌的姑娘

這樣熱愛呢？因此燕士竟無抵抗的能力。直待她吻畢後，他纔蹙了雙眉。說道：「不過昨夜我並沒有和你碰見過呀！」田小冬忽然又聽他這樣說，一時真恨得切骨。伸了纖手，就在他肩上狠狠打了一下。說道：「我問你三句話，你不能說謊，若說謊你就不得好死。這三句話是昨夜你自己告訴我的，你既然不認識我，我怎麼却認識你呢？你是不是叫韋燕士？」燕士點頭道：「是的，……你且站起來說話，因為我的兩腿可累得有些麻木。」田小冬臉兒一紅，祇好離了他的懷裏，但却伸手把他拉起來，一同站着。又問道：「你今年可是二十二歲？」燕士又點了點頭，田小冬接着又道：「你是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？」燕士又點頭說是的。田小冬見了一擦眼皮。忙又道：「我可以再問你一句，你不是還有一個妹子嗎？」燕士臉上顯出驚異的神氣，凝望她嬌靨。也問道：「奇怪！你爲什麼知道這樣詳細呢？」田小冬聽他這樣說，覺都他再也賴不掉了，心裏一喜歡，便掛着眼淚笑起來。說道：「這全是你昨夜自己告訴我的，怎麼你還來問我嗎？燕士！我親愛的哥哥！現在你終不能否認了吧？你瞧，這對融融的花燭是多麼的光明啊！這是象徵着我倆未來的生命。燕哥！我怕你再要負心我，所以今夜我一定要先和你結了婚，拜了天地，那你終不會忘我了吧！」田小冬說到這裏，却又顯出萬分嬌羞的意態，白嫩的頰上那紅雲便一圈一圈蓋上來。秋波脉脉含情的在他臉上逗了那一瞥，又喜又羞的目光，忍不住嬌媚地笑了。其實燕士還弄得莫明其妙，今聽她這樣說，便急得跳起來。說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怎麼可以呢？……那……那……是斷斷不能遵命的。」田小冬見他說來說去，還是個不承認。一顆芳心，真怨恨到了極頂，便冷笑了一聲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向他戟指罵道：「你這個忘

恩負義的薄倖郎，真所謂毫無心肝，算我瞎了眼珠，錯認你是個有真性情的人，不過你要明白，你的性命是我所救的，現在我救了你，你却拋棄我，去愛了我的表妹，假使你置身在我的地位，那麼你恨不恨？所以我不怪我無情，我可以仍把你交往軍部去處死的。……」田小冬說到這裏，她已走到門旁去按警鈴。燕士聽了這話，心中這一吃驚，真非同小可。立刻搶上前，把她纖手握住了。說道：「田小姐！我們有話再商量？你別動怒。……」小冬不待她說話，先恨恨的啐他一口。怒目道：「你再喊小姐，我就和你拚命。……」說着，便把她的頭兒要撞過來。急得燕士忙搖手道：「我不喊，我不喊，我就喊小冬，那終好了。」田小冬到此，忍不住又嫣然一笑。嬌嗔道：「不，一定要喊我妹妹。」燕士這時的心裏真奇怪得不能再奇怪了，暗想，這裏是田將軍的別墅，她是田將軍的女兒，這大概不會假的。假使我沒有夏霞這個姑娘，小冬既這樣癡愛我，雖然這愛是莫明其妙的愛，我也不必管她，就答應了她也可以。因為小冬確實也是一個美貌的姑娘，我白白地得了一個美麗的姑娘作妻子，那不是一件意外的樂事嗎？但現在我心目中是祇有夏霞一個人，她的肉體是完全被我窺見過，而且她有一萬分真摯的情意對待過我，最後她曾說：「祇要你不能忘記今夜這個姓夏的姑娘，也就是了。」唉！那麼我怎能忘記她？燕士既然這樣的沈思着，對於小冬要他叫妹妹這一回事，他當然沒有實行。田小冬見他不肯喊，自然十分氣憤，突然把高跟鞋一蹬。燕士這才驚醒過來，回眸見她薄怒嬌嗔的意態，忽然計上心來。忙含笑叫道：「妹妹！妹妹！你千萬別生氣，我就喊你妹妹是了。不過對於今天就要結婚，那似乎太侷促了一些。我想，結婚是多麼重大的事情，豈可以這樣草草呢？終要揀個

日子，親友之間發一下喜帖，那麼才對呢：你說是不是？」田小冬聽他這樣說，芳心倒是一動，不過窺測他的意態，似有詐意。遂點頭說道：「本來我倆昨夜互訂鴛盟，原也如你這個意思。不料你一轉身，就會忘恩負心的，那叫我怎能夠再信得過你？所以今夜我無論如何放不了你。」燕士聽她聲聲口口咬定昨天夜裏和自己曾訂過什麼婚約的，一時也覺得人家一個女孩兒怎麼會說這一種謊話？況且人家是個將軍的女兒，找一個漂亮的夫婿也不是難事，豈難道一定要看中我嗎？不過昨天夜裏我根本不在夏薇的房中，這……難道是我的靈魂和她在一塊兒嗎？想到這裏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覺得這事情最奇怪的地方，是我並不認識她，她却叫得出我姓名，又知道我的年歲並什麼學校畢業的，……這實在是太希罕了。燕士想着，回眸不免又望她一回。田小冬見他出神的樣子，此刻又來望自己，便也追給了他一個嬌笑。說道：「你想定了主意沒有？到底答不答應？」燕士見她一舉一動雖然也是非常可愛，但這種盲目的愛情，終不敢答應。遂搖頭道：「今夜要結婚，這終不能。」田小冬聽他始終心硬如鐵，可見不情到了極點。這就恨從心頭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她猛可奔到床邊在枕下摸出一支手鎗來。狠視着燕士，把手鎗直對準了他胸口。怒喝道：「你既無情！我又何必同你多費口舌，倒不如仍舊叫你死了乾淨嗎？」說着，便一步挨一步的走上來。燕士當然大吃一驚，把身子也就一步一步退下去，直退到門邊了，便無處可退了。這就急道：「妹妹！我和你無冤無仇，你何苦如此？」田小冬冷笑一聲，把腳一頓。說道：「昨夜我是你的恩人，今天你就是我的仇人，我若不打死你，怎消我心頭之恨？不過我是愛你的，這在昨夜我已經和你深切的表白過。但是你負心了，我雖然不能和你做活的

夫妻，我亦願意和你作同命鴛鴦，所以我先打死了你，然後再自殺。唉！本來是一件美滿的因緣，現在却要釀成這人間的大慘劇。不過造成這慘劇的罪魁並不是我，燕士！你應該要明白。」燕士聽她這樣說，因為自己並沒有昨夜這一回事，如今一旦死於非命，實在是成了不明白的鬼。所以不禁又大叫道：「妹妹你且慢慢動手……：：：唉！這太使人不明白了。……：：：」燕士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又長嘆了一聲，接着說了這一句太不明白的話。田小冬却哼了一聲！說道：「那有什麼不明白？你究竟答應不答應？」燕士覺得小冬這手段太殘酷了，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屈服的，頭可斷，血可流，此志終不可辱的。遂又長嘆了一聲，把眼睛閉起。大叫道：「也許我和你前世結的冤孽吧！也好！你就打死我了罷！」田小冬聽他這樣說，一顆芳心，疼痛若割，恨起心頭，便欲開鎗。但忽然她不知有了一個怎樣的感覺，她便直奔到燕士的面前，撲的跪了下來。纖手抱住了他的雙膝，痛哭流涕的說道：「燕士！你是我心中敬愛的人，我為什麼要打死你？同時我又怎能忍心打死你？唉！燕士！我爲了愛你，我終可以犧牲自己的，你放心，我決定成全你和表妹這一頭婚姻。不過我若活在世上，我心頭一定不會有快樂的日子，所以我不打你，就請你打死了我吧！但再我死之後，千萬希望你可憐我，給我一個名義吧！那麼我雖死，亦含笑九泉矣！」燕士也想不到她會有這一個舉動，遂忙睜開眼睛來瞧，祇見她淚流滿頰，絮絮地說到這裏，又把她手中的手鎗，塞到自己的手裏來。這就弄得目定口呆，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。良久，方才把她身子抱起，見了她海棠帶雨般的臉兒，自己也會激起一陣莫名的悲哀。天下的事情真也湊巧得有趣，章燕士和楊逢春不但臉兒酷肖，而且年齡相同，又是一個學校畢業

的，因了這三點的相像！便引出了天大的笑話。造成這趣事的第一个原因，就是逢春冒名的燕士。在小冬和逢春祇有一次的見面，而且爲時甚短兼之又在夜裏，她對於逢春臉兒的印象，祇不過有一個輪廓而已。現在她見了真的韋燕士，她便一心認爲是逢春冒名的假燕士了。所以她想盡種種方法，要和燕士結合。在當初燕士對於小冬的舉動和說話，祇不過感到奇怪和有趣罷了。但小冬的確是太癡心了；她情願自己死去，給燕士和夏霞去結合。燕士到此，不免也慢慢地糊塗起來了。他望着淚人兒似的小冬，想着她剛纔和自己的熱吻，於是他低下頭去，竟答應了她的要求。田小冬想不到已在絕望之餘，燕士忽然答應了。他這一喜歡，真把心花兒也樂開了。猛可抱住了燕士脖子，揚着眉毛，烏圓睜珠一轉，跳了跳脚。笑叫道：「哥哥！你何苦一定要難爲我？啊！我的心！妹子真恨你愛你哩。」說着，便把小嘴湊上去，嘖的一聲，兩人便又甜甜的吻住了。燕士和小冬在房中這一陣的纏綿，外面早已黃昏的時候了。小玲却從幕後笑盈盈的端來一大盤小菜，一碗一碗的放在桌上。望着燕士嗤嗤的笑道：「韋少爺！你這人真刁，可憐我小姐前世欠了你的眼淚債，所以今世全來還你了。」燕士聽她這樣說，臉兒微微一紅，因爲心裏奇怪小玲從什麼地方上來？於是走到垂幕邊，揭起一瞧，原來後面也有一扇門兒，可以直通樓下的，心裏這才明白。這時小冬坐在沙發上，兀呆呆的打算。她想，燕士現在雖然答應了，但往後見了夏霞，他免不了又要負心，我終要拿到他是我丈夫的一個憑據，那麼他才不敢再去愛上別人。小冬沈思了一回，珍珠一轉，忽然有了主意。她便向小玲耳邊低低說了一陣，小玲點頭微笑道：「那麼我立刻就去。」小冬點了點頭，燕士奇怪道：「你到什麼地方去？」小玲橫眸一

笑，却不作答，急匆匆的奔下樓去了。小冬秋波瞷他一眼，笑道：「你別問，回頭就知道。燕哥！菜既上來，那麼我和你該先拜了天地，然後祭祖。」燕士因爲既已答應她了，遂也管不得許多，站起身子，和小冬並肩雙雙下拜。待他們祭祖完畢，忽然見小玲氣吁吁的奔上來，她手拿了兩隻紙盒，放在沙發上。笑道：「小姐！你說快不快？你們且先換了禮服，攝影師等在下面呢！」燕士聽了，好生不解，走上去揭開紙盒的蓋兒一看，原來裏面是男女兩套文明結婚的禮服，這就回眸向小冬望了一眼。小冬笑道：「我們拍張照，留個紀念，同時也表示我倆從今以後便是一對夫婦了。」燕士聽她這樣說，倒也十分贊成。當下兩人換好禮服，叫攝師走到樓上，替他們拍了好多種姿勢，方才拿回城裏去。這夜裏燕士和小冬雖然是享受了夫妻的權利，但是在燕士的心頭始終還不明白小冬說的昨夜裏救自己的一回事。他原想向小冬問個仔細，後來在一度恩愛纏綿之後，也就把這個疑問壓根兒的忘記了。到了次日，燕士對小冬說道：「妹妹和我是已做了夫妻，從此你我便是一個心了。我決不會負心你的，那你可以放心。不過我和你爸是站在敵對的地位，我當然不能在此久留，而且我還有我的使命。所以今天我就要和你分手了，假使你願意到我家裏去走走，倒可以時常去的，因爲和我妹妹談談，也許你們很可以合得來。」田小冬聽他很懇切的說着，雖然感覺新婚祇有一夜，便要分離，那是件很悲哀的事。不過他是有重大使命的人，我不能爲了兒女私情，耽誤了夫婿光明的前程。於是她假在燕士的懷裏，柔順得像一頭綿羊似的。點頭說道：「我知道，哥哥的家裏其實就是我的家呢！我幹麼不要常去走走？不過哥哥應該先去向家裏告訴一聲，那麼將來我去的時候，他們不是可以明白我是誰

了嗎？……」田小冬說到這裏，露齒嫣然一笑，兩頰泛起一圈紅暈，她却又害起羞澀來了。因為有了這一夜的纏綿，燕士也就祇好把愛夏霞的心兒完全愛到小冬的身上去。今見她如此不勝嬌羞的意態，真是愈看愈美，愈看愈愛，點了點頭，捧起她的粉臉，對準了她小嘴，情不自禁的又接了一個甜吻。臨別的時候，田小冬緊緊握着燕士的手，眼皮兒一紅。低聲說道：「燕哥！我倆的結婚，外界雖然不知道，不過我們也很光明正大的拜過天地，祭過祖先，而且也拍過結婚照片，所以你妹子今後的身子以及一切都是哥哥所有的了，就是哥哥的身子，也是妹子所專有的，希望哥哥能夠始終愛我到底，千萬不要把我忘記，妹妹是抱着萬分的熱誠，祈祝哥哥的鵬程萬里！」田小冬說完了這幾句話，眼皮有些潤濕。她想着自己和燕士的結合，雖然是祇有短短的兩天時間便成功了，不過在這兩天中，自己真不知費了多少的話兒，方才把他說服了。想着過去委曲的事情，自然難免有些悲酸。燕士見她盈盈淚下的神氣，心裏對於她的痴情，實在也很感動。因此把她纖手搖撼了一陣，溫柔地說道：「你放心！妹妹已和我行過婚禮，我怎麼會忘記你？因為妹妹已經是我的愛妻了呀！……」說着，便對她微微的一笑。田小冬聽他這樣說，一顆芳心，自然也得到了無上的安慰。兩人擁抱着又親熱了一回，方才洒淚分手了。韋燕士別了田小冬，他便又到北京城裏來活動。黃昏的時候，他正從另一個機關裏出來，路經自己的家門口，忽然想起小冬的事情，他便敲門進去，預備先告訴了爸爸和妹妹，同時也可以給他們知道自己那夜逃出後是並沒有遭一些兒危險。誰知阿三來開門一見大少爺，他便急得臉無人色的拉住了。悄悄告訴道：「大少爺！你千萬不能進去，剛纔齊巧有個自稱衛隊長名叫黃強

的來拜望老爺，現在裏面坐着，我瞧他不懷什麼好意……你……你還是在門房間裏暫時躲一躲吧！」燕士一聽這話，心兒倒是一跳，暗想，他媽的，這忘八到我家作什麼來？事情正巧，偏我回家來了，他若欺侮我爸爸和妹子，我豈能坐視嗎？遂向阿三說道：「你別害怕，我得進去瞧瞧。」阿三拉了他衣袖，怎肯放鬆？急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難道自投羅網去嗎？」燕士見這樣忠實，便笑道：「你放心，祇一個丘八，放在我什麼心上？」阿三拉他不住，連說少爺小心。燕士說聲知道，便三腳兩步的由園子直奔進小院子裏去。當他一脚跨進月洞門的時候，就聽會客室裏有粗笨的聲音說道：「韋老伯！你不識抬舉，那莫怪我無情！」接着又聽父親不知怎樣的說一句，那個黃強忽然大聲罵道：「媽的屁！你敢不答應，我就打死你！」同時忽然又有妹妹極叫的哀聲，觸入耳鼓。燕士這一吃驚，真非同小可，他便早已飛一般的直奔進會客室裏去了。

五· 履險如夷知離虎口 花明柳暗疊起罡風

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，韋燕琴這時候心裏難受，真有這樣的情景了。她獨個兒站在一叢花塢的面前，滿頰是沾着晶瑩瑩的淚珠，明眸脈脈地凝望着那已將凋謝的花朵，偶然從綠葉叢中驚飛起的小鳥，她想着哥哥的逃亡，逢春的被捕，生離死別，一顆芳心，猶若刀割，她祇覺得隱隱的有些作痛，把那方小小的絹帕掩住了臉兒，忍不住悶聲兒嗚咽地哭泣不停。春天的陽光雖然是十分的暖，但此刻却被天空一朵烏黑的浮雲遮蔽了大半，使滿園裏的景物會籠罩了一層黯淡的蔭影。這在燕琴那顆善感的心靈裏，更會激起了一陣

無限的悲哀。默默地哭泣了一回，抬頭忽然瞥見天空中追逐着兩隻燕兒，在灰白的雲堆裏迴環繞飛。燕琴心有所感，忍不住要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這時僕婦匆匆走來喊道：「二小姐！老爺喊你進去呢！」燕琴聽了，遂忙收束淚痕，便慢慢地步到室中。祇見爸爸長吁短嘆的在室內踱圈子，見了燕琴。便忙說道：「琴兒！你不是說有個同學的爸爸在軍部裏作祕書長嗎？那麼你爲何還不去想法子呢？燕琴聽了，頓了一頓，兩頰一陣紅暈，倒是愣住了。但立刻又鎮靜了態度，烏圓眸珠一轉。點頭道：「我正想去了，那麼我此刻就走了。」柏村道：「快去快回，別讓爸爸等在家裏乾急。」燕琴連聲稱是，便三腳兩步的匆匆的奔出了大門。既到了大街上，她又停止了步。暗想，昨天我原是在無可奈何中安慰他老人家而已，豈真的有祕書長認識嗎？唉！爸爸叫我去想法子，叫我到什麼地方去想法子好呢？燕琴自語到此，無限悲酸，陡上心頭，她那滿眶子的熱淚，早又撲簌簌的滾了下來。一個年輕的姑娘，站在大街上祇管淌眼淚，那自然會引起路人的注意，所以大家不免回眸過來向她逗了那一瞥猜疑的目光。燕琴這就覺得自己是站在大街上，並不是在家裏，給熟人瞧見了，那可不是笑話嗎？遂抬起手兒，在眼皮上揉擦了一下，裝做毫不介意的神氣，低了頭兒，急匆匆的向前走了一程路。在燕琴所以這樣快速的走了一程路，她並不是有什麼目的地，原不過避免路人的注意和自己的難爲情罷了。所以她在走路的時候，絕對不會去注意東西南北。她祇曉得前面有路可走，便一直的走了過去。當她抬頭起來向四面一瞧，不料已走到西城了。燕琴這就想到再過去一些便是逢春的家裏了，可憐他的母親和妹子還都在夢中哩！照理，我今天原應該去望她們一次。不過叫我怎麼能夠開口來告訴這件事

惡消息呢？我猜意着。假使她們得到這個消息，他母親就有昏厥的可能。我如何能忍心瞞這一幕悲慘的情形？但是這豈可以永久瞞了他們嗎？事情終有明白的一天，我若今日不去竭力的安慰她一番，我還能算是一個人嗎？唉！逢春啊！你是爲我而犧牲了，叫我拿什麼來，纔能報答你的大恩？燕琴想到這裏，眼淚忍不住又像泉水一般湧出。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燕琴真覺得不敢到逢春家裏去，但又不忍不去，因此呆呆的又出了一回子神。最後，她鼓着十二分的勇氣，終於向第四胡衙十六號的大雜院裏走。她的兩腳雖然向前一步一步的移動，但那一顆芳心却是萬分的緊張，彷彿有塊鉛質似的東西重壓着，幾乎使自己的呼吸也感到有些兒侷促。她心裏想着，我見了楊老太，第一句開口的該說些什麼？是不是就可以立刻告訴逢春被捕的話？假使告訴後，楊老太有昏厥的事情發生，那又叫我怎麼樣的安慰？怎麼樣的辦法？燕琴心中既有了這一層考慮，她是愈想愈害怕，那顆芳心也就愈像小鹿般的亂撞。所以她走到大雜院的門口時，那兩隻腳再也跨不進去，好像生了根子似的不會移動子。約模有了三分鐘的時間，忽然在陽光罩滿了的地上有一個黑影子一閃，接着就奔出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來。她見燕琴淚眼盈眶的呆站在門口，小心靈中似乎感到了驚異。便叫道：「喂！燕琴姊姊！你幹麼不進裏面來呀？」燕琴定睛一瞧！這女孩原來是逢春的妹子玉春，一時忙又抬上手去，去把頰上的淚水拭去了。鎮靜了態度，說道：「玉妹！你媽可在家裏嗎？」玉春對於燕琴的問話倒不注意，她所注意的是燕琴臉部的表情，彷彿是罩了一層愁雲般的，忽然烏圓的眸珠一轉，她理會過來了。便奔上兩步，拉了燕琴的手。笑盈盈的說道：「燕姊！你是不是因爲我哥哥被捕所以心中不快樂嗎？」這一句話驟然聽進

燕琴的耳裏，倒是猛吃了一驚，粉臉立刻變了顏色。不過瞧着玉春滿臉含笑的意態，心中又感到奇怪。遂急忙問道：「玉妹！你……你怎麼會知道了呀？」玉春似乎也明白這事情重大，所以向四面張望了一下，見沒有什麼人，方低聲兒說道：「燕姊！你不用傷心，哥哥昨夜已經逃出了，他昨晚還在家裏睡一夜的，我們快進去，到房子裏坐着談吧！」燕琴一聽這個消息因為是歡喜過了度，倒忍不住又眼淚奪眶而出了。撇着酒渦兒，祇感到心頭會輕鬆了許多。笑道：「真的嗎？那真是上帝保佑的了。」玉春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笑道：「我不騙你，媽媽！琴姊來了。」玉春說到這裏，又回過頭去，仰起了脖子，向屋裏高聲地喊着。這時兩人已步進了室中，楊老太早已站起來迎着了。笑道：「韋小姐！你好久不來玩了，快請坐罷！」在燕琴未到逢春家裏之前，她的預料中彼此一定會痛哭流涕的，想不到齊巧出乎意料之外的會給予她一個歡躍的消息。聽了楊老太的話，也不禁破涕為笑。說道：「老太太！爲了這件事情，我昨夜裏就一些兒也沒有合過眼，真是天可憐的，他……他已逃出了嗎？」燕琴也許有些樂而忘形了，所以她情不自禁的連喊了兩個他字。但既喊出了口，覺得在一個男朋友的母親面前，和她的兒子表示這一種親熱的口吻，實在太不好意思了一些。因此她的兩頰立刻又蓋上了一層紅暈，顯出十分羞澀的神氣。楊老太因爲已到桌邊拿玻璃盃斟茶去了，所以倒也沒理會她的羞澀。回身過來，一面叫聲韋小姐喝茶，一面皺起滿額的波紋，苦笑了一下。說道：「可不是？這個年頭兒做人就危險，昨夜春兒回來已在半夜了，我和玉兒從睡夢中驚醒，倒是唬了一大跳呢！」燕琴聽了，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對於楊先生的被捕。爸爸和我真是担着十二分的抱歉；心中的不安，也不知怎麼

是好？我想着萬一不幸的話，那我真沒有臉兒再活下去了。因為從此以後，叫我們父女倆怎能對得住老太太呢？」楊老太聽見她這樣說，同時又見她兩眼紅腫的樣子，顯然她昨晚上是哭了一整夜的。遂說道：「這是環境的不良，怎麼能夠怪怪章小姐呢？昨夜春兒告訴我，說你哥哥幸虧事前先逃走了。不過他的手是已受了傷，他擔心你哥哥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燕琴聽了這話，一時把逢春的心事放下，但哥哥的心事又勾引上來。嘆道：「但願吉人天相，能夠平安無事，那真叫人謝天謝地了。」說着，忽然又想着逢春既然已被捉，他怎麼還能夠逃出來呢？心裏不免又感到很奇怪，凝眸含顰的問道：「老太太！楊先生不知如何會給他逃出的？逃的時候不是也很危險嗎？」這時玉春已悄悄的掩上了房門，站在桌旁聽兩人的談話。忽然見燕琴這樣問，便欲插嘴告訴她哥哥是被田小姐相救的話。楊老太心中是明白燕琴和逢春的感情很好，昨夜聽逢春的告訴，知道逢春所以答應田小姐的婚事，也是出於萬不得已的，可見逢春確實也很愛燕琴。反轉來說，就是燕琴也很愛逢春。她生恐玉春不懂事，把逢春已答應田小姐婚姻的事也告訴出來，那麼使燕琴一顆芳心不是要受到一重失戀的刺激了嗎？所以楊老太不待玉春告訴，便向她丟了一眼色。又對燕琴說道：「聽他說是一個祕書長把他放了的。」玉春原也是個聰明的姑娘，她見母親這個模樣，心裏也理會了。口中雖然不說話，心裏却暗暗的有一陣感觸，在我常常的想，燕琴姊姊這麼美麗的一個姑娘，將來她終是自己的嫂子了。但事實往往與理想不同的，誰知道哥哥會被捕了；而且會被田小姐救了，因此便硬生生的拆了燕琴姊姊這一頭婚姻。雖然現在我們是瞞着她，但將來燕姊終有知道的一天，可憐等她知道了後，心裏真不曉得要如何的

傷心呢？而且我也不曉得田小姐是怎麼樣的一個姑娘？她的容貌是否也有和琴姊那樣的美麗？她的性情是否也有和琴姊那麼的溫柔？假使田小姐是個很兇惡的姑娘，那我怎麼願意有這樣一個嫂子呢？想到這裏，她小小的心靈中一半固然替燕琴傷心。一半也給自己不快樂。她想哭，但是在燕琴的面前她又不敢哭，因此含了一眶子的淚水，悄悄地走到裏面套房中去了。玉春心裏的不快樂，燕琴當然是不會知道。她聽楊老太太說是一個祕書長放逢春的，一時想起昨夜自己說謊安慰爸爸的話，心裏真感到了萬分的喜悅和有趣，忍不住噗哧的一笑。揪着酒渦兒笑道：「那祕書長真好，叫人心裏感激。」在燕琴心中自然不知道那位祕書長却是個姑娘，所以她是非常的感激他。不過聽進在楊老太的耳裏，她就有些感觸。雖然自己是非常的喜歡燕琴，認為燕琴確實是自己理想中的媳婦。但天下的事情，終不肯給人個有稱心如意的願望。因此她望着燕琴那樣得意嬌笑的芳容，更引起自己心頭的淒涼。燕琴見楊老太的眉兒是微微地蹙着，兩眼望着玻璃盃中那綠蔭蔭的茶色，呆呆地出神，彷彿在想什麼心事一般的。她那顆善感的心靈，這就開始有些誤會起來。以為楊老太太對於逢春的被捕，至少有些兒怪我們的意思。雖然現在天老爺保佑，人兒已經放出。不過萬一沒有這位祕書長釋放的話，那麼逢春的性命不是要白白的丟送了嗎？楊老太口裏雖不怨我們，心中一定是怪我們險些兒害了她兒子的性命，所以她臉上便顯出很冷淡的樣子了。燕琴心中既然有了這一層誤會的意思，她自己也感到了十分的慚愧，坐在椅子上，彷彿有針兒在刺一般的難受，頓時侷促不安起來，於是她藏了一顆辛酸的心兒，站起身子。說道：「楊先生脫險了，這叫我心裏真彷彿落下一塊大石。老太太！我走了，楊先生以後

還要叫他隨時小心一些才好，最好不要常常出外，那終可以避去人家許多的注意。」楊老太聽她要走了，這才如夢初醒般的跟着起來。說道：「韋小姐！你忙什麼？既然來了，你就多坐一回兒。」燕琴聽她這樣說，同時又見她把手兒來拉自己的手，似乎很親熱的神氣。一時心裏又覺得自己也許誤會了她的意思，不過既站起身子，也就準定走了。因為爸爸在家裏還等着自己的回話，時候太久了，他老人家是不是要焦急死了嗎？遂微笑道：「明天我仍可以來的，楊先生脫險了的消息，我也該去告訴了爸爸，好叫爸爸放心。」楊老太聽她這樣說，也覺得這話倒是正經。便點頭說道：「那麼韋小姐改天來吧！最好上午來吃午飯。」燕琴點頭笑道：「好的，玉妹呢？」楊老太於是向裏面房中說道：「玉兒！你在作什麼呀？韋小姐要回家了。」玉春這才笑盈盈的一跳一跳從套房裏奔出來，拉了燕琴的手。撒嬌似的說道：「琴姊！你幹麼這樣性急啦？可不是怪我沒有招待你嗎？」楊老太笑道：「你既知道！那麼你爲什麼躲在房裏不出來？」燕琴撫着玉春短短的美髮，笑道「媽媽和你開玩笑，我怎麼會怪妹妹呢？因爲我怕爸爸心裏記罣，所以不敢久坐，反正後天就是放春假了，我天天可以來和妹妹遊玩哩！」燕琴說着話，身子已向房門口走。玉春早已伸手給她開了門，一面跟着燕琴走出院子來。「說道：那麼琴姊常常來玩玩，因爲我心裏是很想念姊姊的。」燕琴聽玉春這樣說，芳心倒是一動，不免望着玉春出了一回子神。笑道：「玉妹倒和我很合得來嗎？」玉春聽了這話，猛可想着燕琴是再也不能作自己的嫂子了，一時心裏有些悲酸，眼皮兒一紅，險些兒淚水吊下來。烏圓眸珠一轉，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偎着燕琴的身子，顯出特別親熱的樣子。說道：「我很愛姊姊的，希望姊姊也能夠

很愛我。」燕琴聽了這話，不知怎的？心裏也會激起一層濃厚的感情。把纖手拍着她的背脊，臉兒假道她的顴角。笑道：「姊姊當然也是十分的爱你，玉妹！你哥哥此刻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玉春道：「今天早晨起來，他就回學校裏去的。」燕琴點了點頭，兩人很親熱的又說了一回，燕琴這才和她分手急急到家裏去。柏村坐在家裏，一回兒嘆氣，一回兒又看手錶，時候倒過去了一個鐘點，但燕琴却還沒有回來，心裏正在暗暗的着急，忽然見燕琴走進室來。因為她臉有喜色，猜想着也有些希望，遂站起身子，急急的問道：「琴兒！事情怎麼樣？可是辦法想嗎？」燕琴一撩眼皮，很欣喜的說道：「爸爸！你不用憂急了，楊先生已被一個秘書長放出了呢！」柏村嘴裏是啣着雪茄煙，他聽了這個消息，這一喜歡，便拉開嘴兒笑起來。因他一笑，雪茄煙便掉到地上去。燕琴慌忙蹲下身子，把它拾起，交到柏村的手裏。柏村一面接過了，一面忙又問道：「你這個消息是同學生告訴你的嗎？」燕琴揚着眉毛兒，不禁嘆味的一笑。很頑皮的假到柏村的懷裏去，秋波逗他一個嫵媚的嬌笑。說道：「爸爸！你應該原諒我的說謊，其實我說的同學生爸爸在軍部作秘書長的話是騙你的，因為我見爸爸焦急得利害，所以我不得不暫時安慰着你。誰知楊先生果然會給秘書長放逃了，那不是湊巧嗎？」柏村聽了女兒的話，倒是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。定住了眼睛，怔怔的又問道：「琴兒！你說的是什麼話？我可有些兒不明白。你還是仔細的和我說一說，別讓爸爸悶着了。」燕琴這才把自己到逢春家裏去，從楊老太口中已得知了逢春出險的話，向柏村訴了一遍。柏村這才明白，心裏頓時放寬了許多。忍不住笑道：「這真是天可憐的，那個秘書長大概和楊先生認識的吧！那麼你和楊先生可曾碰過

面？」燕琴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沒有碰見他，楊老太說今天早晨依然到學校裏教書去了。」柏村點了點頭，從此他就感到十二分的安慰。在燕琴的心裏，以為逢春既然脫險逃出，今天黃昏的時候，他一定會到我這裏來告訴的。不料黃昏的時候固然沒有來，第二天的下午，也不見他到來。因為今天是星期六，下午沒有功課，況且明天又是學校裏開始放假的日子，所以在燕琴的預料中，昨天逢春既然沒有來，今天下午，他無論如何一定要來了。但是直到日暮西山，燕琴的一顆芳心依然是充滿了失望的抑鬱。雖然知道逢春是脫險了，不過彼此沒有見過面，那似乎終感到有些不放心。柏村瞧着女兒柳眉顰蹙的意態，心中也有些理會她的意思。噴了一口雪茄煙，兩眼望着了一圈一圈的煙霧。說道：「照理，逢春他今天終該來一次了，不知道他什麼事情累了，却沒有來。」燕琴聽爸爸這樣說，顯然爸爸和我也同樣的感覺，這就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正欲回答一句什麼，忽然聽到一陣皮鞋聲，響進室中來。燕琴知道是逢春來了，心中這一喜歡，立刻起身迎了出去。誰知待見到了那個來人後，一顆芳心，不覺大吃了一驚，立刻又倒退了兩步。你道來的是什麼人？原來就是衛隊長黃強。當時燕琴却不認識他，她以為又來搜抄什麼革命軍來的，一時倒楞住了一回。黃強見她含了滿面的嬌笑，迎了出來。心裏這就快樂得奇癢難抓，但是一見到了自己後，立刻又顯出駭異的神情，一時不免有些失望。便很恭敬的彎了彎腰，笑道：「你這位姑娘不認識我了嗎？我就是那夜來捕捉革命軍的衛隊長呀！令尊大人可在家裏？」燕琴見他並無兇惡的神氣，便點了點頭，一面已是回身叫道：「爸爸！有人來找你？」隨了這一句話，黃強的身子已跨進到室中。柏村見是一個大兵，心頭倒是一跳。黃強却已向

他點頭招呼道：「老先生！你還認識我不？」柏村却瞧清楚他就是那夜的衛隊長，暗想，他作什麼來？遂假裝含糊的說道：「我倒記不起了，你貴姓？」黃強笑道：「我姓黃名強，是田將軍的衛隊長。」柏村知道這種人還是待他客氣些比較好，遂慌言把手一攏，含笑說道：「原來是黃隊長，請坐，請坐。」說着，在煙盒子裏又遞過一支雪茄煙，還親自給他燃着了火。黃強很是得意，連連說了兩聲勞駕，彼此便坐了下來。黃強笑道：「老先生姓什麼？我還不曾請教過。」柏村微微的一笑，說道：「敝姓韋。黃隊長大駕降臨寒舍，不知有什麼公事嗎？」黃強吸了一口雪茄笑道：「韋老伯！你別擔心，今日咱到這裏來不是爲了公事，完全爲了私事，」柏村和燕琴聽他這樣說，心裏都是一怔。暗唸了一聲私事，彼此從未認識，那裏來什麼私事呢？燕琴因爲要聽聽他究竟作什麼來？所以坐在西首那張沙發上，表面雖然在翻報，實際却很注意東面桌邊的黃強和爸爸的談話。柏村在一愕之後，他立刻又鎮靜了態度。很從容的說道：「是什麼私事？」黃強笑道：「那天晚上的事情，咱實在深覺抱歉，咱自己也覺得脾氣不好，錯怪你老人家不算，還打翻了桌子。所以這一些損失，我理應賠償你們的。」柏村再也想不到他有這樣的講道德，一時倒愣住了。一回子。但腦海裏立刻有一根神經告訴他道：「這種強盜行爲的人兒，決不會有這樣好心吧！在其中至少還有一層用意的。」柏村心裏既防到了這一着，遂慌忙說道：「黃隊長！你這話不是太客氣了嗎？些微的損失，那算得了什麼？」黃強道：「不是那樣說，假使我

不賠償的話，我心裏就會感到不安的。」他說完了這兩句話，就在袋外摸出一疊鈔票來，看上去足足有三四百元光景。他把鈔票放到柏村的面前，微笑道：「這一些兒鈔票，你請

收下。回頭我還有些兒事情跟你商量。」柏村聽他這樣說，暗想，果然不出我的所料。於是把鈔票立刻又拿了過來，還給了他。說道：「黃隊長！這個我萬萬不敢接受，至於你有事情跟我商量，假使我能力夠得到的話，終可以答應的。黃強聽他這樣說，便把鈔票又拿過去。笑道：「我以爲賠償損失是一件事，跟你商量又是一件事，你得先給我收下了，那麼我纔可以和你說話。」柏村沈吟了一回，搖了搖頭。說道：「祇不過敲碎了幾隻碗，那能值多少錢？黃隊長若一定要賠償，不是反叫我心裏不安嗎？」黃強見他又把鈔票拿過來，一時也就不再送過去，但也不藏起來。把手指在桌上彈了兩下，眨了兩眨眼皮。笑道：「韋老伯既然這樣的客氣。這件事情我們且攔下別談，現在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了。」柏村那顆心兒是微微地跳動着。他把眼睛望着黃強的臉兒，顯出很嚴肅的樣子。說道：「不知和我商量的是什麼事情？你就請說罷！」黃強因爲柏村的臉兒很有些威嚴，因此倒有些不好意思開口了。吱唔了一回，方才微紅了兩頰。說道：「我自從二十歲當衛隊起，至今已有了八個年頭了，田將軍很瞧得起我，所以在第四年我就做了衛隊長。他還說我這人很有造就，將來也許有陸做師長的希望。我想假使真有那樣一天的話，我的前途就更光明了。」黃強說到這裏，咳嗽了一聲，同時又很安閒的吸了一口雪茄。柏村和燕琴聽他這樣的作一個自我介紹，都不明白他的用意所在，靜靜的坐着，却聽他說下去。黃強噴去了口裏的烟後，然後回眸又向柏村望了一眼。笑道：「韋老伯！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？」柏村道：「當然是個國家的人材，那還用說嗎？」黃強很得意的笑道：「這是你老人家瞧得起我，我當然很是感激。現在我就和你商量一件事，因爲韋老伯的令嬖生得非常漂

亮，我却還不會娶過妻子，所以我的意思，欲向老伯求一個婚。我想老伯既然認爲我這個人是國家的人材，大概你也不會不答應。是不是？」柏村燕琴聽他說出這個話來，方才明白他是存了這一個念頭。兩人心兒的跳躍，幾乎要從口腔裏撞出來了。尤其是燕琴不但花容失色，而且全身不寒而慄。把報紙掩了臉兒，她心中的痛憤和怨恨，真是難以形容。這時柏村就正了臉色，回答說道：像黃隊長那樣的人材，並且又有地位的人，照理，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，豈有不喜歡的事情嗎？無奈小女已於去年許配人家了，所以這一點倒是相當的遺憾。」黃強一聽這話，便臉現不悅之色。冷冷的說道：「原來已許配了人家，不知夫家姓什麼的？是那兒人？什麼地方作事？今年幾歲了？住在什麼地方？」柏村聽他一連串的就問出這許多話來，一時心慌意亂的，那裏就能夠立刻回答一個詳細。因此祇說了一句姓張的，下面就頓住了，同時臉兒不免變了顏色。黃強所以很迅速的問了這許多的問題，就是試試他是否能夠一一回答詳細？今見他吱唔不知所對的神情，顯然他是說了謊。這就冷笑了一聲，把桌子一拍。說道「原來你是瞧不起我，所以假說有人家了。你要明白，北京城裏誰不曉得我黃強是不好欺侮的，如今你偏欺侮我，這胆量也太大了。」柏村的臉兒由紅已變成青的了，他手裏雖然還是捏着那支雪茄煙，但因為手兒發抖的緣故，所以那支雪茄也不住的有些搖幌着。他聽黃強這樣說，便竭力壯着胆量，絕對不暴露一些懦弱的表示。說道「黃隊長！這些請你不要誤會，一個女孩兒家配人沒配人的事情，也能夠說謊嗎？」黃強聽他嘴硬，便把皮靴在地上一頓，說道：「韋老伯！一個人不能不識抬舉，你到底答應不答應？」柏村也站起身子，把雪茄也丟掉了。說道：「一個姑娘既已有了人家，

怎麼能夠再嫁你？你可也是吃飯的，天下真有這樣道理的嗎？」黃強到此，不覺勃然大怒，猛可站起來，把腰間的手鎗拔出，向他揚了揚。大罵道：「你胆敢不答應，媽的屁！老子就打死你。燕琴聽他提起婚姻問題，已經預料到今天是大禍臨頭了。後來又聽兩人的話兒愈說愈僵了，她是嚇得混身瑟瑟的亂抖。不料此刻又見黃強拔出手鎗來要行兇，她芳心這一吃驚，倒反而胆子大起來。一面極聲的叫着，一面已是奔到柏村的而前，擋住了爸爸的身子。諸位！這個當兒，就是燕士在小院子裏要奔進來的時候。但燕士是個心細的人兒，他從窗口瞥見妹妹遮掩了爸爸的身子，忽然他立刻又停住了步。暗想，我若進屋子裏去，彼此必定有一番廝殺，我們到底有着三個人，無論誰給他開了一鎗，這可是玩的事嗎？妹妹是個機警的姑娘，她決不會吃眼前虧的。我且瞧着，她一定有解決的辦法。燕士心裏既然這樣想着，他便在走廊下偷窺着。果然見妹妹含了滿面的嬌笑，向黃強秋波盈盈的逗了一個媚眼。說道：「黃隊長！你快不要發怒，有話大家可以商量。你假使把我爸爸一鎗打死了，那麼我還會情願嫁你嗎？」黃強被燕琴這麼一說，覺得這話倒是真的，頓時把怒火就消去了一大半，笑了笑。說道：「韋小姐這話就中聽，現在社交公開，男女自由戀愛，原是很普遍的事。我想這件婚姻問題祇要問韋小姐自己，你到底願意嫁給我嗎？」燕琴見他忽然又把兇惡的鬼相變換了一個笑臉，芳心雖然是恨得切骨。但不得不又柔聲說道：「黃隊長！我要嫁給你原也可以，不過我得向你聲明，爸爸是並沒有說謊，我實在是已經許給張姓的人家。但既承黃隊長這樣的錯愛，我自可以和姓張的解除婚約。然解除婚約必需經過法律的手續！那麼辦理這法律手續的日期，至少要半個多月，所以我現在要求

你，就是半個月以後，你再來聽我的回話，好不好？」黃強聽她這樣說，却惟恐有詐。便說道：「我想一面祇管辦理解除婚約的手續，我們一面也祇管結婚，姓張的小子他要答應，我立刻送他的一條命。」燕琴雖然暗暗的吃驚，但表面上猶浮着嫵媚的嬌笑。說道：「好罷！那麼三天後，我就準定和你結婚，好在你是個有勢力的人，姓張的就是知道了，他也不敢強的，你說對不？」黃強這才樂得聳了聳肩膀，打了一個哈哈。笑道：「韋小姐！你這孩子就真可人意，我知道一個女學生也都喜歡軍人的多！我相信你，那麼準定三天後我來結婚，藏嬌的金屋，就是你韋小姐的閨房，我算是個入贅女婿。韋老伯！你不用怪我無禮，現在是你令媛小姐自己答應了，那你難道還有什麼異議嗎？」柏村聽他這樣說，氣得臉兒鐵青，却再也說不出一句話兒來。這時黃強把手鎗插入皮套，忽然想着六點鐘軍部裏還有公事，因此祇好和燕琴說道：「韋小姐！那麼一言爲定。我走了從今你便是我的愛妻，來大家握一握手。」說着話，已是伸過手兒來。燕琴在這個情勢之下，那又有什麼辦法？爲了避免他起疑心，所以顯出特別高興的樣子，笑盈盈的走上一大步，和他手兒緊緊握了一陣。黃強生長二十八年來，可說從來沒有和這樣美麗的姑娘握過手，雖然有幾次吃敗仗中，曾經姦污過幾個女人，但這種女人都是醜陋不堪的村婦，也無非作爲臨時的洩慾器具罷了。此刻他握了燕琴的纖手，祇覺軟若無骨，心裏不住地蕩漾。想着她的手有這樣柔軟，因此而更想到她的身體，她的乳峯，她的……黃強到此，真有些兒想入非非起來。燕琴見了他這一副涎臉的醜態，心頭真痛恨得最好立刻把他一鎗打死。但黃強還要低下頭來。在她的手背上吻了一下，方才很得意的笑了一陣，匆匆走出去了。燕士見黃強匆

匆的走出，便急忙把身子躲過一旁，待黃強走遠了，方才走進室中去。祇見爸爸拍桌大罵豈有此理，妹妹此刻却又嗚嗚咽咽的在哭泣了。兩人突然見了燕士，都不勝驚訝。一個停止了罵，一個停止了哭了。不約而同的問道：「你這時候打那兒來？這個忘八沒有碰到嗎？」燕士道：「這忘八的無禮要求，強迫結婚的事情，我都知道了。」燕琴聽了，更加希罕，奔上來拉哥哥的手。急急問道：「哥哥！你這話打那兒說起，莫非剛才你在窗口偷聽嗎？」燕士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我見他拔鎗行兇，當時也原想進來把他結果了。但仔細的一想，生恐事情鬧大，反而害了爸爸和妹妹，所以却不敢冒昧。而且我也曉得妹妹會隨機應變，不受眼前虧的，因此我是非常的放心。」燕琴聽哥哥這樣說，也就不哭了。先問他道：「哥哥！你逃出已有兩天了，這兩天中你到底在什麼地方？我們以為你已經動身到廣東去了呢！」燕士笑道：「這事情說來話長，不過在未說之前，我還得先向爸爸請罪，爸爸千萬要原諒我才是。」柏村和燕琴聽他這樣說，都奇怪得目定口呆。柏村忙問道：「你作了什麼事情？幹嗎要向我請罪？」燕士聽了，兩頰微微一紅，也不詳細的告訴。祇約略的說道：「我自逃出後，便宿在一家旅館內。第二天我到中山公園去玩，不料却被四個衛兵用汽車綁架到西山一個松雲別墅裏，這別墅原來是田將軍的府邸，我正在嘆息自己命途多舛，不料一回就有個姑娘來見我，她自稱田將軍的女兒名小冬，因為愛我的才，所以願意和我訂白首之約，假使我不答應，她便要我把我交往軍部處死，我到此地步，沒有辦法，爲了保全生命，因此不得不答應她了。」燕士就是這樣簡單的告訴他們，柏村和燕琴已經是感到萬分奇怪。燕琴忽然又破涕笑道：「哥哥！那你真是得到了意外的豔遇，不知

道小冬姑娘可生得美麗嗎？」燕士偷望了爸爸一眼，却是含笑不答。柏村沈吟了一回，向燕士叮囑道：「不過你千萬要小心，防着他們用的美人計，在這裏你應該要鄭重的考慮，切勿因了黃金與美人，而誤了你終身的前途。」燕士聽了爸爸這兩句話，不免羞慚滿臉。點頭說道：「這個我自當理會，因為彼此不談及政治作用，所以孩兒允許了她，假使她要我失節的話，那我寧可頭斷血流，而此志終不可辱的。」柏村點頭道：「這樣纔是爲人之道，我希望你還是努力一些事業是正經。」燕士連連點頭，一面又替燕琴打算說道：「妹妹既已答應了這忘八，我想三天後，他是必定來的。在我的意思，妹妹還是到逢春家裏去避一避，爸爸最好也搬一個地方住，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下，除了讓步外，還有什麼辦法呢？」柏村點頭道：「我也這樣想還是讓他乾淨，要不然我和你妹妹就動身到上海去，看他這忘八還有方法來作難我們嗎？」燕士這次回家，原是告訴小冬的事情，不料家裏又會發生這一種不幸的事，因此想到小冬假使來我家的話，恐怕我家也要變做一座空房子了，於是也不再管她，遂叫妹妹準定先到逢春家裏去暫住，他便匆匆作別走了。柏村燕琴因爲他是有公務的人，遂也不敢強留。在匆忙之中，燕琴也沒有告訴逢春昨夜也被捕去的事，就眼瞧着哥哥走了。到了次日，燕琴以爲逢春今天必來，所以便在家裏等他，不料直到午後兩時，却依然不見的他影兒。燕琴這就等不住了，遂準定到華華中學裏去望他。天下的事情。不湊巧起來就真不湊巧。學校裏回說楊先生剛才走出一步，你早五分鐘來就遇見了。燕琴見撲了一個空，心裏自然十分懊傷。懶懶的回身出了校門，因爲中山公園就在附近，她心裏煩悶，便慢慢踱進去散一回心。瞧了園中紅男綠女攜手偕行的對對情侶，想着

自己後天的難關，真不曉得怎樣纔可以度了過去？一時萬分悲酸，不禁紛紛拋下淚來。沿着那個挺大的湖邊，在柳樹的蔭下，一步挨一步的踱了過去，忽然她的明眸瞥見前面樹蓬下的長椅上有一個西服少年，拿了一本書，正在低頭細閱。仔細一瞧，誰知正是自己的心上人楊逢春。燕琴芳心一喜歡，她掀着笑渦兒，頓時眉飛色舞。方欲急急奔了上去，不料突然又見一個年輕貌美的姑娘，服裝華麗，她比燕琴更快的奔到逢春的椅旁，就在他身邊坐下，猛可抱住逢春的脖子，兩人的臉頰便很親熱的偎住了。燕琴睹此情景，這彷彿兜頭潑了一盆冷水。暗想，怪不得逢春不來我家了，原來他另有所愛哩！這時候的燕琴，她感到的痛苦，彷彿萬箭穿心。長嘆了一聲，一面淚下如雨，一面便瘋狂般的直奔到公園外面去了。

六· 霞姑娘淒涼陳心事 田小姐哀怨賦新愁

話說夏霞和燕士在中山公園裏見面之後，兩人的心中是多麼的甜蜜和快樂。尤其在夏霞一顆處女的小心靈裏，更是感到無限的興奮。她心裏想着，燕士這麼一個俊美而且又勇敢的青年，真是我理想中的夫婿。我應該把蘊藏十九年未曾爆發的火樣底熱情，完全愛到他的身上去，那麼使他可以知道我是多麼真心的愛上了他。但是在她這個感覺還沒到十分鐘後，驟然來的打擊，真彷彿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竟把她的理想之夢打得粉碎。她覺得表姊小冬會把燕士用武力奪了去，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。表姊平日雖然的確是待我十分的好，不過有着今日這一種狠毒的辣手，十分的好也會變成十分的壞。在夏霞此刻的心

裏，她不相信小冬就是平日愛護自己的表姊，她祇感到小冬是自己唯一的仇敵。不過世界上的事情，強權就是公理。夏霞雖然理直氣壯的和小冬交涉着，但是因為她缺少武力作後盾，終於眼瞧着心愛的燕士給表姊硬生生的奪了去。當她見小冬不理睬的奔出了公園，她的臉兒由緋紅已氣得鐵青，倒豎了柳眉，圓睜了杏眼，咬緊了銀齒，恨得格格格的作響。但無限的悲痛到底抵不住她內心無限的憤怒，於是她獨個兒頹然地倒在椅子上，掩了粉頰兒，忍不住悶聲兒啜泣起來。夏霞默默地哭泣了一回，她終於停止了，把絹帕兒擦了眼淚。這時她的一顆芳心，除了怨恨外，同時又感到奇怪起來。暗想，小冬她說燕士是她的愛人，這豈難道會冒認嗎？不過昨天夜裏，燕士很真摯的和我說，他生平沒有一個女朋友，今夜遇到了我，便認我是他唯一的知心人了。我相信燕士是個血性的青年，他決不會瞞騙我的。那麼他既然連一個女朋友都沒有，那裏還來什麼愛人嗎？從這一點猜想，可見表姊仗着她的勢力，存心奪愛。夏霞想到這裏，她覺得可恨極了。想不到表姊的行爲，是這樣的卑鄙和無恥。她心頭祇感到無限的痛苦，彷彿那顆血淋淋的心兒，已被表姊摘去一樣了。到公園來的時候，是多麼的喜悅和興奮。但回家去的時候，又多麼的傷心和慘痛。那天夜裏，小冬和燕士在西山的別墅裏享受着魚水之歡。可憐夏霞呆坐在燈下，如醉如癡的却是祇管淌眼淚。她的腦海裏是浮映着昨夜的一幕，燕士突然在房中發現了，當時我是多麼的驚駭。同時爲了自己還是一個光身，所以心頭是更感到了害怕。我以爲自己若那

丟掉女兒的清白，必定是死在他的手鎗下了。不過當我曉得他是一個革命軍的時候，我那顆緊張的心兒立刻又會鬆弛了許多。果然沒有使我失望，他的人格是多麼的偉大，同時他

的臉兒又使我感到多麼的可愛，因此我不知不覺的就熱愛上了他。雖然我和他祇有短短的一度談話，我已明白他是一個有真性情的青年。因為沒有真性情的人，他也決不會替大衆幹這一種冒險的工作。他的確是我心愛的人，是我理想中的丈夫。但是我粉紅色的美夢，被表姊擊得粉碎了。我恨！我憤！我痛！……我……夏霞連說了三個我字，待她說到第四個我字的時候，她再也說不下去了，伏在那張單人寫字檯上，忍不住又嗚嗚咽咽的泣個不停。夏霞這一哭不打緊，把正推門進房的李媽倒是吃了一驚。李媽是夏霞幼時的乳娘，她因為夏霞房中的丫鬢銀菊，這兩天爲母喪請假回家去哭祭，所以她是很小心地自己服侍着夏霞。此刻正端了一碗銀耳茶來給姑娘吃，忽然見姑娘嗚嗚咽咽地悲泣着！便三腳兩步的走到她身旁，把銀耳茶放在桌上，拍了拍夏霞的肩胛。低聲兒說道：「姑娘！你爲什麼傷心兒啦？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，你就和嬖嬖說吧！」夏霞也許還脫不了孩子氣，聽李媽這樣問，這就抽抽噎噎的哭得格外傷心。李媽拉着她手兒，笑道：「別孩子氣了，一個姑娘可有那種小性兒嗎？你心裏有什麼委曲？」你祇管和嬖嬖說，嬖嬖會給你想法子的。夏霞暗想，我的心事，你那裏知道？遂把手背擦乾了眼淚搖了搖頭。說道：「我沒有什麼委曲，你別理我好了。」李媽道：「沒有委曲會哭嗎？你是我從小撫養長大的呢！你不和嬖嬖說，你還跟誰去說呢？」夏霞秋波望她一眼，說道：「我真沒有什麼事情可說，我心裏喜歡哭一場，我就會哭起來的。」李媽把手帕給她拭淚，又把銀耳茶拿到她的面前。笑道：「別說傻話了，什麼事情終要想開些兒，你要如病了，我心裏又要急得向天叩頭了。姑娘！你快吃了點心，我服侍你睡罷！」李媽說着，輕輕拍了拍她肩胛，便拿了面盆到外

面去留水。夏霞那裏就吃得下這些東西，對燈兀是淌淚。忽然聽到窗外一陣風聲，接着洒洒地落了一陣細雨。聽了這淒風苦雨之聲，夏霞混身感到了一陣涼意。她覺得自己真彷彿作了一場春夢，她又想哭，但是喉間有骨鯁住着，滿腹悲感的情緒，祇覺得像潮水一般的湧上來。她把那碗銀耳茶放過一旁，抽出一張素箋，提筆簌簌寫道：

有所憶

樂只君子，驟入我室，縱彼逸去，欲留不得。

言念君子，負罪行役，心乎憂兮，感集心曲。

視天夢夢，道路且賒，我憂我愛，其亂如麻。

人海茫茫，風波險惡，心隨且遠，何止何宿？

垂柳蔭下，促膝話心，于今被熱，中心如焚。

想彼小冬，實我情敵，剪我所歡，不知何冤何孽？

夏霞寫到何冤何孽之句，她的眼淚早又滴濕了衣襟。這時李媽端着臉盆水進來，擰了一把手巾走到她的身旁一瞧，不禁啣了一聲，叫道：「姑娘！你還不會吃嗎？冷了可不好吃哩！夏霞道：「我不想吃，你拿走好了。」說着，接過了面巾，擦了一把臉兒。李媽道：「天在雨了，氣候冷了不少，你既不要吃，那麼就睡罷！」夏霞點了點頭，把面巾放在桌上。說道「我自理會得，你也去睡罷！」李媽却把筆兒套上，素箋藏入抽屜，拉了她手，到床邊去。說道：「夜已深了，你還寫什麼字，不聽我的話，我心裏就會不高興。」夏霞沒法，祇好讓她脫了旗袍，鑽身睡進繡花被裏去。李媽給她被兒塞塞緊，放下紫羅紗

的帳子。關了房中的那盞大燈泡，給她單亮了床邊那盞紫紗罩的檯燈。向她笑道：「你給我閉了眼兒靜靜的睡着了。」夏霞索性把身子轉了一個側，李媽笑了一笑，方才悄悄地退了出去。但是夏霞並沒有熟睡，她兩眼望着圓形的帳頂，心裏想燕士不知被小冬捉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剛才晚飯後我會去找小冬，不料小冬固然沒有在房中，連丫鬟小玲也不見她影兒，這可奇怪嗎？莫非她這不要臉兒的妮子，把燕士捉到松雲別墅裏強迫和他結婚了嗎？也許是的吧！但是燕士和我雖未會有個嫁娶的婚約，好在他是赤裸裸地曾經表示過愛我的，我想小冬雖強迫他結婚，大概他也一定會拒絕的。夏霞想到這裏，芳心似乎安慰了一些。可是不到三分鐘後，她腦海裏立刻又浮上了一個感覺。小冬也是一個美麗的姑娘，假使她用種種柔媚的手腕去打動他，那麼燕士到底是個年青的男子，難道會一些不動心嗎？我和她究竟不是三年五年的認識，萬一燕士答應了小冬，那我不是一場空歡喜嗎？夏霞心裏忽然既又憂慮到這一層，因此她忍不住又整整的哭了一夜。第二天銀菊從家裏回到公館，祇見李媽愁眉苦臉的在嘆氣。銀菊急問什麼事？李媽嗔怪她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，回家去住了兩天，姑娘就病了。」銀菊一聽小姐病了，急得三腳兩步的奔進房來，祇見夏霞雲髮蓬鬆，兩眼紅腫躺在床上，兀是暗暗的拋淚。一時又驚又奇。連忙走到床邊，低低叫聲小姐！好好兒的怎麼就病起來？夏霞見了銀菊，因為主婢兩人平日的感情很好，所以夏霞說句你回來了，那眼淚更滾下了滿頰。銀菊把手兒去按了按她的額角，却並不感到有十分的熱度，一時心裏就覺得小姐的傷心，至少還含有別的原因。遂柔聲兒問道：「小姐！你別傷心呀！到底有什麼不舒服，也該請個大夫來瞧瞧才是。」夏霞搖了搖頭，把手背揉擦

了一下眼皮。說道：「我沒有什麼病兒，你給我倒盆臉水，我就起床了。」夏霞說着話，身子已從被窩裏坐起來。銀菊似乎也感到小姐是並沒有什麼病兒，便附着她耳朵，低低的笑道：「是不是昨夜的月水兒來了？所以小姐就賴在床上不肯起來了。」夏霞聽她這樣說，兩頰立刻泛起了一朵紅雲，俏眼兒瞅她一眼，嫣然笑道：「你別胡說，給我櫥裏那件梅紅條子花呢的旗袍拿來吧！銀菊見小姐這樣嬌媚不勝的意態，心中暗想，也許我的猜想不錯吧！」遂很神祕的笑道：「既然肚子疼着，就別起來了，我泡碗糖薑茶你喝吧！」夏霞聽她一味的祇把自己當作女孩兒特種病來了，遂啐她一口。笑道：「沒有……哩！你別胡猜了。」銀菊笑道：「我是好意，你要起床我也阻不了你。」說着，便把旗袍從三門大櫥裏取出，放到她的床旁，便匆匆的到外面去舀臉水，待銀菊把洗面水端來，夏霞已披上旗袍，並套上了一雙軟綢的皮底鞋子，她坐到梳妝檯的面前，便慢慢的梳洗。銀菊道：「你喜歡先喝牛奶，還是銀耳茶，我還是先把牛奶去給你煮了來好嗎？」夏霞一面撲着香粉，一面毫不在意的點了點頭。銀菊於是又悄悄的退了出去。夏霞梳洗完畢，把面巾在眉毛上揩了揩，回身站起的時候，祇見門外推進一個姑娘來，滿面春風的笑道：「懶了頭！什麼時候了？還祇有起來嗎？」夏霞見是表姊小冬，在平日他便會很親熱的迎上去招呼她。但此刻夏霞的心裏，見小冬彷彿見到仇敵一般的可恨，因此鼓着兩腮，不理睬她。自管走到落地玻璃窗的面前，望着下面院子裏的柳條，隨着春風的飄蕩，飛舞着可愛的綠波，呆呆地出神。小冬見她薄怒含嗔的神情，偏走到她的背後，拍了拍她的肩胛。笑道：「霞妹！你這人好沒道理！你奪了我的愛人，我不來責怪你，誰知你倒反而和我生氣嗎？」夏

霞聽她這樣說，氣得柳眉倒豎，猛可回過身子，恨恨的啐她一口。說道「表姊！我和你說句老實話，一個人不能拿勢力來欺壓人的，燕士明明是我的愛人，你奪了我去不算，還要拿這種話來反誣我，你祇要對得住你自己的良心也就罷了。」夏霞說到這裏，萬分哀怨的目光，在小冬的粉臉上逗了那麼一瞥。但她心中是覺得太受委曲了，終於把眼淚又沾上了兩頰。小冬聽她罵自己倚勢欺人，心裏也很惱怒，意欲翻臉和她吵鬧。但忽然又見她傷心地哭起來，這就把憤怒又消了下去。芳心暗想，表姊昨日在公園裏向我說燕士是她從小的情人，今日瞧了她這樣悲痛的神情，莫非這話是真的嗎，因為燕士那夜我救他的時候，他就不答應我的婚姻，後來我說得口中出了蓮花，她方才答應了。從這一點猜想，燕士所以不肯答應而情願犧牲性命，就是爲了表姊的緣故嗎？小冬既然有這一陣子的思忖，她就凝眸含顰的問道：「表姊！你這人實在好傻，假使我不認識燕士的話，我怎麼會把一個陌生的男子架了去？現在我且問你，你和燕士到底是打從什麼時候認識起的？你得實說，不能夠說說的。」夏霞聽她這樣問，一顆芳心，以爲小冬一定又要想陰謀來陷害自己了。這就傷心到了極點，便猛可在她的跟前。哭道：「表姊！你不用問我，你要叫我犯法，可以不用繞這麼一個圈子的。反正你是有軍權的人，乾脆的就拿鎗來殺了我吧！」夏霞爲什麼會說出這兩句話？原來她是太聰明了，所以又引起了誤會。在夏霞的心中以爲燕士把真心話全都告訴了小冬，所以小冬今天假意又來哄我說出那夜的真情，假使我自己招認了後，她立刻就可以和我翻臉，說我私通亂黨，不是可以治我的罪了嗎？我既犯了罪，她便可將燕士佔爲已有，這她就是一個斬草除根的狠毒辦法。夏霞心中這個會誤會的意思，小冬自然不

知道。她想不到自己這樣問兩句，表妹就有這樣悲慘的舉動和話兒，一時倒不禁怔怔地愣住了。她想了一回子。想表妹十二歲就沒了爸媽，父親就把她收留在家，和我可說是個同病相憐，所以自小一塊兒青梅竹馬，彷彿同胞姊妹一樣的親熱。如今爲了一個愛人，姊妹的感情竟惡劣到如此地步，這對於良心上到底說不過去，因此她的眼皮兒也有些潤濕。親手把夏霞的身子扶起來。哽咽着道：「表妹！你這話算什麼意思？不是太以挖苦了我嗎？我問你這兩句話，難道就算叫你犯法了嗎？那我可有些不懂了。」夏霞因爲心裏是把小冬痛恨到了十分，所以認爲小冬的一舉一動都是戴着假面具的。遂冷笑了一聲，兀是怒氣沖沖的說道：「你不懂？哼！何必假惺惺作態？我決不會挖苦你，你的陰謀瞞不過我，你要我死那是極容易的一件事，而且我也不想做人，在這種世界上受痛苦，倒還不如死了乾淨呢！」夏霞說到這裏，傷心得嗚咽不止。小冬聽她聲聲口口說自己要害死她，一時也急得漲紅了兩頰。說道：「妹表！你這人變了，我怎會想害死你？我若要害死你的話，我怎對得住已死的姑爸和姑媽？同時我又怎能對得住自己的良心？」夏霞聽她提起了自己的父母，這就更加慘痛，便離開小冬的身子奔到長沙發上坐下，伏在沙發的臂膀上，悲悲切切哭起來。小冬被她哭得傷心，忍不住也落了許多的眼淚。望着夏霞一簃一簃的肩膀，呆呆地出了一回子神。暗自想道，早知道燕士是表妹的從小情人，我也不該去奪她的愛了。但現在我的處女是已交給了燕士，這……這又如何是好呢？不過話又得說回來，燕士他被捕入獄，完全是個死罪。假使沒有我把他救出的話，表妹就是要愛他，不是也無從愛起了嗎？所以我這一層意思，倒要和表妹表白一番的，叫她明白我所以把燕去奪了去，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

哩！小冬既然這樣想着，她便湊近到夏霞的身邊坐下。輕輕拍了拍她的背脊，低聲叫道：「表妹！你別哭呀！我還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哩！」夏霞並不回過身子，一面哭泣，一面說道：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！左不過是要我死罷了。」小冬聽她還是這樣說，也急得哭出聲來，道：「霞妹！你存的什麼心腸？幹麼老說我要害死你呢？假使我要有這樣狠毒的心，我就立刻死在鎗彈下面的。我罰了這樣的重誓，那你難道還信不過我嗎？」夏霞聽她這樣說，一時倒很奇怪，便回過身子來望她一眼，不料四目就接了一個正着。這就瞥見到小冬的臉上，也是沾滿了淚水。夏霞不想小冬也會落淚，一顆芳心，倒又軟了下來。因此兩人不說話，相對着撲簌簌地哭起來。正在這時候，銀菊端了一盃牛奶走進房中，忽見自己小姐和表小姐都在默默地哭泣，一時倒吃了一驚。急忙問道：「咦！你們這是爲了什麼啦？難道是在吵嘴不成？」夏霞小冬並不回答，各人擦上手來，在眼皮上揉擦了一下，拭去了眼淚，却是低下了頭。銀菊今年是二十三歲了，她憑着自己比兩位小姐大了四歲，就很婉和的說道：「二小姐是十二歲沒了爸媽，大小姐也是自小沒了媽媽的，你們從來都很親熱的，爲什麼今天就鬧起嘴來了？不是我銀菊說句老氣橫秋的話，兩位小姐不免孩子氣一些。好啦！好啦！我銀菊來給兩位小姐賠個不是，千不好，萬不好，終是銀菊不好。你們瞧着銀菊的臉上，就別生氣吧！」銀菊說着話，把牛奶放在桌上，向兩人連連的彎腰鞠躬。夏霞小冬見她這一副滑稽的態度，倒不禁破涕笑起來。銀菊見兩人會笑，這才放下了一塊火石。笑道：「大小姐喝過牛奶沒有？」小冬這才抬頭說道：「我吃過點心，這可不是表妹喝的嗎？拿來。」銀菊聽了，遂把桌上的牛奶盃交給小冬。小冬又親自遞給夏霞，夏霞見

表姊忽然對自己又這樣要好起來，一面接過，一面把秋波脈脈含情的凝望了她一眼。銀菊見兩人的意態，彷彿是兩小口子口角後又和好如初的模樣，這就抹了嘴兒嗤嗤地笑起來。夏霞小冬被她這麼一笑，兩人都感到了萬分的不好意思，因此紅了粉頰，也不禁爲之嫣然了。夏霞喝完了牛奶，銀菊把面巾給她拭了嘴。然後她拿了面盆水和玻璃盃又匆匆的走出去了。夏霞見銀菊走後，便握了小冬的手。很懇切的說道：「表姊！你是素來愛我的一個人，你應該可憐我，那麼請你成全我和燕士的一對，不知你肯答應我嗎？」說着，又淌下淚來。小冬見表姊這樣說，同時她又淌淚了。顯然她和燕士的感情是那麼的好，一時深悔不該在西山別墅裏逼燕士結婚的。現在表姊的面前。說又說不出口，那可怎麼是好？芳心又羞又急，兩頰便會熱辣辣地紅起來。良久，方才說道：「表姊！在這裏我要和你詳細的談一談，使你知道我並非無緣無故的奪你愛人，這實在我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請你要特別的諒解我才是。」夏霞聽了小冬的話，當然非常的驚訝，顰蹙了眉峯。說道：「你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？我倒不解其故，你就告訴我吧！」小冬望着她雨後海棠似的臉兒，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前天晚上我們軍部裏不是捉獲許多革命軍的同志嗎？其中有一個姓章名叫燕士的，生得十分俊美，一表人材，看來是個有作爲的青年。表姊！我不瞞你說，當時我就愛上了他。所以我把他從監牢裏提到我的房中，向他表白我的意思，要他答應我的婚姻，我便可以放他脫險。在當初他是抵死不答應，說情願死去的。我見他這樣的勇敢和有志氣，心裏也就愈加愛他。問他爲什麼喜歡死去？是不是爲了另有愛人的緣故？他却沒有回答，因此我又勸他說道，你不能太愚情的，你爲了忘不了心中的愛人，却情願犧牲性命。那麼

我試問你，你死之後，你的愛人是否能夠爲你守一輩子的節，這當然是一個問題。況且你是有希望的青年，一旦死於非命，豈不可惜。我今愛你救你，全是一片癡情，你偏執意不允，那不是個傻子嗎？他聽了我一篇話，心裏似有所悟，最後他終於答應了我。在我當然不曉得燕士就是表妹的情人，所以還和他海盟山誓的彼此罰了咒。你想，我既和燕士有了嫁娶的婚約，次日就在中山公園發現了他又愛上表妹的事，你假使易身而處的話，那麼心中痛恨不痛恨呢？」小冬絮絮地說了這許多的話，聽到夏霞的耳中，雖然是明白了，但却感到了萬分的奇怪。因爲小冬身爲軍部祕書長，她也居然爲了兒女私情，而釋放了革命軍的少年。那麼我當初以爲她來設計引我入罪的事，倒是我的誤會了。既然表姊自己也做了這種事，那麼我也從實告訴她好了。夏霞想定主意，這就啾啾的響起來。說道：「表姊！你這話可是事實嗎？」小冬見她臉部顯出十分驚異的神情，便正了臉色。說道：「表姊！我從來不說謊。……」夏霞不等她說完，便忙說道：「表姊！你既然真心告訴了我，我也就從實告訴你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浴室裏洗好浴，當我走到房中的時候，就發現房內有一個少年，那時我真嚇得魂不附體，正欲大喊起來。不料他却阻止，並求我救他的性命。我知道他是革命軍的人兒，一定誤逃入我的房中來了。因爲見他生得年少英俊，同時感激他的人格偉大，所以也和表姊同樣起了愛憐之心。遂答應他在房中躲避一回，我忙拿衣服到浴室中去穿好了，然後和他彼此閒談起來。在談話中我倆就生出了感情，因此也訂了互不相負的盟約，並且約定第二天在中山公園裏相敘。不料却被表姊硬生生的綁架了去，那不是叫我心裏怨恨和心痛嗎？……」小冬聽夏霞說到這裏，方知他們也不是從小的情人，一時真

奇怪得目定口呆，不禁啣了一聲。說道：「那麼照你所說，這事情發生竟在同一个夜裏。奇怪，奇怪！韋燕士的人難道有兩個嗎？這……這不是太奇怪了嗎？」夏霞的心裏當然也同樣感到駭異，忙蹙了眉尖。說道：「世界上縱然有同姓同名，那麼臉蛋兒難道也會相同的嗎？」夏霞這兩句話把小冬提醒了，忙又說道：「那麼你可曾問過他詳細的情形嗎，我說出來，你聽着，他不是二十二歲了嗎？他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嗎？他不是還有一個妹妹的嗎？」小冬問一句，夏霞點了點頭。兩人到此，都奇怪得面面相覷。小冬似乎還有些不相信夏霞的點頭，便追問一句道：「表妹！你不可以含糊的亂點，到底是不是這樣的事實嗎？」夏霞聽她這樣問，便急起來說道：「表姊！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如何會亂點頭呢？他確實二十二歲。清華大學畢業的，祇有一個妹子，並無兄弟，這我會聽錯的嗎？」小冬這就更加不勝奇怪，啊啣了一聲。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麼你遇到的韋燕士，和我救出的竟是一個人了。哦！哦！我倒明白了，莫非你把燕士放走了後，他又被黃隊長捉了去嗎？對了，對了，一定是這樣的，所以我當初叫他答應婚姻的事，他却無論如何不肯，這大概就是爲了妹妹的緣故吧！不過我並沒有知道妹妹也是愛上了他，所以對於這一點，你應該原諒我才好。夏霞聽她這樣說，凝眸含鬢的沈思了一回。搖頭說道：「你這個猜想也不對的，我把燕士放出的時候已經十點半了，黃隊長把燕士捉來的時候，可不是十點半以後嗎？」小冬被她這樣一說，心裏又奇怪起來。把手在膝踝上一拍，咦了一聲。說道：「喲！那又希奇了，黃隊長把燕士捉來的時候，祇不過八點左右罷了，那麼燕士這人難道有分身術的不成？」兩人到此心中都感到大奇特奇，雖然大家也有疑心彼此終有一個是說謊的，不過

說謊也沒有說得那樣像真的呀！因此兩人低了頭兒，倒是呆呆地楞住了一回子。夏霞忽然又抬頭問道：「表姊！這希奇的事，我們且不必追究，反正大家憑良心說話，祇要不說謊也就是了。現在我先問你，昨天你把燕士到底綁架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你們見了面，他和你說些什麼來？是否你們都認識的嗎？」小冬被她這樣一問，猛可想起昨天燕士不肯相認的情景，芳心倒是別別的一跳。不過這個燕士明明是己自救出的一個，我豈會認錯的不成？我肯定燕士不相認的原因，是爲了夏霞的緣故，所以他忍心預備負了我的，後來因爲他被我感動得太利害了，所以他又不得不負了夏霞了。但照理是我把他從牢監裏救出，他和我結婚，也是應該的事情。小冬既然這樣想，於是她點了點頭。很羞澀又很抱歉的說道：「表妹！在這裏我先向你請罪，因爲我和燕士昨天在西山別墅裏已經結過婚了。……」夏霞對於小冬這兩句話正是不聽猶可，既聽了耳裏，她的粉臉頓時變成了慘白的顏色。急得雙淚交流的道：「什麼？你們已經結過婚了嗎？燕士……他……他……自己情願和你結婚的嗎？」小冬見她急得這個模樣，自己雖然很得意，但代表妹着想，却也很難受。因蹙了眉兒，說道：「我們真已結過婚了，結婚當然是兩相情願的，豈有強迫的道理嗎？」夏霞這時的胸口祇覺空洞洞的，那顆心兒彷彿是被小冬挖了去。她臉色慘白得可憐，如醉如癡的眼淚直淌。問道：「那麼你……和燕士……是已成爲夫妻了。……」小冬聽她問出這個話，兩頰不免有些紅暈，微微的點了點頭。夏霞見了，她就慘然地道：「表姊！你勝利了。……」說完了這一句話，她伏在沙發的臂膀上又大聲地痛哭起來。小冬見她這樣慘痛欲絕的樣子，心裏似乎也有些不忍。拍了拍她的肩胛，勸道：「表妹！這個你千萬不用怨

恨我奪了你的愛，在當初我原不知你們也是心心相印的，假使我早知道表妹這樣愛他的話，我也決心放棄讓給你了。」夏霞見她硬生生的把自己的燕士奪了去，還要說這一種風涼話。便一面哭，一面冷笑道：「表姊倘然果真有這個慈悲心的話，中山公園裏也不會把他用綁票式的架去了。我以為這種現成的話，不說也得了罷！」小冬聽她諷刺自己，這就把嘴兒一撇。也冷笑道：「不過話又得說回來，燕士到底是我把他救出的，他和我結婚，也沒有什麼對不住你吧！」人家說，愛情這樣東西是最小器的，無論怎樣要好的朋友，往往爲了一同愛上了一個女人，因此弄得變成了仇敵一樣，甚至會發生了情殺的慘案。這兩句話真是一些兒不錯，兩個男子愛一個女子既是這樣，那麼反轉來說，就是兩個女子愛一個男子也是這樣的。試看本書的夏霞和小冬，她們還是十分親熱的姊妹哩！姊妹尚且如此，假使是朋友的話，那妬性不是更要利害了嗎？所以我認爲世界上最神祕之事者，唯男女兩性而已。當時小冬說完了這兩句話，她便憤憤的站起，高跟鞋走在地板上更加響了一些，便恨恨的回到自己的房中去了。夏霞胸口祇覺有股子氣憤塞住着，她若痛痛快快的哭一場，她覺得自己立刻也許會悶死的。但是她這樣放聲一哭。倒把李媽和銀菊都嚇得奔進房來。祇見小冬已不在房裏，祇有二小姐一個人在哭泣。於是一個倒茶，一個擰面巾。急急問道：「霞小姐！你怎麼啦？難道又和大小姐鬥了嘴嗎？剛才你們不是已經和好了嗎？唉！這何苦來？」夏霞却不回答，祇管哭泣。約摸十分鐘後，方才停止了，長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終是寄人籬下的苦。……」李媽她這樣說，心裏有些不自在。便憤憤的說道：「姑娘！你別說這種話，老爺太太死下來，家產差不多有五六萬，姑娘有了五六十

萬的家產，難道自己還不能過活嗎？不是我說一句丟他臉兒的話，舅老爺假使沒有這一筆巨款，他能夠有今日的地位嗎？誰不知道他是作什麼出身的？小冬她敢欺侮姑娘，我和她爸爸去告訴，看他拿什麼話來回我？……」銀菊見她滔滔不絕的還要說下去，急得走上去把她嘴兒捫住了。秋波瞅他一眼，皺了皺眉尖。說道：「李媽媽！你給我少說兩句話吧！姑娘們年紀輕，吵幾句終有的，你怎麼把舅老爺也牽連到裏面去？現在舅老爺是什麼身分？你敢這樣大嚷，那你真不怕死了。」李媽聽銀菊這樣責怪自己，她却認爲自己的理直氣壯，偏嚙嚙嚙的說道：「我說的句句是實話，可並沒有編派他的醜，管他是什麼身分？就是前清的皇帝，我也得要說上兩句，憑着我這一條老命，看他將我怎麼樣辦？」夏霞聽她愈說愈響，遂也阻止她道：「媽媽你快不要說下去，銀菊是爲的你好，你怎麼如此不明白？我問你有幾條老命？可以和他去拚。」李媽被夏霞一說，她才住了口。但尚有些不服氣，兀是咕嚕咕嚕地罵了一回，這才走出房去了。這裏銀菊又低聲兒安慰小姐一番，夏霞長嘆了一口氣，到此地步，也祇好口唸各有因緣莫羨人了。從此夏霞便鬱鬱寡歡，第二天下午吃過飯，銀菊見小姐仍是長吁短嘆。遂向她說道：「這樣好的天氣，小姐既然心裏煩悶，何不到公園裏去散一回心？却喜歡在家裏呆坐嗎？」夏霞也覺無聊已極，遂換了衣服，穿上一雙高跟皮鞋，挽了一件夾大衣，便坐車到中山公園裏來遊玩。到了園裏，祇見假山旁，茅亭裏，柳樹下，池塘畔。無不坐着對對的年輕情侶，談笑生風，真是異常的快樂。夏霞暗此紅男綠女，却是徒增惆悵而已。正在暗自傷神，忽然見前面那個湖旁的濃蔭下坐着一個西服少年，低頭瞧書。夏霞仔細一認，喲！那不是韋燕士是誰？自己正苦不知道

燕士的住址何處？今日突然在這兒相逢，這真所謂喜出望外，於是便很快的奔了過去。其實夏霞所瞧見的並不是韋燕士，却是楊逢春，這在上回燕琴的眼中已經很顯明的告訴了讀者。因了夏霞的認錯了逢春，這使燕琴的艱芳心中又引起了絕對的誤會，從此便引出下面更曲折離奇可歌可泣的故事來。

七· 換巢鸞鳳事本離奇 入室豺狼勢成玉石

楊逢春自從答應了小冬的婚事後，他的一顆心兒，想起了燕琴的深情蜜意，種種的好處，終感到了極度的不安。所以他雖然想到燕琴家裏去一次，但爲了避免內心的痛苦起見，因此他始終鼓不起這個勇氣。在這種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他也祇好忍痛割了燕琴的愛。心中暗想，好在我與燕琴是並沒有什麼婚約，所以這次我的答應小冬婚事，終也不能怪我負心的。況且這次我的被捕，完全是爲了救燕琴爸爸的性命。我是因爲愛燕琴，所以不願他們父女拆散。不過我既然有不死的希望，我終要做一個人。假使我爲愛燕琴，終於情願把性命犧牲掉。這真如小冬所說，不免太愚情了一些。死有重於泰山，輕於鴻毛，我若爲了不肯忘記愛人而寧願死於鎗下，這到底是死得太沒有價值了。我知道燕琴是個真心愛我的人，她當然也能夠原諒我的苦衷。況且愛的範圍極廣，我和燕琴雖不能達到夫妻的愛，祇要我心裏愛她，精神愛她也就是了。逢春這一種思想，原是慰情聊勝於無的辦法。不過他雖然有這一種譬解，內心到底還是感到萬分的煩悶。所以這兩天他在學校中教書，終有些侷促不安，彷彿心中壓着一塊大石般的難受。今天是星期日，而且又是各學校

開始放春假的一天，逢春原想回家裏去望母親，但是他又怕回家後也是感到同樣的苦悶，所以他拿了一本書，匆匆走到中山公園來閒坐。既到了公園，心裏依然是十分的煩燥，於是他不得不借重手中這一本書來壓制自己紊亂的情緒。他想把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完全集中到那本書上去，藉此解去了自己內心十分的苦悶。不過有心事的人，無論用怎樣的方法來約束自己，始終還是沒有效驗。逢春名義上是在瞧書，但書中究竟說些什麼？他簡直可說一些兒也不知道。當他突然被夏霞抱住的時候，他的心裏以為是燕琴。誰知抬頭望的時候，却並非燕琴，是個毫不相識的女子。這就吃了一驚，倒是愣住了一回子。夏霞既把逢春認作了燕士，她就辛酸十分的淌下淚來。嗚咽着泣道：「唉！燕士！你不能忘記我呀！你怎麼跟別人結婚了？那你心中對得住我嗎？」這兩句沒頭沒腦的話聽進到逢春的耳裏，當然是弄得莫明其土地堂。急忙把夏霞的身子推開了，向她臉兒細細打量了一回，實在並不認識。心中奇怪得什麼似的，皺起了雙眉。也急忙說道：「你……你到底是什麼人啦？我並不認識你呀！」夏霞聽他這樣說，還以為他是和小冬結婚了後，所以便假裝含糊不肯相認了。一時又氣恨又悲傷，那裏肯依他，兩手更緊抱了他的脖子，還把粉頰兒直偎到他的臉上去。泣道：「你好狠心的人兒，忘記了我也罷了，為什麼偏偏要裝做不相識呢？唉！燕士！你有了我的表姊，你竟拋棄了我嗎？逢春對於她第一聲喊燕士並沒理會，此刻他聽明白了，心中這才恍然大悟。暗想，原來是韋燕士在外面鬧的三角戀愛，因此纏夾二先生似的竟錯認到我的身上來了。心裏真是感到了萬分的有趣，便慢慢地抬起夏霞的粉頰兒，祇見那位姑娘倒也是個挺好的模樣兒。此刻兼之淚珠兒沾滿了粉紅的兩頰，更彷彿雨後海

棠，却令人楚楚可憐。夏霞被他這一陣子呆望，還以為他的良心發現了。便把明眸脉脉含情的，在他俊美的臉上逗了那一瞥哀怨的目光，搖了搖頭。淒苦地說道：「燕士！你不用望我，你難道還會不認識我嗎？那天夜裏，你對我說些什麼來？我把心兒都交給了你，你到底還要變心啊！這不是太叫我傷心了嗎？燕士！你說，你說，叫我怎麼樣的做人呢？」夏霞愈說愈傷心，她猛可的又把逢春脖子抱住了，臉兒偎在他的肩頭上，又哭泣不停。逢春聽她還是一味的把自己當作燕士！便忍不住笑起來。低低說道：「姑娘！你認錯人了，我可並不是燕士，我乃是楊逢春呀！」夏霞怎麼肯信？還把身子扭捏了一下，表示怨恨的意思。說道：「什麼羊逢春馬逢春，你不必假造名姓，我並不是瞎了眼珠，難道會不認識你嗎？雖然我也明白自己和你的交情並不深厚，但我女孩兒的肉身是完全被你赤裸裸的瞧見過了，我就非你不嫁，你即使把我整個忘記，我也情願為你終身一輩子的……」逢春聽她又絮絮地說出了這許多的話，心中雖然是感到十分的可笑，但却覺得那位姑娘倒也實在是個多情的人。便把她臉兒又捧起來，撲的一笑。說道：「姑娘！你且抬起頭兒來仔細瞧瞧我，我到底是不是韋燕士啦？」夏霞被他抬着粉頰兒，兩人明眸就瞧了一個正着。因為夏霞和燕士的相遇一共也祇不是兩次，一次是在黑夜，而且室中燈光又特別的暗淡。一次雖在白晝，但兩人還沒有談上幾句話，燕士就被小冬綁架了去。所以在夏霞的腦海裏，對於燕士臉蛋兒的印象，實在並不十分的清楚。今聽逢春這樣說，她細細的把逢春臉兒凝望了良久，說也有趣，她自己也有些糊塗起來，這少年到底是不是韋燕士？逢春被她這一陣子呆瞧，心裏也奇怪起來。暗想，我和燕士的臉兒雖然酷肖，但她既然是燕士的愛人，兩人

的交誼當然不錯。換句話說，他們友誼的時間至少在半年一年以上的。在一時之間，把我認作了燕士，也許這是可能的事。不過她現在瞧了我這許多的時候，還不能肯定我是不是燕士？這豈不是笑話呢？遂又笑道：「姑娘未免太糊塗一些了，怎麼連自己心愛的人兒也瞧不清楚了嗎？我沒騙你，我乃是真正的楊逢春。不過韋燕士這個人我也認識他的，你且告訴我，他怎麼會負心了你？」夏霞聽他這樣說，一時凝眸含顰的沈吟了一回，她似乎還有些信不過他。忽然她有了一個主意，立刻把逢春的左手拉起來一瞧，果然並沒有紗布包紮着。但她還以為是三天的隔別，也許他的鎗傷是全癒了。所以她又把逢春的手兒反來覆去的瞧了好久，却連一些兒的傷痕也沒有。一時她有些奇怪了，芳心別別的一跳，兩頰立刻便熱辣辣地紅起來。逢春對於夏霞這一種舉動，真是又奇怪又好笑。忍不住問道：「你還不相信嗎？把我的手兒瞧什麼？難道我的手兒有什麼花朵不成？」夏霞這才明白是認錯了人，她心中這一羞澀，立刻放脫了他的手，身子便猛可站起來。驚訝地問道：「你……真的不是韋燕士嗎？」逢春見她滿面嬌紅，彷彿萬分羞澀的意態，這才知道她已明白錯誤了人。忍不住嗤嗤的笑道：「姑娘！你這人真有趣極了，怎麼把自己愛人也會認錯了？不過這也難怪了你，我和燕士的臉兒實在太像了。姑娘！我告訴你，燕士和我的分別有一點，我的眉角旁有一粒黑痣，他是並沒有的，你快認認清楚，那麼以後才不會再發生錯認的趣事了。」逢春說着，還把手兒指到自己右眉角旁給她瞧。夏霞看他半認真半取笑的說着，一時想着摟抱他的情形，真羞澀得無地自容。最好此刻有一個地洞的話，她便立刻會鑽了下去的，因為聽他說眉尖旁有一粒黑痣，遂把俏眼兒隨着他手指的地方偷瞧了過去。

果然有一粒黑痣，隱現在他眉尖的旁邊。這時候夏霞心中的難爲情，真非作者一支秃筆所能形容其萬一的了。一個美麗的姑娘，錯認了她自己的情人，這在無論那個青年的心中都會感到十分的有趣和甜蜜。何況逢春知道那個姑娘還是自己要好同學的情人，所以他倒要把這件事來明白一個詳細。遂伸手把椅子的一端拍了一拍，望着夏霞不勝嬌羞的臉兒。笑道：「姑娘！你請坐下來，我也許可以給你一些關於燕士的事情。」夏霞聽他這樣說，因爲見他實在很像燕士，遂羞人答答的在他的身旁又坐了下來。可是這回她却坐在離逢春身子有五寸遠的椅子上，無限嬌媚的向他一笑。說道：「楊先生！請你恕我冒昧，我實在覺得很不好意思……」她說到這裏，低下頭兒，却再也說不下去了。逢春笑道：「這倒沒有關係，姑娘貴姓？和燕士不知是什麼關係？」夏霞這就又抬起粉臉兒，繞過媚意的俏眼兒，向他瞟了一下。說道：「我姓夏名霞，和燕士是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暗想，這叫我說什麼關係呢？因此臉兒又熱辣辣地發燒起來。逢春見她這個模樣心裏不免感到了可愛。笑道：「你怕難爲情，那麼就別說下去了。我覺得奇怪，燕士既然和你是十分的親愛，他怎麼又會忘記你？你說燕士他又愛上了你的表姊，你表姊究竟是姓什麼叫什麼的？她如何會奪你的愛人呢？夏小姐！你能不能詳細的告訴我嗎？」夏霞聽他這樣問，遲疑一回。方才低聲兒說道：「楊先生！我先問你，燕士你到底可真的認識嗎？」逢春知道她生恐我騙她，遂很正經的說道：「夏小姐！你放心，你決不是個浮滑的青年，你不信，我可以說證據給你聽。韋燕士他是二十二歲了，清華大學畢業的，家裏有爸爸和妹妹兩個人，你聽我說的可是？我和他是自小的同學呢！難道還有個不認識的嗎？」夏霞聽他這樣

說，忽然烏圓的眸珠一轉，心裏立刻有了一個感覺，便秋波脉脉地凝望着他臉兒。急急的問道：「楊先生！那麼你是不是也二十二歲？和燕士同校畢業的嗎？家裏可也有一個妹子？」逢春見她十分驚異的問出了這三句話，一時也奇怪得了不得，定住了眼珠。反問道：「哦！你怎麼知道得怎樣詳細。」夏霞聽了這話，心裏已有七分明白，不過她還疑惑着。遂又急急問道：「楊先生！我問你一句話，你別害怕，不用隱瞞，要老實的告訴我。……」逢春聽到這裏，一顆心兒，忐忑的倒是亂跳着。但他竭力鎮靜了態度，臉不改色的說道：「你祇管問，憑我所知道的，我終可以告訴你。」夏霞於是又挨近了一些身子，還把明眸向四下望了一眼，見並沒有什麼人走過來。方才湊過頭去低聲兒問道：「楊先生！三天前的夜裏，你是不是被人捉到軍部裏去過的？」逢春聽她問出這個話來，臉兒也不免變了顏色，倒是頓住了。夏霞見他驚慌的神情，也就理會了他的意思。便又微笑說道：「楊先生！你別害怕，我假使有什麼歹意的話，何必和你說得這樣輕呢？你放心，祇管大膽的告訴我。因為其中有一件非常要緊而錯誤的事情，恐怕和你也有連帶關係的。」逢春聽她這樣說，一時真弄得莫明其妙。不過瞧她的意態，顯然是並無惡意。遂在她粉臉上逗了那一瞥猜疑的目光，蹙了眉尖。也問道：「夏小姐！你這話說得使我太明白了。你不是爲了燕士的負心，所以你心中感到怨恨嗎？對於我這個姓楊的又有什麼關係？」夏霞聽他兀是不肯實說，一顆芳心，真是十分的焦急。忽然她有個主意，便瞞他一眼。又問道：「我爽爽快快的問你一句話吧！你和田小冬可不是訂過嫁娶的盟約？」逢春聽了這句話，更加奇怪得目定口呆。說道：「夏小姐和田小冬是個什麼關係？」夏霞見他守口如

瓶，這樣的仔細，真是又急又恨。遂說道：「田小冬就是我的表姊啦！你那天夜裏是不是被小冬放出的？」逢春聽了這話，猛可想起夏霞說的燕士又愛上了她的表姊，一時心裏也焦急起來。暗想，果然和我也沒有連帶關係的。遂忙說道：「不錯！田小冬和我有婚約的，但她……她……怎麼也會去愛上燕士呢？」夏霞聽他說出這話，覺得這一件神祕的希奇事情，立刻就可以明白了，不過她忽然想着小冬已和燕士結過婚了的話。芳心這一焦急，她便把兩頰漲得緋紅，頓時柳眉緊鎖，杏眼微睜。恨恨的伸手打了他一下肩胛，滿面嬌嗔的責罵他道：「你這人真是個該死的東西！你既然名叫楊逢春，爲什麼在我表姊面前要冒名韋燕士呢？這你算什麼意思？不是明明的來拆散我和燕士這一頭美滿的因緣嗎？……」夏霞愈說愈氣，她那柔和的明眸裏幾乎要冒出火星來。逢春見她這樣盛怒的樣子，同時聽了她這個話。到此方才猛可的理會過來了，不禁啊喲了一聲。暗想，我這人太糊塗了，當初我以為自己必死，冒名韋燕士，原有一層深深刻意思。不過在小冬既放了我之後，理應和她說明才對，誰知心慌意亂的，竟把這個冒名的情事壓根兒都忘記了。那可怎麼是好？遂也急急的說道：「夏小姐！你且別發怒，事情終會有明白的時候，我先問你，燕士難道在那夜也被捕了嗎？」夏霞聽他倒說得安閒，便恨恨的啐他一口。淪淚說道：「還說哩！現在明白又有什麼用？你不知道嗎？小冬和燕士他們已經結了婚啦！」逢春這就也急得跳起來了，喲了一聲。說道：「什麼？已結過婚了？統共也不過三天的日子，那裏有這麼的快嗎？」夏霞瞅他一眼，說道：「我騙你幹麼？誰不曉得小冬這妮子是多麼的武斷，說幹就幹，肯放得過人嗎？」逢春道：「縱然小冬認錯了人，那麼燕士可也有

嘴兒啣？難道不可以辯白嗎？」夏霞聽他這樣說，更嬌嗔滿面。怒道：「你還怪燕士嗎？假使你不冒名的話，小冬如何會把真燕士當作假燕士呢？小冬問燕士的年齡並何校畢業？偏你倆固然是同庚，而且又是同學，燕士雖然不承認，小冬肯放得過他嗎？你也該明白小冬是個軍部的祕書長，又是田將軍的女兒，她是多麼的有勢力，燕士在她權威之下，你叫他答應，他還有什麼辦法的嗎？唉！這真可恨極了！楊先生！我倒要問你一個明白，你既然被捉，爲什麼要冒名韋燕士？可不是存着不良的心腸嗎？」逢春聽她這樣說，一時想起小冬那夜握鎗相逼的情形，也覺得小冬是個很有武斷的姑娘，夏霞所說的話，真是一些兒不錯。猜想過去，燕士的答應和她結婚，也不是用強迫的手段嗎？不過仔細想來，事情雖然是誤會的，但也可見田小冬是那樣真心的愛我，祇可惜是弄錯了人兒罷了。逢春正在嘆息，忽然又聽夏霞說自己冒名是存着不良的心，這就又急得漲紅了臉兒，便仍舊在椅子上坐下了。明眸望着她帶雨梨花似的粉頰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夏小姐！請你原諒我所以冒名的苦衷，我可以告訴你一個詳細。我和燕士的感情彷彿同胞手足，他的確是革命軍部下工作的，不過我倒並不是對於政治有關係的人。那天晚上，我在燕士家裏吃飯，忽聽鎗聲四起，不一回，見燕士受傷逃來，謂機關破獲，街上正在大事搜抄，所以他逃進家裏來躲一躲。不料我們正在驚慌之間，外面有衛兵叩門而入，前來搜查亂黨。所以我和燕士的妹子急叫他從屋頂逃出，而我却被衛兵捕去。我因爲反正自知必死，假使他們捉人有名單的話，所以我冒認燕士。原意是代他犧牲，那麼燕士便從此不會再遭他們的捕獲了。夏小姐！你想，當初我不是一片好心嗎？但那裏曉得我這人會被小冬愛上了，她便

把我提到房中，要我答應她的婚姻，便情願放我出險。我不瞞夏小姐說，我實在是愛上了燕士的妹妹燕琴，所以絕對的不肯答應。後來禁不住田小姐的勸說，一個人性命終要的，因此我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終於答應了她，不過我這人太糊塗了，在答應婚姻之後，照理是該把真姓名告訴了她，但是我竟忘記了，唉。……這這……可如何是好呢？」夏霞聽了他這一篇話，方才明白他和燕士竟是個生死之交，一時對於他的人格，也不免肅然起敬。同時覺得表姊倒也不能怪她無禮奪愛，因為昨天她和我所說的話也都是實在情形。千錯萬錯的終是逢春冒名的錯，但是小冬和燕士生米已煮成了熟飯，這難道還有什麼挽救的辦法嗎？夏霞這樣想着，那滿眶了的眼淚，忍不住如雨一般的落下來。逢春見她這樣悲傷，心頭雖然也很難受，但對於燕士如何會被小冬瞧見的事情，却仍茫無頭緒。遂又急急問道：「燕士既然逃出了，他如何又會被小冬捉獲了呢？夏小姐！這事情你也得告訴我一個詳細。」夏霞聽了，遂也從實的把燕士如何逃入自己房中？又如何訂互不相負的誓約？並約在次日公園相晤，被表姊誤會架往西山別墅成親的話，詳細的告訴了一遍。說完了後，又眼淚鼻涕的哭道：「現在事情已到這個地步，推其原因，都是你的不好。今天我既遇到了你，那你就跟我一塊兒去見小冬，把這件錯誤的事情弄明白了。我祇要燕士仍舊歸還我，那我就什麼都不管。」逢春聽她告訴後，方知她是爲了救燕士而認識的。此刻又聽她要和自己去見小冬，這就大吃了一驚。暗想，那事情可糟透了。便急得兩頰緋紅道：「夏小姐！你是一個明白的人，雖然事情的錯誤，原是爲了我冒名而起的。不過我之所以冒名，完全是爲了一片真摯的友愛。假使我那時候果真爲燕士而犧牲了性命，夏小姐是否贊

揚我？還是痛恨我？」逢春這兩句話，倒是把夏霞問住了，不禁呆呆地出了一回子神。逢春見她回答不出，便又接着說道：「所以我說最有缺點的人是小冬，第二是燕士。小冬縱然恨燕士不該去愛上了你，但也沒有這樣性急的就結婚了。燕士既然和夏小姐有着互不相負的盟約，他又如何能夠可以輕易的答應小冬？夏小姐！你仔細想想，這話可對嗎？」不料夏霞聽了，却立刻反對着說道：「你怪小冬太性急，那你簡直是個沒有良心的人。在小冬的心裏，她把燕士這個人完全當作了你，生恐你不愛她，負心她，所以她急急的一定要和你先結了婚，使你和她的身子變成了一個，她既把處女都交給你，那麼你還能負心她嗎？所以我在未明白這事的真相以前，我是非常痛恨表姊。但我已明白了之後，我却又和她表示萬分的同情，一個女孩兒家其所以出此下策，也無非是一片癡心罷了。可憐小冬是多麼的愛你，你不給予以同情，還要責怪她，那你還能算是個人嗎？至於燕士的答應小冬，我却也認爲情有可原，我猜想燕士當初一定不答應的，不過他愈不答應，這是更給小冬疑心他要負自己的誤會，所以小冬的手段一定軟硬兼施，說不定這妮子會拿鎗來威逼他。真如你所說，一個人的性命終要的。你既然會答應她，那麼燕士難道就不該答應她了嗎？所以照我的意思，說來說去，最大缺點的人還是你自己，你想到底是不是？」夏霞這一大篇的話也是把逢春問住了，紅了兩頰，呆了一呆。但立刻又辯解道：「夏小姐！我之所以答應小冬，因爲是並沒有和人訂過盟約。但燕士既和你有互不相負之誓，豈能夠再和小冬結婚嗎？」夏霞聽了，烏圓的眸珠一轉，把手背去擦了一下眼皮。說道：「不過我心中能夠原諒他的苦衷，所以你祇管和我一塊兒去見小冬，我們四個人不是又可以成爲原有

的兩對美滿因緣嗎？」夏霞說着話，便去拉了他手，要他站起來，逢春聽了她這幾句話，心中一急，這就急出滿頭大汗。緋紅了兩頰，賴着屁股不肯站起。急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如何可以呢？他們不是已做過夫妻了嗎？……」夏霞鼓着兩腮，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殷紅的嘴唇皮子。聽他這樣說，便吓了一聲，秋波恨恨的逗給他一個白眼。說道：「哼！你這是什麼話？我既能夠原諒燕士的苦衷，你難道就不能夠原諒小冬的苦衷嗎？小冬雖然已被燕士做過了妻子，但她的心靈中是祇有你一個人，當她和燕士新婚初夜的時候，燕士祇不過代你做個肉身罷了，我相信小冬的精神上靈魂上還完全是愛着你，你豈能夠因了她並非完璧而遺棄她了嗎？我告訴你，小冬還是你的妻子，她並沒有一些兒錯處，她也並沒有一些兒罪惡。她是純潔的，她是可愛的。你不能負她，你應該仍舊履行你們的盟約，你得跟我一塊兒到表姊處去說明了，那麼燕士的人他依然是屬於我的所有。」夏霞怒氣沖沖的又說出了這一篇理由，一定要逢春似舊娶小冬做妻子。同時她把逢春的手兒拉得更有力一些，叫他站起身子一塊兒走。逢春雖然覺得夏霞的話未免近乎有些荒乎其唐，但未始沒有相當的理由。小冬的確是太愛我了，她所以肯把處女交给了我，就是來換我一顆愛她的心。可惜她是弄錯了人，把燕士會當作了我。唉！這真是一件遺憾的事情，雖然在特殊的情形之下，對於女子的貞操問題，是不應該有嚴格的考究。不過我生平是個守身如玉的青年，絕對不贊成犯二色的人。現在要把已做過人家妻子的姑娘來作自己的妻子，這當然也是使自己心有未甘的一件事情。就是以田小冬那樣身分的姑娘而說，她也未必希望把一個女孩兒家清白的身子，去嫁給兩個男子的。逢春這樣想着，他使用了一些氣力，卻反而把

夏霞的身子拉了過來。說道：「夏小姐！你且不要性急，坐下來我再和你說幾句話。」夏霞想不到自己費了許多氣力，卻一些兒拉他不動，誰知他輕輕一拉，自己身子就被他拖了過去。一時站腳不住，幾乎倒向他的懷裏去。不免紅暈了兩頰，就在他身旁坐下了。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，恨恨的說道：「你還有什麼話可說的嗎？那麼你就說罷！」逢春見她兀是薄怒含嗔的神情，這是更增加她嫵媚的意態。便笑道：「夏小姐！你這話雖然說得不錯，不過田小冬她也是學校中人，當然也明白一女不事二夫的話，雖然現在的時代不同了，但廉恥兩字決不會變更的，所以我想田小姐恐怕也未必會喜歡這樣子，倒不如索性將錯就錯的給他們成功了一對好嗎？」夏霞聽了這話，以爲他放着和尚面前罵賊禿。一時氣得柳眉倒豎，啐他一口。說道：「是不是你罵我不知廉恥？其實對於你們的事情我原不管賬的，我完全是爲了我自己的終身問題着想。小冬所以把我的燕士奪了去，這就是你冒名的罪惡。你倒說得容易的，給他們索性成功一對。那麼你把我這人將怎樣安排？我現在什麼都不管，祇要你給我向小冬去聲明一聲，把燕士歸還了我。對於你們的結合不結合？這可不幹我的事。」逢春聽她這樣說，一時倒愣住了一回子。暗想，這事情可怎麼辦？不免把兩手搓了一搓，凝望着夏霞的粉臉兒。說道：「你何必這樣專心的愛燕士？難道除了燕士之外，就再沒有別個好的青年了嗎？燕士既然會答應小冬結婚，可見他也未必真心的愛你。」逢春所以這樣的和夏霞說，他就是希望夏霞能夠不要把自己拉到小冬那裏去。但是聽到夏霞的耳裏，她卻是引起了誤會，以爲逢春這兩句話至少是含有些兒神祕的意思。一時芳心不免忐忑了一下。低了頭兒，暗自想道。本來逢春和小冬，我和燕士原是兩對美滿的

因緣。現在小冬硬生生的把燕士奪了去，就是再可以換回來的話；逢春當然也不再情願和小冬結合。我雖然和燕士再可以結婚，但到底也有些遺憾。聽逢春這兩句話，莫非他願意和我兩成功一對嗎？假使他果然有這樣的意思，那倒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。因為像逢春這樣俊美的少年，實在可說是燕士第二，我能嫁逢春，也不是等於嫁燕士一樣嗎？不過這樣羞人答答的事情，叫我一個女孩兒家怎好意思先開口呢？夏霞心中既然有了這一個存心，她當然感到萬分的難為情，兩頰就熱刺刺的紅起來。逢春見她聽了自己的話，垂了粉頰兒並不答，好像在想什麼心事般的。遂又說道：「夏小姐！我想燕士和小冬既然已成夫婦了，那麼我們又何苦一定要拆開他們？像夏小姐這樣才貌兼備的姑娘，要再配一個如意郎君，那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，所以我的意思，你就別和他們辦交涉去了，不知你肯答應嗎？」夏霞聽他這樣說，芳心不免蕩漾了一下。慢慢地抬起螓首，在淡淡的春陽光芒下繞過無限媚意的俏眼兒！向逢春的臉上逗了那一瞥多情的目光？嫣然的笑道：「楊先生！你這個話說得有趣，像我夏霞那樣才貌醜陋的女子，要再找個像燕士那麼勇敢俊美的少年，恐怕是很不容易，我想除非你楊先生給我介紹一個吧！」說到這裏，很羞澀的一笑，卻又盈盈的瞞了他一眼。逢春再想不到她會和自己說出這一句話，一時倒望着她愣住了一回。窺測她嬌羞的意態，似乎她末一句話，是含有神祕的意思。心中也不覺蕩漾了一下，但是他腦海裏立刻有一個感覺。自己第一次答應小冬的婚事，實在是出於萬不得已的。因為我的良心，終感到很對不住燕琴。這真是老天可憐我的，所以小冬會把燕士錯認了我，那麼使我不是仍舊和燕琴有結合的希望了嗎？現在我和夏小姐若再發生愛情，這不是

明明的在自尋煩惱嗎？逢春心中這樣一想，他便假裝木人似的呆了一呆。望着夏霞又笑道：「夏小姐！你這話真太客氣了，像你這樣美麗的姑娘再說是醜陋的，那麼醜陋的姑娘不是更多了嗎？至於你要我介紹一個勇敢而俊美的少年作朋友，這我一定可以答應你的。因為我的同學大都和燕士一樣俊美的。」夏霞聽他並不表示一些兒意思，芳心好生怨恨。暗想，我和你說的話是再明顯也沒有了。不料你這人好呆笨，難道一些兒也不懂我的意思嗎？假使要我再說得明白一些兒，這我一個女孩兒家到底太不好意思罷。夏霞心中正在猜想逢春所以不表示意思，還是真的不敢冒昧呢？抑是故意裝做含糊的來刁難我？誰知逢春卻站起來，說道：「夏小姐！我還有一些兒事，要先走一步了。對不起！我們改天再見罷！」夏霞突然聽他要走了，這才理會他是假意敷衍，其實原明白自己的意思。不過有些奇怪，像我這樣的姑娘，那一處長得不好？他要不愛我？就在這個疑問之後，她猛可理會了。因為剛纔他自己也告訴過我，說所以答應小冬婚事也是萬不得已的事，他最心愛的人還是燕士的妹子燕琴。夏霞既明白了後，她一顆芳心真有說不出的怨恨和羞慚，一時也管不得許多，伸手立刻把逢春拉住了。說道：「慢着，你且坐下，我還有許多話要跟你說。」逢春是個多麼聰明的人，他所以要走了，還不是爲了避免她的纏繞嗎？不料她竟拉住了自己，一時覺得走又不好，不走又不好，那可爲難極了。眸珠一轉，忽然計上心來。笑道：「夏小姐還有什麼話？要跟我說？我想改天再談吧！這兒我可以給你留個地址，因爲今天我實在還有些要緊事。」夏霞雖不知他是否真要有要緊事？不過猜想起來，終是虛構的成分多。心中由怨恨不免變成惱怒起來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向他一瞪。嬌叱道：「你不要推

三阻四的騙我，快給我坐下，我祇和你說幾句話！就準定給你幹要緊事去。」逢春被她勸了怒，心中不知怎的也會害怕起來。祇好又在她身旁坐下，對她賠了笑臉。說道：「夏小姐！你切勿誤會，我真的有要緊事情在四點鐘的時候，現在三點三刻，我就和你再談一刻鐘的話。」說着，還把手腕伸到夏霞面前，給她瞧錶上的時間。夏霞却並不作答，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楊先生！我老實的和你說一句話，一個年輕的人，不能太無人道。我和燕士原是一對美滿因緣，現在小冬給我拆散了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你楊先生給我們打開的。楊先生沒有小冬做妻子，反正還有一個燕琴小姐在着。不過你也該爲我終身着想，叫我到那裏去再找一個燕士來哩？今天我不遇到你也罷了，既遇到了你，這個問題就得你給我解決。不然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。」逢春聽她說到這裏，見她眼淚盈眶的似乎欲掉下來的神氣，一時真急得滿頭大汗。說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：我有什麼解決的辦法呢？你不能向我交涉，你應該向小冬去交涉呀！」夏霞見他這樣無情，把要淌下來的眼淚又收住了。哼了一聲，鼓着小腮子，怒氣沖沖的說道：「你把干係都脫盡了，天下沒有這樣容易的事情。我現在給你條路，任你走那一條。第一，我和你一塊兒到小冬那裏去說明，把燕士仍舊歸還我。第二，你假使不肯去說明，那麼我就代小冬的地位，依然履行你倆所訂的盟約。……：你說，你倒底喜歡走那一條路？」逢春見夏霞手兒緊緊捉住了自己，微側了粉臉，把兩眼又盯住着自己，要自己回答她一句話。心中這一焦急，把兩頰便漲得緋紅。望着夏霞的嬌容，却再也說不出一句話兒來了。夏霞見他不答，真是又羞又恨。便說道：「逢春！我告訴你，我這個意思，你決不能怪我無恥。燕士既代了你的地位，我當然便代了小冬的地位，這是

一個很充足的理由，你豈能不答應？你若不答應和我結婚，那你就是不答應和小冬結婚，換句話說，你就是遺棄我，遺棄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，你難道要犯罪嗎？」夏霞這種近乎滑稽的理由倒也說得十分充足，把個逢春竟說得無話可答。良久，方說出一句道：「她是她，你是你，這……怎麼可以呢？」夏霞見他兀是不答應，一時覺得女孩兒家在一個年青男子面前有這一種要求，實在已是很失了姑娘的身分，現在被他一口拒絕，這叫我怎能丟得下臉兒呢？因此心裏悲酸已極，猛可投入逢春的懷裏。嗚嗚咽咽的哭得很傷心道：「逢春！你害了我，你害了我的終身，我不要再做什麼人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好了。」逢春被她這麼一來，真也弄得啼笑皆非。暗想，像你這麼一個美麗的姑娘，照理，我是很喜歡答應你。不過我既一錯在前！豈可以再錯在後？以前的答應小冬，這我在燕琴那裏還可以說一句情有可原。這次我若答應夏霞，那我真太對不住燕琴了。逢春既然這樣想着，所以夏霞無論哭得怎樣傷心？他除了可憐她的癡心外，卻再也不肯答應和她結婚。不過公園是一個公衆遊玩的場所，他們兩人這樣的一哭鬧，不免有許多遊客來注意。逢春這一焦急，真是非同小可。急忙扶起她身子，柔聲兒的說道：「夏小姐！你快別哭，這是公園裏呀！被人家瞧見了，那可不是笑話嗎？」夏霞抬頭向四下一望，果然有許多遊人在停步注意。這就慌忙收束淚痕，不免也羞得兩頰緋紅。逢春因為遊人們並不走開，而且還在竊竊私議。因此拉了她手，站起身子。說道：「夏小姐！我們到外面去談吧！」夏霞也覺得再不好意思讓人家注意下去，於是點頭答應。逢春便挾了書本，和夏霞一同步出了中山公園。兩人出了公園。夏霞道：「我們且到萬家春館子裏去吃一些點心，你不能拒絕。」逢春因為她已

聲明在先，叫自己開口不得，祇好含笑答應。於是坐車到蕩家春，兩人攜手登樓，侍者招待入座。夏霞點了蝦仁水餃，雞肉大包等點心，然後又向逢春說道：「你到底答應不答應？」逢春握了茶壺，先向她盃中篩了一盃。望着她粉臉笑道：「你且別性急，我好好兒和你談一談。」說着，便自己也篩了一盃，很安閒的喝了一口。因為見夏霞兀是呆望自己，便笑道：「夏小姐！你話也說得許多，你快喝盃茶。」夏霞聽他這話，倒又好像很多情。不過瞧他態度，似乎在想什麼計劃。因又急急的道：「逢春！我不渴，你既然好好兒要和我談一談，那麼你就快談呀！」逢春見她性急這分兒模樣，不免噗哧的一笑。說道：「像夏小姐那麼的人兒，我實在也很愛你。……」夏霞聽這話，兩頰一紅，不禁嫣然一笑。但立刻又嬌嗔道：「我不要你說那種虛偽的話，你到底願不願意答應我的要求呢？你說，你快說！」逢春笑了一笑，瞧着她那種嬌媚的神情，心裏倒也蕩漾了一下。遂很正經的說道：「夏小姐！我認爲結婚是人生最重大的一件事，對象的選擇，必需有個鄭重的考慮，並深刻的認識，那麼纔有幸福的家庭。假使盲從的愛情，那實在很不合理。所以我叫我立刻答應你，這我如何能夠答應得下？至於我的答應小冬，燕士的答應你，這是因爲我倆得你們的相救之恩，所以這個又作別論。就是小冬的強迫燕士結婚，也是小冬的誤會所致。說到我和夏小姐，既無一些兒交情，又沒一些兒誤會，那麼你怎可以強迫要我答應？這個我覺得不近人情。但是話得說回來，夏小姐所以要嫁給我，也因爲我和燕士的臉兒，年齡都相同。這一半是你的癡心，一半是你的多情，我既不是木石，我怎能不動心？不過和你完全是萍水之交，一切還都是茫然。若貿然和夏小姐訂了婚約，我固然不知道你是否

是我理想中妻子？就是你也不知道我到底可是你理想中的丈夫？所以我的意思，結婚的事情且慢談，我們先結個朋友，假使果然情意相投的話，我們再談婚約的事情也不遲，你說我這話對不對？」夏霞聽他說出這一篇的話，覺得也很有道理。不過他是愛上了燕琴的人，這話也許是緩兵之計。因此也說道：「你這個意思假使真心的話，我當然也很贊成。但我所怕的，你也許是假意敷衍，因為我知道你是很心愛燕琴的。」逢春聽她這樣說，覺得夏小姐真的也癡心得可憐，遂沈吟了一回。說道：「我雖然愛燕琴，但我也忍不住愛你，假使你信不過我，我可以和你立一個約，就是在三年之內，我決不和任何一個女子結婚。那麼我們有了三年的認識，不是終也可以知道彼此是否有結婚的可能了？你說對不？」夏霞聽他這樣說，一顆芳心，倒也甚為感動，不免淌淚說道：「你這話是否真心？假使騙我，那你怎麼樣？」逢春因為她淌淚，一時被情感所衝動，遂忘其所以的把那根象骨篸拿來，一折為二。說道：「我假使騙你，我就和這篸子一樣。」夏霞見他這樣子，索性把眼淚更淌了下來。逢春既把篸子折斷了，倒又懊悔起來。不過事既如此，我就三年內守約是了。於是反勸慰她說道：「夏小姐！你別傷心，現在你終信得過我了。我寫給你兩個住址！你以後要找我，就請常來玩玩好了。不過在家的日子很少，所以你還是到我校中來比較好。」一面說着，一面撕了一頁日記簿，取出自來水筆，寫了兩個地址，交給夏霞。夏霞聽他這樣安慰，芳心這才相信了，便把紙兒藏入袋內，明眸脉脉地凝望着他，表示很感謝的意思。兩人從萬家春館子吃畢點心走出，時已入夜，於是彼此握手分別。逢春回到家裏，見母親躺在床上，輕妹妹告訴，方知母親有些寒熱，一時不免又愁上眉梢。玉

春見哥哥憂形於色，便悄悄的說道：「哥哥！你別發愁，母親這病不要緊的。我告訴你，琴姊來過了，她說當你被捕那夜，她哭了整整一夜，幾乎不願再活下去。後來她一聽哥哥已脫險，她又喜歡得什麼似的回家去了。」逢春聽了這話便拉了玉春的手到窗旁，也低低的說道：「妹妹！你可曾把田小姐的事情告訴過燕琴嗎？」玉春烏圓的眸珠一轉，搖了搖頭。抿嘴笑道：「母親和我都沒有告訴她，我想着琴姊假使得了這個消息，她心裏真不知道要傷心得怎麼樣兒哩！唉！……」玉春說到末了，似乎很悲哀的還嘆了一口氣。逢春聽妹妹說沒有告訴，心裏真是十分喜歡。便悄聲兒笑道：「妹妹！你不用代琴姊傷心，現在我和她又有的結合的希望了。」玉春聽了，好生不解。便凝眸含顰的問道：「哥哥！你這是什麼話？你不是說已經答應田小姐的婚事了嗎？」逢春很欣慰的笑了一笑，便把自己遇見夏霞的事情，向妹妹低低告訴了一遍。玉春撇着笑渦兒，嗤的一笑。說道：「天下那有這種有趣的事情嗎？不過夏小姐要纏繞着你，那你不是又要左右為難死人了嗎？逢春沉吟了一回。笑道：「我想這且別管她，反正我沒答應夏小姐的婚事，那麼將來終有個解決的辦法。」兄妹倆說了一回，楊老太也醒來了。她見兒子回來，似乎很安慰，問學校裏可放春假了嗎？逢春坐到床邊，說道：「學校是今天放春假的，母親怎麼會病了？」楊老太道：「沒關係，明天就好了。黃媽呢？他晚飯作得怎麼樣了？玉兒到院子裏去瞧瞧她，也許你們都餓了吧！」玉春道：「黃媽正在燒菜，一回兒就舒齊了。媽媽！我告訴你，田小姐被章大哥做妻子了呢！你有趣不有趣？」楊老太聽了，也不明白，忙問這話怎樣講？玉春這就絮絮地照着逢春說的再告訴了母親一遍。楊老太聽了這情景，也不禁好笑起來。一

回，黃媽把飯菜端上。兄妹倆人便坐下吃飯，楊老太祇喝了一口稀粥。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，逢春原想今天去望燕琴，不料母親的熱勢很盛，一時不敢離開床邊。意欲請個大夫瞧瞧，無奈楊老太肉疼金錢，所以不要瞧。幸喜第二天熱度倒又退去了，這日下午，逢春見母親睡着了，妹妹坐在桌邊溫習功課，於是叮囑她好生侍候，他便抽空到燕琴家裏去。門役阿三告訴道：「楊少爺！你來得正好，快快進去瞧瞧我的老爺，比你早一步，那個姓黃的衛隊長又來了呢！……啊啲！……不過你……也不能進去……他不是認識你的嗎？」逢春一聽姓黃的衛兵到這兒來，猛可想着他莫非在轉燕琴的念頭嗎？一時也管不得許多危險說聲不要緊，他身子便飛樣的奔了進去。不料到了室內，却是悄悄的一無人聲。正在奇怪，僕婦朱媽急急從樓上奔下，臉無人色，一見逢春，便忙叫道：「楊少爺！你快到樓上去救我老爺的性命，那個大兵要用鎗殺死我的老爺了呢！」逢春一聽這話，也不問她詳細，就直奔樓上。既到了樓上，他却又放輕了步伐，悄悄地移到柏村的房門口。祇聽有人大罵道：「好大胆的老東西，你敢欺騙我嗎？我若不結果你，怎消我心頭之恨？」逢春聽了這話，心兒如小鹿亂撞。跨步入室，祇見柏村躺在床上，黃強握着手鎗，背着自己站在床邊，對準了柏村預備開鎗的神氣。柏村臉似死灰，顫抖着道：「我是有病的人……」柏村話還未完，逢春就奔到黃強的身後，將他一把抱住。同時把手兒捏着黃強那隻握鎗的手腕，狠命的向下揪去，祇聽砰砰兩響，那鎗彈早已由樓板直穿到樓下而去。齊巧落在朱媽的身旁，心裏這一吃驚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她的身子便跌倒地下去了。

燕翦春愁

馮玉奇著

八·避禍殃全家人渙散 起誤會痛挖一寸心

燕琴在中山公園裏突然瞧見一個美麗的姑娘，把自己的心上人緊緊抱住了。當時她的芳心裏，不但是酸溜溜的難受，而且是更覺十分心痛，她心裏想着，怪不得逢春脫險後，他就一次不來，原來他已結交了一個美麗華貴的女朋友了。唉！我一片的癡心對待於他，不料他竟忘記我了。可見世界上的男子，都是見一愛一個個的多，決沒有一個肯講真正愛情底人的。燕琴今天去華華中學找逢春，原是他商量解救黃強強迫結婚的辦法。不料無意中被她發覺了逢春另有愛人的祕密，一時她萬念俱灰，便回身急急的奔出公園去。燕琴奔了四五百步，忽然她又停住了。暗想，莫非我瞧錯了人嗎？因為在我的印象中，似乎逢春決不是那樣一個愛不專一的青年。所以她把身子躲在樹叢裏，俏眼兒又偷偷地張望過去。祇見那個西服少年還不是楊逢春嗎？旁邊那個少女的舉動，真是十二分的肉麻。諸位，你道燕琴瞧見了什麼？原來正是夏霞抱住逢春當作燕士的當兒，夏霞把臉兒緊緊地偎着逢春的頰邊。你想，這種親熱的情形，瞧在燕琴的眼裏，不是要氣得妬火中燒了嗎？所以她恨恨的啐了一口！暗自罵聲好不要臉兒的東西，遂轉身真的奔出公園去了。燕琴走在歸家的路上，腦海裏兀是映出逢春和那姑娘臉兒親熱的情景，真是愈想愈氣，愈氣那心兒也

愈悲傷，因此那淚珠兒終於拋了下來。燕琴覺得自己和逢春的認識，足足已有五個年頭。這在五年中，我們雖然心心相印，但連握手的時候也很少，想不到他和那個姑娘竟有這種親熱的表示。從這一點猜想，很顯明的他們感情要比我深厚得多了。逢春往日對我所說的話，可見也全都虛偽的了。燕琴心中既然有了這一層誤會，覺得自己被黃強看中，已經受了重刺激，如今在一度刺激後又加上了一重刺激，她那顆脆弱的小心靈兒怎能禁受得住？所以她的神經有些模糊，她祇覺心兒是有人在摘一樣的痛苦，她想哭一場，但是在大街上她又怎能夠哭得出？因此她把無限的悲痛祇好悶在心坎裏，把傷心鬱悶着，那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。這時候的燕琴，她倒有死的念頭。她想，反正自己的知心人又被人奪去了，後天若不逃走，必定要遭黃強的污辱，那叫我做人還有什麼趣味呢？燕琴低了頭兒一路急急的走，一面胡思亂想的忖着，自己也不曉得到底走了多少路？同時也不知道走的可是回家那一條路？直等有人拉住了她，她方才清醒過知覺來。連忙回眸去望，不料却是自己的要好同學鍾雪影。雪影見她滿頰含淚，心中倒暗吃一驚。急忙問道：「燕琴！你到什麼地方去？幹麼這樣的傷心，莫非家中發生了什麼事情嗎？」燕琴聽她這樣問，向四周望了一眼，原來自己是走錯了方向。若再走下去離家的路就愈走愈遠了，這就愣住了一回子。因為在一個同學面前，終不好意思把自己愛人變心而所以淌淚的話告訴，於是她且不作答，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抬上手去，在頰上擦乾了眼淚。然後方說道：「雪影！這事情說來話長，我真氣糊塗了。」雪影凝眸含顰的望着她一回，似乎有些奇怪。又問道：「昨天上午你不是還好兒來學校讀書的嗎？到底爲了什麼事情呢？你竟氣得這個模樣兒？」燕琴

說道：「這兒大街上不是說話的地方，我們且找個坐處談吧！」雪影忙道：「那麼你就到我家去坐一回兒吧！我家離此不遠哩！」燕琴點頭道：「也好，我也好久沒來拜望你的爸媽了。」兩人說着話，已是攜手轉入一個胡同，約模四五十步路，走到一個石庫門的面前。雪影伸手按了電鈴，不多一回，老媽子來開門，一見燕琴，便笑道：「韋小姐好久不來玩了。」燕琴含笑點頭，一面跟雪影到書房間，祇見鍾老太和雪影的嫂子陳月英都坐在裏面。月英手裏拿着活針，還在刺繡。她見姑娘和燕琴進來，便笑盈盈的站起，把活針放過一旁。說道：「韋小姐！今天是什麼風兒吹過來的？莫非姑娘到你府上來請的嗎？」燕琴一面向鍾老太請安，一面向月英逗了一個嬌嗔。笑道：「大嫂又要挖苦人家了，你問問雪影，前幾個星期學校裏功課忙不忙？」月英一面抿嘴兒笑，一面親自在白銅暖壺裏開了四盃玫瑰茶，一盃給鍾老太，兩盃放桌上，一盃又親手捧給燕琴。說道：「我和你篩玩笑，你怎麼就給我白眼看了？快喝盃茶，消消你的氣。」燕琴忙着接過，連說多謝，忍不住嫣然笑了。鍾老太這時笑問兩人怎麼遇見的？雪影道：「我路上遇見她的，不料她走路上一個人暗暗的傷心着，燕琴！到底爲了什麼事？你現在不是可以告訴我了嗎？」鍾老太和月英聽雪影這樣說，一時都很奇怪，四道目光都向燕琴臉兒上望來。祇見此刻她的柳眉果然鬢蹙了，同時粉頰上還籠罩了一層憂容。燕琴坐在桌旁，放下手中的茶盃，低低的又嘆了一口氣。方才說道：「那天晚上爲了搜查革命軍的人兒，不是挨戶的都來抄搜過嗎？」雪影忙道：「是呀！第二天報上我也瞧到這一件消息，但我們這兒一段却沒有來搜查過。你且說下去，後來怎麼樣？」燕琴道：「到我家來搜查却有二十多個衛兵，其中一個衛隊長叫

黃強的，他當時見了我，便起了歹意。過了幾天，他便來和我爸爸商量，說要娶我作妻子。我爸爸怎麼肯答應？所以推說我已許配了人家的。不料這個毫沒人格的強盜，便拔出鎗來威嚇爸爸，說不管許人不許人，他終要娶我作妻子，假使不答應，便一鎗把我爸爸打死。我因為恐怕這種蠻不講理的忘八，真的下了辣手。祇好假意先答應他，叫他三天後來成親，他方才冷笑着走了。不過答應是答應他了，現在用什麼方法來避過後天的難關呢？我和爸爸商量之下，便決定大家暫時到外面去躲避一下。但我想着自己一個很自由的人，爲什麼要受這樣的束縛呢？豈不是叫我心裏傷心嗎？」三人聽了燕琴的告訴，大家都不勝憤怒，連罵豈有此理，一個軍隊裏可以那樣倚勢欺人，這還能成功大事嗎？雪影更倒豎了柳眉，咬着銀齒，恨聲不絕的道：「那麼你爸不會到軍部裏去告他的嗎？這種事情若給他做慣了，北京城裏年輕的姑娘也不是都要胆寒了嗎？唉！這還成什麼世界？他們真比強盜土匪還兇惡哩！可殺！可殺！我就希望革命軍能夠早一日到北京，這真是我們小百姓重睹天日的時候了。」月英也很生氣的道：「唉！想不到田將軍部下的軍隊竟有這樣的腐敗。韋小姐！那麼你預備到什麼地方去躲避呢？不知你們在北京可有什麼親戚嗎？」燕琴搖了搖頭，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北京城裏我們就沒有什麼親戚，照爸爸的意思，他說索性遷居到上海去，看他還有什麼辦法嗎？不過時間又這樣侷促，所以我心裏焦急真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哩！」鍾老太聽燕琴這樣說，便很憂愁的說道：「韋小姐和我雪影不是這學期都可以畢業了嗎？你若到上海去，就不能畢業了，這是多麼的可惜。所以我的意思，假使韋小姐願意到我家來住的話，這我倒很喜歡的。」雪影原也有這個意思，祇不過自己不敢作

主。不料聽母親這樣說，心裏便十分的喜歡。拉了燕琴的手，瞷她一眼。笑道：「燕琴！你就準定住到我家裏來，我一個人正苦沒有作伴哩！」燕琴想不到雪影母女倆有這樣的熱心，遂笑盈盈的站起身子，走到鍾老太的面前，深深的鞠了一個躬。說道：「多承伯母這樣見愛，我心裏感激還來不及。那裏還會不願意嗎？」鍾老太忙說道：「韋小姐！你別客氣。不過你雖然有住處了，你的爸爸怎麼辦呢？」燕琴凝眸沉思了一回，說道：「爸爸倒有法子可以想的，因為在北京他也有許多的好朋友，想來終可以去躲避幾天的，而且他也許要到上海去一次。」鍾老太點頭說道：「這樣很好，那麼我也不留你吃晚飯，你此刻快回家去告訴你的爸爸，整理一些衣服和書本，明天就一早到我家來好了。」燕琴點頭答應，於是作別而去。雪影親自送到門口，燕琴握着她手，很感激的說道：「你待我這一份情意，我心裏感激着你是了。雪影笑道：「你別說這樣話，我們同窗多年，原像自己姊妹一樣的。」燕琴連連搖撼了她一陣手，方才坐車回家去。到了家裏，柏村問道：「你可是在逢春的家裏嗎？碰到了他沒有？」燕琴聽爸爸還提起逢春這個人，心裏這就十分的怨恨和憤怒。不過爸爸既不知逢春已另有愛人，他如何曉得我心裏痛恨他呢？遂裝做毫不介意的模樣，絕對不顯形於色。說道：「我沒有在楊先生家裏，爸爸！剛才我曾到同學鍾雪影家裏去，和他們談起這件事情，鍾伯母很同情我，她叫我住到她家裏去，我想這學期是可以畢業了，若就此輟學，那很可惜，所以我已答覆她明天早晨過去，爸爸的意思怎樣？」柏村聽了，很是歡喜。說道：「我心裏擔憂的就是你一個人，現在你既然有安身之所，我一個人就什麼地方都可以去。不過那姓鍾的同學家境怎樣？平日和你是否很知己？」燕琴

點頭道：「我們一級裏兩人算最要好了，她家是住在南城紫金街第一胡衕裏，爸爸是銀行裏做經理的，家裏有母親有哥哥嫂嫂和她自己，一共五個人，是很富裕的。」柏村道：「那很好，你就準定住到她家裏去吧！不過人家這樣好，我們該拿什麼謝謝他們呢？」燕琴道：「這個以後再說罷！反正他們是有錢的人家，她所以留我住，完全是彼此感情好，豈要我什麼謝她們嗎？」柏村吸了一口雪茄，點了點頭，低頭又沉思了良久，忽然他抬頭說道：「那麼你此刻該快去理衣箱了。」燕琴見爸爸彷彿在計劃以後的事情般的，正欲動問，忽聽他這樣說，於是站起身子，走了兩步，但立刻又回頭說道：「那麼爸爸預備怎麼樣呢？」柏村道：「我想先到朋友家裏去暫時住兩天，然後預備到上海去一次。唉！在這暗無天日的北京城裏也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了。」柏村說完了後，又連連嘆氣，若有無限扼腕之意。燕琴聽爸爸要到上海去，一時也不曉得爲什麼？心裏祇覺得十分悲酸。眼皮兒一紅，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暗想，好好兒的一分家庭，爲了環境的不良，使我們三個人各自東西，哥哥那天走後，不知又在什麼地方？是否動身到廣東去了？自己在不幸遭遇之後，又受到了一重失戀的打擊，這彷彿屋倒碰着連夜雨，思想起來，覺得無一不是傷心的資料。因此她滿眶子裏的眼淚，便再也忍不住淌了下來。柏村見女兒淌淚，也暗自傷神。說道：「你別難受，我們暫時分離，將來終有長聚的日子。我希望着，終有那麼一天，光明會顯現在我們的眼前。」燕琴沒有話說，呆住了一回，方才到樓上整理衣箱去了。這天晚上，燕琴躺在床上，腦海裏不免又浮起公園裏逢春和那姑娘親熱的一幕，一顆芳心，祇覺疼痛異常。抱着被兒，却是暗暗又哭了一夜。因了這一夜的哭泣，第二天早晨就起得遲

了一些兒。燕琴還祇有在對鏡梳妝，見爸爸已踱進房來。他手裏拿着一個存摺，向燕琴說道：「這兒是一千塊錢，琴兒！你拿着，萬一有什麼急用，也不至於發生什麼困難了。」燕琴把面巾拭了一下嘴唇，當她回身過來的時候，父女倆臉兒就瞧了一個正着。於是各人的腦海裏都有一個感覺，柏村心裏想，女兒的臉上雖敷有一層香粉，但到底掩不住她紅腫的眼皮，顯然昨夜是哭了一夜。在柏村雖不曉得女兒的哭是爲了多種的刺激，但自己的心靈上就會更感到十二分的慘痛。燕琴心裏也在想，祇不過三天的時間，爸爸的臉兒不但是瘦，而且是黃，可見他老人家表面雖沒有什麼，內心的憂煎，真比我們作兒女的更加利害着十分哩！說起來當然是很傷心的，一年以前，哥哥和我都在他老人家那裏依依膝下。一年以後的今日，却要各奔東西，勞燕分飛。也不曉得到什麼時候，再能夠父子兄妹相聚在一塊兒呢？兩人心中既然都有悲思的情緒，各人的眼眶裏也就貯滿了不少的淚水。柏村見女兒並不來接存摺，祇管呆望自己出神，彷彿盈盈淚下的神氣。爲了避免彼此心痛起見，他是竭力忍住了眼淚。很自然的說道：「琴兒！你不用傷心，在同學家裏住着，一切都自己小心。回頭你到我房中來吃早點……」柏村說着，把存摺已塞到她的手裏去。他似乎不敢和燕琴多說話，爲的是又怕引起各人的傷心，所以他又很快的走出房去了。燕琴雖然也要說幾句保重的話，但喉間始終有骨鯁住着。她也明白父親所以急急退出房去的原因，於是在柏村身子消失了之後，她那淚珠兒便像泉水一般的湧上來。燕琴和柏村臨別的時候，是緊緊偎在爸的懷裏。柏村撫着女兒的頭髮，雖然是竭力鎮靜了態度，但喉間兀是有些顫抖。說道：「孩子！不要難受，假使我在到上海去之前，一定還會來望你的。車子等着，

你快去吧！」燕琴在萬分依戀不捨之下，祇說得一句爸爸也快離開家罷！便洒淚走了。柏村待燕琴走後，他便把門役阿三和僕婦朱媽喊來。說道：「我預備到上海去一次，家裏就由你們兩人好生看管，切勿有誤。明天假使這個黃隊長來，你祇說這座房子已讓渡給別人家是了。」阿三和朱媽聽了，連聲的答應。這裏柏村正預備動身到朋友家裏去，誰知忽然頭暈目眩，一陣泛漾，頓時把早晨吃下的點心全都嘔了出來。經此一嘔，臉色灰白，身子有些搖搖欲倒。急得阿三連忙把他扶住了，急問老爺怎麼了？柏村這時頭暈更劇，兩眼昏暗，自知難以支撐。遂忙說道：「你快扶我上樓去睡罷！」阿三朱媽於是把柏村扶到樓上，給他躺倒床上。誰知這一睡下去，柏村肌身發熱，竟病了起來。那時柏村心裏固然焦急，就是阿三和朱媽也急了起來。朱媽道：「老爺既然病了，要不要把小姐去喊回來？」柏村搖頭道：「她已脫離虎口而去，這……怎能把她再喊回來？你千萬別去喊。」阿三道：「我想請個大夫來瞧瞧吧！吃些藥水，也許明天就好起來，那不是大幸嗎？」柏村對於阿三這個主意倒很贊成，便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那麼你快去請章伯雲西醫，他和我認識的，你說是我病了，他就立刻會來的。」阿三答應！便匆匆去了。約摸一個鐘點，章伯雲果然來了。因為是相識的，所以免不得先問候了一番。忽後診過脈息，用聽筒聽過胸部。說這病是因為內受積鬱，外感風寒，所以是沒有什麼危險。祇不過要放開胸懷，靜靜休養，自然癒可。說着，又配了兩瓶藥水。因為醫務很忙，所以就匆匆別去。柏村吃了藥水後，滿想預備第二天終可以好了。不料頭暈雖瘳，而全身無力。要想勉強起身，也是萬不可能。一時心中倒又暗暗焦急，今天是黃強來結婚的日子，他見燕琴不在，萬一發起獸性

來，我的性命不是要完了嗎，不過仔細一想，覺得國有國法，軍有軍法，無論黑暗到如何地步？難道他就不怕軍法懲辦嗎？他若將我打死，他自己恐怕也是犯了死罪哩！柏村這樣一想，他心裏就胆壯不少，不過在黃強未到之前，他那顆心兒就會別亂跳着。時間這樣東西也很會作怪的，假使你嫌它過得慢，它真像爬一樣的十分慢。倘然你嫌它過得快，它偏偏像飛一樣的快。所以在柏村心中祇覺一霎那間，時鐘已是噹噹敲着下午二時了。這時候柏村的心兒是到了極度的緊張，身子睡在床上彷彿有針刺，他覺得混身都感到不舒服。已經是生病的人，更要加這一陣子的恐怖和焦急，你想柏村的痛苦，還能夠形容得出其萬分之一嗎？但是魔鬼一樣可怕的黃強底身子，終於由朱媽伴到了柏村的眼前。柏村既見到了黃強，他的心兒倒反而安定了許多。祇見這忘八今天還新剃了頭，把面部上的鬚髭都修光了。他見柏村躺在床上似乎還不信他真有病，伸手把他摸了摸額角，果然有些燙手。這才退到椅子上去坐下了，向柏村望了一眼，似乎很關心的樣子。問道：「韋老伯！你好好兒怎麼病起來了？大夫可會瞧過沒有？」柏村把手指着桌上的藥水瓶，很吃力似的說道：「大夫瞧過了，可是也不見什麼效驗。」黃強却並不注意他這幾句話，他把朱媽倒出的茶盃拿着喝了一口，那雙賊眼斜溜了過來。說道：「韋小姐呢？她可是躺在房中怕難為情嗎？」柏村聽了這話，心頭開始又跳了跳。把眼睛望望對過櫥門邊站着的朱媽，祇見她也在皺了眉兒發急。柏村在這一急之下，倒是急中生智。便微笑道：「黃隊長！這事情很抱歉，爲了我的病，女兒已到上海去請有名的醫生去了，所以對於結婚的日期，不得不展期幾天，待我病癒之後，我還預備好好兒的熱鬧一下哩！」黃強聽他這樣說，便凝眸作個沉思的樣

子。心中暗想，這老東西病倒是真的病，不過北京城裏的醫生可也不少，難道偏要到上海去請的嗎；從這一點猜測，這事情就有些靠不住。便瞪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你別胡說，北京城裏難道就沒有好的醫生了嗎？韋老伯！我關照你，彼此說好了的婚約，你不能賴的。否則，哼！任她生了翅膀，可也逃不出我的手中。」黃強說到這裏，把右拳在左手心裏一擊，表示很有把握的神氣。柏村竭力鎮靜了態度，微微的一笑。說道：「黃隊長！你不要發怒，小女已經動身到上海去了，那又有什麼辦法？就是要結婚，不是也要等她人兒回北平來嗎？」黃強一聽這個話，他心裏開始焦急起來了。覺得在北京城裏固然是自己的勢力，可是出了北京城，那事情可就糟啦！於是他猛可站起身子，把皮靴在地板上狠命的一頓。大喝道：「什麼？你把女兒放走到上海去了嗎？那你這老忘八蛋不是存心毀約嗎？我當初可給你五百元聘金的，你既不答應了，何以却把聘金收了？真是該死的東西，你難道是不怕死的？」柏村聽了這話，不禁冷笑一聲，把手又指到床邊的那張梳妝檯去。說道：「聘金！那可不是笑話？你瞧，放在這兒，分文未動，假使你信不過我，那麼你請拿去！」黃強一聽這話，真是火星穿頂。立刻把手鎗拔出，走到他的床邊，對準了他的腦袋。罵道：「媽的戾！你這老狗賊！要死要活？快快把實話說出，你到底將女兒藏到那兒去了？」朱媽睹此情形，知道事情不好，遂悄悄溜到樓下來。不料齊巧遇見逢春，因此又救了柏村的一條性命。且說逢春抱住黃強身子，使勁的把他鎗口向下一掀，鎗彈便從樓板穿下，剛剛落到朱媽的身旁，朱媽這一吃驚，真是魂飛魄散，大叫一聲啊啣，身子跌倒地下。但是她又覺得身上並沒什麼痛苦，想來沒有受傷。這時樓上却發出砰砰蓬蓬挺響亮的

聲音，彷彿是在打架的神氣。朱媽猛可想起楊少爺奔上樓去，大概一定和這個忘八在廝打了。但楊少爺是個文弱的人，怎能敵得過他似黃牛那般的身子？心裏一急，她便翻身爬起，急急奔到門房間去喊阿三。阿三一聽楊少爺已和他在動手，於是罵聲媽的屁！便飛一般的直奔到樓上去了。待阿三和朱媽奔到了樓上，祇見逢春和黃強扭做一堆，滾在地上，都在想搶離他們身旁約五六尺遠的手鎗。朱媽急得跳了跳腳，把阿三身子推了推。說道：「你快上去呀！你快上去呀！把手鎗去拾起來。」阿三這才奔到樹旁，把手鎗拾起來。意欲向黃強開去，但不懂如何開法？因此握了手鎗，那隻手却是瑟瑟的抖着。還是朱媽有主意，她便向阿三拉了拉衣袖。急道：「你開不得，你還是拿別的東西。」這一句話把阿三提醒了，他把手鎗交給朱媽，立刻走到花架子旁，把上面那盆花兒捧來。回頭去一見，祇見楊少爺正被黃強壓倒在下面了。黃強用兩手扼住了逢春的咽喉，真是性命交關的當兒。阿三這就不慌不忙的奔了上去，把手中捧着的那盆花，彷彿敲木魚似的，直向黃強的後腦敲了下去，這一下子敲去，至少有二十斤的分量。你想，一個肉做的腦袋，怎禁得住如此打擊？黃強祇覺一陣昏黑，他便翻身跌倒地下去了。逢春這就一骨絡站起來，搶過阿三手中尚捧着的那盆花，立刻向黃強頭部擲了下去。祇聽嘩啞的一聲，那盆花和黃強的腦袋同時敲得粉碎了。在血肉模糊的腦袋上。再加上了一片泥土，更是慘不忍睹。逢春既把黃強打殺了，他心中却開始又感到萬分的恐怖和害怕。但是他還顧慮到床上的柏村，便猛可回身奔到床邊，把柏村緊緊的抱住了。祇見柏村臉如死灰，眼睛也定住了。逢春倒又誤會了他的意思，便說道：「老伯！你別害怕，我雖把他打死了，一切都不會累到你的身上來

的。」柏村聽他還說這一種話，他的眼淚便落了下來。淒然說道：「楊先生！我我……是害怕你被他殺死呀！現在既然殺死這狗賊，我心裏祇覺萬分的痛快，我是有病的人，留此殘生又有什麼用？所以一切都由我去承當，我決不能害你……的。」說到這裏，也許感動得太利害了，所以淚如雨下。逢春聽了這話，方知他是爲了恐怕我的被殺，一時也情不自禁的淌淚說道：「老伯！原來你還有着病嗎？那麼燕琴她……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你別這樣說，我們終得想法子，脫掉這個罪名的。」柏村道：「燕琴到同學家裏躲避去了，昨天我原也想走的，不料却病起來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忍不住又一陣咳嗽，把臉兒噙得血紅。逢春道：「老伯！你且靜靜的躺一躺，我問朱媽的詳細情形吧！」說着，把柏村的身子放到床上。回身向朱媽阿三望了一眼，問道：「這忘八就是那夜捉我的一個賊子嗎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我却還不明白哩！你們告訴我吧！」朱媽於是一五一十的把黃強強迫結婚的事情，向逢春告訴了一遍。逢春這才知道黃強見色起歹心，一時恨得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我今把他打死，真是爲民除害哩！賊子死有餘辜，可恨！可恨！」這時阿三說道：「楊少爺！事既如此，我們終得想一個解決的辦法。」逢春憤憤的道：「也不用想什麼辦法，現在我就到軍部去自首，把他惡劣的行爲，完全呈報上去，看軍部把我怎樣發落？」柏村聽了這話，在床上先急得連嚷去不得。阿三沉思一回，方才說道：「楊少爺！你何苦憑一時之憤怒，去自投羅網，這可不值得。如今我倒有個萬全之計，老爺是有病的人，你此刻先把他車送生醫院裏去住院醫治，這忘八的屍身，在今夜十二時後，我可以設法把他拋到街上。沒有人瞧見，當然是大幸。就是給人發覺，我情願去抵罪。想我阿三跟隨老

爺十有八載，蒙老爺多少恩惠，今日我以為正是報答的時候了。……」阿三說着，臉不改色，聲音啞啞，顯然是非常激昂慷慨。柏村和逢春聽了這話，心裏感動得什麼似的，却是說不出一句話兒來。柏村嘆道：「事到如此，也祇有這個辦法，阿三！你肯冒這樣危險，我感激不盡。但是我終希望你能夠不給人發覺。」逢春凝眸想了一回，忽然說道：「我寫幾個字貼在他的臉上，免得連累路人。」阿三點頭說道：「這話倒也是說得是。」於是逢春在寫字檯上取過一張西式信箋，揮筆寫「姦盜詐僞，殺不可救。」八個大字，下面又寫革命軍示幾個小字。阿三接過，便貼在黃強的臉上。一面打電話去喊汽車，柏村勉強披上衣服，逢春負他下樓，朱媽提了一隻皮箱，跟着下樓。不多一回，汽車到來，逢春於是伴柏村到生生醫院。住在頭等病房，先由醫師診治一過，注射了一枚定心針，給他靜靜休養。逢春道：「老伯！我此刻就給你去喊燕琴好不好？也好叫她放心你老人家是住在醫院裏養病了。」柏村點頭道：「好的，不過你別叫她立刻就來，同時把這事情也可以悄悄的告訴了她，說我這病是極輕極輕的。」逢春說道：「我理會得，那麼我走了。柏村見他已步到門口，忽然又問道：「那姓鍾的同學家裏地址可知道嗎？逢春回頭道：「朱媽剛纔告訴過我，我已經曉得了。」說着，便急急的出了生生醫院。坐車到南城紫金街跳下，付了車錢，轉入第一胡衚，祇見有個石庫門，黑漆的大門上有一塊銅牌，上書鍾寓兩字。逢春知道這家不會錯的，遂叩門而入。不一回，有個老媽子出來開門。見逢春並不認識，便望他一眼。問道：「你找那個？」逢春含笑道：「這兒不是鍾雪影小姐的府上嗎？我是來找她的同學韋燕琴小姐的，請你通報一聲，好不好？」老媽子把逢春打量了一下，又問道：

「你先生可有名片嗎？」逢春聽了，點了點頭，遂在袋內摸出一張名片，交給了她。老媽子方才請他入內，到會客室坐下。便對他說道：「請坐回兒，我到樓上去告訴小姐吧！」逢春點頭，祇見那老媽子便匆匆的走上去。約摸五分鐘後，方才有陣皮鞋聲響到耳中。逢春心裏雖然覺得燕琴的架子太大一些，但也不得不站起身子來。不料逢春發覺那進來人的時候，心裏倒是呆住了一回子。你道爲什麼？原來不是燕琴，也不是別個女子，却是一個很風流貌美的西服少年。他見逢春十分奇怪的神情，便向他微微的一笑，彎了彎腰兒。說道：「這位就是楊先生嗎？」逢春雖然希罕，但人家已在招呼，遂也不得不微笑道：「正是姓楊，請問你貴姓？」那少年已走到逢春面前，說道：「敝姓鍾，號師梅，雪影就是我的妹妹。楊先生！你請坐！」他說着，又把手兒一擺，請逢春坐下。這時就有丫環送上香茗，逢春略欠了一下身子，表示謝謝。師梅也遞過一支烟捲，還親自割了火柴，給逢春吸煙。逢春連說了兩聲勞駕，他的心裏真有些兒奇怪，暗想，我是找燕琴來的，爲什麼却叫雪影哥哥來招待我呢？因此再也忍不住問道：「鍾先生！不是有一個韋燕琴小姐住在你們府上嗎？我因爲有一件要緊事情跟她告訴，不知她可在府上嗎？」師梅說道：「不錯！韋小姐是住在舍下，但她今天出去了，不知楊先生有什麼要緊事？情你不妨告訴了我，我可以給你轉達的。」逢春聽了，這才明白，原來燕琴出去了，剛纔我怪她架子大，倒是誤會了。他說要我事情告訴他，這倒有些爲難了。因此故意哦了一聲，裝做不理會似的說道：「韋小姐出去了，不知她什麼時候可以回來？」師梅見他不肯告訴，遂也不一定要他說出。說道：「韋小姐和舍妹一同出去的，什麼時候可以回來？這倒不知道。」逢春站起道：「那

麼我想晚上再來吧！」師梅跟着站起，微笑道：「那也好，晚上大概終可以回來了。」說話時，忽然見剛纔開門的那個老媽子匆匆走進來，手裏拿了一張字條。說道：「韋小姐臨走的時候，曾有一張字條留下的，大概是給楊先生的吧！」逢春接了那張字條，倒是愣住一回子。他是個多麼聰明的少年，心裏立刻有了許多疑問？燕琴既然和雪影出去了，那麼老媽子在開門的時候幹嗎不先回絕我？燕琴在出去之前何以就知道我今天要來望她？這不是一件希奇古怪的事情嗎？從這兩點猜想，燕琴的人兒是在樓上，並沒有出去？她爲什麼不肯接見我？這當然有個緣故。但究竟是什麼原因？在未瞧那張紙條之前，當然不會知道。逢春爲了迫切的要明白一個詳細，於是他立刻把紙條展開。低頭瞧道：

楊先生：

那天夜裏，承蒙你搭救我爸爸的性命，這真使人感到心頭。在未得到你脫險的消息之前，我曾爲你痛哭流涕，我也曾爲你不想再活在這個世界上，不過我想着你的老母和弱妹，我覺得我還有重大的責任，所以我是不能死，我應該還得好好兒努力做一個人。但我雖不死，我亦必終身侍奉着你的老母，以報答你爲我老父代去犧牲的大恩。我是有這樣的存心，但這存心是悲慘的，是心痛的。也許老天可憐着你一片真摯的友愛底心吧！所以軍部裏的祕書長會把你釋放了。啊！我得到了這個欣慰的消息，我是多麼的快樂！我是多麼的興奮！我爲你感謝蒼天，我爲你喜歡得流淚！不過人心是不可捉摸的，你待我怎樣的好，在我祇有增加無限的慚愧。現在我祈祝你有光明的前途，幸福的樂園！讓我那顆破碎的心靈，永遠嚙

着酸苦的滋味，永遠沈溺在這黑暗的世界中，過着無聊的生活！祝你倆

雙安

韋燕琴手啓即日

楊逢春一口氣唸完了這封信，他的心兒是別別的亂跳，他的兩手有些兒顫抖。但他還有些不明白燕琴的意思，她說我有光明的前途，幸福的樂園。同時還說祝我倆雙安，這不是太奇怪了嗎？難道她已知道田小冬的一回事了嗎？不過妹妹既然告訴我並不會向她說起，她那裏會曉得？況且她信上也沒寫明有田小冬的事，假使真爲了小冬的事，那我倒可以和她說明的。逢春這樣想着，偶然抬頭望見了師梅站在旁邊，還微微地笑着。因此一望，逢春這就恍然大悟了。但是很可惜，因爲逢春這個大悟也是誤會的。他想，原來燕琴瞧見師梅比我漂亮，比我有錢，所以她就負了我，愛上了師梅。這信中的話，顯然全是挖苦我，氣我。唉！想不到女子都是水性楊花的多，我爲了燕琴，不答應夏霞的婚姻還是小事。我連性命都願意爲她犧牲，可見我是多麼的癡心，誰知她竟狠心到這樣地步？燕琴！燕琴！我真錯認你是一個有思想有人格的女子了。逢春想到這裏，內心的痛憤真是到了極點。但他表面上猶竭力鎮靜了態度，向師梅點頭說聲再見，便匆匆的奔出了大門。當他奔出大門的時候，方才把那張紙條撕得粉碎，捏成一團，恨恨的擲到路旁去。在一抹斜陽淡淡的光暉下，逢春蒼茫的人影，就慢慢地消失了。

九·心灰意懶不盡相思 人去樓空詩成淚血

「愛」這樣東西若到了極頂的時候，便會產生出一個「妬」字來。所以燕琴瞧到逢春

紗別個姑娘擁抱親熱的情形，因為本身也是一個愛逢春的人，於是山愛生妬，由妬而變成恨。她爲了逢春的另愛他人，曾經痛哭，也曾經至於不想飲食的痛哭。唉！燕琴這個可憐可愛的姑娘是多情的，是癡心的。但是爲了太多情的緣故，往往也會使對方發生感到她不情的誤會。所以逢春接到了這封信，他便誤會燕琴是愛上了鍾師梅。因爲師梅有的是金錢，比自己富裕得多。逢春這才感到愛情的可貴，還是金錢的魔力。於是他又想到有金錢纔能博得美人的愛和熱情，換一句話說，美人也祇配有錢人的去享受。他由愛燕琴而變成恨燕琴，更至於痛和憤的地步。他不想和燕琴再明白的解釋，他認爲燕琴這一封剪刀似的信兒，是有意挖苦他，是存心打擊他。所以他十分痛憤的奔出了鍾家，在大街上發狂似的奔了一陣。當他和街上一個摩登太太撞個滿懷，摩登太太認爲他是有意調笑，量他一下耳刮子的時候。這彷彿是給他吃了一顆清醒丸，逢春的心裏這才清醒了許多。他感到自己究竟太可憐了，他又覺得這一記耳光，也許便是戀愛的結果。他又瞧見街上的小百姓，被這般虎狼似的大兵欺侮着，辱打着。於是他想，我不能把我心頭火樣熱的愛火，專門愛到女人的身上去。我要愛大衆，我要愛人羣，我至少要步燕士的後塵。逢春既然有了這個猛省，他亦覺得這個北京城，決不是自己所留戀的地方。本來男女間的愛情，最怕的是一個誤會。這不但是書中燕琴和逢春的不幸，同時也是世界上有情人的一件憾事。不過造成這件憾事的由來，還是爲了彼此太愛了的緣故。燕琴正在萬分痛憤之餘，忽然聽到逢春來望她，她覺得這種虛偽的敷衍，還是索性不見面的好，免得使自己一顆脆弱的心靈，更感到了傷心。所以她請雪影哥哥去招待逢春，自己立刻寫了這封信，雖然雪影在旁邊是曾經勸

她不要誤會，但燕琴並不肯聽從。她猶憤憤的說道：「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情，我怎麼會弄錯？傳聞的消息，也許是不可靠。不過這是事實，我決不冤枉他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心中一陣悲酸，幾乎又要淌下淚來。雪影沒有話說，祇好把信叫老媽子拿下去。等師梅回到樓上，雪影先忍不住開口問道：「楊先生來找燕琴有什麼事情？這封信可曾交給他嗎？」師梅點頭道：「楊先生說有要緊的事情和韋小姐面談，我叫他告訴自己轉達，他却不答應。後來韋小姐怎的又送下一封信來？楊先生也是個挺性急的人，他就急急展開看了。我見他瞧畢時候的神色非常不好，似乎有萬分的憤激之意，便匆匆的走了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信中寫了些什麼？我給你們做了一個木人，此刻終該告訴我明白了。」燕琴聽師梅說逢春有要緊事情和自己說，一時芳心倒又砰然一動。雪影却把這事情向師梅告訴了，回眸又向燕琴瞟了一眼。埋怨她道：「你這人也未免太拗執一些了，我叫你自己下去招待，你偏不答應。就是他另愛了別個姑娘，你不是也可以向他直接責問嗎？現在楊先生瞧了這一封信，我知道他心裏一定也很不高興的，所以他臉上有憤激之意呢！」燕琴被她這一頓的埋怨，心裏因此更加懊悔，愈懊悔也就愈傷心。但是礙着師梅在旁，所以她又不得不鎮靜了態度，裝做毫不介意的樣子。說道：「管他呢？況且這個年頭兒，也不是我們年輕男女談情說愛的時候，我想着，我終要替國家出一些兒力。」師梅既明白了後，倒又很抱歉的說道：「那是我的不好，我實在不應該給你下去代招待。不過我當初實在不知底細，以為楊先生必是個品貌不揚的少年，所以韋小姐不願接見。不料我一見之後，我心裏就覺得奇怪，原來是韋小姐生氣他的另愛他人，我想那一定是你誤會了，假使他果然另有愛人的

話，他又何必要來找你？韋小姐！照我意思，你還是趕到他家裏去向他解釋一番，那麼誤會不是立刻可以消滅了嗎？」雪影見燕琴聽了哥哥的話，垂下了粉頰兒，並不作答。知道她是爲了害羞的緣故，遂向師梅丟了一個眼色。師梅會意，便悄悄地自管退了回去。雪影這才走到她的身邊，和燕琴一同在沙發上坐下。拍了拍她的肩胛，低聲的說道：「燕琴！哥哥的話你聽到了沒有？我想哥哥這意思很不錯，你應該到楊先生家裏去解釋一次的。他不是還有要緊事跟你說嗎？」燕琴依然不答，良久，方才抬起粉頰兒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也祇得算了，反正我覺得應該努力的事情正多着。」雪影見勸她不醒，因事不干己，遂也罷了。夜裏，燕琴躺在床上，聽着旁邊雪影微微的鼾聲，顯然是睡得很熟。但自己無論如何却不能合眼，想着白天裏拒絕接見逢春的事情，正是愈想愈不該。覺得給他這一封信，尤其是大錯而特錯的事。假使不給他的信，我明天到他家裏去望他，這是一些也沒有關係的事，也許逢春心裏還很喜歡。因爲我既出去了，回來得逢春望我消息，所以我第二天便趕了來，這不是很合乎情理的事情嗎？但是我偏會寫這麼一封信，那彷彿斬釘斷鐵的和他絕了交，我如何再有臉兒去見他呢？於是又想起他有要緊事情和我說，不知是什麼事？照師梅說，他見了這封信，臉上顯出憤激的顏色，那麼他不是仍舊很愛我嗎？唉！想到這裏，忍不住又嘆了一聲，那眼淚便像泉水一般滾了下來。燕琴低低地哭泣了一回，忽然又想起中山公園裏的一幕，於是她開始疑惑起來。假使逢春不變心的話，這個姑娘又是他的誰呢？除了心愛的情人外，那裏來這種親熱的舉動？逢春對於她這種舉動，爲什麼並不拒絕？他不拒絕，就是他愛上了那姑娘。一個男子，豈可以愛上兩

個姑娘？有了她，就有沒了我，我和逢春既沒親熱到這種地步，顯然他們的感情是較我好十倍，那麼我終是個失敗的人。與其是將來成個情場的失意人，倒不如現在爽快快割斷了情根不好嗎？燕琴左思右想的忖了一回，想來想去終是一件傷心的事，當然結果還是泣了半夜。不料雪影却被她泣醒了，便假過了身子，把她的脖子摟住了。說道：「燕琴！你還不會睡嗎？唉！這又何苦來？假使你愛他的，你就聽我的話，明天和他去解釋。不然，你也得想明白一些兒，自傷身子，那是智者所不取的。」燕琴聽她這樣說，便假裝從睡夢中哭醒似的，好在室中燈光熄着，雪影也不會曉得。他便含糊的說道：「雪影！你別誤會了，我是夢魔呢！」雪影道：「就是夢魔了，還不是爲了白天裏楊先生的事情嗎？」燕琴芳心一跳，臉兒微微地紅了紅，眸珠一轉。便辯着道：「不！我是爲了黃強到我家來的事，可憐爸爸他不知有逃出了沒有？黃強見我們都逃跑了，不知他又有什麼手段來害我們呢？」雪影雖不明白她的話是否說謊？不過這一件事也確實很憂愁。遂安慰她道：「你放心吧！老伯一定是早躲避到朋友家裏去了，至於黃強見你們都逃脫，他當然憤怒，所以這幾天裏我倒認爲你不要走到外面去纔好。」燕琴說道：「可不是？幸這兩天放着春假，我們是不上學校去的。」兩人談了一回，這次燕琴和雪影又都沈沈的熟睡去了。次日起身，燕琴和雪影姑嫂倆正在房中間談，忽見師梅拿了一張報紙進來。口裏連喊奇怪！奇怪！月英秋波斜乜了他一眼，笑道：「有什麼奇怪？北京城裏可不是又出了一樁新鮮事情了嗎？」師梅且不答話，把報紙攤在百靈桌上，向三人招了招手。說道：「你們快來瞧，黃衛隊長昨夜被刺在軍部門口，你想這事情可奇怪嗎？」燕琴聽了這話，又驚又喜，遂慌忙拉了雪影的

手，一同到桌旁，向報上瞧去，祇見有挺大的標題道：

軍禁森嚴之地殊駭人聽聞之血案

衛隊長黃強遇害

昨夜一時三十分，軍署附近約二十碼街旁，巡邏隊突然發現身衣軍服屍體一人，頭部血肉模糊，細認之下，乃田將軍之衛隊長黃強。時在深夜，街上一無行人，故而兇犯無從捕獲。當由巡邏隊將黃氏遺體車送藍十字會，田將軍聞報，即親往驗視，並發現黃氏身上尚有一紙，知係遭亂黨所害屬實。因念黃氏為國犧牲，田將軍特以厚禮葬之。各界得訊，均莫不為之扼腕，聞當局已從嚴偵緝兇犯云：

當時三人瞧畢這則新聞，都不勝奇怪。燕琴口裏雖不說話，心中却暗暗的想着。這事情就顯見得十分希奇，黃強忽然昨夜遭人暗殺，那麼他昨天是否到我家去過？暗殺他的人究竟是誰？報上登的是亂黨，所謂亂黨者，就是指點革命軍而言。這……這莫非是我的哥哥嗎？也許不錯吧！因為那天我哥哥是知道這一回事的，他心裏痛恨黃強的無恥，所以落手把他結果了嗎？但是我奇怪的，黃強遇害的地點，却並不在我的家裏，會在軍署的附近，那不是太令我希奇了嗎？燕琴想着，這時月英早笑道：「為國犧牲四字那才是笑話，韋小姐！真是你的幸運兒，這種賊子死了，不是大快人心嗎？」燕琴凝眸含顰的沈思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不過我有些不明白，這賊子昨天不知道到我家裏可曾去過？所以我想回家去問一問詳細？」雪影聽了忙攔阻她說道：「這個你是去不得，我想事情在未明白真相之前，你是應躲避幾天的。反正有什麼消息，你爸爸不是也會到這兒來告訴你嗎？」燕琴聽

了這話，倒也不錯，於是在雪影家裏靜靜的住了四天。在這四天之中，真是今日等明日來，明日等後日來。但是等來等去終不見爸爸到來。在第五天的下午，他心中這就非常焦急，因為再過兩天，校中也要開課，自己早晚要出外的，所以也管不得許多，就再也忍不住的坐車回家去探問。阿三見小姐回來，便很驚訝的問道：「小姐！你怎麼回來？外面捉兇手可緊呢！」燕琴聽他這樣說，倒是愣住了一回子。忙也問道：「又不是我打殺他？他們捕捉兇手，干我甚事呢？」阿三聽了，倒笑起來。說道：「這話也是，不過這事情原是我幹的，所以我心中終有些提心吊膽的感到了害怕。」燕琴一聽這話，大吃一驚，粉臉變了顏色。急道：「什麼？是你幹的嗎？這……你用方法打死他？爹爹現在可在家裏嗎？」阿三道：「這事情說來話長，小姐且到裏面坐着，我慢慢兒的告訴你吧！」兩人說着話，已由院子裏步入會客室。朱媽見了燕琴，也連忙招呼了。一面接過燕琴的大衣，一面便絮絮地先告訴道：「小姐！真危險哪！兩顆子彈直落到我的身旁，若再歪斜一些，那我今天還能夠和小姐見面嗎？」朱媽這幾句沒頭沒腦的話兒，聽進燕琴的耳裏，當然不會明白。但是那顆芳心的跳躍，却愈加快速了。急急的道：「朱媽！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可聽不懂，你還是快快的詳細告訴我吧！」阿三道：「朱媽！你還是給小姐去倒一杯茶。詳細的情形我來告訴罷！」燕琴於是把臉兒又轉向阿三，顯出很驚慌的神氣。說道：「那麼你快說呀！」阿三這才告訴道：「那天早晨小姐走後，老爺忽然會病起來了，因此他祇好躺在床裏，沒有到外面去躲避。」燕琴聽到這裏，先急得說道：「那麼你爲什麼不來通知我？後來黃強到我家，爸爸怎麼樣辦呢？」阿三道：「你別急，後來真危險哩！我見老爺病了，

便和他說，原要來告訴小姐的。老爺却不答應，說小姐容易脫離虎口，怎麼再可以叫她回來？也許睡一夜明天就好了，那麼一早不是還可以避開了嗎？誰知到了次日，老爺病既沒有好，那狗賊到來了。這時候我心裏真焦急，但又有什麼方法想？幸喜不多一回，楊家少爺也來了。他聽我告訴這個消息，便氣憤憤的奔進裏面去了。」燕琴聽到這裏，啊啲了一聲。急又問道：「什麼？楊少爺來過這兒嗎？」阿三點頭道：「若不是楊少爺趕了來，老爺的性命就恐怕沒有了。」阿三這兩句話彷彿是兩枚利箭，聽到燕琴的耳裏，她一顆芳心頓時感到了萬分的疼痛，她懊悔極了，她覺得自己是太對不住了逢春。逢春縱然是另愛了他人，但他到底是救過我爸爸次兩性命的恩人，我不該寫這一封信去打擊他。燕琴悲酸極了，她的眼淚便撲簌簌的滾了下來。阿三對於小姐的淌淚，似乎有些感到意外的奇怪。老爺既然被少爺救了性命，你應該歡喜才是，怎麼反而傷心起來？所以他望着燕琴海棠着雨一般的臉龐，倒是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。燕琴被阿三這一陣子的呆瞧，她有些理會過來了。便抬上手去，揉擦了一下眼皮。問下去說道：「你且說下去後來怎麼樣？」阿三方才說道：「我見楊少爺奔了進去，心頭纔算安慰了一些。不料沒有五分鐘後，朱媽就氣急敗壞的奔來告訴道，樓上已經在開鎗了，有兩顆子彈落到樓下，幾乎打中了朱媽的身子。想來楊少爺一定已和那忘八格鬥了，叫我去幫忙。我一聽這話，遂和朱媽急奔樓上。到了樓上老爺的房中，却見楊少爺和那忘八扭住一堆，在地上滾來滾去的都要搶那支手鎗。我急忙先把手鎗拾起，待要開放，不過怎樣開法也不知道，同時又怕誤傷了楊少爺。所以放下手鎗，在花架上捧了那盆花，直向那忘八的頭頂敲了一記。經此一敲，他便昏厥過去。」

楊少爺這就立刻翻身爬起，把我手中那盆花搶過，望着那忘八的腦袋擲了過去。祇聽嘩啞一聲，那忘八就命赴幽冥了。」燕琴聽到這裏，倒又破涕爲笑，說了一聲該死的東西，那就叫人痛快。一面又問道：「那天報上登着這忘八是軍署附近遇害的，還說是革命軍把他殺了的，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阿三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楊少爺既把黃強打死，他又恐怕連累老爺，所以願意去自首。你想，老爺如何肯答應他？我見楊少爺這樣義重如山，叫人感動。所以出了一個主意，請楊少爺伴着老爺到生生醫院去養病，到了夜深的時候，我就把這忘八屍體移到街上去，假使沒有人發覺，那固然是大幸，就是被人瞧見，我就前去認罪，那麼老爺和楊少爺不是都可以安然無事了嗎？楊少爺還深恐連累街上的行人，所以寫了張紙兒，貼在他的臉上。真是天爺保佑，那晚我把忘八屍體移到軍署附近的街上，却是無一人兒知曉，那不是天大的幸事嗎？」阿三說完了這篇話，他內心非常的痛快和興奮，所以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來。不料笑聲未完，突然見小姐伏在沙發臂膀上，却是嗚咽啞啞的啜泣不停。阿三既不明白小姐的心事，他自然奇怪得呆了起來。可是燕琴却愈哭愈傷心，她心中明白逢春這天來找我，便是和我告訴這一件事。他爲了愛我，不惜任何重大的犧牲，兩次拚命相救我爸爸的性命。在他意思救我爸爸，即是救我一樣的。可憐他這一分兒情分對待我，我還要疑心他另愛他人，唉！這叫我良心上如何說得過去？他連自己的性命都不甚看重，他難道還會去愛上別個女人嗎？不過所奇怪的，我在中山公園裏瞧見的是事實，當初我也曾爲了恐怕瞧錯所以又仔細瞧一回，不是逢春還有誰？那實在太令人希奇了，唉！難道是魔鬼在捉弄我嗎？像阿三那樣人，他也曉得楊少爺義重如山，這何況

我是逢春唯一的知己呢？唉！枉爲有了五年相識的歷史！我竟寫了這封沒情沒義的信兒去刺激他，他如何不要痛憤到心頭？他如何不要怒憤於形色？燕琴想到這裏，彷彿她本身已由自己變成了逢春，她同情逢春，她可憐逢春。同時她又怨恨燕琴，怒罵燕琴。要不是阿三和朱媽站在旁邊的話，她會撩上手來打自己的額角。朱媽見小姐哭了多時，還不肯停止。遂去倒了一盆臉水，給小姐擦眼淚。說道：「現在我們都沒有什麼干係了，小姐！你還傷心作什麼啦？」這兩句話終算把燕琴提醒了，暗想，這話倒是真的。我不能太傷心讓兩人看着笑話。於是拿面巾拭去了淚水，又取皮匣子裏的香粉，撲上了一層。向阿三問道：「爸爸現在仍在生生醫院裏養病嗎？」阿三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在頭等病房十四號房間，小姐這時候去瞧老爺嗎？」燕琴點了點頭，她已站起身子，披上了大衣，挾着皮匣，又向兩人叮嚀了幾句，她便坐車到生生醫院裏去。找到了十四號病房，推門進去。祇見爸爸已經起床了，他背着自己，似乎在整理什麼東西般的。燕琴這就開口叫道：「爸爸：——在燕琴的意思，她叫了一聲爸爸後，下面還要說句什麼話兒。但她喉間彷彿有骨鯁住着，便再也說不下去。柏村聽了喊聲，立刻回過身子，一見燕琴，臉上顯出欣慰的微笑。叫道：「琴兒！你來得正好，否則，我也要來瞧你了。」燕琴早已奔向柏村的懷裏，偎着爸爸的身子，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傷心？她竟是淌下淚來。柏村撫着燕琴的美髮，抬起她的粉頰兒，見了她帶雨海棠似的臉龐。便笑道：「孩子！別傷心，爸爸的病是好了，對於這件……事情，逢春大概一定來告訴過你，第二天報上又登着這種消息，我知道阿三大功告成，我心裏真喜歡得什麼似的，所以病占勿藥，立刻好起來。」燕琴聽爸爸這樣說，

可見逢春來瞧我，爸爸也是知道的。一時叫自己說什麼好呢？所以她表面上雖然是點着頭，眼眶子裏的眼淚却祇管不停地滾下來。柏村見女兒這樣傷心，似乎也有些奇怪，便拿手帕給她拭了淚。說道：「楊先生他可曾告訴你詳細的情形？唉！我的性命可說完全是楊先生的所賜。我覺世界上具有俠腸的人，除了楊先生外，恐怕再也找不出一個了。燕琴！對於楊先生這樣的大恩，我們真不知道應該如何報答他才好呢？」燕琴的芳心是祇覺刀割一樣的疼痛，她想抱住爸爸的身子痛哭一場，但是她又不敢哭。她覺得女孩兒家鬧這種醋瓶的事，是失了姑娘的身分，而且羞人答答的又怎好意思給父親知道？因此她又不得不竭力熬住了傷心，忍住了眼淚。點了點頭，烏圓的眸珠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。說道：「可不是？他救了爸爸兩性命，這樣大恩那裏報得盡呢？爸爸！我本來原早想來望你的，因為外面風聲很緊，雪影叫我在家裏躲避幾天，不要出外，我生恐又鬧出是非來，所以祇好靜住了幾天，可是我今天無論如何忍不住了。爸爸！你心裏不知怪女兒沒來看望你嗎？」燕琴忽然又想着我既得了逢春的告訴，為何直到今天來看望爸爸呢？那爸爸不是要怪女兒一些也沒有心嗎？所以她又不得不撒了一個謊，微含了笑意向柏村說着。其實一切的事情，燕琴可憐還祇有從阿三口中說出方才明白。假使她和逢春曾經有一度談話的話，外面風聲無論如何緊？她會不立刻就來探望柏村嗎？所以燕琴雖然表面裝做微笑，她內心的痛苦，真甚於刀割。柏村聽女兒這樣說，便忙也微笑道：「不！爸爸原也希望你不走出外面來，所以我曾經關照楊先生，告訴你的時候，要說我沒有什麼大病的，那天楊先生不是這樣的告訴你的嗎？」燕琴聽爸爸這樣問，點了點頭，却是逗給了他一個含淚的微笑。柏村

當然不知道女兒心中的事情，所以他又說道：「琴兒！這賊子雖然已經死了，不過我也不想再留戀在北京，因為北京的空氣太穢濁了，所以叫我有些兒悶得透不過氣。我已叫這兒侍役購好了五點班火車，預備動身到上海去一次。原想此刻就來告訴你，不料你先來，這倒叫我省跑了一趟。我想你依然可以住到家裏去，假使怕寂寞的話，也不妨到雪影家去玩兩天。」燕琴突然又聽到爸爸今天就要動身的話，她這才把久熬住了的眼淚，讓它痛痛快快地淌了下來。說道：「爸爸此刻就要到上海去嗎？這……」柏村見燕琴哭了，自然也引起了傷心，眼皮兒一紅，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反正留在北京也沒有事，我以為多住一天，也許使我壽命能減少一天。我想待你畢了業，那時候我一定可以接你回到上海去……不過看時局怎麼樣？也許我仍會回北京來。……」說着，又回身轉去整理剛纔還沒有舒齊的衣箱。燕琴於是蹲着身子，也幫同整理。一切舒齊，見時鐘已四點十分了。柏村遂叫侍役代喊一輛汽車，燕琴便送爸爸上火車站去。在火車將開的時候，經柏村連連的催促，她是在萬分依戀不捨之下，祇好含淚跳下車廂。當火車的影子，已在眼簾模糊了後，燕琴的兩頰是早沾滿了無數晶瑩瑩的淚水。踏着淡淡的斜陽，走在歸家的途上。燕琴想着爸爸的遠去上海，哥哥的不知何處？逢春又被自己斬釘斷鐵似的絕了交。思想起來，覺得自己的身世，此刻已變成了一隻失羣的孤雁。她一路走，把眼淚一路滴了過去。晚風是吹得很緊，把她的雲髮都吹得絲絲地飄起來。她用手按着鬢髮，兩眼望着落日的餘暉，心頭會感到無限的淒涼！燕琴覺得逢春不管他是否另有愛人？我對待他的態度終是錯的。但是這封信兒已經發了出去，可不能再收回來。我將怎樣纔可以挽救我和逢春的感情呢？那除非去

向他解釋自己的誤會，請他原諒自己給他這封信的過錯。不過他是否能夠原諒我呢？我想祇要我肯向他認錯，他是決不會再生氣的。燕琴打定了主意，便鼓足了十二分的勇氣，決心向逢春去賠個不是。順路的先經過華華中學的大門，燕琴於是灣了進去。到傳達室，就有校役上前問道：「請問找誰？」燕琴微微點頭，說道：「找楊逢春先生，他可在校裏嗎？」因為這幾天春假已將結束，有大半先生都已回校了。校役不曉得楊先生是否也已回校？遂凝眸想了一回。說道：「這位小姐貴姓？你且隨我到會客室去坐一坐，我給你到教務室問一聲吧！」燕琴一面告訴了姓字，一面就跟他到會客室坐下。校役便匆匆自去，不多一回，祇見校役伴着一個西服的中年男子進來，他唇上還留了一小撮鬚鬚，望着燕琴微微一笑。說道：「這位是韋小姐嗎？」燕琴起初還以為是逢春，及至瞧明白了，已經是很奇怪。現在聽他向自己招呼，於是不得不站起身子。點頭道：「不敢，請問貴姓？楊先生沒有在校嗎？」那人笑道：「敝姓陸，原是這兒教務主任。對於楊先生的人，我也真感到奇怪。在三天前，他忽然給我一封辭職信，祇說有要緊事情到外埠去，未能執教至學期終結，他是非常抱歉的話。所以不知爲了何事？是否嫌這兒待遇不好？我還莫名其妙呢？」燕琴聽了這話，心中早已明白，她祇覺有尖刀剜自己的心一樣痛苦。便哦了一聲，也不說什麼，就匆匆告別出來。待她步出華華中學大門的時候，那淚珠兒就直拋了下來。她想哭一場，但是在大街上，她又怎能哭得出？她明白逢春的辭職，完全是爲了自己的一封信。可憐他突然遭到了這個刺激，心中真不知道是多麼的悲痛呢？一個人也要替別人想想的，假使他給我這樣的一封信，那麼我心裏又將怎麼樣呢？陸先生說他要到外埠去，唉！

不知他動身了沒有？但願老天保佑他還沒有動身，那我一定留住他，央求他，請他饒恕我的罪惡，千萬別生氣了。假使他不答應，我寧願跪死他的面前，那麼他難道會一些兒不動心嗎？我想不會的，逢春是個溫文多情的人，他見我跪在他的面前，他一定會可憐我，他一定會饒恕我的。不過所憂慮的……不要他已經動身了嗎？萬一他果然已經動身，那我一個人留在北京，真變成一隻孤雁了。燕琴想到這裏，她便迫不及待的跳上人力車，立刻叫他拉到逢春家裏去。待到了逢春家裏的時候，天空蓋上了一層灰靄的夜色，街上已經是萬家燈火了。燕琴跨進大雜院，她那顆芳心是跳躍得厲害。心裏想着，假使在楊老太的面前向逢春求饒，這到底有些難爲情。不過爲了「愛」，我也顧不得羞澀兩字了。大雜院裏是這樣的黑暗，燕琴爲了避免自己不好意思先見逢春的面，所以連連的喊了兩聲玉春。誰知却並沒有人答應，在平日玉春是早已笑盈盈連奔帶跳的跑出來了。今天却不見她活潑的影子，燕琴還以爲她也代哥哥生氣，所以故意不理睬我。一時停住了步，倒是愣住了一回子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忽然西面屋子裏奔出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來。他向燕琴道：「你找玉春嗎？玉春……她……她已搬家了呢！」這消息彷彿是晴天中的一個霹靂，把燕琴驚得呆住了，那孩子見燕琴出神，便又說道：「你不相信嗎？我可以伴你去見見，已變成了兩間空屋子哩！」他說着話，已搶先奔到玉春從前住的屋子去。燕琴心中真有些不相信，待她跟着步進屋子裏的時候，那孩子已開了屋中的電燈，在十五支光的燈泡下，祇見果然是個空房子了。剩下的是滿地的報紙和灰塵，在暗沈沈的光芒下瞧來，更覺淒涼得動人。燕琴到此，心裏的難受，真是難以筆述。她奇怪着，在這短短的五天日子中，逢春會有這樣

樣速的舉動，學校裏既然辭了職，而且又搬了家，這到底算什麼想思？辭職到外埠去，這是受了刺激後的一種憤激的辦法，那是爲了我。不過搬家難道也是爲了我嗎？就是怨恨我的負心，也沒有搬家的必要呀！燕琴含了滿眶子的眼淚，祇管呆呆的出神。忽然那孩子從破報紙堆裏尋出一張圖畫來，交到燕琴的手裏。說道：「你瞧！這就是玉春畫的呢！」燕琴接來一看，祇見裏面畫的是個半身小像。還有一行小字，寫的是：「這是我的哥哥，玉春畫。」燕琴仔細瞧那個面目，果然是很像逢春，因此她那眼眶子裏的淚水再也忍不住滴了下來。回眸瞧那孩子，祇見他臉上似乎也有淚痕，一時不免怔了怔。忽然想起他口口聲聲的念着玉春，這就猛可理會那孩子和自己倒是個同病相憐的人。不免長嘆了一聲，把那張圖畫已從手中落到地下，懶懶地回身步出了大雜院。大街上是很靜悄，春天的風雖然那是那樣的溫和，但燕琴却感到無限的寒意。回到雪影的家，他們正等着燕琴吃晚飯。燕琴因爲在同學家裏，所以依然裝做沒事兒的模樣，祇划了半碗飯，就匆匆到雪影的房中去。大家等燕琴走後，紛紛議論她今天一定是痛哭過的。雪影也無心吃飯，就急急跟她上樓。祇見燕琴伏在枕上，嗚嗚咽咽很低聲的哭着。雪影見了，心裏當然很難受，便坐到床邊，輕輕拍着她的肩胛。叫道：「燕琴！你今天不是回家裏去嗎？伯父可曾碰見嗎？爲什麼又要這樣的傷心呢？」燕琴見了雪影，便也從床上坐起。雖然是停止了嗚咽，但眼淚兀是淌下來。女孩兒家終是心腸軟的多，雪影見她傷心得厲害，不免也落了幾點淚水。說道：「你別傷悲了，叫我瞧着不是也辛酸嗎？你快告訴我，到底爲了什麼事情呢？」燕琴聽她這樣說，心裏很感激，遂止了淚。說道：「爸爸今天下午已動身到上海去了，我想明

天仍住到家裏去。」雪影忙道：「你一個人在家不是更會寂寞嗎？反正我家又不多着你一個人，假使你不放心，就每星期回家去望一次好了。」燕琴握着她手，明眸脈脈地凝望着她臉兒。很感激的道：「承蒙你如此愛我，我真不知如何感謝你纔好。」雪影忙道：「你別說這樣話，世間最難得者知己也。我和你情同骨肉，你千萬不要客氣。不過我瞧你今夜的傷心，決不單爲了父親的遠別。假使你認我是個知己的話，你就應該告訴我一些知道。」燕琴聽她這樣說，也就含淚把黃強被殺的真相以及逢春辭職遷家的事情告訴了一遍。並說道：「你想，他救了我爸爸的性命，我却還給他這封信，叫他怎麼不痛憤到心頭呢？現在既不知他是否到外埠去了？又不知道他家搬在何處？我怎能不傷心？」雪影聽了，良久，方長嘆道：「若早肯聽從妹妹的話，豈有今日的事情？」燕琴聽了這話，更加傷心，便又嗚咽而泣。雪影被他一哭，倒又焦急了，含淚忙又勸了一回，這才把燕琴勸住。這夜燕琴如何睡得着？她見雪影熟睡了，便索性悄悄的起床。坐到寫字檯旁，瞧着桌上那膽瓶裏幾枝桃花，花瓣兒已散了半桌子。還有水盂上也飄了幾瓣，顏色是非常憔悴。燕琴睹此落紅，因此而想起身世的可憐。一時百感叢生，遂提起筆來，一面哭，一面的寫着。當燕琴在寫的時候，雪影也醒來了。見她對燈伏案而坐，彷彿在寫什麼東西。因爲在靜夜的緣故，還聽到她息息的抽噎之聲。本欲喊她，但生恐驚斷她的思潮，遂索性假裝睡熟。祇聽燕琴低低的哭一回，唸一回，其聲淒切若午夜鶻啼，一時蒙着被兒，也不禁簌簌淚下。約摸一個鐘點後，方才聽燕琴移步到床上睡了，雪影不理睬她，燕琴祇道她是睡着，也就熄燈安置。因爲是倦怠過了度，所以燕琴這一睡下去，她就沈沈的熟睡了。雪影這才開了電燈，

披衣偷偷的起來。走到寫字檯旁，又扭亮了檯燈，抽開抽屜，果然有一張粉色的信箋，取出一瞧，芳心頓時大吃一驚。祇見信箋上斑斑點點的也不知是淚是血？雪影嘆了一聲，遂偷偷地瞧着道：

悲落花 有所感也

濕雲不飛花欲落，數枝憔悴胭脂薄，怨白愁紅泣暮春，晝長無奈飄簾幕。處處啼殘杜宇聲，落紅片片別春行，行不得也喚哥哥，報道一聲去北平。裊裊垂楊拖翠線，天涯芳草蝶夢邊，公子金鞍嘶落日，誰憐紅袖泣啼鴉？鴉啼日落春茫然，淒涼哀怨晚風前。桃花枝上更多情，游絲千丈繞樹迎，薔薇架上遲新月，芍藥闌前度曉鶯。曉鶯啼不歇，夢破關山月，風月暗消魂，憔悴悲華髮。妝鏡偷窺雙鬢蓬，花開爭如夕陽紅，夕陽千里還相送。花落空隨逝水東，東流逝水日悠悠，流盡春燕一片愁，錦字不傳紅葉恨，燕剪春愁空自憂。我偏多愁不忍看，可堪春去衆芳殘，風前歷亂吹腸斷，落盡蒼苔淚滴丹，明歲逢春能再發，燕兒莫要淚偷彈。

雪影偷偷瞧完這首古風，見末兩句把逢春和自己的名兒嵌在裏面。覺燕琴不但多情，更屬癡心，真可謂顰兒復生。一時內心不免也勾引起無限悲哀，在已經洒滿了淚血的箋紙上，又加了幾點晶瑩瑩的淚珠。正在如醉如癡的出神，忽聽床上燕琴噯了一聲，身子便轉了一個側。雪影生怕她醒覺，遂把箋紙藏入抽屜，也就熄燈睡着了。

十 奪妻盜車中欣攜手 劫夫犯階下舊情人

楊逢春到底爲什麼要搬家呢？對於燕琴的負心固然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，而大半還是爲了自己的打死黃強，恐怕連累了家庭，所以在他未出走之前，把家中一切都安排舒齊了。逢春奔出雪影家裏的時候，他心裏是充滿了萬分的憤怒。但他有了一度深切的覺悟以後，跨進大雜院的時候，他胸中的氣憤完全平靜了。裝做毫沒事兒的樣子，慢慢地走進屋子裏去。當他還沒有步入屋子以前，就聽妹妹和一個女子的聲音在談話。心裏有些奇怪，這女子是誰？玉春在房中聽到外面有皮鞋脚步声，便探首來望，見是逢春，便笑叫道：「哥哥回來啦？夏小姐等候你好多時候了。」逢春這才知道是夏霞，遂加快了幾步，祇見夏霞已笑盈盈的站起身子來。因爲夏霞的服飾是非常的華貴，瞧着自己屋子的傢具又那樣的簡陋，所以在逢春心裏很感到有些侷促。這就紅了臉兒，搓了兩搓手。笑道：「原來是夏小姐，家裏不成樣，你別見笑，請坐請坐。」夏霞聽他這樣說，便把秋波微含嗔意的逗給了他一個媚眼。笑道：「你說這話，可不是不願意我來嗎？」逢春聽她這樣說，便彎了腰兒。連聲的笑道：「那裏那裏？我說的是實話，夏小姐喜歡來，我就高興還來不及呢？那裏會不願意你來？」夏霞才嫣然一笑，便退身到桌邊坐下。問他道：「妹妹說伯母有些兒貴恙，不知可曾瞧過大夫嗎？」逢春道：「原是受了一些兒感冒，大概不要緊。」說着，回頭又問玉春道：「母親還不曾醒過嗎？」玉春道：「醒過一回的，我問她怎麼樣？母親說好多了，後來她又睡着，此刻沒聽什這動靜，想來還不會醒。」夏霞道，「上了年紀的人，身子到底衰弱些，我說該進些補藥才是。」逢春道：「可不是？偏母親平素就不贊成吃藥的，她說拿了錢去換苦味，這無論如何也不情願的。」夏霞聽逢春這樣說，

倒又忍不住微微的一笑。說道：「你剛纔在什麼地方？學校裏大概放春假了吧！」逢春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去瞧個朋友的。」夏霞見他微蹙了眉尖，彷彿有什麼心事般的。自己問一句，他纔答一句，這未免有些冷淡了自己。這就感到他一定在燕琴那兒，心裏因此也有些怨恨。慢慢地垂下頭兒，明眸望着自己高跟鞋的脚尖，却是楞住了一回子。玉春見他們都沒說話，覺得空氣是太沈寂了。便悄悄地和逢春說道：「哥哥！要不要叫黃媽去買三毛錢的瓜子來？」逢春這才理會自己那樣子對待一個客人，叫人心裏會生氣，便一點頭，一面回過臉兒來，向夏霞的嬌靨望了一眼。搭訕道：「夏小姐怎不脫了大衣？」夏霞抬頭見玉春已不在房中，遂把哀怨的目光，向逢春臉上掠了過來。說道：「你是不是願意我多坐一回兒？」逢春知道她已經有些生氣了，遂走到她的身邊，把兩手伸過來，意思是親自給她脫大衣。說道：「當然希望你多坐一回兒，假使你不嫌地方小，我就希望你吃了晚飯去。」夏霞見他這個舉動，方才回過笑臉來。也就老實不客氣的站過身子，讓他把自已的大衣脫了，掛到衣鈎上去。當逢春轉身過來的時候，瞧到了夏霞的人兒，眼前彷彿會亮了一亮，她穿着一件百蝶綢的旗袍，袖子是短短的。那兩條粉嫩白胖的玉臂，確實有一種勾人的魔力，所以逢春自不免出了一回神。夏霞被他瞧得不好意思，秋波羞澀地瞟他一眼，微紅了兩頰。掩嘴笑道：「幹麼老望着……」夏霞遠未把我字說出，忽然又想到床上還睡着一個楊老太，萬一她已醒着了，給她聽了這個話，那不是太難爲情了嗎？因此她把我字也就咽了下去，却送給了他一個甜笑。逢春當然也感到自己態度有些不對，慌忙笑了一笑，走了過來。說道：「夏小姐！你坐着，茶涼了，我給你換一盃吧！」逢春把手去拿玻

瑰盃的時候，不料夏霞却把纖手先來和他握住了。明眸含了無限的柔情蜜意，凝望着他俊美的兩頰。笑道：「你別忙，我不喝茶。」因為兩人的距離是很近，所以彼此的臉兒就瞧了一個夠。逢春見她會來握自己的手，可見她心中確實是很愛我。一時又想起中山公園以及萬家春館子的一幕，雖然當初她原是認錯了人，不過後來她所說一片話，不是和我也生出真正的愛情來了嗎？我爲了燕琴的緣故，所以任她怎樣的相愛，我終漠然無動於中。早知燕琴是個嫌故喜新的不情女子，那我不是可以答應夏霞的婚姻嗎？夏霞又不是一個醜陋的姑娘，爲什麼我不愛她呢？這不是太辜負了人家一片深情了嗎？逢春既然這樣想着，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。瞧着夏霞的剪水秋波，淡淡春山，尤其那張殷紅的小嘴，更令人感到了十分的可愛。握着手兒，正在含情脉脉的當兒，忽然玉春笑盈盈的走進來了。瞥見了哥哥和夏霞的神情，心裏倒是一怔。但在一怔之後，却又忍不住嗤的笑了。兩人慌忙分開了手，都覺得十分的難爲情。尤其是夏霞一顆處女的心靈，真羞澀得連耳根子都通紅起來。退到椅上坐下，握了盃子，湊到嘴邊去喝一口，夏霞這舉動是聊以解羞的意思。幸虧這時黃媽已把一盆瓜子拿到桌上，逢春這才有了手勢，把瓜子抓子一把，放到她的面前。說道：「夏小姐！別客氣，解個悶兒。」夏霞繞過嬌媚的俏眼兒，瞟了他一下。笑道：「楊先生！你這不是太客氣了嗎？」說着，又向玉春招手。叫道：「妹妹！你來，大家嗑幾顆吃。」玉春因爲夏霞這人還生得不討厭，同時又因爲她很親熱的叫着自己妹妹，所以也會表示好感起來。遂笑着挨近到她的身子邊，夏霞把她拉到懷裏，撫摸着她白胖的小手。說道：「妹妹今年幾歲了？」玉春笑道：「十三歲，姊姊呢？」夏霞紅暈了臉兒，笑道：「十九

歲，比你要長六歲。」玉春道：「可是你比我哥哥却小三歲。」夏霞聽了這話，芳心真有說不出的喜悅。把秋波向逢春偷窺了一眼，不料逢春也在望着自己憨憨的笑，一時把剛纔怨恨逢春冷淡自己的意思，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。她想着，祇要自己對他真摯，也許逢春真會感動得愛我的。夏霞有了這個希望之後，她一顆芳心是甜蜜無比，玉春見她凝眸含笑的意思，和燕琴相較，真有一樣的嫵媚可愛。遂把瓜子拿着交到她的手裏，笑道：「姊姊！你吃呀！」夏霞這才從甜蜜的幻想中驚醒過來，於是笑着，一面自己嗑了一顆，叫玉春也吃着。逢春回家的時候，已經很不早。此刻房中已籠罩了一層薄暮，顯然夜色將降臨了大地。夏霞覺得第一次就吃飯，那可不好意思，何況人家的母親又病着，所以她瞧了瞧手錶，便起身道：「我走了，吵擾了大半天，伯母回頭醒來，就請你代問個安吧！」逢春笑道：「吃了晚飯走，也許我母親就可以醒來了。」夏霞聽他這樣說，倒是遲疑了一回，但她不知又有個什麼感覺？就笑道：「反正明後天我還可以來的，學校裏放春假，你不是終在家裏嗎？」逢春一面點頭，一面也不和她客氣，就在衣鈎上取下大衣，提着衣領。笑道：「那麼我不和你客氣，你有空常來玩玩。」夏霞說聲勞駕，就他手裏穿上了大衣。一面和玉春握手說聲再見，一面身子已跨出房門去。逢春當然是跟着送出門來，在大門口夏霞很親熱的又把逢春手兒握了一陣。笑道：「逢春！我很感激你。你進去罷！」說着，很羞澀的嫣然一笑，便匆匆的走了。逢春聽她說很感激自己，一時有些不解她的意思。眸珠一轉，似乎有些理會了。覺得夏霞這位姑娘真有一片癡情向着自己，心裏不免忤然的一動。但他心中因為已經受到了一重刺激，覺得女子大半都是崇拜金錢的多。像燕琴和我有

五年相識的姑娘，尚且如此，那更何論夏霞一個僅僅祇有兩次見面的姑娘，當然更談不到愛情兩字了。於是他想着和夏霞不能結合的理由有三，第一，她是田將軍的甥女兒。第二，她平日是個享受慣的姑娘，祇怕我沒有能力養活她。第三，她原是燕士的愛人，燕士雖被小冬強迫結婚，也許他還愛着夏霞，我不能奪他的愛。逢春心中既有了這三個感覺，他把一顆蕩漾的心兒，立刻又平靜下來。於是他決心預備實行他出走的計劃。玉春見哥哥反擰着兩手，低了頭兒慢步地踱進來？便格格笑道：「哥哥！母親並沒睡着，她躺在床上故意不作聲，因為睡在床不便和一個陌生的姑娘見面哩！」逢春抬頭望去，果然見母親已倚在床欄上了，這就搶步坐到床邊，先摸着母親的手。問道：「媽可沒有病了？」楊老太笑道：「你摸我手不是已沒有熱度了嗎？」逢春點了點頭，却不作答。楊老太又問道：「這個夏小姐不是昨天在中山公園遇見的一個嗎？玉兒告訴我，說很美麗的。」逢春唔了一聲，依然不回答。楊老太瞧他這個態度，似乎感到了奇怪。又說道：「你剛纔到那裏去的？爲什麼一臉愁容？可不是爲了既丟不了韋小姐，又拋不得夏小姐嗎？」玉春聽母親和哥哥這樣說，一時向逢春逗了一個媚眼，便格格地笑得彎了腰。逢春紅了兩頰，不免也好笑起來。說道：「這個年頭兒還談得上這些？母親！你別誤會了，我現在正有一件事，要想和母親告訴，但却又不敢告訴。」楊老太聽他這樣說，臉上顯出驚異的神色。說道：「什麼事情？你就告訴我吧！」逢春沈吟了一回，方才說道：「我想離開北京，到外面去幹一些兒事。」玉春挨近身子來，也急急的問道：「那麼哥哥要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逢春道：「我要到廣東去，假使不離開北京的話，將來也許有殺身之禍。」楊老太更吃驚

了，忙又說道：「你這話說得奇怪，你到底幹了什麼事？我們好好的小百姓，如何會有殺身之禍？你快告訴我吧！」逢春道：「母親！你別害怕，因為我打死了一個軍部裏的衛隊長。……」果然，楊老太和玉春的臉兒都變了顏色，愣住了一回。急道：「什麼？你……打死了衛隊長……他們不是要來捉你嗎？」逢春拍着母親的肩兒，笑道：「你別怕，我詳細的告訴你罷！」說着，便把自己到燕琴家裏去的話經過事情，細細的向母親訴說了一遍。楊老太這才明白，原來他又救了燕琴爸的性命。遂說道：「那廳韋小姐你可曾碰見她？」逢春搖了搖頭，又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人各有志，從此以後，我們就別再提起韋小姐了！」逢春這兩句話聽到楊老太和玉春的耳中，當然又感到萬分奇怪。玉春先忍不住開口問道：「哥哥！你和琴姊吵過嘴嗎？為什麼你又恨她了呢？」逢春強裝笑顏，說道：「我並不恨她，我祇有感激她給我一個教訓，使我可以明白女子的心理，就是這麼一個。」楊老太聽逢春這樣說，心知兩人一定吵過了嘴，不過逢春既然救了她爸爸的性命，照理，就是逢春有十分的錯，韋小姐也應該忍耐三分纔是。楊老太因為心裏有了這個感覺，不免也有些生了氣。說道：「說得來，大家多走動，說不來，就遠開些，祇要你待他們一家都不錯，你也對得住自己的良心了。」逢春點頭道：「母親這話不錯，而且在目今這個局勢之下，我覺得應該拋棄兒女之情，至少有一個最後的掙扎不可。」玉春假在哥哥的膝踝旁邊，眸珠眨了兩眨，似乎還有些奇怪。說道：「哥哥！我想琴姊是個溫柔的人，她如何會和你吵嘴？不要你對她有什麼錯處吧！」逢春握着妹妹的手，搖了搖頭。笑道：「你別胡猜，你不懂這些的。」玉春撇了嘴兒，說道：「你自己不說出一個原因來，怎麼反說我不

懂呢？叫人悶着，心裏不是難受嗎？」逢春笑道：「這妮子，要你管什麼閒事呢？我告訴了你，琴姊她已愛上了別人哩！那麼你終可以知道了。」楊老太嘆了一口氣，很感觸似的說道：「所以我說人心難料，你和韋小姐認識的日子也可說長了，而且你不惜生命危險，救了她爸爸兩次性命，她也不該再去愛上了別人，所以女孩兒家的心腸硬起來也真硬。我想不到韋小姐這麼一個姑娘，會使人感到絕對的失望。上次對於田小姐的事情還沒和她明說哩！否則，她不是早和你絕交了嗎？」逢春這時心裏倒並不十分的氣憤，他已看穿愛情兩字的不值錢，所以他正了臉色。說道：「不過我和燕士的友誼也太好，所以你們倒不要以爲我之相救柏村性命，是爲了燕琴的緣故。我覺得除暴安良，鋤強扶弱是每個青年應盡的責任。」楊老太點了點頭，心裏彷彿很得些安慰。說道：「以你有志氣，母親心裏當然喜歡。那北京城裏你確也不能再住下去了，我想你要走的話，還是早些兒走。教員的生活，也不是一個青年一輩子的出路。所以我不應該爲了愛惜你，而誤了你終身的前程。」逢春對於母親這兩句話，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。忍不住投入母親的懷抱，笑道：「我知道母親是無時不希望她的兒子有進展的一天，所以我這次到廣東去，假使還能到北京來的話，是決不會使你老人家感到失望的。」楊老太聽了兒子的話，心裏真是又喜悅又悲傷，撫着逢春的背脊，忍不住眼皮有些潤溼起來。母子親愛了一回，逢春又坐正了身子。說道：「我因爲是已成了殺人犯，我走之後，萬一破了案，那是要連累母親和妹妹吃苦的。所以在未動身之前，我終得想一個完全的辦法，不過我想來想去，唯一的辦法，是祇有搬一個家。不知母親的意思以爲怎樣？假使你認爲好的話，我連夜的就去找房子，明天一早便搬，安

排舒齊了後，我就可以立刻動身到廣東去了。」楊老太聽兒子既然這樣考慮着，當然是小心一些的好。遂點頭說道：「事到如此，除了這個辦法，還有什麼好想呢？」逢春見母親答應，心裏很喜歡。這時黃媽把晚飯端出，逢春攜了玉春的手，兩人到桌邊坐下，低頭吃飯。這裏黃媽又盛了一碗飯，揀了一些菜，給楊老太就在床上吃了一些。逢春兄妹吃畢飯，祇用手巾拭了一下嘴，便要去找房子。黃媽倒了面水進來，笑道：「少爺小姐到什麼地方去？臉洗了去罷！」逢春這時一顆心兒，祇覺無辜無掛，他也不要洗什麼臉兒，早已和玉春匆匆的奔出去了。約摸兩個鐘點後，逢春和妹妹這才回家來。向楊老太告訴道：「房子尋好了，在南車站路一個胡衕裏，房東是個四十多歲的婦人，她很慈和的，西首一間統廂房，倒也很清潔。給母親妹妹和黃媽三個人住，也就很舒服了。」楊老太忙道：「房金貴不貴？」逢春道：「貴不了什麼，每月十四元，較這兒還便宜一塊錢哩！」楊老太聽了，很是喜歡。於是當夜兄妹倆和黃媽三人就整理一切，包紮舒齊。到了次日，楊老太的人兒也完全好了，於是向房東告訴了。房東因為他們原沒有住足，自然沒有話說。這兒逢春已把搬場的車子喊來，由腳夫把傢具一件一件的搬了上去，逢春又到屋子裏來望了望，見並沒遺忘了什麼，遂和母親妹妹黃媽坐了人力車，一同押着到新屋裏，再由腳夫一件一件的搬進來，直待把房中一切都佈置完畢，時已下午三時左右了。逢春怕母親累乏了，催促她躺在床上休息了一回。他自己坐到寫字檯旁，寫了一封辭職信，出外去丟入郵筒。忽聽街上行人在議論道：「革命軍可真了不得，在軍署附近，膽敢把衛隊長暗殺了，那真是驚人的事。」逢春聽了，知道昨夜阿三的計劃成功了，心裏又驚又喜。因為自己忙着搬場，所以

忘記了看報。於是他走到報販旁，買了一張報，把這則新聞看了一遍。心裏暗暗痛快，遂回家裏去？玉春見逢春回來，便拉了他手，似乎想起了一件什麼似的。烏圓的眸珠一轉，說道：「哥哥！我們搬了家，夏小姐她可沒有知道呢！你不是應該寫封信去告訴她嗎？」逢春笑道：「告訴她做什麼？」玉春含了微笑，望着逢春的臉兒。說道：「琴姊負心了你，夏小姐不是很愛你嗎？你爲什麼不和她要好呢？」逢春笑道：「那麼琴姊從前不是也很愛我嗎？所以我說女孩兒家都靠不住的。」玉春聽哥哥這樣說，因爲本身也是個女孩兒家，這就紅暈了兩頰，却逗給了逢春一個白眼。逢春仔細一想，忽然理會過來。忍不住嗤的一笑，撫着玉春的手兒。笑道：「妹妹！你幹麼給我白眼看？可不是我得罪了女孩兒了嗎？不過我希望妹妹將來長大了，愛上了一個人，千萬別三心兩意的才好。因爲一個愛不專一的女子，是決不會得到一個忠實的丈夫。」玉春聽了這些話，她那蘋果般的兩頰也就更紅暈得好看了。俏眼兒瞟了他一眼，笑道：「我不懂得這些，哥哥別向我胡說。」說着，立刻掙脫了哥哥的手，一骨絡轉身，便逃進裏面一間房中去了。晚上，逢春和楊老太說道：「母親！我明天準定動身走了。孩兒在外面應省的地方就省，決不會浪費一個金錢，有可以寄錢回家，我終會寄奉的。所以母親在家，是祇管放心是了。」楊老太聽他這樣說，倒反而安慰他道：「我以爲應用的地方就該用，寄錢不寄錢並不是個問題，祇要你能努力工作，爲人羣謀幸福，爲國家爭光榮。那我雖然三餐薄粥，也覺心滿意足的了。」逢春聽了，正色道：「母親金玉良言，已深銘我的心版，孩兒決不有負你老人家的期望。」楊老太這時忽然眼皮兒又紅起來，似有淚下的神氣。逢春不敢勾引母親的傷心，所以不再多

談，就道聲晚安，脫衣就寢。次日起身，漱洗完畢，用過早餐。逢春提了昨夜整理好的一隻皮箱，向楊老太拜別。說道：「母親！我走了，你老人家千萬保重！」說着，又攜玉春的手。說道：「妹妹好生侍奉着媽，哥哥心裏是很感激你的。」玉春聽了這話，要想祝頌哥哥幾句，却是再也說不出來。心中一陣悲酸，淚珠兒先滾下了兩頰。逢春見妹妹哭，自己也不免傷心，眼皮有些潤濕。回頭見母親，也早老淚縱橫了。但她見兒子回過頭來，立刻拭了淚水，還竭力鎮靜了態度。向玉春道：「玉兒！你別勾引哥哥的傷心，這是一件喜歡的事情，你應該向哥哥說幾句祈祝的話才是。」玉春聽母親這樣說，把小手抬上來，立刻在眼皮上揉擦了兩下。掙出一句來道：「哥哥！妹妹祝你鵬程萬里……」那個里字是勉強說出來的，她喉間已是哽咽住了。逢春也不禁破涕笑道：「多謝妹妹，我也希望妹妹永遠跟黃鶯兒一樣活潑！」楊老太聽了兄妹倆的話，這才略爲開顏一笑。逢春雖然有依戀之情，但也不得不硬着心腸，放了妹妹的手，匆匆的走了。玉春含淚站了一回，見哥哥的身子，在門框子裏消失了後，她忽然急急的趕了出來。站在大門口，舉起手來搖了搖，叫聲哥哥。逢春回頭來望了一眼，祇見妹妹的身後，母親也顛巍巍的走出來。逢春有些心酸，他祇裝沒有瞧見，很快又回轉頭去，放大了步伐，急急趕到車站裏去了。當逢春到車站的時候，正是夏霞又到他家裏來的當兒。誰知一脚跨進屋子，却是人去樓空。一時還以爲自己走錯了路，後來由房東告訴，方知逢春已在昨天搬走了。問搬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房東却是不知道。夏霞心中祇覺得十分的奇怪，祇不過兩天的工夫，他就搬了家。那麼前天我來的時候，他爲什麼不告訴我？莫非臨時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嗎？覺得這是不會的，找房子

不是也要一天的時間嗎？可見他是故意不告訴我？爲什麼要故意不告訴？那當然是無意於我。想到這裏，不免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自己是太癡心了，他心裏並不愛我，我如何祇管去纏繞他呢？這就無怪他要遷居了。夏霞感到自己癡心得太可憐了，眼淚這就像泉水一般的湧上來。但是她還原諒逢春心中一定有什麼苦衷，所以她到又華華中學去詢問。不料逢春的辭職信，齊巧寄到校裏，因此校中也已知道逢春辭職的事，把這消息再觸送到夏霞的耳鼓。這叫夏霞一顆芳心更弄得莫明其妙，不過細想起來，我的對待逢春，真所謂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其實我心愛的人原是燕士，對於逢春根本毫不相關。現在我要把逢春來當作燕士，那原是自己的傻，何必怪人家無情。臉兒縱然相同，他的心兒也怎麼會一樣呢？夏霞既然這樣一想，她不再傷心，倒反而感到可笑起來。回到家裏，意欲把逢春的事情，再向小冬辨交涉，無奈這幾天小冬特別忙碌，整日未獲一面。過了三天，她又去找小冬，不料丫環小玲告訴，說小姐奉老爺之命已動身到廣西省陸將軍那裏祝壽去了。夏霞知道陸將軍是小冬的舅父，和自己舅父田將軍原是一隻袴腳管的。想着自己這次美滿的姻緣，完全被小冬硬生生的破壞，心中真是又氣又恨，這夜躺在床上，忍不住暗暗的泣了一夜。逢春乘的是三等車廂，當火車在青青的草原中駛行了後，他望着田野間一株一株倒退的樹兒，心裏想着慈母弱妹，同時又想起燕琴的負心，夏霞的癡情，真是有說不出的感觸。不料就在這個當兒，忽然見前面一節三等車廂裏走來一個面戴黑眼鏡的西服少年，他慢慢地，在逢春身旁的座位上坐了下來。逢春的臉兒是因爲望着窗外，所以也並不注意他。但那戴黑眼鏡的西服少年，却伸手拍了拍逢春的肩胛。說道：「喂！老兄！你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逢春冷不防被他一拍，倒是大吃了一驚。立刻回眸過來向他望了望，却並不認識他。因為他還留了一小撮的鬚鬚，看來是個陰險之人。自己原是心虛的，一顆心兒這就別別的亂跳。但他猶竭力鎮靜了態度，瞪了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你管我到那兒去？你是誰？」那少年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哼！你瞧我是誰？」他說着，便立刻把黑眼鏡脫下了。逢春仔細一認，這就啾啾的一聲笑起來，猛可把他手兒握住了。笑道：「啊喲！我道是誰？原來是你，真巧！真巧！那夜分手後，想不到會在火車裏見面了。你這人真惡作劇，爲什麼不好兒的招呼？可把我唬了一大跳哩！」諸位！你道那戴黑眼鏡的少年是誰？原來就是韋燕士。燕士此刻奉上峯密電，所以也到廣東去。誰知兩人會遇在一起，那不是叫逢春心裏喜歡嗎？燕士聽逢春這樣說，便哈哈的笑起來。說道：「你這人好糊塗！怎麼連最要好的同學都不認識了呢？還要問我是誰？那可不是笑話嗎？」逢春知道他爲避人注目起見，所以故意化粧這樣子的。便笑道：「我到四方之首去，你呢？」燕士聽他這樣說，知道是廣東的意思，便點了點頭。也笑道：「我和你是相同的。不過我奇怪，你幹麼也會到那邊去呢？」逢春撇了撇嘴，笑道：「這纔是笑話，你去得，我就去不得嗎？」燕士笑道：「不是那樣說，因爲你家裏的母親和妹妹怎麼辦呢？」逢春道：「沒有關係，這回母親特許的。我一個人正苦沒伴侶，不料會遇到了你，那真是叫人感到一件喜歡的事。」燕士笑道：「可不是？我就和你有同樣的感覺。」說到這裏，又湊過嘴去，低低的說道：「關於我爸爸和妹妹的事，你可知道一些？本來我原想去家裏探問一次，後來因時間促，也就來不及了。還有那隻黃牛的死，我也感到十分奇怪，不知你可曉得詳細的情形嗎？」逢春

點頭笑道：「爲什麼不曉得詳細呢？我這次的出走，也就是爲了黃牛的死呀！」燕士聽了這話，心裏已有幾分明白，便點了點頭。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……」說着，向四周望了一眼。逢春見沒有什麼人對自己注意，兼之車輪軋隆隆的聲音很響，諒來說得輕一些，別人也不會聽見的。於是悄悄的遂把黃強被殺的一節事情，向燕士告訴了一遍。對於自己和燕琴愛情破裂的話，却瞞住了。燕士方知黃強是逢春殺死的，並且又救了我爸爸的性命。一時既感激，又痛快。握了逢春的手兒，緊緊的搖撼了一陣，表示感謝的意思。逢春這時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便哈哈地先笑起來。燕士倒愣住了一回子，望着他臉兒。問道：「你爲什麼這樣高興？可不是想起一件得意的事情了嗎？」逢春吓了他一聲，笑道：「得意兩字休提起，一提起，我痛哭還來不及哩！」燕士這就更加奇怪，蹙了眉峯。又問道：「既然要痛哭，爲什麼偏大笑呢？」逢春笑道：「哭不出，祇好笑，你不知道，那笑可是苦的哩！」燕士見他這意態，不像有什麼悲傷的事情，於是搖了搖頭，有些不相信。說道：「我却有些不信，你還有什麼傷心的事呢？你倒給我說出來聽聽。」逢春正色道：「誰騙你？我的妻子被人家搶去了，安得不傷心嗎？」燕士聽他這樣認真的說着，反而格格地笑彎了腰。說道：「虧你想得出說這一句話，你的妻子在那裏？別說笑話了。」逢春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以爲我和你說笑話嗎？我的妻子真被人搶去了。」燕士把黑眼鏡又戴起來，向他屁了一聲。笑道：「你這話祇好讓我黑眼鏡戴起來說才對，你既不曾結過婚，那裏就來妻子？」逢春道：「這個你且別管他，我的妻子真的被人奪了去。假使你是個法官的話，應該把奪我妻子的人怎樣處罰？」燕士笑道：「若真有這樣的事情，我先要量他幾個

耳刮子，怎樣老弟的媳婦可以給人家奪了去？」逢春聽了這話，到也忍不住哧的一聲笑出來。把手去握着燕士的手腕，叫他自己量自己的耳光。笑道：「憑你所說，你就先給我自己打了兩記耳光再作道理。」逢春這舉個動和話兒，燕士真所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。凝眸含顰的望着逢春臉兒，怔住了一回子。問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奪了你的妻子嗎？你的妻子是誰呀？」逢春望着他很神祕的笑道：「我的妻子就是田小冬，現在不是已經做了你的妻子嗎？」燕士聽他說出田小冬的事情，一時覺得其中必有蹊蹺，便急急問道：「什麼？田小冬是你的妻子嗎？你別胡說吧！你和她怎麼認識的呢？」逢春却不肯立刻就說，笑了一笑。道：「你要我告訴，我慢慢的自然可以告訴你。不過你得先打自己兩下耳刮子，因為這是你自己說的。」燕士聽他這樣說，祇好握了他的手兒。央求道：「我的好兄弟，你別爲難我了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你快快告訴我吧！」逢春道：「我問你，你既然愛着夏霞小姐，你爲什麼可以答應田小冬的結婚呢？」燕士聽他連夏霞的事情也知道，一時真奇怪得目定口呆。暗想，我是一個幹情報工的人，不料所做的事情，却都被他知道了。假使他是我敵人的話，那我還幹什麼情報工作呢？因此他又把黑眼鏡除了下來，放入西服袋內去。望着逢春急道：「奇怪極了，你什麼全知道了？哦哦！是不是我妹妹和你說田小姐的事情嗎？不過夏小姐的事情又是那個和你說的？因爲這事情我並不會向任何一個人告訴過呀？」逢春聽他這樣，也奇怪說道：「燕琴她怎麼知道？你告訴過她嗎？」燕士點頭道：「是的，我曾約略和她說起。不過你說小冬是你的妻子，這我可實不明白，你快告訴我一個詳細吧！」逢春沉吟了一回，方才低低的道：「事情是這樣的，那夜你走

後，黃牛要把老伯拖着走，我心中一急，便冒認我是老革，所以他便把我押去了。……」燕士不等他說完，立刻又握着他手兒緊搖了一陣。說道：「啊！原來你是曾給我作過替身的，那麼妹妹怎的却不曾和我說起呢？莫非當初因時間侷促，就忘記告訴了嗎？後來怎麼樣？你快告訴我。」逢春聽他這樣說，暗想，原來燕士並不會把自己被捕的事情向他告訴過，這就無怪他一些兒也不接頭的了。遂把小冬救自己及私訂婚約的事，向燕士又告訴一遍。燕士聽了這話，因此急得直跳起來。說道：「這就奇怪了，小冬她認得我是燕士，把我架到西山別墅，強迫我結婚，當初我原不答應，誰知我愈不答應，她却咬定我負心，一定要我結婚，否則，便把我送往軍部處死，我沒了辦法，因此祇好忍痛答應了她。可是直到現在，我還莫明其妙呢？如今聽了老弟的話，方知小冬那夜訂婚的是你，她原認錯了我。不過這兒有一點疑問，就是小冬爲什麼不說楊逢春，却說韋燕士呢？難道是你冒我的名嗎？」逢春把兩手一拍，哈哈笑道：「對啦！事情的誤會，就在這個冒名的上面。不過我之所以冒名，也有相當的用意。可惜在答應她婚姻之後，依然沒有告訴她真姓名罷了。」說着，遂把所以冒名的意思，又向燕士說了一遍。燕士這才恍然大悟，一時又感激又慚愧，握了他的手，緊緊不放。說道：「老弟！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那我真太對不住你呢！不過我原沒想到你也被捕的事，否則我也會想到小冬一定是誤會了。現在我爲了性命關係，所以祇好答應。老弟！我告訴你小冬當時對待我的情形，真叫人有些哭笑不得呢！」說着，遂也把小冬一回兒要拿鎗打死自己，一回兒又叫自己拿鎗打死她的情形，向逢春告訴。並又說道：「從這點看來，小冬確實是愛你到極點的人，所可惜的是弄錯了

人。不過我還奇怪，妹妹既不會把小冬的事告訴你，你又打那兒知道我和小冬已結婚的事呢？」逢春忍不住哈哈笑道：「你聽着，還有更滑稽的事情給我碰到哩！小冬見了你，就會當作我。那麼夏霞見了我，她就不會把我當作你嗎？」燕士聽到這裏，完全明白了，也不禁爲之失聲笑道：「哦！哦！這樣說來，你不是也奪了我的妻子嗎？」逢春啐他一口，笑道：「我可沒有像你那樣的臉皮厚，夏小姐把我認作燕士，當時我就跟她說明，我並不是燕士，乃是楊逢春。不料她聽了，似乎也明白了，就大罵我不該冒名，現在她表姊把她愛人燕士搶去了，而且已結了婚，說着，便向我又大哭起來。那時我聽小冬已和你結婚，心中也很焦急，但事已如此，那又有什麼辦法？夏小姐她雖有愛我之意，不過我覺得我們既已明白事情的真相，豈可以將錯就錯呢？所以我和夏小姐是依然十分純潔的。」燕士聽了，笑道：「事情原是誤會的，不過夏小姐既然有愛你的意思，你爲什麼不答應她呢？現在叫我怎麼對得住你並夏小姐？唉！這事情真離奇得極頂了。」燕士說到這裏，忍不住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逢春笑道：「其實說起來大家都沒有錯，所以事情既已錯誤，也就索性錯誤到底了，反正我的答應田小姐婚姻，也是出於強迫的。現在你們能夠成功一對，這也未始不是一頭美滿因緣，所以你一些不必抱歉，我以爲這是你們的緣分，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哩。」燕士道：「不過我心裏對於夏小姐和你終感到萬分的不安，所以你也索性和夏小姐結成一對好嗎？這樣我才感到安慰一些呢！」逢春笑了一笑，說道「得了罷！現在我以爲還不是談這個事兒的時候呢！」燕士聽他這樣說，猛可想起逢春是愛我妹妹的一個人，所以田小姐雖和我結婚，他並無一些恨意，對於逢春倒反而成全他的願望了，祇是

夏霞小姐面前，我真太對不住她了。士燕這樣想着，從此心裏便很不快樂。但逢春兀是向他取笑，說她搶自己的老婆，要他打他自己兩個耳刮子。燕士到此真有些哭笑不得。在遙長的旅程上，彼此有了道伴，自然解去了許多的寂寞，所以在不知不覺間，火車已到上海。由上海趁船，竟已到了廣東。逢春由燕士的介紹入黨，先担任宣傳部的工作。燕士却轉入特別訓練班，努力軍事上的學識。光陰是非常的迅速，不知不覺已有半年多了。逢春得上峯所看重，已擔任軍部重要職位。燕士亦已畢業，在白師長部下任旅副之職。這日，燕士隨白師長開拔出發，向漢口而進。逢春前往送行，和燕士握手而別。燕士走後不到一個月，軍部裏忽然捉獲一個女間諜。時逢春已任軍法處處長，當他審問那女間諜的時候。一見之下，頓時怔了一怔。原來這女間諜不是別人，却就是田小冬哩！

十一·夜半淒淇情過手足 書中委婉勝若夫妻

四時皆如夏，一雨便成秋，這是說廣東的氣候，終年沒有寒冷的天氣。所以這幾天雖然已到暮秋的季节，逢春在忙碌的辦公事當兒，兀是滿身大汗，連連呼熱。不料這時外面忽報捉獲一個女間諜，逢春遂命拿進來審問。誰知一見之下，那女間諜不是別人，却是自己舊時的情人田小冬。心頭一跳，臉上頓時顯出萬分驚異的顏色。田小冬當步進法庭來的時候，她的臉兒是低垂着，賴賴的移着步子，精神是非常的頹喪。當她抬頭瞥見座上的逢春，她那兩個滴溜烏圓的眸珠定住了，臉上和逢春同樣地顯出了驚喜的樣子。她那顆芳心裏，在萬分悲哀之餘，立刻又滲和了喜悅的成分。暗想，原來燕士已在革命軍那兒作上級

官員了。她情不自禁的向前奔了兩步，口裏幾乎要喊出燕士兩字來。但她的身子立刻被兩個衛兵拉住了，喝道：「站着，別動！」小冬這纔如夢初醒，意識到自己是已作階下囚了。我怎麼能夠在莊嚴的法庭上前去認我那親愛的丈夫呢？於是她又站住了，明眸盈盈的祇管向逢春臉上瞟了過來。逢春在她奔上兩步的時候，一顆心兒的跳躍，真彷彿是小鹿般的亂撞。此刻瞧着小冬的目光，是包含了無限哀怨的成分。心中這就暗想，真有趣，難道小冬還沒認出那夜合歡的人究竟是誰嗎？不過訂婚的那夜是我，結婚的那夜是燕士，兩人就是這樣的給她見了一次面，可憐也無怪她始終是模糊着了。這時旁邊的執法委員以及祕書等見處長並不開口審問那女間諜，却是呆呆地向着她出神。同時那女間諜的兩道秋波，也受處長脈脈含情的注視着，一時還以為那女間諜的臉蛋兒生得太美麗了，所以使這位年輕的處長有些兒神魂飄蕩了哩？大家心中既然有這麼一個感覺，當然都暗暗的好笑。逢春也覺得自己這態度，未免有些給人家引起了誤會。遂正色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小冬驟然聽了這兩句問話，猛可想起八個月前燕士被捕的時候，我也曾經這樣問過他。但是當初我問他，原是真的不知道。而今天他問我的，可不是明知故問嗎？想到這裏，心中一陣悲酸，眼眶子裏已是貯滿了晶瑩的淚水。不過仔細一想，我審問他的地點是在自己的閨房裏，而他審問我的地點，却是在莊重嚴肅的法庭裏。他身為長官，縱然我是他的愛妻，不過我現在到底是個罪犯，叫他怎麼好意思立刻就相認呢？小冬這樣一想，她倒又原諒燕士內心的苦衷了，竭力忍住了辛酸的悲淚。哽咽着道：「我姓田名小冬。」逢春聽她話聲有些兒顫抖，他心裏也感到有些淒涼。遂又問道：「你是什麼地方人？今年幾歲了？」

小冬含淚道：「原籍河北，今年十九歲……」逢春道：「既是河北人，到廣東來作什麼？可是來探聽軍情的嗎？」小冬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不，我平生不幹政治的工作。」逢春把案上的一個徽章翻了翻，凝眸含顰的望了她一眼。又問道：「這個軍部秘書長的徽章就是一個證據，你打那兒來的？」小冬聽他追問得這樣的急，一顆芳心，真有說不出的哀怨和傷心。說道：「這徽章不是我的，我到廣東來是找丈夫的，可憐我和丈夫結婚祇有一夜，他便一去不回，連信息都杳然，我現在倒給他懷了八個月的身孕，你想，我是一個有身孕的弱女子怎麼還會來做間諜的工作呢？況且我是個有思想有理智的女子，平日對於革命軍是素來十分的敬仰，我認爲革命軍纔是我們國家的救星。我老實告訴你，我的丈夫也是個革命軍的人，他現在在軍部裏是已做一個高級的軍官了。唉！我恨他薄倖，我恨他狠心，他得意了，連一個字兒都不寄給我，我還有什麼話好說？……」小冬滔滔地說到這裏，她的滿眶子熱淚，這就滾滾地落了下來。逢春起初倒沒有注意，及至聽她說出已有身孕的話。遂向她身上打量一下，果然見她腹部是微微地聳起着。因爲她穿了一件元色綢的旗袍，老遠的望下去，却也不能十分瞧得出。對於小冬這兩句話，雖然明白她的用意所在。不過她到底又認錯了人，此刻把我却又認作燕士了。望着她海棠着雨般的臉龐，聽着她口罵自己薄倖的話，腦海裏忽然想起和她在閨房裏定情接吻的一幕，雖然她已不是自己的愛妻，心裏也很感傷，所以兩頰一陣一陣的紅了起來，半響再也說不出一句話兒。那時旁邊的衆人瞧了這個情景，心中都已經有些明白那田小冬一定是處長的戀人了。也許兩人沒有正式的結婚，便發生了肉體的關係。因爲那田小冬的話，不是明明放着和尙罵賊禿嗎？逢

春靠右的公案上那個祕書，他記錄到這裏，覺得今天的情形真，彷彿是都察院裏的三堂會審，這就回眸向逢春望了一眼，不禁微微的一笑。逢春被他這一笑，心裏的焦急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因為今天大家的誤會，我完全是受冤枉的。於是心中一急，不免情急智生。便又問道：「那麼你的丈夫叫什麼名字？」衆人聽逢春會問出這一句話來，倒是愣住了。圍子。其實逢春是個胸有成竹的人，他因為知道在小冬的心裏是決沒有楊逢春三個字，假使小冬說出丈夫名叫韋燕士的話，那給衆人聽了，我不是可以卸脫這個干係了嗎？逢春這意思是想得很好的，不料聽進小冬的耳裏，他的一顆芳心，便有了一層考慮。暗想，燕士這句話實在可以不用問的，難道他希望我告訴出韋燕士三個字來嗎？這給衆人聽了，他如何下得了面子。我雖然怨恨他審問得太以認真，但我到底要顧全他的面子。可憐小冬她倒是一片好心，所以她垂下了粉臉兒，却是默不作答。逢春見她不答，心裏的跳躍愈加快速，暗暗叫苦。那時衆人的心裏，感覺那田小冬真是一個多情的女子，她所以不回答，當然有她深刻的用意，反覺逢春這人倒有些不情了。逢春見小冬忽然又抽抽噎噎的哭起來，同時衆人的目光，又很神祕的注視着自己。一時兩頰發燒得利害，真是再也審問不下去了。祇好就此告一個段落，吩咐押下，明日再審。衆人待衛兵押着小冬走後，便故意議論紛紛。逢春爲了要避免大家誤會起見，便向衆人告訴道：「你們不用議論，這件事情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詳細。」大家聽處長這樣說，便都靜寂下來，望着逢春的脸兒發怔。逢春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此刻方纔想起來，那田小冬就是韋燕士的妻子，燕士的脸兒像不像我，他在出發之前一夜，曾經和我談起小冬的一回事，我知道小冬她見了我，一定是把我

誤會當作燕士了。哈哈！那真是一件有趣笑話的事情。」逢春說到這裏，故意又大笑起來。韋燕士三個字，衆人都曉得的，起初都疑心那小冬就是處長的戀人。今聽處長這樣解釋着，一時也把疑心渙然冰釋，不免都哦哦起來。逢春又道：「燕士爲人，你們諸公均所深悉，我意欲赦她無罪，不知列位意下如何？」衆人聽逢春這樣說，便都點頭說道：「一任憑處長處置，我等豈有異議？」逢春既徵求了執法委員等的同意，心裏十分歡喜。當夜他便換了便服，親自到獄中去看望小冬。小冬坐在草荐上，想着白天燕士的問話，不知爲了在法庭上不好意思相認所以假裝含糊呢？還是存心拋棄我了嗎？這樣猜測着，內心自然十二分的悲酸。想着在北京自己是多麼的威風，誰知在此地竟也嚐着了鐵窗的風味。不過推其原因，還不是燕士害我的嗎？假使我沒有身孕的話，我怎麼會在廣西舅家裏住了半年多的日子呢？燕士若再心存遺棄，定我罪名的話，那我和他真是前世的冤孽了。小冬想到這裏，無限傷心，陡上心頭，不禁淚如泉湧。正在萬分悲哀的當兒，忽然見一個身穿西服的少年，慢步地走了進來。小冬凝眸一瞧，可不是燕士嗎？一顆芳心，維略覺安慰，但到底無限悲痛。猛可奔了上去，摟住了逢春的脖子。嗚咽泣道：「燕士！我爲你好苦吓！」說到這裏，把粉臉倚在他肩胛上，哭得咽不成聲。逢春被她抱着一哭泣，心裏也悲傷起來。因爲自己的性命確實是小冬所救，假使那夜他不放走我，我怎麼還有今日的地位？小冬本來是我的愛妻，現在我倆終究不能成功，而她的芳心却還把這件錯認事蒙在鼓裏，一心當我燕士，可憐她確實是多麼真心的愛我啊！逢春既然想起了舊情，因此他竟沒有勇氣來把小冬的身子推開了。他撫着小冬烏亮的美髮，也情不自禁的落了無數的眼

淚。兩人泣了一回，逢春方纔捧起她的粉臉，在鐵窗外面那黯淡燈光的照映下，可憐小冬已變成一個淚人兒模樣了。逢春嘆道：「唉！小冬！今生我和你到底無緣。」小冬突然聽他說出這兩句話，芳心已碎，面容慘白。定住了烏圓的眸珠，瞅住了逢春的臉兒。淒然道：「燕士！是不是軍法不徇情？把我已定了死罪嗎？但是你是高級的長官，你應該想想八個月前被放的一幕，同時再想想西山別墅裏新婚的一幕。我自從你走後，我心裏是沒有一日不想念你來一封信或者一個電話，可是却給我心頭萬分的失望。當我在離開北京之前一日，我也曾到你家裏去望過，但是回答我的却是搬家了。那時我心裏真覺得十分傷悲，既不知你家在何處？又不知你人在那兒？不得已祇好先到廣西來陸將軍那兒祝壽，不料這時我心頭作嘔，經水停止，到此我方知腹中是有你我的結晶，幸喜陸將軍是我親戚，我在廣西一住便有半年，那時我會叫人打聽你在廣東的消息，知道你在革命軍已很有地位，故而我不怕風塵勞苦，冒險前來找你。不料你……就……叫我……死……嗎……你縱然不念我的恩情，你也應該念你這一點的親骨肉。……」小冬說到這裏，更加痛哭不止。逢春聽她絮絮地說出了這一遍話，方知小冬也曾經到我家去望過。不過這兒有些奇怪，她為什麼不到燕士家裏去？猛可想起她和我定情那夜，我曾告訴我家的地址。大概燕士並沒有告訴，所以小冬把燕士也就更肯定是我了。一時想起夏霞說的小冬肉體雖已做了燕士的妻子，而她的精神上靈魂上還完全是愛着我這個人。這話一些兒也不錯，因為在小冬的心中，肯定像我這麼臉兒的人是祇有一個，所以他見了我固然當燕士，見了燕士，也是當我冒名的假燕士。唉！這事情說起來，是多麼的遺憾啊！逢春這樣想着，又嘆了一口氣。忙

安慰她說道：「小冬！你放心，我怎樣會叫你死呢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今天真是我報答你的日子了。不過小冬我告訴你一句話，我並不是叫韋燕士，我叫楊逢春，你和我訂婚的那夜，確實是我，而你結婚的那夜，你錯了，……那個却是真正是韋燕士呀！」逢春這兩句話聽到小冬的耳裏，真是奇怪得目定口呆，停止了哭泣，明眸緊緊睜住了逢春的脸兒，倒是怔怔地出了一回子神。良久，方說道：「什麼？你不是韋燕士嗎？我明明認識你的臉兒，怎麼你又不承認了呢？你既不是韋燕士，你此刻來望我作什麼？唉！燕士！我雖然祇有和你僅僅作了一夜的夫妻，但我到底給你懷了八個月的身孕，祇要你心中認為是對得住我的，那麼你就把我母子倆殺了吧！」說着，又哭了起來。逢春見她呆望自己這許多時候，還不會辨別出來。心裏想想，忍不住又覺好笑。便攜了她手，向外面跨步走了出去。說道：「小冬！別說那樣負氣的話，你且隨我到寓所裏坐着，我跟你細細的談吧！」小冬聽他叫自己出牢監去，顯然是赦自己無罪，一時芳心裏又暗暗歡喜。默默地跟他出了監獄，走到一個臥室。逢春開了室中的電燈，小冬這纔瞧清楚房中的擺設。祇見一張小小的鐵床，一張單人寫字檯，一張面湯檯，兩把沙發，一架書櫥，一架鋼琴，不但是簡單，而且陳舊。她幾乎不相信這是一個軍法處處長的臥室，她這纔明白革命軍中的青年長官，都具有刻苦耐勞底偉大精神，有了這樣可愛的精神，還不能成功大事嗎？小冬正在暗自贊美，逢春已回過身子，把手一擺。說道：「小冬！你請坐罷！」說着在面湯檯上取過熱水瓶，倒了兩盃白開水。放在寫字檯上，又向小冬望了一眼。說道：「喝茶。」他自己也在對面一張沙發上坐下來。小冬見他這樣客氣的相待，覺得這又不是對待一個客人，小夫妻

今日重逢，不是應該先要親熱一回嗎？於是她在沙發上站起，走到逢春的旁邊，竟在他的懷裏坐下來。把臉兒對着逢春的脸，嬌靨上顯出又恨又愛，又怨又喜的神情，却是逗給他一個嬌噴。逢春被她這麼一來，那心裏就急了起來。連忙推了推她的身子，皺了眉毛兒。說道：「小冬！你快站起來，我有許多的話要跟你說哩！」小冬見他這個模樣，兩頰也就泛起了一圈紅暈。秋波盈盈的在他臉上逗了那一瞥哀怨的目光，鼓着小腮子。說道：「燕士！你要明白，我和你是個同衾共枕的夫妻，難道這樣的一些親熱，就不應該了嗎？我告訴你，你假使要負我，我決不會再活在這個世界。……」她說到這裏，眼淚又像泉水一般地落下來。逢春這就真弄得沒了法子，望着她海棠着雨般的臉兒，呆了一回。說道：「小冬！這事情的錯誤，一半固然是我冒名的不好，而一半也是你太武斷的所致。我實在是叫楊逢春，那夜蒙你相救的確實是我。但你在中山公園架走的少年，那人却是真正的章燕士，他實在是夏霞的情人，現在你把真燕士錯認了我，所以你腹中的……可並不是我給你養的，你……怎麼還不會弄清楚嗎？」小冬聽逢春這樣說，芳心這一吃驚，她便跳了起來。立刻從他身懷站起，退後了兩步。明眸呆望逢春的脸，暗自細想了一回。那天我把燕士架到西山別墅，倒在他懷裏，責他不該負心，又去愛上了我的表妹。不料燕士却呆若木鷄般的不肯承認，而且還說不認得我。當時我以為他心存拋棄，所以假作含糊。曾經再三的罵他，勸他，求他，打他，而甚至於殺他，同時也要叫他把我殺了。在這樣的情形下他終算答應和我結婚了。那麼照現在說來，莫非這燕士真的是莫明其妙的嗎？啊喲！我這人實在太糊塗了。不過兩人的臉蛋兒實在太相像，同時又因為和他訂婚的那夜，他也是勉強

答應的，所以我就更肯定就是他了。小冬想到這裏，忽然又想起表妹夏霞和自己交涉並哭求的情形，一時也就明白確實是自己的錯認了人。小冬到此，一顆芳心真有無限的羞澀和怨恨，她猛可又倒入逢春的懷裏，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逢春見她愣住了好一回兒，忽然又倒入自己懷中哭了。一時也不明白她究竟可曾清楚？也不免呆了一回。小冬哭了良久，忽然又抬起頭兒，恨恨的望着他怨道：「逢春！你害了我，你害了我，你爲什麼要冒燕士？你……你叫我怎麼樣再能做人呢？」逢春聽她說自己害了她，心中猛可又想起夏霞當時也怨我害了她，不料兩人都恨在我的身上，一時也急得漲紅了臉兒。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小冬！我所以冒名，原也有不得已的苦衷……你別怨恨我，我可以告訴你一個詳細的。」說着，遂把冒名的理由，向小冬也說了一遍。小冬聽了，方才明白他和燕士不僅是臉蛋兒相同，年紀一樣，而且還是同學，彼此是個生死之交。一時心中也不知如何是好？因爲自己確實愛的原是逢春，所以她不禁又哭道：「頂名一事固然是你的義薄雲天，當然令人敬佩。不過我倆既然已經訂了婚約後，那你爲什麼還不把真姓名告訴我呢？可恨的是你倆什麼都一樣，我見他不承認婚約，我一心還道是你負心，所以一定要和他結婚。其實我之所以情願把身子交給他，還不是爲了愛你的緣故嗎？」逢春到此，也沒有什麼可說，祇有連連的嘆氣。點頭道：「對於這一點，確實是我的魯莽。不過當時我的心是多麼紊亂，對於冒名的事情，也曾忘記得乾淨了。不過當初我曾告訴你，我家有母親有妹妹，而且我家地址也和他不同的啊！難道你沒問過燕士嗎？」小冬忍不住又泣道：「我祇問他可有一個妹妹？他說有的。同時最要緊的就是他本身的一切和你都相同，所以我別的也就都

不用問，一心祇把他當作你。唉！我怎麼能夠料得到？逢春！你難道還怪我負了你嗎？那真叫我太傷心了。……」小冬說到這裏，假着他的臉兒，又嗚咽不止。逢春抱住她的身子，輕輕的拍了她一下背脊。也流淚道：「小冬！你別說那樣的話，我決不怪你的負心，你是多情的，你是愛我的，這我早已諒解你。唉！我覺得這事情，也決不是偶然的，所以我認為燕士和你也許是有緣吧！」小冬聽逢春這樣說，更感到他的多情，心裏真是非常的悲痛。說道：「逢春！不過我還不明白，你和燕士見過面嗎？他是否曾把我的事和你說過嗎？」逢春點頭道：「我不但和燕士見過面，而且我也和你表妹夏霞遇見過，她見了我，和你一樣的誤會了。把我當作了燕士，她向我大哭，罵我負心，說爲什麼和她表姊結婚，當初我還弄得莫明其妙，後來仔細相問，方才曉得了這件神祕而有趣的錯誤底事。所以對於你和燕士結婚的事，我還是從夏霞的口中所知。不過燕士當初也不曉得你就是我的愛人，假使他明白的話，他一定會和你解釋明白的。後來我和燕士在火車上遇見的時候，談起了這個事兒，他對於這件神祕的事，也還祇有知道底細。他向我表示無限的歉意，說當初他原不肯冒昧的答應，後來你要把手鎗打死他，甚至於自己犧牲性命，他被你感動得太利害了，所以祇好答應了你。」小冬聽完了逢春這一大篇的話，方才完全的明白了。但她抱住逢春的脖子，還哭着道：「逢春！這樣說來，我確實是負了你，唉！那叫我怎麼纔能夠對得住你？……我真想不到結婚的那夜，並不是我心愛的你，却是我毫無感情可說的燕士，啊！那叫我如何做人？那叫我如何做人？」說着更加悲泣。逢春對於她這幾句話，倒也引逗得涕泗橫流。心中暗想，可憐小冬她原是愛我的啊！這件錯誤底事，是多麼的遺

憾！不過事既到這個地步，也祇好安慰她道：「小冬！你快不要傷心了。你所以誤會燕士就是，那是我的不好，因為我沒有告訴你的真姓名。至於你強欲和燕士結婚，這也是你爲了太愛我的緣故，所以你沒有錯，你也沒有負我，這也許是五百年前注定的婚姻，決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。我想燕士是最知己的同學，容貌年齡固然相同，所幹事業又是一樣。說到性情，也許比我更要好些。他假使是個貪色的人，當你錯認的時候，他就早可以和你胡調，爲什麼他要絕對的否認？這是第一點可敬佩的地方。當你把鎗塞到他的手中，叫他打死你，他爲什麼却又不肯了，而且竟會答應了你，從這樣一點猜測，可見燕士由不認識你而進至於生出感情來了，顯然燕士是多麼的多情。他在火車上的時候曾經對我說，田小姐是個真摯可愛的姑娘，而且又是個意志堅強的姑娘，她用情是專一的，她愛人是始終到底的。雖然她是太武斷了一些，不過這就是她真性情底表現。燕士又說，在這裏他除了向我表示深深的歉意外，他將把整個的心獻給田小姐，永遠永遠地愛護着田小姐。所以我認爲你雖不能和我結婚，和燕士結婚也未始不是一頭好姻緣。我告訴你，燕士現在已做了旅長之職，跟隨白師長向漢口進發。當他出發之前一夜，他還在記望着你，曾經爲你而暗暗淌過一回淚。所以你不要傷心，你應該喜歡才是呀！」小冬聽逢春滔滔不絕的說出這一大篇的話，於是她便停止了哭。使她腦海裏又浮現出兩人拍結婚照的一幕，同又映出他輕憐蜜愛的一幕，她覺得自己是不應對他發生惡感，燕士他確實是我親愛的丈夫，他在我腹中已留下可愛的結晶，我決不能再有愛逢春的存心了。不過我心內到底太痛苦一些，因爲我實在是對不住逢春。因此她淚眼盈眶的望着逢春俊美的臉，長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那

麼我和你今生是無緣的了，唉！逢春！我雖然感激你是那麼的明達，那麼的大方，不怪我負心，反安慰我別悲傷，你真是個博愛的青年。我要愛你，但我不忍愛你，而且我也知道你亦不情願我再來愛你……我心中是多麼的疼痛，我祇覺得有刀在割一般的難受。……」小冬說到這裏，眼淚又像雨下。逢春聽了，當然又很悲哀。遂說道：「我以爲愛的範圍極廣，我們雖不能達到夫妻的愛，但我們始終還可以友愛着。所以你雖已做了燕士的妻子，我心中還是非常的愛你。假使我不愛你的話，我爲什麼還要來監獄親自接你出來。小冬！你別傷心，我在這裏倒又一個很好的辦法，就是我們彼此認個親兄妹，那麼較之友愛不是可以進一層了嗎？」小冬聽他這樣說，也覺得是慰情聊勝於無的辦法，頻頻的點了一下頭。忽然她又佯近臉去，小嘴在逢春頰上親親熱熱的吻了良久。說道：「哥哥！我覺得兄妹間對於香個臉的親熱，也許是可能的吧！」逢春感到她癡得可憐，情不自禁的也在她粉臉上吻了一回。方才扶她起身，拿帕兒給他拭淚。笑道：「妹妹！你是有身孕的人，這樣坐着，也太累了。」小冬被他這麼一說，心裏又難爲情起來，兩頰不禁一圈一圈的紅雲泛現，秋波一轉，也不禁爲之嫣然矣！逢春在法庭上遇見她，她就淌淚怨恨，到監獄去見她，更是哭得利害，直到房中細訴往事，小冬還是一個痛哭。在這樣哭泣之後，此刻居然也會嫣然笑起來。逢春覺得這一笑，在燈光籠映之下，真是嫵媚到了極點，同時也可愛到了極點。心中想着燕琴的負心，覺得燕琴這姑娘的用情，真正及不來小冬的萬分之一，不免又暗暗嘆了一口氣。小冬見他目不轉睛的盯住了自己，這就更覺不好意思，因此便垂下頭兒，明眸望着自己的脚尖在地上劃了一回圈子。兩人相對的站着，默默出了一回子

神。他們似乎都在回憶訂婚的那夜的一幕，心裏都有些感傷和惆悵。忽然壁上那架長方形的時鐘，鏗鏘地敲了十一下。這才使逢春意識到時候已經不早，便抬起頭來。向小冬說道：「妹妹！你在廣東原就擱在什麼地方？」小冬聽了，回眸望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住在金門飯店三樓三百十八號，我想此刻回去了，哥哥假使愛妹妹的話，希望明天有空的時候，來望妹妹一次，那我就很感激的了。」逢春見她聽自己問了一聲，便立刻說要回去了，可見小冬真是一個聰敏的姑娘。遂忙伸手和她握住了。說道：「妹妹！你放心，在你未動身回北京的時候，我終可以每天來望你一次。」小冬聽了這話，真是感到心頭。猛可走近一步，似乎又欲抱了上去。但她不知有了怎麼一個感覺，她把手兒又放下來。明眸脉脉地在他臉上逗了那瞥哀怨的目光，終於又湧出一顆晶瑩瑩的淚水來。逢春當然也明白她所以又傷心的原因，覺得自己不應該再把感情去衝動她。遂說道：「妹妹！我叫人用汽車送你回去。」說着，便走到寫字檯旁，揷了電鈴。不多一回，進來一個勤務兵，行禮畢，問何事吩咐？逢春說道：「這位田小姐是我的親戚，你叫阿保用汽車送她回金門飯店去。」勤務兵答應一聲是，便拉開室門，彎了腰肢，先請小冬出去。小冬似乎有些依依，回眸望了逢春一眼。說道：「那麼再見。」逢春兩手摸着桌沿，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恕我不送你出來了。」說着話，小冬的身子已是跨出了房門，接着日月的一聲，逢春兩眼所見到的是那扇白漆的門板了。但他兀是出了一回子神，良久，方才懶懶地坐了下來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這夜逢春睡在床上，想着小冬的癡情，想着八個月前被釋放的一幕，他覺得不見到小冬的人也罷了，如今見到了她之後，他心裏又熱烈地要愛她起來。覺得燕琴這樣三心兩意

的女子，真是不足取，小冬是可愛的。但猛可又想到小冬的身孕，燕士的友愛，於是他內心洶湧的波濤，終於慢慢地又平靜下來。他用堅強的理智來克服火樣的熱情，內心是痛苦的，逢春的眼淚，也會溼透了枕衣的一角。次日，逢春料理舒齊公務，便換了便服，到金門飯店來望小冬。當他推進三百十八號房門的時候，祇見小冬站在洋台前，望着沿馬路的景物出神。逢春見她今天穿着一件湖色薄呢的旗袍，那窈窕的背影映在自己的眼簾，心裏終有一陣說不出的感觸。移着輕輕的脚步，走到她的背後。却聽小冬在嘆氣，逢春於是把手捫到她的眼睛上去。說道：「你猜我是誰？」小冬冷不防被他一捫，倒是暗吃一驚。聽了這聲音，方才笑道：「我猜得，是哥哥！」這時逢春手裏有些感到潤濕，顯然那是小冬淌下的淚。一面放了手，一面皺了眉尖問道：「妹妹！你好好兒怎麼又傷心了？」小冬並不立刻回過身子，她擦上手去，在眼皮擦了一下。這才回過身子，揚着臉兒，烏圓眸珠滴溜地一轉，嬌媚地笑道：「哥哥！你瞧還不曾瞧見我的臉，怎麼就知道我又傷心了呢？」說到這裏，嗤嗤的一笑。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殷紅的嘴唇皮子。明眸凝望着逢春的臉，顯現了那樣的淘氣而嬌憨的神情。這意態使逢春有些兒神往，望着她嬌靨倒是愣住了一回。小冬被他瞧得不好意思，拉了他的手，把身子扭捏了一回。笑道：「哥哥！你怎麼啦？難道你也不認識了我嗎？」逢春這才笑道：「我怎麼會不認識你？你不是我的妹妹嗎？」小冬聽他這樣說，秋波盈盈的逗給了他一個嬌嗔，忍不住抿着嘴兒又嗤嗤的笑了。逢春見她這樣的高興神氣，遂也不敢勾引她的傷心。拉了她的手一同步進了房裏，小冬在百靈桌上的茶壺中倒了一盃茶，雙手捧到逢春的面前。含笑叫道：「哥哥！你喝茶。」逢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拆開。抽出信箋一看，不料裏面有兩種筆跡的信箋，一種筆跡是妹妹的，那自己認識的。還有一種筆跡，寫得非常清秀，却不知是誰寫來？逢春因爲心裏奇怪，遂急急的先展開那清秀字兒的信箋。瞧道：

書奉

春君左右：琴不肖，赧顏陳達下情，伏祈

鑒宥。憫其愚忱，而諒其苦衷，琴不勝感受之至！前者蒙君以殺賊救父，轉展走向告語。乃琴不加察，反遣君一紙，責君不情，其所以拒君於千里外者，實由誤會而起。琴不能細細考慮，以致君受此委曲，罪甚罪甚！既知此事經過，君不任咎，而琴亦未始有錯。奈造化弄人，既誤夏霞於前，復弄燕琴於後。彼中山公園者，實爲琴目睹之傷心地也。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嗟夫！逢春！此琴之所以拒君責君而不疑也。脫不幸不遇玉妹，以盡情相告。則君之委曲，無由能明。琴之苦衷，亦無由得達。琴自受打擊，心灰意懶，以爲人海茫茫，稱知己者，非哥莫屬。今若此則前途黑暗，嘆身世之孤獨，感家人之飄零。每當清夜自思，輒欲捐此殘生。所幸上月邂逅玉妹，邀我至家，得悉種種真相。琴於此，既感老父身受再造，復感君大度容人。再三思維，自覺百罪莫贖矣！竊思人子，莫不愛其親者也。今君能一再保全老父，則琴亦惟有以君之老母侍奉甘旨爲報。蓋一以代君之職，一以待子之來爲止。君一意國事，請無憂也。至兒女之私，人各有志，愛我與否？決不勉強。琴本塵世恨人，祇求老父無恙，得終天年足矣！他非所計較也。區區寸衷，如是如是。伏祈

鑒察，餘維

心照不宣

受恩女子韋燕琴九頓首

十一月一日夜

逢春把這封信翻覆的瞧了好多遍，這才恍然大悟。不禁把手兒拍了兩下頰角，連連的響了兩聲哦哦。暗想，原來燕琴和妹妹是遇在一塊兒了。於是又把「既誤夏霞於前，復弄燕琴於後，彼中山公園者，實爲琴目睹之傷心地也。」這四句話細細回味一下，覺得燕琴不但已知田小冬的事情，而且那日夏霞錯認我當燕士的時候，她一定也在公園裏的，這就啊啲了一聲，自語道：「這就怪不得燕琴給我這樣一封信，原來她疑心我愛上夏霞哩！唉！我錯怪了燕琴，可憐的燕兒！可愛的燕兒！你實在是一個多情的姑娘啊！」逢春說到這裏，把她的信箋，親親蜜蜜的吻了一回。腦海裏立刻又浮映出燕琴修短合度的倩影，秀麗的面龐，傾人的笑渦。他想了一回，臉上顯現了笑。這半年多日子來的滿腔怨恨和憤怒，此刻都消滅了。於是他又急急的展開妹妹信箋，不料裏面尙裹着一張冰琅雪箋，展開一瞧，祇見淚血斑斑，滿紙皆是。逢春大吃一驚，仔細看去，原來是燕琴作的一首古風，題名爲「悲落花。」遂朗朗的唸了一遍。唸到「處處啼殘杜宇聲，落紅片片別春行，行不得也喚哥哥，報道一聲去北平……」逢春到此，再也唸不下去，他那喉間早已哽住，淚水便掉了下來。一回，方又唸了下去。直唸到「明歲逢春能再發，燕兒莫要淚偷彈。」的時候，他心裏又想到燕琴的可愛，幾乎爲之破涕失聲矣！一面又把玉春的信看了一遍，祇見

寫的是「在上月二十日，母親病了十天，病勢頗危，妹正憂煎萬分，幸遇琴姊於南車站路。回到我家，請醫診治，服侍母親，幾至衣不解帶，情深誼厚，直令妹感激流涕。春間哥謂琴姊負心，此實彼此誤會。今琴姊附上一函，哥閱讀後，還請諒其苦衷。妹在這兒希望哥哥和琴姊和好如初，則母親與妹亦甚安慰矣！」逢春瞧畢妹妹的來信，方才又明白母親病中，全仗燕琴盡心服侍湯藥，纔得癒可。一時更加感動，恨不得此刻就和燕琴相見在一塊，互訴苦衷，親熱一場。但猛可又想着自己答應小冬的介紹夏霞之事，這就急得啣了一聲叫起來。暗想，那可怎麼辦？而且小冬明天就要動身哩！逢春這樣一想，他滿頭的汗珠就像雨一般的滾下。祇覺坐立不安，心亂如麻。逢春際此情景之下，真有些兒哭笑不得了。

十二·雪地逢侶頓開茅塞 病床侍母欲報之恩

雖然是暮秋的季节，但在北京城裏是早已大雪紛飛了。天空是陰沈沈的，彷彿有心事的人一般底全把憂愁堆到臉上來。風是發狂似的刮着，飄下來的雪片，好像鵝毛樣的混飛着。大街上是白漫漫的一片，屋頂樹梢都堆滿了厚厚的白銀，真所謂是瓊樓玉宇了。燕琴站在玻璃窗的面前，望着窗外飄舞的雪花是那樣地紛亂着。但自己那顆憂鬱而枯燥的芳心，和雪花同樣地紊亂着。她把手兒托着自己清瘦的下顎，想着過去種種的一切，她的淚珠兒又會在粉頰上展露了。在萬分感傷之餘，她情不自禁的深深嘆了一口氣。四周的寂寞激起了她心頭無限底悲哀。忽然身後有人輕輕的一拍，低聲兒喊道：「琴姊！你一個人

又在難受了罷！——燕琴收束了淚痕，回過身子，勉強裝出微笑。說道：「誰難受？我在賞雪景哩；影妹！你瞧！這雪下得好大啊！」雪影微微一笑，一面拉了她手，一面大家坐到園上去。燕琴並不說什麼，她那明眸望着對面融融正在燃燒的壁爐，兀是呆呆地出了一回子神。雪影望着她的兩頰，說道：「我以爲你應該想明白一些兒，這八個月來，我瞧你的臉兒實在清瘦了許多。」燕琴回眸瞟了她一眼，說道：「我也並不是爲了逢春的事而不樂，譬如爸爸在上海一個人，沒有人去服侍他。哥哥的音信，又是一些兒也沒有。你想，叫我一個人孤零零的留在北京，也不知究竟如何結束此生？怎不令人辛酸淚落？」說到這裏，眼皮兒果然又潤濕了，忍不住又嘆了一聲。雪影微蹙了眉尖，雪白的牙齒微咬着殷紅的嘴唇皮子。說道：「你的年紀輕啦！何必存這種消極的念頭？你爸爸前兩個月來信，不是說在上海創辦革命軍的民報紙嗎？可見他老人家已到這般年紀了，他還要努力國事呢！那何況是我們年青的人兒？至於你哥哥的人，我猜想着，他一定已不在北京城裏了。楊先生既到外埠去，他還不是跟你哥哥走一條路線的嗎？所以你不要憂愁，靜靜的看着，不久的將來，北京城裏那些豺狼虎豹全會消滅盡呢？到了那時候，你們一家人都可以團聚在一起，就是楊先生的誤會不是也可以解釋明白了嗎？」燕琴聽她這樣安慰着，一顆芳心，自然解寬了許多。握了她的手，緊緊握了一陣。破涕笑道：「但願能夠應了你的話，這不但是我一個人歡喜，就是整個北京城裏的百姓也會雀躍起來。我相信着，光明終有那麼一天，會透露在我們的眼前。」雪影也笑道：「對啦！你瞧這兩天報上登着，革命軍先鋒部隊不是已將到漢口的附近了嗎？祇要漢口攻下，那北京也就在掌握之中的了。」兩人正在興

談，忽見嫂子月英笑盈盈的走進來，說道：「韋小姐你們快別談了，老太太請你們吃點心去呢！」雪影聽了，便拉着燕琴站起身子。笑問道：「請我們吃什麼好點心？」月英笑道：「老太太說今天的氣候會驟然降冷了這許多，所以在上午就叫廚房裏紅燒了半隻羊肉，如今已結了凍，此刻下了些麵，放着羊羔，味兒可真不錯，你們快來吧！」兩人聽月英說得有趣，也就忍不住吃吃的笑了，於是三個人一同步到上房裏去了。今天這樣大雪，不料次早雪倒停止了。但是沒有太陽，天空依然是暗沈沈的，彷彿繼續還有落雪光景。燕琴原是前天到雪影家來的，被雪影留住了幾天，因為天天大雪，所以燕琴就答應玩幾天。看今天已不落雪，遂告別回家。雪影拿住了她的灰背大衣，瞅她一眼，不依道：「燕琴姊！你怎麼這樣性急？家裏可沒有楊先生等着你呀。就是這樣捨不得家作什麼？」燕琴聽她還要這樣取笑自己，便撩起手兒，揚了一揚，恨恨的白了她一眼。嬌嗔道：「你再胡說，我可撻你。」着說，倒又嫣然笑起來。雪影握着她手，一面告饒，一面也吃吃的笑了。燕琴遂又正經地道：「讓我回去看望一次，反正明天又可以來玩的。」雪影見留她不住，也祇好把大衣讓她穿上了。一同到上房去向鍾老和月英告辭，鍾老太叫阿三用汽車送她回家。月英道：「阿三送老爺到行裏去後，還不會回來。我打電話去喊出差汽車吧！」燕琴急得連連搖手，說道：「不用，不用，你們別客氣，否則，下次我就不敢來了。」雪影拉住她道：「外面雪大，路上不能走，否則，我也不和你客氣的。」燕琴笑道：「我就喜歡在雪地上走走，你就是喊來了，我也不坐的。伯母，大嫂，我們再見。」燕琴說完了這兩句話，也不知打那兒來的氣力，竟把雪影反拉着走下樓去了。雪影沒法，祇好

送她走出大門。一脚跨出口口，祇見胡衕裏好像鋪滿了棉花，雪白的一片，疏散的也有幾個腳印子。一陣朔風吹來，燕琴感到撲面生寒。這就想到後面的雪影，她還不曾穿大衣哩！去阻止她停步，笑道：「外面風大，你進去罷！」雪影道：「那麼你明天再來，我等着你。」燕琴點頭一笑，便匆匆的走出了胡衕。外面的街上，已由清道夫把雪掃到兩旁。燕琴遠望人家的屋頂上，兀是厚厚的堆滿了雪。紫金街過去一段，便是南車站路，燕琴微抬了頭兒，祇管呆望着人家屋頂的白雪，也就不再去注意到旁的。因為是靜悄的緣故，街上的車馬自然很少。不料這時候橫路裏急急奔出一個女孩子來，冷不防竟和燕琴撞了一個滿懷。燕琴幾乎被她撞倒，連忙將她扶住了，低頭一看，齊巧那女孩也抬頭向自己望來。彼此這就啊喲了一聲，忍不住叫起來。原來那女孩不是別人，正是逢春的妹妹玉春。燕琴這七八個月來，何處不找到，可是終不曉得玉春的家搬在那裏？今日在無意之中，居然和玉春撞見了。那真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了。燕琴當然是萬分的歡喜，便急忙說道：「玉妹！玉妹！你好不應該，爲什麼悄悄兒的搬了家，連通知也不通知一聲兒，那不是叫人找急嗎？唉！我這七八個月來東探聽西訪問，真累苦了我啊！」玉春想不到燕琴會說出這幾句話來，一時倒也出乎意料之外，不免望着燕琴的粉臉兒出了一回子神。燕琴見玉春半年多不見，個子兒倒也長得不少。她穿着一件絨線大衣，但握了她手兀是冰涼的。一時望着她凍紅了的兩頰，不覺也起了哀憐之意。誰知玉春忽然一個轉身，掙脫了燕琴的手，回頭就要走開去。這一下子，把燕琴真急得了不得，緊緊的拉住了她，怎肯放鬆？急道：「玉妹！玉妹！你爲什麼不理我？……」玉春不等她說完，便回眸瞅她一

眼，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們是窮人啦！不怕辱了你的體面？拉着我作什麼？」燕琴從來也沒有給玉春這樣搶白過，今天聽了這幾句話，一顆芳心，真有說不出的悲酸，眼淚便滾滾的落了下來。哽咽着道：「玉妹！你這是那兒話？你以為我氣苦了你的哥哥，所以你就和我生氣了嗎？不過這其中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我先問你，你哥哥現在在什麼地方啊？」玉春聽燕琴這樣說，又見她雙淚直流的樣子，一時心頭也軟了下來。眼皮兒一紅，但她猶竭力熬住了淚水。問她說道：「你……你不是已另有愛人了嗎？還問我哥哥作什麼啦？」燕琴失驚道：「玉妹！這話是誰告訴你的？」玉春見她花容失色的情景，烏圓的眸珠停住了一回。說道：「是哥哥自己告訴我們的，這難道還會錯的嗎？」燕琴聽了這話，心中已經明白了逢春的誤會，是完全爲了自己的一封信，因此懊悔和傷心，愈加充滿了心頭。淌淚說道：「我那裏來什麼愛人？恐怕你哥哥自己，倒真的另有愛人吧！」玉春搖了搖頭，小眼睛瞅住了她海棠帶雨般的臉兒。說道：「我哥哥心中除了你姊姊外，恐怕是再也沒有愛人了，那我倒可以作擔保的。假使哥哥另有愛人的話，他得知了姊姊負心的事，他又何必氣得這個樣兒呢？」燕琴聽她這樣說，奇怪得了不得。說道「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情，難道我會瞧錯了人嗎？」玉春凝眸含顰的說道：「你瞧見了什麼？……哦哦！莫非你在中山公園裏瞧見了哥哥和夏小姐坐在一塊兒談話嗎？」燕琴聽玉春先說了出來，一擦眼皮。連忙說道：「可不是？我瞧夏小姐和你哥哥真親熱的了不得，這種親熱，叫人見了有些兒肉麻。……」玉春聽到這裏，倒忍不住噗哧的一笑。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的誤會，我倒明白了。說來終是姊姊的不好，當時你瞧了夏小姐和哥哥的情景，那你爲什麼不來和

哥哥說明呢？偏故意氣我哥哥，哥哥既不明白你的用意所在，他不是要誤會你的負心了嗎？」燕琴急道：「那麼夏小姐到底是你哥哥的什麼人？你快告訴我吧！」玉春道：「這事情說來話長，我回頭要好好兒和你談一談，此刻我給母親買橘子吃去，可憐我母親已病了十天哩！」燕琴到此刻方才聽她告訴出母病的消息，一時大吃了一驚。忙又問道：「什麼？你母親病着嗎？大夫可瞧過了沒有？你快伴我先去望她老人家吧！」玉春搖了搖頭，很傷心似的歎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母親不肯瞧大夫，她捨不得錢，說哥哥又不在家，一切都應該節省些才是，還能浪費金錢嗎？我瞧母親這十天來的熱勢頗盛，嘴乾唇焦，吃涼的東西才感到爽快，所以我想着買橘子給母親吃。姊姊！我們先去買了橘子，然後再一同回家好嗎？」燕琴聽她這樣說，方知逢春果然沒有在北京了。兩人一路走，一面她又問道：「那麼你哥哥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玉春道：「大街上說話不便，我們回到家裏說罷！」兩人在水菓店裏買了一簍蜜橘，錢是燕琴付的。玉春不依，說這算什麼意思？燕琴道：「玉妹！你這客氣什麼？我正苦不知你們的府上搬向何處？今日相遇，又聽伯母患病，那我不是應該買些兒東西去望望伯母嗎？」玉春沒有話說，祇得罷了。兩人到了南車站路，轉入一個胡衕，玉春伴她到家裏，一腳踏進房中，先遇見黃媽拿畚箕走出。她見了燕琴，便很驚訝的叫道：「咦！韋小姐！你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日子沒來了，你一向好呀？兩頰瘦削了，不比前那樣白胖了。」燕琴聽她滔滔地說着，一面含笑點頭，一面低聲兒問道：「老太太可醒着沒有？」黃媽方欲告訴忽聽床上一陣蒼老的咳嗽聲，觸入耳鼓。玉春和燕琴三脚兩步的早已到了床邊，玉春掀起了帳子，祇見母親兩眼微閉。遂輕聲喚道：「母親！母

親！琴姊來望你了呢！」這兩句話聽到楊老太的耳裏，似乎感到十分的奇怪，遂睜開眼睛來，向前望了望。果然見燕琴站在床邊，臉上便微微的一笑。說道：「韋小姐！好久不見了。」隨了這一句話，燕琴的身子已在床邊坐下了。她微蹙了柳眉，望着緋紅而憔悴的楊老太臉頰。也含笑叫道：「伯母！你病了已十天了嗎？我一些兒都不曉得你們已搬了家，真是天可憐的今天纔叫我遇見了玉妹。」說着，又把纖手去摸到她的額角上去。覺得是怪燙手的，暗想，那病勢可不輕，不瞧大夫怎會好起來？那時楊老太聽了燕琴的話，愈加不解，意欲向她詢問，但又問不出口，同時全身發燒，頭腦痛如刀劈，因此眼睛又垂了下來。燕琴瞧此情景，芳心暗暗的心急，想玉春小孩子究竟年輕不懂事，母親的病症，已到這樣危險的地步，她還茫無頭緒哩！遂拉了玉春的手，悄悄的離開了牀邊。向她低聲的問道：「玉妹！你這人好糊塗，母親病得這樣厲害，你幹麼還聽從病人的話，不給她瞧大夫呢？」玉春聽燕琴這樣埋怨，眼淚便撲簌簌的滾下來。泣道：「那可怎麼辦呢？」燕琴道：「你好生侍候着母親，我此刻就去請大夫。」玉春連忙拉住了她的手，說道：「你慢着……」燕琴回頭道：「爲什麼？你又有什麼話跟我說？」玉春經燕琴一問，兩頰便一層一層的血紅起來。良久，方才拉她走到院子裏。囁嚅着道：「姊姊！我跟您說句老實話，家裏已短少了錢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再也說不下去，低了頭兒，竟是哭起來。燕琴這才明白了，心裏真是十分悲傷。遂說道你放心！玉妹！一切都有我會給你料理的。」說着話，身子已向院子外走了，玉春當然很感動，淚眼模糊的望着燕琴的身影在白漫漫的雪地里消逝了後，她兀是出了一回子神。忽然黃媽來喊道：「小姐！老太太叫你哩！」玉春這才如夢

初醒般的奔進屋子，走到牀邊。問道：「母親！你叫我做什麼？」楊老太見女兒蘋果似的兩頰上沾有絲絲的淚痕，心裏悲傷，不免也湧上淚來。把那枯槁的手，來撫摸她的臉兒。說道：「你哭過嗎？別傷心，母親的病是不要緊的。韋小姐……她……的人兒呢？」玉春慌忙把手背揉擦了一下眼皮，假裝笑臉的說道：「我沒有哭過，母親這病原沒要緊的，但韋小姐她說人病了，大夫終得瞧的，所以她已親自去請大夫了。」楊老太很慌張的說道：「你爲什麼不攔阻她？請大夫可不是要錢的嗎？」玉春把母親的手假到臉上親熱着，安慰她道：「母親！你不用擔憂，當初我曾對她說過，琴姊說不要緊，一切她都會料理的。母親！琴姊沒有負心哥哥，可憐她見到了我，便喜歡得什麼似的，不料我心裏還氣着她，所以便說了幾句冷話。可是琴姊聽了，她就哭了。後來她告訴了我，方知彼此原是誤會的。母親！你道是怎麼樣誤會的？原來夏小姐在中山公園裏錯認哥哥的情景，齊巧會給燕琴姊瞧見了，你想琴姊不是要疑心哥哥另有愛人嗎？」楊老太聽了玉春這一篇話，方才知道了底細。暗想，我原說燕琴決不是個三心兩意的姑娘，想不到果然有這樣曲折的事情。遂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，「那麼你可曾告訴她詳細的情形嗎？」玉春點頭道：「我約略說過一點的，可憐琴姊因爲我們搬了家，她便東探聽，西探聽可是終找不着，她會傷心得痛哭過的。母親！你此刻可口乾嗎？琴姊有一隻蜜橘買了來，是給母親吃的。」楊老太又很感喟地道：「造物弄人真太酷了，好好兒的事情，爲什麼却偏要發生這許多的誤會呢？」這時玉春已揭開了竹筴的蓋子，取出蜜橘拿小刀切成數片，抽出筋來，送到母親口邊。楊老太一面吃，一面暗想，我這病症確實是非常危險的，因爲沒錢診治，所以也祇好聽天由命。不料

在此貧病相迫的當兒，却會碰到了韋小姐，這真是絕處逢生。雖然我這病能否醫好？還是一個問題。不過在九死中至少還有一生希望，唉！人生的變幻是那樣的不可捉摸啊！楊老太這樣想着，不免又嘆息了一回。約模一個時辰後，院子外停下一輛汽車。接着燕琴伴着一個大夫進來，年約五十左右，頭戴獺皮帽。人中上留一撮短鬚，是北京有名的大夫劉覺仁。燕琴先請他沙發上坐下，黃媽倒茶敬烟。覺仁略坐一回，燕琴問玉春道：「母親可曾醒着？」玉春點點頭，於是覺仁走到床邊，玉春端張椅子給他坐下。覺仁回頭道：「拿本書來。」玉春忙在寫字檯上取過兩本雜誌，覺仁接過捲攏，給楊老太把手腕擱在上面，診了脈息。然後看過舌胎，問了一回病情。方才站起，坐到寫字檯旁去。燕琴悄悄的跟到旁邊，低聲兒問道：「劉先生！你瞧這病可要緊嗎？」覺仁皺了皺眉毛。說道：「爲什麼延到今天纔醫治？病勢是不輕，現在可要瞧她的命運了。」說着便在皮包裏取出診箋，提筆開了一張方子。交給燕琴說道：「這方子先吃一帖，看明天如何？」燕琴點頭道：「很好，那麼明兒還得劉先生勞駕一次，我不來請了。所有診金，將來總謝吧！」覺仁含笑點頭，燕琴遂送他出門，方才回身進內，向黃媽說道：「你把炭爐子攏攏旺，我去撮了藥來，立刻就要煎藥的。」燕琴說着，在桌上拿了方子，也不及和玉春招呼，她就急急的奔出去了。楊老太雖然睡在床上沒有瞧到燕琴的身子，但也明白她是爲自己這樣忙碌着。心裏是感激得了不得，望着玉春的臉兒嘆道：「唉！我們是錯怪了好人，玉兒！韋小姐這樣熱心的對待着我，真叫我們心裏感激。」玉春點頭道：「可不是？她此刻又給母親撮藥去了呢！」待燕琴把藥撮來，方才脫了灰背大衣，將藥一包一包地透開，玉春早已把藥罐子

盛了水進來，將藥放在裏面。黃媽端進熾爐子，燕琴親自把藥罐子擱在上面。拉了玉春的手，低聲兒問道：「你母親睡着嗎？」玉春沒有回答，却聽楊老太在床上喊道：「韋小姐！你來……」玉春努了努嘴，遂把燕琴拉到床邊坐下。向楊老太微笑道：「伯母！你只管放心，大夫說這病很輕，服一二帖藥，就好起來了。」楊老太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撫着燕琴的玉手。說道：「韋小姐！你這分兒的情意對待我，真不知叫我拿什麼來報答你纔好。」燕琴也很親熱的握了握她手，說道：「伯母！你快不要說這些話，想楊先生不惜犧牲性命的連救了我爸爸兩次的危險，這樣恩深如海，義薄如雲，實在令我們父女倆沒齒不忘，今日我祇不過聊盡一些下輩的義務……伯母若說這些話，不是反叫我慚愧嗎？」燕琴說出下輩子兩字，似乎有些難爲情，那兩頰上不免籠罩了一層紅雲。但她烏圓的眸珠一轉，立刻有了主意。很親熱的又拍着旁邊玉春的肩胛，微微的一笑。說道：「我和玉妹原像親姊妹一樣，說句冒昧的話，伯母彷彿我的親娘一樣，那麼彼此還用得着客氣嗎？」楊老太聽她接着又這麼的補充了一句，當然也明白她是爲了避免難爲情起見。不過她這幾句情意真摯的話，是很使人感動的，一時深悔不該和她絕交，幸而還沒有當面和她破裂過，覺得彼此還可以有恢復感情的希望。遂微笑道：「我假使有韋小姐那麼一個女兒，這真是我前生修來的福氣了。」燕琴聽楊老太這樣說，一顆芳心，很是安慰。揚起眉毛，撇着笑渦兒。說道「伯母既這樣的愛憐我，那麼你就收我作個女兒吧！」楊老太笑了一笑，却並不答應。燕琴起初倒是一怔，仔細一想，這就猛可理會她所以不答應的意思了，心裏又羞澀又甜蜜，於是也不再說認親娘的話了。楊老太的病雖然很重，因爲心裏喜歡的緣故，所

以她的精神似乎好得許多。又說道：「韋小姐！你的爸爸身體好？唉！我們竟有這麼多的日子不走動了。說來說去，終是我的逢春不好，他假使不這樣性急的話，誤會的事情大家不是也可以說明白了嗎？」燕琴聽她埋怨逢春，顯然玉春已把誤會的事向她說過了。不過按諸實際而論，逢春倒不能怪他，其錯是在我妬性太重。雖然愛情這樣東西，決不能有第三者參與其間；但也不可以不問清楚，就這樣的拒逢春於千里之外，那還不是我的罪惡嗎？燕琴心中既然這樣自責着，她的兩頰更紅暈了，眼眶子裏含了晶瑩的淚水，粉臉兒慢慢地低垂在胸間。忽然她又想着老太太是在問自己的話哩！我怎能不回答？於是她又毫不介意似的說道：「我爸爸第二次被楊先生相救的事，我在第五天後方纔知道，因為事前我已躲避到同學家裏去了。所以這次的誤會，倒也不能全怪楊先生，總之，是造物太會捉弄人了。現在我在北京是祇有一個人，爸爸到上海在辦報館，哥哥又不知在何處？」楊老太太見她淚眼盈眶的神氣，知道她自己也有了悔意。遂說道：「原來你爸爸是到上海去了。至於你哥哥，我倒知道，因為逢春來信中曾經提起他，你不知道嗎？兩人是都已在廣東幹工作了。」燕琴聽了，也完全明白逢春是到廣東去了。因為無意中又得知了哥哥的消息，自然感到了萬分的安慰。這時候有一股子藥香蘊藏在室中的空氣裏，燕琴遂把爐子上的藥罐子取下，玉春拿了一隻碗來，把藥汁盛在碗內，蓋了一隻小碟子，上面又放了一把剪刀。黃媽也把午飯盛出，玉春道：「琴姊！你真也累了，我們快吃飯吧！」燕琴道：「我先給伯母喝了藥。」說着，又走到床邊坐下，把碟子拿下，端着藥碗，湊在嘴唇邊，微微地先喝一口。說道：「不燙嘴了，伯母！我服侍你喝了吧！」這樣體貼入微的神情，瞧在楊老

太的眼裏，真是又歡喜又感動，遂微仰了脖子，把藥大口的嚙嚙都喝了下去。玉春又很快的取過一盃溫開水，給母親漱了口。楊老太用感謝的目光，在燕琴的粉臉上逗了那麼一瞥。說道：「韋小姐！謝謝你，你和玉兒快用飯去，真叫你累忙了。」燕琴道：「那麼伯母該好好兒的靜睡一忽兒，回頭喝一些粥，潤潤喉嚨好嗎？」楊老太點點頭，燕琴給她被兒寒寒緊，又給她放下了帳子，這纔輕聲兒和玉春坐到桌旁去吃飯了。飯畢，黃媽把碗筷收拾出去。燕琴輕輕的步到床邊，掀起帳子望了望，果然睡得很熟，心裏很放心，遂走到梳妝檯前去洗臉。玉春見她祇把面巾擦了一個臉，並不施什麼脂粉。因說道：「琴姊！香粉和胭脂盒兒都在小抽屜裏，你爲什麼不用些兒呀？」燕琴搖頭道：「我對於這些化粧品是好久不用了。」玉春凝眸瞅住了她白淨的兩頰，奇怪道：「爲什麼不用了？從前你不是終要施一些脂粉的嗎？」燕琴並不說什麼，一面走到炭盆的旁邊沙發坐下，一面却是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玉春跟着她到沙發旁，在沙發臂膀上坐下。微笑道：「是不是爲了哥哥的另愛上了別人？所以使姊姊心灰意懶了嗎？」燕琴有些害羞，低頭依然不答。玉春又笑道：「可是我哥哥爲了你的另有愛人，他便心灰得從此不願再談愛情了。他說女子全是三心兩意的，沒有一個不喜歡虛榮心。說什麼柔情蜜意，也無非騙騙人罷了。……」燕琴不等他說完，這就急得抬頭望着玉春的小臉兒。說道：「我那裏還有什麼愛人？唉！說我愛上了別人，這是冤枉極了。」玉春眸珠一轉，露齒笑道：「不過說句天地良心的話，我哥哥實在也祇有愛上你一個人。……」燕琴伸着兩手，在炭盆上暖手，不停地搓着。聽玉春這樣說，頰上雖然沒有塗着胭脂，但也紅暈得好看了。秋波盈盈的逗給她一個猜疑的目光，

怔怔的問道：「那麼……這位夏小姐是誰呢？」玉春把小手按到她的肩胛上，索性把身子也靠住了她。笑道：「說起這件事情真叫人有趣，而且也關係着你的哥哥呢！」燕琴聽她這樣說，當然是莫明其妙。遂把玉春的身子攆到自己的懷裏來，撫着她手兒。急問道：「什麼？你這是那兒話？和我哥哥有什麼關係呢？」玉春笑道：「你別找急，我詳細的告訴你。哥哥當他被捉到軍部的時候，不料却被田將軍的女兒小冬愛上了……」燕琴聽到這裏，又插嘴奇怪道：「咳！田小冬她是我哥哥的妻子呀！那天哥哥回家，曾經和我這麼的說過一句，你如何又說是愛上了你哥哥啦？」玉春嗤的一笑，說道：「事情的離奇，就在這一點哩！琴姊！你且別問，我告訴完了，你自然明白了。當時田小姐把哥哥提到她自己房中，要哥哥答應她的婚事，情願將哥哥放走。哥哥因為忘不了你，所以始終不答應。後來禁不住田小姐的軟硬手腕之下，終於答應了她。不過哥哥的心中對於你，是表示萬分的歉仄。那天他在中山公園遇見的夏小姐原是救你哥哥性命的人，她和田小姐却是個表姊妹。當時夏小姐把哥哥錯認了是你的哥哥，所以抱住他哭了。誰知這情形又巧被你瞧見了，因此你心中也就起了誤會。」燕琴當然曉得哥哥和逢春的臉兒是十分酷肖，夏小姐的認錯，雖然難免，但爲什麼要哭呢，遂忙又問道：「夏小姐哭作什麼？」玉春笑道：「我再說燕哥被夏小姐救出後，約定明日在中山公園再會晤一次，不料次日却被田小姐所見。田小姐見了燕哥，又誤會是我的哥哥，所以用武力把燕哥架到西山別墅，強迫結婚。夏小姐所以抱住我哥哥哭起來的緣由，就是爲了這一點。我哥哥一聽小冬已給燕哥作了妻子，他心裏大喜，因爲他心中愛的原是琴姊，對於小冬的婚姻，完全強迫答應。此刻天從人願

的竟有此變化，這不是叫他心裏喜歡嗎？所以他又急急到你家裏來找你，不料齊巧遇到黃隊長向你爸行兇，於是他把黃隊長結果了。大概在這天不知怎的，同時又得知了姊姊另有愛人的消息，所以哥哥是氣憤得差不多，也不要做了。」燕琴到此，這纔統統明白詳細。覺得小冬和自己哥哥的婚姻，真可說是莫明其妙，想來又好氣又好笑。但是想着逢春的受冤，又覺得實在對不住他。忍不住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想不到事情有這樣的離奇。……」祇說了一句話，忍不住又連聲嘆息着。玉春道：「不過我還奇怪着，哥哥說你愛上了別人，這消息打那兒來的呢？」燕琴於是祇好把自己給他一封諷刺信的事情告訴。玉春聽了，瞟她一眼。埋怨她說道：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這兩句話真一些兒都不錯，琴姊！並不是我來嗔怪你，這完全是你作事的太魯莽，在未明白真相之前，你如何可以這樣對待哥哥呢？雖然你原是爲了愛哥哥的緣故，所以氣憤到如此地步，不過彼此究竟容易發生誤會哩！」燕琴被玉春這麼一說，她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的辛酸，淚水竟是拋下了兩頰。玉春見她哭，不免也傷起心來。微仰了臉兒，伸手在她頰上拭着淚珠。說道：「姊姊！你別傷心，好在哥哥的地址，我是知道的，明兒我寫信去的時候，姊姊就附一封信去向他解釋解釋，那麼彼此的誤會，不是可以消滅了嗎？」燕琴聽她這樣說，遂點頭含笑，把玉春身子緊抱了一回，表示親熱和感謝的意思。這天晚上，燕琴沒有回去，就宿在逢春家裏。她睡在楊老太的脚後，服侍她的要茶要水，真是十分的關心。如此過了五天，楊老太經服藥調理，病勢漸漸轉輕。兼之燕琴日夜服侍，委婉體貼。心裏喜歡，那病魔也會慢慢的逃跑了。這夜，玉春便叫燕琴寫信給哥哥解釋誤會去，她自己也就寫了短短一封，和燕

琴的信一同套入信封。燕琴忽然想到自己作的那首「悲落花」的古風，遂一併寄去給逢春。待逢春在廣東接到這封信的時候，齊巧他已答應小冬介紹夏霞的婚事。你想，這件事情可糟不糟？所以當天夜裏，逢春是一夜沒好好兒的睡。直到東方發了魚肚皮色，他纔朦朧地合了一回子眼。次日起身，連辦公都沒有心思。好容易舒齊了一切，這纔急急驅車前往。小冬見了逢春很早到來，因為落船時間在下午五時，她一顆芳心自然十分喜悅。便笑盈盈的迎了上去，小鳥依人般的偎到逢春的身邊。嬌媚地說道：「哥哥！你大概也捨不得我離開吧！所以你此刻一點鐘就來了，那麼我們不是整整的還有四個鐘點可以相聚嗎？」逢春拉了她纖手，微微的一笑。說道：「可不是？……」在小冬心裏以為他在「可不是」這一句話下面至少還有幾句別的話，不料他却沒有說下去。這就望着他嗤的一笑，轉身又去斟一盃香茗，親自交到他的手裏去。笑道：「哥哥！你喝茶……」逢春說了一聲多謝，把茶盃又放到桌子上去。小冬見逢春愁眉苦臉的神氣，彷彿有什麼心事一般。便哧的一聲，故作嬌憨的意態。笑道：「哥哥！你到底為什麼啦？怎麼一臉孔的憂愁？難道有什麼心事不成？」逢春順手又握住了她，柔和地撫摸着一回。忽然微紅了兩頰，吱唔了半響。方纔啾啾着道：「妹妹！我有一件無理的要求，要和妹妹說，但却又不敢和妹妹說。」小冬芳心別別一跳，皺起了柳眉，凝眸沈思一回。說道：「你有什麼無理要求？你就說罷！祇要你有臉兒可以說得出口的，我終可以答應你。」逢春聽她說話好生利害，因此再也沒有勇氣說出來。這種欲語還停的神情，瞧到小冬的眼裏，這就愈加疑竇叢生起來。暗想，奇怪極了，他為什麼又說不出口了？難道他又愛上了我嗎？這是決不會的。假使他要愛上

我的話，何必還到這個時候呢？他的人品是清高的，思想是偉大的，那麼所謂「無理要求」，究竟是什麼要求呢？小冬這樣想着，便凝望了他的臉兒。奇怪道：「你說呀！你肚子裏藏着，那叫我怎麼樣的知道？」逢春被她一催，於是再也熬不住了。說道：「前次承蒙妹妹多情愛我，一定要把夏霞介紹給我，使我那空虛的心靈，可以得到現實的安慰。當初我是答應你的，但是我現在又有萬不得已的苦衷，所以妹妹的情意，我就心領謝了。本來我也不敢如此翻覆無常，好在對於這件事，妹妹還不曾去和夏小姐接洽妥當，所以就是作罷，也無損於夏小姐的名譽。雖然這話是有些不近人情，但我實在有說不出的苦衷。妹妹！你就原諒我可以嗎？」小冬聽他這樣說，方纔把滿腹的疑竇渙然了。但是她又非常的奇怪，當初他原喜喜歡歡的答應我，在我動身之前幾小時忽然又變卦了，這到底是爲了什麼緣因呢？遂把明眸脈脈地瞟着他俊美的臉蛋。雪白的牙齒，咬了一回嘴唇皮，沈吟了半響。說道：「哥哥！我聽了你這個話，心裏真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。既然你有萬不得已的苦衷，那麼你該給我說出一個緣因來。不然，我可不答應你。」逢春這就感到左右爲難，說了好？還是不說好？呆呆地不免愣住了一回子。小冬見他不作答，愈加奇怪。遂追問道：「說呀！幹麼不說？不說，我就不答應。」逢春被逼沒法，祇好在袋內取出燕琴那封信來，交到小冬的手裏。說道：「妹妹！你瞧一瞧這封信，就可以明白我的苦衷了。」小冬好生驚訝，一時也不加思索，先把信箋急急的瞧了一遍。瞧到既誤夏霞於前，復誤燕琴於後兩句時，她雖有些明白，但兀不知底細。急問道：「這燕琴到底是誰啦？她怎麼也知道夏霞的姓名哩！」逢春笑道：「燕琴就是你的姑娘，你也就是她的嫂子，我告訴你，

當初我之所以不肯答應你的婚姻，也是爲了燕琴的緣故。因爲她和我確實已有深厚的情誼，可是爲了夏小姐的錯認我作燕士，被她齊巧窺見，以致又起誤會，如今幸而遇我妹妹，方纔誤會渙然水釋。妹妹！我答應你的婚姻，是爲了救命之恩，情有可原。但如今若再窺燕琴，而答應夏小姐，這叫我良心如何能安？所以我心中的苦衷，是要妹妹特別憐憫我的。」小冬聽了這一篇話，方纔明白逢春的真正愛人，原來還是燕士的妹妹燕琴。燕士俊美若此，其妹容貌，豔麗可知。況且夏霞和他究竟並無真正感情，我若強迫拉成，結局未必美滿。燕琴既然是我的姑娘，我當然也不能破壞她的愛情。對於表妹的事，也抵得作罷了。小冬雖這樣存了心，但表面上猶嬌嗔滿面的道：「你既然愛着燕琴，那麼何必答應我呢？我的表妹可不是叫你開玩笑用的呢？」逢春聽了這話，也自知理曲，不禁緋紅了臉兒。嘆道：「我也並非嫌夏小姐不美，其所以拒夏小姐而納燕琴者，也無非爲了交誼深厚而定罷了。妹妹若不諒我，豈不叫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心中一酸，便欲掉下淚來。小冬這纔把纖指劃他臉頰，哧的笑道：「哭得出，不怕難爲情嗎？瞧在姑娘的臉上，就是給你做一個姑爺吧！」逢春聽她答應，心中這一歡喜，意欲擁而吻之。却被小冬狠狠的打了一下肩胛，回身自到沙發上去坐下了。逢春到此，不禁羞澀滿臉，呆住了一回，小冬回眸見他怎樣，倒又嫣然笑了。逢春被他一笑，方又步過來，一同坐下，閒了談一回。直到四時半了，這纔坐汽車送小冬落船。伴她到大餐間，放下皮箱。兩人又談了幾句，一瞧手錶，已四時五十分了。這時兩人心中，覺得時間愈近，也愈起了依依惜別之情。直到船將開的當兒，兩人握着手，逢春說句妹妹是有身孕之人，路上保重，大家灑淚而別。小冬站在白漆

船欄旁，望着站在碼頭上的逢春，想起數日來的相聚，憶起訂婚的一夜，覺得明明是自己的丈夫，至今祇換得一個哥哥的名義，而不久已將作自己的姑爺。就在這沈思之間，船身已在波濤中前進。時正斜陽西沈，遠望水天相接，茫茫一片。陡憶表妹夏霞之身世，頓時激起無限同情之悲哀，祇覺那一股辛酸，兩行熱淚，早已滾濕衣襟矣！

十三· 奔走風塵掩面對泣 聲驚鼙鼓一舉得雄

教堂裏一陣嘹亮的鐘聲，已在寂寞的空氣中流動了。雖然時候還祇有早晨九點鐘光景，天氣又這樣的嚴寒，風吹得那麼緊，雪飄得那麼大。但矗立在半空中的高大教堂門口，一輛一輛的車馬却接連不斷的會從遠處停下來。裏面跳下的男女信徒，挾着他唯一的聖經，默默地都向十字架的大禮堂裏走進去。其中有一個年輕的姑娘，身披灰背大衣，一步一步的低頭走着。這時就有一個五十左右的女牧師，笑盈盈的迎上來，握了握她的手。叫道：「夏小姐！您早。」那姑娘微微的一笑，也說了一聲張師母！你早。於是她就脫了大衣，在座位上坐了下來。祇見她身穿一件元色綢的皮旗袍，黑色的絲襪，黑色的皮鞋。長長的烏髮，還繫了一根黑色的絲帶。因為她全身是黑色的緣故，這就更襯托她的臉龐是秀麗得可愛。兩條淡淡的柳眉，細而且長，彎彎地覆着下面雙滴溜烏圓的眸珠，更是秋波那樣地靈活，顯出聰明的神氣，鼻子是很挺直的，地位是很適中，下面那張薄薄的嘴唇，愈加令人感到美麗。但是她的臉部並不施脂粉，而且眉尖鬢蹙一起，彷彿西子捧心那樣地顯出楚楚可憐的風韻。從她這意態上猜想，顯然她一定是個失意的姑娘。果然不錯，原來那

姑娘就是夏霞。夏霞自從燕士被表姊小冬硬生生的奪了去，她心裏真彷彿挖去了一塊肉，感到萬分的痛苦。後來遇到了逢春，見逢春和燕士一樣的俊美可愛，於是把她內心一縷沒處安放的情絲，要寄託到逢春的身上去。不料逢春因燕琴的負心，萬念俱灰，他便辭教遷居，毅然奔赴廣東。因此夏霞第二次到他家裏去，早已人去樓空。到此方知逢春無意於我，想起自己的癡心。真有萬分的悲酸。這天回家，晚上又暗暗的泣了一夜。從此以後，夏霞便鬱鬱寡歡，抱着消極的態度，覺得自己前生中大概有什麼冤孽的事情，所以今生會如此失意，好好兒的一頭美滿姻緣，硬生生的終於被小冬拆散了。於是她要想懺悔自己的罪惡，每星期日上午終到教堂裏去做禮拜。教堂裏的牧師，知道這是一位有錢的小姐，所以非常歡迎，並且又勸她捐助些金錢，那麼自可以消去災難，也許將來仍可以得到幸福。夏霞這時心灰意懶，對於金錢更加瞧得輕賤，自然樂而捐助，因此夏霞也就成爲教堂裏一個大善女了。這天又是星期日，雖然天空的雪是落得大，但夏霞並不怕冷，依然早起，挾着聖經，坐車到教堂裏去。照例是唱讚美詩，然後牧師講聖經，講畢，又大家起立，做禱告。再次喝耶穌的血肉，捐錢，又唱讚美詩。到教堂裏做禮拜去的人，大半都是傷心女和那失意徒，爲了讚美詩唱得悽惋動人，所以有很多人會撲簌簌的落眼淚。做禮拜就是這麼一回事，一上午的光陰也就在幾聲「主要救你！」的音韻中悄悄地溜走了。當夏霞帶了一顆悲酸的心，慢慢地踱出了教堂的大門，她的眼皮兒還有些紅暈。外面的雪是依然紛紛地飄舞着，大街上雪白的一片，雖然也有幾條車輪經過的痕跡，但沒有一回兒，那搓棉似的雪花，又會厚厚的堆了上去。夏霞眼眶子裏是貯滿了淚水，她覺得自己置身在這茫茫的

雪地裏，彷彿一隻孤雁那樣的傷心。於是她那兩行熱淚，也就沾上了臉頰。這時候阿四把汽車開到了她的面前，叫聲小姐上來罷！夏霞似乎有些醒覺，拍了一下身上的雪花，跳上車廂。坐回家裏去了。夏霞到了家裏，銀菊含笑迎上來。笑道：「外面冷不冷？好好不在房中烤烤火，却喜歡做什麼禮拜去，那到底有什麼意思呢？」銀菊一面說，一面把夏霞的灰背大衣脫了，藏到衣櫥裏去。夏霞聽她這樣說，却是微微地嘆了一口氣，把那本聖經好好地放到書架上去。回身走到壁爐旁邊，拿手去暖了暖，兩眼望着那融融的火光，却是呆呆地出了一回子神。這時李媽親自端上夏霞的飯菜，放在百靈桌上。低聲喊道：「姑娘！吃午飯罷！早晨祇喝了一盃牛奶，此刻想也餓了。」夏霞懶懶地轉過身來，走到桌旁，在那張錦墊沙發上坐下。李媽指着那碗火腿燉雞，向夏霞說道：「這碗是已很爛的了，你給我多吃一些罷！姑娘終要想開一些兒，何苦自傷身子？這幾個月來，你拿面鏡子照照，可還有像以前那樣的白胖了嗎？」夏霞並不回答，握着銀子的筷兒，祇管撥着碗內的飯粒。匆匆的吃了一碗飯，却不再添了。李媽着急道：「爲什麼不添些兒，年紀這麼輕，祇吃一盅飯，那不是叫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覺得以下不知該說什麼好？因此頓了頓，把手伸過來，要給夏霞再添了一些。夏霞道：「我吃不下了，那裏可以硬塞下去呢？」銀菊把面盆水放在梳妝檯上，聽夏霞這樣說，便笑道：「此刻既吃不下，回頭就再吃點心罷！小姐！你洗臉。」李媽很怨恨的說道：「唉！你不聽從我的話，我心裏就會難過。」夏霞不答，已是起身走到梳妝檯前坐下了。擰了手巾，擦了一把臉，拿了象牙梳子，對鏡理了一回雲髮。當她秋波瞥見鏡中映出背後大櫥的一角，使她一顆芳心裏陡然憶起那夜燕士躲在房中

的一幕。彷彿此刻鏡中又映出燕士魁梧的身子，俊美的臉龐，握了手鎗，一步一步地走上來。夏霞她的芳心是跳躍得利害，她有些如醉如癡。銀菊見小姐的秋波完全定住在鏡中了，同時她纖手裏捏着的梳子也掉了下來。忽然間，小姐猛可的站起，回過身子，靠在梳妝檯邊，右手抱住了胸部，左手撫摸着桌沿邊。這種失常的意態，會叫人疑心她是發了神經病。銀菊急得臉兒失色，走上來拉住夏霞的衣袖。叫道：「小姐！小姐！你怎麼啦？你怎麼啦？」夏霞被她這樣的一喊，方才把她從幻想中恢復過原有的知覺來，那裏有什麼燕士的人呢？她有些傷感，回眸望着銀菊的驚慌底臉兒，淌下淚珠兒來，安慰她道：「別怕，別怕！沒有什麼，我覺得有些心痛。」銀菊聽她這樣說，更急得雙淚直流。說道：「小姐！好好兒的怎麼就會心痛了？到底怎麼樣？我立刻送你到醫院裏去罷。」夏霞忙道：「不！不！我這心痛沒關係，讓我躺回兒就好了。」夏霞說着話，她的身子已向床邊移步走過去。銀菊扶着她腰兒，覺得小姐的態度，實在太使人奇怪了。不料正在這時，忽見小冬的丫環小玲，匆匆的奔進房來。她見銀菊扶着夏霞，臉上顯出很驚訝的神氣。忙說道：「二小姐！你怎麼啦？有些不舒服嗎？大小姐從廣西回家了，她有事情請二小姐過去談話哩！」夏霞一聽小冬回來了，頓時把頹喪的精神，立刻振作起來。她要把滿腔的悲憤和怨恨，向小冬痛痛快快的發洩一下。遂冷笑了一聲，鼓了兩腮。怨氣沖沖的說道：「哼！她倒也有回來的一天了嗎？我正也想和她好好的談一談呢！」夏霞說完了這兩句話，她便放大了脚步，很快的跟着小玲到表姊房中去了。田小冬從廣東到上海，從上海再趁火車回北京。到家的時候，已經是冬的季節了。離開她分娩的日子，也祇不過一個月的

光景了。她因爲已經明白自己確實是奪了霞妹的愛人，所以她的心中是表示萬分的歉仄。當小玲瞧見小姐的隆起腹部，她便很驚喜的笑道：「啲！小姐！你怎麼已坐喜了嗎？祇一夜……喲！那可不是花燭子嗎？」小冬聽小玲這樣說，羞得兩頰緋紅，嫵媚的一笑。說道：「前次我來信給你，叫你給我向老爺那裏代爲把祕書長職辭去，你可有照辦了嗎？」小玲一面把她的豹皮大衣脫了，一面點頭說道：「早已向老爺說過了，小姐！你大概就是因爲坐喜的緣故，所以就住在陸老爺那裏了嗎？小冬點了點頭，坐到沙發上去，一面低低的嘆了一口氣。小玲又端了一盃熱氣騰騰的玫瑰花，送到小冬的手裏。俏眼兒望着小冬顰蹙了的柳眉，對於小姐的嘆氣，似乎感到有些兒奇怪。便輕聲的問道：「小姐！你怎麼愁眉憂臉的神氣？有小少爺了，那不是叫人心裏喜歡嗎？我想你將來分娩了，可以住到醫院裏去的。」小冬聽她笑盈盈的說着，雖然芳心也覺暗暗喜悅，但想着夏霞的怨恨，心裏終感到是一件遺憾的事情。因微抬粉頰兒，秋波睨她一眼。說道：「小玲！我既然這樣的糊塗，想不到你也會跟我一樣含糊哩！唉！這真是一件笑話。……」小玲驟然聽小姐說出這兩句話，真有些弄得莫明其妙，望着小姐的粉臉，倒是愣住了一回子。良久，方才說道：「小姐！你這話我可聽不懂，到底是爲了什麼呢？」小冬嘆了一聲，向她招了招手，叫她走到身旁來，附着她的耳朵，低低的說了一陣。說道：「你想，那事情可糟透嗎？」小玲聽了小姐的告訴，真是希奇得目定口呆，咳了一聲，笑道：「我不相信，天下那有這種有趣的事情嗎？」小冬秋波在她臉上逗了一瞥又羞澀又怨恨的目光，說道：「我遇到的是事實，的確真弄錯了。你快把我們的結婚照取來瞧，因爲我和逢春有了旬日的相聚，他的臉

兒在我腦海裏便有個深刻的印象，我瞧瞧相上的燕士，一定可以辨別出來了。」小玲聽小姐這樣說，便在梳妝檯抽屜裏取出兩人的結婚照。小冬接過，細細瞧了一回燕士的臉兒，覺得相逢春果然是有不同的地方。逢春的眉尖旁，他曾指給我瞧，真的有一顆黑痣。但這兒照相上却並沒有，還有兩人的鼻子，也稍有差別，顯然那照相上確實是真燕士了。小玲見她祇管出神，忍不住抿嘴笑道：「小姐！你可會瞧清楚了嗎？我說那是不會的，這夜我帶他上樓是他，次日西山別墅裏瞧見的，還不是他嗎？」小冬笑道：這是你自己糊塗，其實已是換了一個人哩！……」小冬說到這裏，真是又好氣又好笑，又羞慚又怨恨。把照片依然叫他藏好，悄聲兒問道：「我自到廣西去後，二小姐會來找過我嗎？」小玲凝眸含顰的細忖一回，說道：「來是來過好多次，她聽你到廣西去了，那天她的臉色就很好看，我想這也許就是爲了這個事嗎？」小冬聽了這話，一顆芳心是跳躍得利害。暗想，事到如此，那還有什麼法子可想？不是也祇好向她賠個不是嗎？小冬打定主意，便欲去找夏霞。但自己究竟還不曾公開宣佈結婚過婚的姑娘，凸了肚子給衆人瞧着，那到底有些兒難爲情。遂向小玲說道：「你到二小姐房中去望望，她若在房中，你告訴她大小姐從廣西回來了，說請她來有話跟她細談。」小玲答應，便急急奔到夏霞房中去。小冬待小玲走後，她內心真是感到十分的苦楚。一顆芳心的跳躍。猶若十五隻吊水桶，七上八下的不停地忐忑着。暗自細想，回頭我見了表妹，將怎麼樣向她表示抱歉好呢？我知道表妹她一定是很憤怒的，她既然比我先明白，她不是要我責罵奪她的愛嗎？小冬這樣想着，她的心靈是感到極度的緊張。她害怕見夏霞的臉，但是她又不得不厚了臉皮，它要向夏霞表示深深的抱歉和慚

愧。就在這個當兒，忽聽一陣高跟鞋走在路上的響聲，已從遠處觸送到小冬的耳鼓。這使小冬的一顆心兒，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了。果然不出小冬的意料之外，祇見表妹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一臉怒容的步進房來。小冬她害怕，她慚愧，她祇覺得有股子辛酸沖上心頭，還不等夏霞開口說話，她就猛可奔了上去，抱住了夏霞的脖子，先是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夏霞帶了一顆憤怒的心，恨恨的奔到了小冬的房中，本意是見到了小冬，就要痛快的罵她一頓。不料自己還沒有開口說話，小冬先抱住自己大哭起來。一時奇怪得了不得，把滿肚皮的憤怒這就再也發洩不出來了。望着小冬的臉兒，倒是怔怔愣住了一回子。良久，良久，夏霞纔推開了小冬的身子，皺蹙了柳眉，瞧着小冬雨後海棠似的兩頰，倒也頗覺楚楚可憐。遂把一臉的怒容，立刻變成了同情她的態度。柔聲兒的問道：「表妹！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在廣西差不多住了將近一年了吧！怎麼啦？幹嗎一見了我？就傷心得這個模樣兒呀？」小冬見她果然和平了許多，心裏自然暗暗的歡喜。不過聽她這樣問着，那叫自己又回答什麼是好？心裏又好生的慚愧，紅了兩頰，很親熱的拉了她的手兒，一同到長沙發上坐下了。小玲早又倒上一盃檸檬茶，喊聲二小姐吃茶。這時夏霞的芳心，真有些莫明其妙。向小冬說道：「奇怪！照理，我見了你，要痛哭流涕才是。怎麼你反向我哭起來？表妹！我告訴你，你硬生生的把我燕士奪了去，我這八九個月來的心中是多麼的痛苦啊！」夏霞說到這裏，眼皮兒一紅，也忍不住淌下淚來。小冬見她也淌淚，同時又聽她這樣說，也是非常悲酸。泣道：「表妹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那一夜救出的少年，他的真姓名實在叫做楊逢春，唉！我對不住你，我太對不住你……」小冬說到這裏，她又倒入夏霞的

懷裏，不禁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夏霞聽她這樣說，方才明白表姊亦已明白錯認的一件事情了。本來自己對她原有一萬分的怨恨，不過事情已到這個地步，況且表姊已在向自己懺悔了，一時便再也沒有勇氣責罵她了。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既然你也明白這件事了，也就罷了。不過你怎麼樣的知道呢？是不是在廣西碰到過逢春嗎？」小冬聽夏霞這樣委婉的話，這反而增加自己內心的歉仄和不安。因此伏在夏霞的懷裏，抽抽噎噎的哭得更傷心。夏霞自從情場失意，一顆芳心，原祇有悲哀的成分，怎禁得起小冬再這樣的哭泣，自然也勾引起無限的酸楚。輕輕的拍了拍小冬的肩胛，淒涼地道：「表姊！你快不要傷心了，我就原諒你並不是故意奪我的愛，那麼你就告訴我在廣西的經過罷！」小冬心中這就感激得無可形容，慢慢地坐正了身子，淚眼望到夏霞的粉臉上，不但是清瘦了許多，而且是掛滿了無數的淚珠，因此情不自禁的伸開兩手，把夏霞的脖子親熱地摟住了。說道：「表姊！你這樣的大度容人，反叫我更對不住你，唉！我將怎樣來報答你？方才可以抵去我的罪惡呢？」夏霞嘆道：「表姊！你也不必說這些話，我想終是你們的緣分，我前生不知作了什麼孽？所以事情有這樣的慘變呢？哦！我現在是心灰意懶，我是入了教，我要懺悔，我祇希望來生給我一個圓滿的結果。……」夏霞說一句，小冬的心兒彷彿有刀戳一下。她感到痛苦極了，因此更緊偎了夏霞的身子，啜泣不停。夏霞被她這樣緊緊地偎着，這就發覺小冬的腹部是高高的聳着。一時推開了小冬的身子，伸手去摸了她一下的腹部。驚奇地問道：「咦！你已有了喜嗎？別哭呀！快告訴我吧！」小冬這才停止了哭泣，拭去了淚痕。說道：「我到廣西後，便經水停止了，吃了食物，就要作嘔，所以我就住在

那邊了。當時我還不曉得逢春冒名了燕士，後來我到廣東去找他，被革命軍搜出我身邊的徽章，於是他們把我當作了間諜，捉到軍法處詢問。我一見處長，原來就是燕士，當時我就借題發揮，責罵他不來封信。他也不說什麼，却把我押起來。當夜他便到獄中來望我，可憐我這人竟糊塗到這個模樣，還一味的把他當作了燕士……」夏霞聽到了這裏，便插嘴說道：「哦！想來定是逢春了吧！」小冬點頭說道：「可不是逢春？但我的心目中是並不曉得有逢春這一個人，所以還一定說他惡意拋棄，因為我腹中已有八個月的身孕了。後來逢春再三的向我解釋，拿種種的事實來給我證明，我到此方才曉得訂婚的那夜，確實是逢春，而結婚的那夜，却是燕士。唉！我既然明白了後，我心中是多麼的痛苦，我是多麼的對你表示抱歉和不安啊！唉！表妹！我是奪了你的愛，我是怎能對得住你呢？」夏霞聽她這樣說，同時又瞧她淚水不斷地湧上來。一時也覺得表姊太可憐了，她也並非不知廉恥的惡意奪我愛人，實在她是誤會了。望着她雨後梨花似的粉頰，倒反而勸慰她道：「事已如此，表姊也不必爲我而傷心了，那麼燕士他可曾也在廣東嗎？」小冬握着夏霞的手，溫柔地撫摸着。說道：「逢春告訴我，燕士他已任了旅長職，跟隨白師長向漢口進發了。」夏霞凝眸又問道：「那麼逢春他和你又說些什麼呢？」小冬紅了臉兒，嘆道：「他也沒有說什麼，因為前次我確實是救了他的性命，所以他今天來報答我，也赦我無罪。唉！表妹啊！我也曾經把你介紹給他，預備彌補這情場的遺憾。不料逢春他原有一個愛人的，你想，所以我的心中是更加對不住你了。」夏霞聽了這話，淌淚說道：「他的愛人，我知道，是燕士的妹妹燕琴。」小冬奇怪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夏霞嘆道：「那天我在中山

公園和他談話的時候，他曾經向我老實告訴過的。」小冬這就恍然，立刻又想起了一件事。說道：「爲了你們坐在一起談話，因此又給燕琴起了誤會，她便寫了一封絕交信給逢春，逢春心中一氣，便搬家出走，後來燕琴遇見了他的妹妹玉春，方才明白了，所以又來信給逢春，向他表白誤會的事情，因此逢春他又一心的愛上燕琴了。」夏霞聽了這話，想起萬家春他拆篋的一幕，暗想，看他在三年之內，怎麼樣和燕琴結婚？想到這裏，無限傷心，滲入她空虛的心房，忍不住慘痛地說道：「但願你們情人都成眷屬，夏霞是個苦命的女子，所以纔有這樣的結局。」說到這裏，淚如雨下。小冬當然也非常的悲傷，抱住夏霞的脖子。泣道：「表妹啊！那是我害了你，那是我害了你。你千萬別傷心，我將來一定要給你介紹一個俊美的青年，讓你空虛的心靈，得到了現實的安慰，那麼我一顆歉仄的心兒，纔可以消滅呢！否則你在未得到稱心如意的郎君之前，我那顆心兒終不會有安慰的日子。」夏霞嘆道：「我也不想再有幸福的樂園，我祇希望不要給我活得太長命，在短時間中能夠結束我的一生，這就是我的幸福了。」小冬聽她這樣說，不覺失聲哭泣道：「表妹！你不能說這些話，假使你要說這些話，我的心兒會像刀割一般的痛。……表妹！這樣罷！我決不能害你的終身，好在我和燕士的結婚，外界是並不知道，那我何不犧牲自己，仍舊成全你們原有一對美滿因緣好嗎？是的！是的！我這個主意不錯，表妹！你快不用傷心了，你也千萬別存這種消極的念頭了。我決定讓步，我決定撫養這個未來的小生命，以過我的殘生。……」小冬口裏雖然是這樣的說，但內心是多麼的慘痛，她的眼淚像黃河決口似的滾瀉下來。夏霞聽她這樣說，心中不覺也感動極了。忙拍着小冬的肩胛，毅然的

說道：「表姊！你快不要說這種的話，你和燕士是已結過婚了，況且你又將要給他養了孩子，我怎麼能忍心折散你這一份美滿家庭？就是燕士的心中，恐怕也未必肯這樣吧！表姊！我覺得這是造物的捉弄人，決不是你的害我。唉！」夏霞說到末了，忍不住又長嘆了一聲。小冬對於她這幾句話，自然感入骨髓，淚眼望着夏霞的淚眼，說道：「表姊這樣的愛護我，我實在感激得無話可說。不過你千萬要聽從我的話，切勿自傷身子，可憐你是瘦得多了。否則，我情願犧牲自己，因為這是我自作其孽，決不會怨恨別個人的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心痛已極，喉間是哽咽住了，不覺聲淚俱墜。夏霞知道表姊這話是真從心坎裏爬起來的，心裏十二分的感動，當然也不願叫表姊過分的傷心。遂握了她手，搖撼着道：「表姊！你是有身孕的人，快別太悲哀了，這對於身子是很不利的。我現在決不自傷身子了，本來我姊妹倆原情過手足，那麼姊姊的幸福，也就是妹妹的幸福，所以我決不傷心，我祇有快樂，因為姊姊將要做孩子的媽了，那麼妹妹也不是可以作姨媽了嗎？」夏霞把秋波盈盈的俏眼兒，在小冬帶雨海棠似的粉臉上逗了一瞥嬌媚的目光，故意又破涕嫣然笑了。小冬知道她這笑臉是勉強的，因為要安慰我這個歉仄的心，所以她不得不忍了痛苦裝喜歡。唉！表妹是可愛的，是可憐的，我將如何的報答她？小冬這樣想着，她便佯過身子，在夏霞的粉臉上，嘖嘖的吻了兩下。她說不出一句感謝的話，她祇有默默地淌着熱淚，表示她內心的感動，已是到了沸點以上的了。從此以後，夏霞和小冬表姊妹倆到又親熱起來。光陰匆匆，不知不覺將到小冬分娩的日子了。夏霞已給她在產科醫院裏定好特等房間，預早先伴小冬到醫院裏去住着。那個房間到也很寬大，有兩張床舖。夏霞見窗戶是朝南開的，天

氣晴朗的時候，陽光暖烘烘的照射進來，光線是非常的充足。窗外是個園林，可惜時在隆冬天氣，樹枝桠都是光禿禿的，顯出枯槁的樣子，會令人感到一陣悲思。小冬握了夏霞的手，很感激着道：「妹妹！你爲我這樣操心着，我也說不出感謝的話，總之，我心裏記着你是了，夏霞微笑道：「姊姊！你別那樣說，我想你在這兒一個人住着也很冷靜，所以我想和你作伴，不知你喜歡嗎？」小冬聽了這話，揚着眉毛兒，笑道：「妹妹這樣愛護我，我那裏還會不喜歡嗎？」夏霞笑道：「那麼我喊小玲去把自己被褥搬來吧！」小冬點頭道：「很好，我們有了伴兒，那就不會寂寞了。」說着，回頭向正在安放皮箱的小玲說道：「小玲！你聽到了沒有？」小玲笑道：「我怎的沒聽到？此刻我就去了！」說着，她的身子便向外走了。夏霞忙又喊住了，說道：「小玲！你慢着，叫銀菊把我小衫袴拿兩套來，還有那架話匣子也帶來，片子叫她多揀幾張，要好聽些的。」小玲含笑點頭，便匆匆的走了。從此夏霞和小玲便伴小冬睡在醫院裏，這是進院後的第五天，午後兩人很感寂寞。夏霞笑道：「表姊！我們閒話匣子解個悶兒罷！小冬含笑點頭。夏霞遂把話匣子拿到桌上，開了蓋兒，搖足了發條。小冬笑道：「我揀片子……」說着，便俯身到片子箱裏去揀。夏霞急道：「你怎麼可以蹲下去呢？還是快給我靜靜的坐着罷！」小冬的粉臉蓋上了嬌豔的紅霞，秋波瞷他一眼。笑道：你也爲我太小心了，這一些兒俯身，又有什麼要緊呢？」她說着話手裏已是抽出一張片子來。夏霞一面接過，一面笑道：「終是小心些好，爪熟蒂落，那就不傷身子。」說着，把唱片從套子裏抽出，見是荀慧生唱的敘頭鳳。於是把片子擱上，放了喇叭頭，那話匣子裏就發出聲音來。小冬是坐在床沿旁，夏霞站在話匣子旁，

兩人靜靜的聽了一回。覺得荀慧生唱的珠圓玉潤，真是淒婉動人。夏霞若有所感，不免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釵頭鳳的情節，不就是陸放翁和唐蕙仙的恨事嗎？我說唐蕙仙也真是個貌豔於花，命薄如紙的女子呢！唉！紅顏薄命這句話，古今皆然。等放翁娘既然知道蕙仙是個賢慧的媳婦時，可是已經來不及了，造物弄人，終於把她病到滅亡的地步。唉！這種事情真使天下有情人同聲一哭哩！」小冬聽她這樣說，當然也明白她是有感而發。遂把秋波在她臉上逗了一瞥歉意的目光，點頭道：「像唐蕙仙那樣的身世，當然誰也不能不給她表示同情。……」小冬說到這裏，意欲說幾句安慰夏霞的話，但是覺得無從說起，而且也不情願把夏霞和唐蕙仙說到一塊兒去，因此頓了一頓，望着夏霞淒涼的臉兒，不免眼皮有些紅暈。夏霞見表姊這個意態，似乎也有些理會了。她於是不再說什麼，蹲下身子，也揀了兩張大鼓唱片。說道：「劉寶全的大鼓，就真令人聽了夠味，表姊！我們唱大鼓的聽好嗎？」小冬知道她不願勾引起心中的悲哀，遂點頭贊成。夏霞於是也不待釵頭鳳唱畢，就換了大鼓片子。一連聽了兩張大鼓書的片子，夏霞倒很感到興趣。回眸正欲問小冬再要聽什麼？不料却見小冬的柳眉是緊緊地鎖着，兩頰彷彿塗過胭脂一般的血紅，似乎很痛苦的模樣。夏霞到暗吃一驚，挨到她的身邊。急忙問道：「姊姊！你怎麼啦？腹中痛了嗎？」小冬點了點頭，兩手按住腹部。低聲的道，「已痛了好一回兒了，我熬着，此刻愈痛愈利害，想是要臨盆了吧！」夏霞聽她這樣說，味的一聲。笑道：「表姊！你真像小孩子似的，那能熬得住嗎？我給你向醫生說去，你且躺回兒。」夏霞一面說，一面急急的把話匣子收拾過去。她身子已是步到醫務室中去了。等夏霞請了一位四十多歲的女醫師

來，小冬的腹痛倒又差了許多。那醫師給她按了脈息，又瞧了瞧手錶。笑道：「早哩！此刻還三點鐘，也許要到晚上十時左右可以分娩吧！田小姐！你別動，且靜靜的倚在床上躺一回。」小冬因為這時不痛了，便很放心的點了點頭，夏霞待那王醫生走後，便坐到床邊。望着小冬的臉兒，笑道：「表姊！這時候腹中不痛了嗎？這孩子倒放刁，回頭落地後，你可不要太寶貝他哩！」小冬聽她說笑話，便也嬌媚地一笑。說道：「妹妹！你猜一猜，是男的還是女的？」夏霞伸手去摸了一摸她的腹部，烏圓眸珠一轉，雪白牙齒，微微咬着嘴唇皮子，憨笑了一回。說道：「姊姊的腹部高得圓而尖的，我猜一定是個男孩子。」小冬當然很得意，嗤的一笑。說道：「假使真是個男孩子，我就把他拜你作個乾娘可好？」夏霞微微的紅了紅粉臉，笑道：「姊姊捨得，我還有個不喜歡嗎？」小冬笑道：「有了乾娘後，明兒再給乾娘去認一個乾爹，那不是很好嗎？」夏霞聽她這樣說，兩頰更嬌紅了，揚着手兒，要作個打她的姿勢，秋波逗給了她一個嬌嗔，啐了她一口，但也嫣然笑起來。小冬見她如此不勝嬌羞的意態，倒又吃吃的笑了。但笑聲未完，她的雙蛾又顰蹙了。夏霞笑道：「可不是腹部又痛了吧！誰叫你取笑我？」小冬却不答話，咬着牙齒，漲紅了臉，這回似乎比上回更痛得緊了。夏霞本來還和她開玩笑，及至瞧她痛得滿頭大汗，一顆處女底芳心，也就害怕起來，說道：「也許要臨盆了，怎麼痛得這麼緊？那醫生真糊塗。我再去喊她！……」小冬忙道：「不用去喊，大概是還沒到分娩時候了。前兒我瞧過生育指導的雜誌，說各人胎氣不同。因此分出腹痛和腰酸兩種現象。腰酸產得快，腹痛比較慢些兒，我這胎氣就不好，……唔……此刻又好了一些兒。……」夏霞見她臉部果然輕鬆

了許多，這才把她那顆跳躍的心兒又平靜了一些。望着小冬臉上還沾着絲絲的淚水，顯然痛起來的時候真不容易忍受的了。遂把手帕給她拭了臉上的淚，問道：「此刻又好些了嗎？」小冬含笑點了點頭，夏霞凝眸含顰的沈思一回。說道：「生產孩子那樣的痛苦……那我真也不願意跟人結婚了。」小冬聽她這樣說，倒又不禁爲之嘖嘖笑道：「癡妮子！那我就瞧着你獨身到老了。」說着，又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做女子的苦，就苦在這一點。」夏霞聽了，想了一回。望着小冬的臉兒，又很神祕的笑道：「想起來真有趣，在你未和燕士結婚之前，你的腹部無論如何就不會大起來。可是你和燕士也祇不過一次……那……不是一件希奇的事嗎？」小冬聽她如醉如癡的這樣說着，忍不住又吃吃笑起來。說道：「你這妮子真想癡了，虧你說得出這些話。……」夏霞連耳根子都羞紅了，拉着小冬的手。笑道：「我終覺得那是一件神祕的事情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自己也笑起來了。小冬因爲聽她提起了燕士，心裏不免也想着他。我今日已到分娩的時候了，可憐他也許還在夢中吧！逢春說他已隨白師長向漢口進發了，不知她在軍中身體安好嗎？假使他到北京的時候，忽然見我已給他養了一個兒子，他真不知是喜歡還是憂愁呢？憂愁這兩字打那兒說起？當然他是十分的喜歡呢！夏霞見她呆呆的出神，彷彿在想什麼心事般的。遂低聲問道：「此刻又完全不痛了吧！」小冬這才醒來似的點了點頭，望了夏霞一眼。忽然又道：「小玲回家去了這許多時候，怎麼還不曾回來？」正說時，忽見小玲提了一竹籃子的自己在家燒好的菜，匆匆進來了。笑道：「小姐在埋怨我了吧！可是偏給我聽見了。」小冬笑道：「你真像曹操，可是說不得你壞話的了。」夏霞道：「大小姐今天就要分娩了，已痛過兩陣

哩！」小玲把竹籃子放在櫥裏，挨近牀邊來。笑道：「真的嗎？但願生個小少爺，那麼就叫人心裏喜歡哩！」小冬正欲說話，那腹中又痛起來。這樣直到晚上九點鐘，王醫生和看護也在房裏侍候了。夏霞站在旁邊，祇見小冬仰臥在牀，胯下已墊了橡皮布和藥水棉花。小冬的臉色是血紅的，她咬緊了銀齒竭力熬住了痛，似乎正在生命線上掙扎着。夏霞一顆處女脆弱的心靈，是感到無限的恐怖和害怕。她不忍再瞧下去，於是背轉身子，面對了灰白的壁。默默地祈禱着，但願上帝保佑，給表姊快快的產下來吧！不知是上帝的力量？抑是湊巧？夏霞祈禱畢，祇聽「哇哇」兩聲，嬰孩的啼哭，已觸送到耳中了。夏霞心中這一喜歡，立刻回過身子來。祇見看護的手裏，已抱了一個精赤的小東西了。他們把嬰孩洗清穿好衣服，一面又給產婦安頓舒齊。小冬自己痛得發昏，還急問着是男是女？夏霞笑着告訴道：「是個小弟弟，表姊！恭喜你。」這時看護把嬰孩抱到小冬的面前，笑道：「田小姐！您瞧瞧您的兒子，多漂亮可愛的。」小冬雖然在萬分痛苦之餘，此刻她明眸瞧到那紅紅皮膚，圓圓眼睛的嬰孩，她慘白的臉上也會浮起一絲母愛的微笑來。一回，王醫生和看護抱了嬰孩走去了。小冬把燉熱的桂圓湯，服侍小冬喝了半盅。夏霞望着她淡白的兩頰，顯然她是曾經過一度竭力掙扎的。遂笑道：「表姊！我這話可準不準？果然是個兒子哩！」小冬嫣然一笑，說道：「他可是你的乾兒子呢！你作乾媽的快給他取個名字罷！」夏霞眸珠一轉，笑道：「我就給他取個名兒叫定國，這孩子一到人間，我們國家也可以統一天安定了。姊姊！你瞧好不好？」小冬十分喜歡，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好極了，就準定叫他定國罷！」夏霞因時已不早，生恐勞乏了他的精神，遂叫她靜養，自己也就脫衣安睡。

了。光陰迅速，一轉眼間，不覺已過五天。小冬產後很好，不料今天早晨，稍有熱度。醫生說不妨事，遂給她吃些退熱的藥水和藥粉。不過產母身有熱度，嬰孩就不能哺乳。偏小冬的乳水又多，所以看護不得不用手術，每天給她吸些去。小冬在被吸的時候，終有些痛苦的，因此柳眉含顰。看護稍爲吸了一些，也就罷了。夏霞見小冬好好兒的忽然有熱度起來，心裏自然很憂愁，低問小冬有沒有別的不舒服？小冬搖頭道：「大概不要緊，因爲我沒有感到什麼痛苦？」夏霞聽她這樣說，心裏很安慰，遂囑她靜養。這時小玲又從家裏拿菜回來，向夏霞很生氣的說道：「二小姐！真是笑話，這幾天前線風聲多麼的緊張，虧老爺還在娶第八房姨太太哩？」小冬耳尖，忙問什麼？夏霞恐她聽了生氣，有損身子，遂向小玲去個眼色，說沒有什麼？大概革命軍就可以到北京城，那時候姊姊和燕士見面，真是快樂哩！小冬聽夏霞這樣說，拉了她手，掀起了笑容，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呢！白天裏小冬的熱度祇不過一百度另些，大家都不以爲意，就是小冬自己也不希奇。不料晚上，竟升到一百另四度多，醫院當局便欲用冰塊冰起來。夏霞心中又焦急又害怕，也是沒了主意。大家正商量間，忽然劈劈拍拍一陣機關鎗聲，早已衝破了靜夜底空氣了。

十四· 被幽禁正義叱將軍 見光明普天新歲月

燕琴自從把那封信寄出後，便靜靜的等候逢春的回信。可是過了一星期後，却還不見逢春的回信到來。一顆芳心，自然又好生疑惑。難道這封信還沒有收到嗎？抑是他的回信寄出後，還不會寄到北京來？或許他在廣東已另有愛人，便索性和我破裂了嗎？燕琴想到

這個頭上去，她當然又十分的悲傷，忍不住暗暗的拋淚。不料却被玉春發覺了，便拉了她的手兒，很驚訝地悄悄的問道：「琴姊！你幹麼傷心了？」燕琴慌忙地把手背揉擦了一下眼皮，微微的一笑，假裝毫沒事兒一般的。笑道：「誰傷心？我眼睛發癢，被我眼皮兒都揉紅了。」玉春似有不信之意，撇了撇嘴兒。搖頭道：「你謊我，我纔兒明明的瞧見你在淌眼淚呢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然又假到燕琴的懷裏來。低聲問道：「琴姊！我知道你所以傷心的原因了，是不是爲了哥哥沒有回信給你嗎？」燕琴再也不想不到被她一語道破，頓時嬌靨上飛起一朵桃花，撫着她的小手，逗給她一個嬌嗔。說道：「別胡說，我那裏曾經淌過淚呢？」玉春笑道：「琴姊！你放心，我哥哥接到你這一封信，他一定會喜歡得跳起來的。不要性急，再過兩天，他的信就會展在姊姊的眼前哩！」燕琴見她說完了這兩句話，還向自己扮了一個有趣的滑稽臉。因此再也忍不住噗哧的一笑，那頰上的笑渦兒，便深深地印了出來。玉春見她很得意的神情，便又說道：「琴姊！我告訴你，母親昨天對我說，她這次的病，若沒有姊姊給她請醫診治，小心服侍，她恐怕是早已死過去的了。所以母親的性命，完全是姊姊所賜一樣哩！母親她非常的感激你……」燕琴不等她說完，便忙說道：「你母親別說那些話，我的爸爸兩次給你哥哥救了性命哩！我覺得這樣大恩，實在無以爲報。如今祇不過稍盡一些互助的義務，這算得了什麼呢？」玉春笑道：「哥哥救你爸爸性命，這個不關我們的事，我們祇講目前的。假使那天我沒有碰見姊姊的話，那真叫我會弄得走頭無路呢！所以母親對我說，像姊姊那樣大德，我們該怎樣報答呢？我說母親不用憂煎，祇要你作個主意，把琴姊給我作了嫂子，那麼大家不是變成一家人了嗎？既然變

成了一家人，那麼彼此自然不用客氣了。姊姊！你不知肯不肯給我作個嫂子嗎？」玉春絮絮地問到這裏，還微揚了臉兒，把滴溜烏圓的小眼睛瞅住了燕琴的粉臉，憨憨地嬌笑。燕琴知道楊老太和玉春都已有了這個意思，那麼逢春是個孝順的兒子，對於母親的話，還有個不聽從嗎？這樣一想，芳心裏真是又喜又羞，紅暈了兩頰但表面上啾啾她一口，把手兒向她揚了一揚，嗔道：「玉妹！你再胡說，我可搥你！」玉春見她要把手兒來向自己脅下格吱，這就一骨絡翻身，忍不住格格笑着逃出去了。過了兩天，竟應着了玉春的話，逢春果然有快信到來了。玉春手兒拿着信，笑盈盈的奔進了房中。祇見燕琴坐在母親的牀旁，兩人很親熱地談着話。這就嚷着道：「琴姊！哥哥有信來了。」燕琴突然聽了這個話，一顆芳心，樂得什麼似的。立刻回眸來瞧，祇見玉春的兩手反藏在背後，向自己憨憨的笑。一時還以為她和自己開玩笑，便撇了撇嘴兒，故意屁了一聲。笑道：「謊我，你拿來瞧。」玉春故意把身子忤忤着，笑道：「你不信，我就不拿給你。」楊老太見玉春淘氣，便瞅她一眼。笑罵道：「你這妮子再作刁，我可搥你，快拿給琴姐瞧吧！」玉春笑着，這才把背後的手拿出來，向燕琴揚了揚，笑道：「琴姊！你瞧，這是什麼東西？你快到窗邊來，我們坐着一塊兒瞧瞧罷！」燕琴巴不得玉春說這一句話，於是厚着臉皮，就離開牀邊，走到窗前的沙發旁，和玉春並肩坐下，玉春早已急急拆開信封，抽出信箋，交到燕琴的手裏。燕琴展開一瞧，見信甚短，後面却題着一首七律。於是和玉春先瞧信道：

琴妹芳鑒：

造物忌人，故作我倆的惡魔。這不幸的誤會，彷彿半空中忽然起了一陣罡風，吹

散了我倆的遠別。待今日讀了你的來信，又好像在風雲堆裏鑽出來的皓月，依然顯出那樣的光輝。使我久鬱在心頭的悲境，方才感到大快特快。我母親在病中多蒙般般照料，湯藥必親，尤見情深誼厚，令人刻骨難忘。回鄉有日，自當叩首。你所作的長風一篇，我已經拜讀了。覺得你的癡心，實在使我淚濕衣襟。此後雖海枯石爛，我亦唯祝天長地久。琴！你說對不對？專此奉覆，即請

學安

十一月九日逢春再拜

琴妹以長風一篇寄我，斑斑點點，渾不辨是淚是血？

今特報以七律慰之。

讀罷錦書淚暗酸，層層委曲不忍看，奇緣自古多磨折，好事由來美滿難。子職有慚供甘旨，親躬抱恙賴承歡，從今莫作猜疑恨，千里報卿兩地安。

燕琴瞧完了逢春的來信和那七律，一顆芳心真是充滿了無限的甜蜜。眉毛兒一揚，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，那玫瑰花樣頰上的笑渦兒，也就深深地掀了起來。回眸去望玉春，不料玉春却問自己扮了一個兔子臉，祇管憨憨地傻笑着。燕琴覺得她這笑至少是含有些兒神祕的意思，一時被她笑得十分的難爲情，便瞅了她一眼。故意問道：「你幹麼這樣好笑？」玉春被她一問，更加笑得伏在燕琴懷裏直不起腰兒來。燕琴此刻的芳心是不住地蕩漾，她想着逢春居然喊我琴妹了，顯然我倆的親熱在無形中不是更進一步了嗎？瞧了那一雖海枯石爛，亦唯祝天長地久」兩句話，燕琴的心花也樂得朵朵的開了。但是爲了太興奮的緣故，不免也想起以前種種的委曲，因此眼角上竟湧出一顆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

的淚水來。玉春笑了一回，忽然又坐正了身子，把手兒去環住燕琴的脖子。嗤的笑道：「琴！你說對不對？」說着，又格格的笑起來。燕琴見她頑皮得可愛，便恨恨的打了她一下肩膀，也不禁爲之破涕嫣然矣！從此以後，燕琴那顆哀怨的心兒，便也充滿了無限的欣喜。這時又得爸爸來信，知道他老人家在上海身體亦很康強，因此愈加安慰。過了幾天，楊老太的病也完全復原。燕琴又買了些補品，給她老人家吃些。玉春見燕琴自得哥哥信後，笑臉也有了，每餐飯也吃多了，不到一個月的日子，早已白白胖胖，兩頰豐腴，笑的時候那個媚人的酒渦兒也更加深了。所以時常和她打趣，開玩笑。有時候在楊老太的面前，燕琴雖然歡喜，但到底兩頰會羞得塗過胭脂一般的通紅起來。光陰匆匆，如此又過了幾天。燕琴因爲好久不曾回家，這天便告別楊老太，預備回家去看望一次。經過紫金街的時候，想着多天不到雪影的家，於是也灣進去望望她。雪影一見了她，便拉了她手。很親熱的又笑又噉的說道：「姊姊現在有了情人家裏可以去玩，就不想着妹妹了。」燕琴紅暈了兩頰，秋波一轉，撇着笑渦兒說道：「妹妹！你別冤枉人了，我因爲他母親病得利害，所以怎麼能夠離開身呢！」雪影很神祕的一笑，說道：「原是你呢！楊老太就好像姊姊的婆婆一樣，您不該孝順一些兒嗎？」燕琴聽了這話，兩頰羞得緋紅，啐她一口。笑道：「你這妮子爛舌根的，終喜歡胡說白道的取笑人家。你想，我爸爸受了她兒子兩次救命大恩，現在她老人家病了，我不該報答人家嗎？」雪影嘆的笑道：「我原說的笑話，那麼楊老太現在可大了嗎？」燕琴點頭道：「完全好了，伯母和大嫂呢？」雪影道：「到親戚家裏去了。琴姊！你這幾天可有什麼消息？」說着，回眸過來向燕琴瞟了一眼，又這樣地問着。

燕琴臉上顯出驚訝的顏色，沈思了一回。說道：「報紙雖然天天瞧，可是也不曾有正確的消息。他們不是說革命軍將到漢口附近的時候，吃了一次敗仗，軍隊要死傷二萬多嗎？」雪影撇起了小嘴兒，吓了一跳。說道：「報紙上的消息，任他們去胡拉，可以相信的嗎？我是哥哥行中的消息，據一個英國人說，革命軍已進漢口了。燕琴聽了這消息，很是喜歡，眸珠一轉。笑道：「假使真的話，那可不是喜歡煞人嗎？所以這幾天客車都停了，大概都在運兵了吧？」兩人談了一回，燕琴便欲告別。雪影那裏肯放，燕琴沒法，祇得吃了午飯，方才匆匆回家。燕琴因為得了革命軍已抵漢口的消息，想着哥哥的人，也不知可平安嗎？雖然喜歡，也不免憂愁。低了頭兒，一路走，一路細忖，因此也沒有顧到街上的車馬。不料這時從前面突然駛來一輛汽車，燕琴因為沒有聽到喇叭之聲，自然沒有理會。及至汽車到了面前，這就躲避不及，竟被汽車撞倒在地，幸而汽車夫刀下留人，他煞車得快，沒有把燕琴輾死，可是也已昏厥過去。這時車夫跳下車廂，走到燕琴身旁，見她雙眼緊閉，柳眉顰蹙，臉白似紙，竟像死了模樣。心中倒吃一驚，蹲身一摸她胸口，那顆心兒尚在跳躍，知道是氣閉，還有救醒。便又走到車廂旁來，向裏面一個身穿長袍馬褂大腹碩碩的男子說道：「回老爺的話，是個年輕的姑娘。」那男子一聽年輕的姑娘五個字，他把一臉怒容頓時浮出笑意來。說道：「你把她抱上來，送她上醫院去吧！」車夫答應一聲是，便回身把燕琴身子抱進車廂，那男子見這麼如花如玉的一個姑娘，心裏一喜歡，便用手兒來接抱。說道：「你快放到我的膝踝上來，不要緊，你開向醫院裏去吧！」車夫把燕琴身子交給他，便跳上開車處，發動機件，呼的一聲，汽車便開到紅十字會醫院。把燕

琴抱到特等病房，由醫生診治過一切，方知沒有內傷，她的昏厥，完全是因為驚嚇所致。祇不過膝上略有皮傷，經醫生塗上藥水，包紮舒齊，說等回兒就可以出院，不過喜歡住院的話就住一天好了。那男子說準定給她住一天，明天我們來接她出院好了。等燕琴醒來，那男子和車夫已不知去向。經看護告訴，方知底細。一時也不曉得男子是誰？想着好好兒忽然又被汽車撞倒，那真可說是飛來橫禍，我的命也可說苦的了。幸而沒有受傷，祇一些皮破，終算性命是從棺材底裏漏出了。燕琴這樣想着，在十分傷心之餘，不免有暗自慶幸。到了次日，琴燕恢復如常，便欲出院。不料醫院不肯，說回頭是有人來伴的，請燕琴再等回兒。燕琴道：「我原是過路之人，和那坐車的男子，根本毫不相識，何必要他來伴我出院呢？」正說時，忽然外面走進四名衛兵，向燕琴立正行禮。說道：「這位小姐！咱們將軍請你去一次。燕琴突然聽了這話，頓時大吃一驚，暗想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昨珠一轉，雖然有些理會，但仍假裝含糊道：「你們的將軍是誰？我可並不認識他呀！」衛兵道：「昨天你不是被咱們將軍的汽車撞到了嗎？將軍心裏很覺得不安，所以請你去吃飯的。你放心，並沒有什麼惡意，請你快走罷！」燕琴聽他口裏雖說請，手裏握了盒子炮，實際上完全是個強迫性質。意欲拒絕不去，但他們不由分說，老實不客氣的用手來拖着燕琴走了。燕琴這時心頭的跳躍幾乎要從口腔跳出來了，她想掙扎，她想抵抗，但她沒有武力，可憐祇好讓他們用犯人式似的押上了汽車，直開到軍部裏去了。汽車到軍部，向右轉入另一個院子，直達大廳停下。祇見石階上早已站着兩個少婦傭人，笑盈盈的迎上來，向燕琴鞠躬行禮。口呼小姐，請裏面坐罷！燕琴本來心頭是充滿了無限的恐怖和害怕，但既

已到了虎口，她的一顆芳心倒又安定起來。於是臉不改色的，很大方的跟着兩人到了樓上。一個臥房，裏面佈置得富麗堂皇。一切用具，不是金的，便是銀的。燕琴暗想，剝削民脂民膏的狗賊，真是殺不可赦，看明天革命軍到了北京城，你這忘八還能夠橫行嗎？燕琴在正暗暗憤怒，忽聽一陣哈哈的笑聲，已響到耳中。連忙抬頭望去，祇見兩個僕婦已不知去向，房中早已站着一個大腹碩碩的男子，身穿大花緞子的皮襖，頭戴獺皮帽，人上上還留有短短的鬚鬚，那雙賊眼笑咪咪的溜了過來。燕琴知道那人就是田將軍了，便恨得咬牙切齒，最好將他一刀殺死，那麼到也助了革命軍一臂之力哩！但是身邊既沒有刀，那可怎麼辦呢？因此低了頭兒，祇管呆呆的出神。這時田將軍却挨到她的身邊來，拉起了她的手，又哈哈的笑起來。燕琴連忙把他手兒摔脫了，微抬了粉頰兒，秋波含了嬌嗔的目光，在他臉上狠狠的逗了那麼一瞥。說道：「你是誰？怎麼動手動腳的？你可要尊重你自己的人格，回頭我告訴你們將軍，不要你的狗命！」田將軍見她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膽敢罵自己狗命，心中也勃然大怒。但仔細一想，她是並不曉得我就是將軍，這孩子倒是個可人的呢！其實燕琴也不能當面痛罵他一頓，故意裝做不認識，繞了一個圈子來罵他。你想，燕琴這姑娘聰明不聰明嗎？那時田劍峯將軍却反聳着兩肩笑起來，眯了眼睛，凝望着燕琴的嬌靨，真是愈瞧愈美，愈瞧愈愛，暗想，老七雖豔，但還及不來那姑娘萬分之一呢！遂說道：「姑娘！你不要發怒，我就是將軍呀！」燕琴聽了，故意顯出驚慌的神氣。說道：「啊喲！你就是田將軍嗎？那可該死了，我實在不曉得，剛才冒犯了你，請你特別的原諒。不過話又得說回來，我以為將軍乃是國家的要人，那裏對於女色會這樣的貪圖

嗎？所以我有些不相信，你莫非是冒認田將軍嗎？田將軍難道會這樣沒有人格嗎？燕琴轉着烏圓眸珠，很嬌憨地反來覆去的說到這裏，便又故意吃吃的笑起來。這幾句放着和尚罵賊禿的話，聽到田將軍的耳裏，真有些兒哭笑不得。因此望着她芙蓉花朵兒似的兩頰，倒是楞住了一回子。良久，方才笑道：「姑娘！你別誤會，咱可並不是貪圖女色，實在因為姑娘生得太美麗了，所以我心裏就愛得了不得。現在我們且別說這些話，你先請坐下，我們談一談，請問姑娘貴姓？昨天被我的汽車撞倒，幸而沒有受傷，否則，那叫我心中怎能對得住呢？」燕琴淡淡的道：「田將軍！我以為你可以不必問我姓什麼，我現在祇希望你快把我放回家去，除了這個條件外，什麼我都不願談！」田將軍見她斬釘斷鐵似的回答了這兩句話，那真是沒了辦法。便呆了一回子，忽然她又在梳妝檯抽屜裏取出一隻百寶箱來，拿到燕琴的面前。笑道：「姑娘！你好歹也該說個名字給我，假使你說了，我就把這許多珍寶都送給了你。」燕琴瞧也不瞧一眼的，別轉身子，却自走到窗前的沙發旁去了。田將軍見她這個模樣，心中好生着惱，意欲用強硬手段來威嚇她，但覺得要一個美人答應，終要她自己情願，方才有興趣。遂又向燕琴說道：「姑娘！你既已到此，諒來也飛不出去，所以我此刻也不來為難你，給你好好兒考慮一下。我這樣情分對待你，你若再不答應，那你就莫怪我心腸狠了。」說着，又高喊了兩聲阿保。祇見外面又走進剛才那兩個女傭來，向田將軍鞠躬行禮，笑問有什麼吩咐？田將軍道：「好生看守着這個姑娘，不能欺侮她一些兒。」阿保忙含笑說道：「將軍吩咐，敢不遵命。小人長了幾顆腦袋，怎敢欺侮姑娘？」田將軍一面走出房去，一面又向阿保招手，阿保會意，悄悄跟出。田將軍附着

她耳朵，低低的說道：「你先問她姓什麼叫什麼？然後給我好好兒勸慰她，說答應了將軍，將來有說不盡的好處。她假使給你說服了，明天我就重賞你。」阿保連聲答應，笑盈盈的回身進內，照着田將軍的吩咐，和燕琴真親熱的不得了。拉了她手，笑問姑娘你幾歲了？姓什麼？叫什麼？真是個好模樣兒，有福氣的人，將來說不定還可以做總統夫人哩！燕琴早已知道她的意思，便故意裝做木人一樣。任她說得口出蓮花，却是始終不給她一個理睬。阿保見她呆呆地坐着，自己雖然說得嘴也乾了，她還是啞聲兒的不問不聞。真彷彿一個圓圓的鴨蛋，覺得無縫可鑽。一時皺了眉毛，也沒有辦法。這樣直到了黃昏將近，燕琴午飯也不會吃，可是却也一些兒都不餓，她暗暗的祇管沈思，我用什麼方法來解去這個危險關頭呢？可是想來想去，也沒有什麼計策可想。不料正在這時，忽聽門外有人篤篤敲了兩聲。阿保和還有一個僕婦知道田將軍來了，便愁苦了臉兒匆匆的出去。不多一回，祇有田將軍一個人走進來。他走到燕琴坐的沙發旁邊站住，柔聲兒說道：「姑娘，想不到你有這樣堅強的意志，竟裝啞吧兒不肯說一句話嗎？」燕琴仰着臉兒，向他望了一眼，很洒脱的把手一擺，叫她在另一張沙發上坐下。說道：「和這樣沒知識的人兒又什麼好談？我倒願意和將軍談一談，你請坐下了。」田將軍聽她這樣說，倒是一怔，心裏暗想，莫非她已想明白了嗎？於是她很喜歡的在沙發上坐下了。望着她玫瑰花樣的兩頰，笑了一笑。說道：「姑娘！你要知道，我心中是多麼的愛你，將來我做了大總統，你就是總統夫人。假使我有做皇帝的日子，你就是正宮娘娘哩！」燕琴聽他這樣說，氣得臉兒變成了鐵青。暗想，你真在做夢。遂竭力忍住了憤怒，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田將軍。承蒙你這樣的愛我，我竟

竟不是木石，豈難道會不感動嗎？所以你固然愛我，我也未始不和你同樣地愛着你。不過你愛我的是肉慾，我愛你的却是偉大的事業。田將軍！你實在是個國家的大人物，當然知道爲了女人，是會弄得身敗名裂的。所以我正爲了愛你，而不情願接受你的愛我。現在我已得到了一個關於你很不幸的消息，就是革命軍已到漢口了。我想這消息，你當然也不會不知道。唉！你是一個大將軍，前線已危險到這個地步，你不設法如何去抵抗敵人的進襲，還一味的在女人身上轉念頭，我試問你怎麼樣對得住你良心？怎麼樣對得住你的國家？」田將軍被她滔滔不絕的說出這一大篇的話，頓時把兩頰漲得血噴豬頭一般的通紅，呆了半響。方才說道：「姑娘！你不知道，我正因爲心裏憂愁前線的失利，沒法可想，祇好再娶個太太解解憂愁。唉！我們做將軍的內心是多麼苦，我恨起來，情願放棄一切，和姑娘一塊兒出國去度甜蜜生活去，不知姑娘肯答應我嗎？」燕琴聽了這話，氣得混身發抖，她恨得最好奔上去，把他的肉兒咬幾口。暗想，這忘八真正不是人種，簡直把我們女子是當作一件玩物了。田將軍聽她不說話，便站起身子，走了上去，向燕琴撲的一聲跪了下來。堆着又笑又哭的醜臉，央求道：「我的姑娘！你發發慈悲性，就答應了我吧！」燕琴再也想不到一個身爲將軍的人，竟會做出這種卑鄙無恥的舉動。她因爲氣憤得過了度，倒反而呆呆地愣住了。田將軍在房中做那齣求婚的把戲，站在房門外的這位張參謀長，真是急得幾乎要上吊了。要想伸手敲門，但又不敢驚動。因此他就蹲身在鑰匙孔裏望了一眼，這一望，真是氣得一佛轉世，二佛升天，暗暗罵聲他媽的！敵人已到眼前了，你這狗養的還跪在女人面前求婚嗎？這就張大了膽子，把皮靴在地板上亂頓。口喊大事不好了！

田將軍！你快快出來吧！外面軍官們都等着你共商大事哩！張參謀長外面這一陣子大喊，把房中的燕琴和田將軍都大吃一驚。田將軍這就急急站起，向燕琴說道：「姑娘！你且等一等，我去一回兒，立刻就帶了你逃走吧！」說着，便把身子向房門口走。拉開門兒，碰的一聲，又把房門關起了。燕琴知道外面形勢一定十分緊急，一時暗暗歡喜，祈禱着革命軍快進北京城來。但忽然又轉念一想，我這人真呆笨得可憐，不趁這時候逃跑了，難道還等死嗎？這樣一想，她便站起身子，急急奔到門旁，伸手去拉門拳，不料動也不會動一動，顯然田將軍臨走時還上了鎖的，一時急得暗暗叫苦，回身轉奔到窗旁，開了窗門一看，祇見下面是個院子，靜悄悄的一無人聲，打量樓上到地下也有一丈多高，自己若跳下去，那是很危險的，一不小心，也許有跌傷的可能。瞧瞧天色已經入夜了，這時從晚風中吹送過來，似乎已有隱隱的鎗聲，觸入耳鼓。燕琴正自猜疑，忽見東北角上的天空一片血紅，似乎在火燒般的神氣，接着軍號聲，馬嘶聲，人叫聲，屋倒聲，一切一切的嘈雜的聲音，都衝破了這靜夜的空氣。燕琴暗想，這一定是革命軍已入北京城了。一顆芳心，真有限的歡喜。不過自己孤另另的一個人被關在這裏，四面都是黑漆漆的，不免又感到無限的恐怖和害怕。瞧瞧手腕上的錶，已經九點光景了，東北角上的火也愈燒愈烈了。燕琴正急得滿頭大汗，突然有一陣皮靴的聲音達達地響進院子裏來。約有二十多個的兵士，手執火把，在融融火光之下，燕琴瞧清楚爲首一個手握盒子炮的軍官，正是自己心上人楊逢春，這就情不自禁的樂得手舞足蹈的大喊道：「逢春！逢春！逢春！」逢春突然聽了這個耳熟的呼聲，便抬頭急忙向上望去，因爲樓上房內也有燈光，所以瞧清楚那個女子正是燕琴。心中

這一奇怪，真是呆了起來。忙問道：「你……不是燕琴嗎？」燕琴說道：「我正是燕琴，你快上樓來救我呀！」逢春聽她這樣說，便三腳兩步的直奔樓上而來。到了一個房門口，早聽裏面燕琴在高聲叫道：「逢春！你快把門劈了，我關在裏面呢！」逢春一聽，立刻吩咐大家取出斧頭，砰砰碰碰的一陣子亂砍，沒有一回兒工夫，早把房門砍倒。逢春急忙奔進房去，燕琴也正從裏面奔出。兩人撞個滿懷，也就乘勢緊緊的抱住了，情不自禁的接了一個甜蜜而歡悅的長吻。燕琴揚着眉毛，烏圓的眸珠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，掀起了酒渦兒，逗給逢春一個嫵媚的嬌笑。興奮地叫道：「哥哥！大事成功了，我們勝利了，瞧呀！光明已射到整個的北京城裏來了。」逢春聽她這樣說，同時又瞧了她這樣嬌媚不勝的意態，真所謂久別重逢，愈瞧愈愛，猛可把她嬌軀又抱住了。笑道：「妹妹說得是，你瞧天空，自由的烽火已燃遍了四方哩！」說着，兩人又急奔到窗口，果然此刻滿天都血紅了。燕琴回眸過來，又笑道：「春！我的哥哥可曾和我一塊兒來北京嗎？」逢春點點頭道：「一塊兒來的，妹妹！你怎麼會被他們關在這兒的呀！燕琴笑道：「這個我回頭跟你詳細的談，此刻我要到外面去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氣，因為我被這裏惡濁的空氣，實在已悶得透不過氣了呢！」說着，兩人便攜着手兒急急的奔到樓下去了。且說產科醫院裏的田小冬，忽然熱度會升高到一百多四度多，醫生說要用冰冰她的頭部。夏霞是個年輕的姑娘，她急得也沒了主意。不料正在這時，忽然外面鎗聲劈拍不絕於耳。小冬雖然在病中，神智被熱度有些模糊了，心裏却很清楚。她一聽鎗聲，陡然一驚。便急問夏霞道：「妹妹！你聽，那兒來的鎗聲？」夏霞裝着笑臉，安慰她道：「也許革命軍到了，姊姊！你別害怕，燕士

